



天主教史

卷一

穆启蒙 编著

生命意义出版社印行

天主教史

卷一

穆启蒙 编著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Vol. I

by Rev. Joseph Motte, S.J

Translated by Kuangchi Press

光启出版社译

生命意义出版社印行

天主教史卷一

目 录

第一期：古代教会

第一章	耶稣基督和初期的教会 ·····	7
壹	犹太的环境·····	7
贰	福音·····	11
叁	耶稣其人·····	13
肆	十字架和复活·····	19
第二章	宗徒时期的教会 ·····	24
壹	耶路撒冷初期教会的情况·····	25
贰	教会向耶路撒冷以外发展·····	31
叁	外邦人的宗徒·····	38
肆	伯多禄和保禄在罗马·····	60
伍	其他宗徒·····	66
陆	新约圣经·····	67
柒	耶路撒冷的末日·····	69
第三章	教难时期(自第一世纪末到米兰诏书) ·····	76
壹	二世纪和三世纪的罗马帝国·····	76
贰	教会在公元初世纪的传播·····	84
叁	教难·····	89
肆	教会初世纪的生活·····	110
伍	公教文学与二三世纪的异端·····	121
陆	最后战争与君士坦丁和平·····	130
第四章	第四世纪教会的胜利 ·····	139

壹	第四世纪的教会与国家·····	139
贰	教会的扩张·····	147
叁	教会组织与教友生活·····	150
肆	教会对社会的影响·····	156
伍	异端·····	159
陆	教父·····	167
柒	圣奥斯定·····	176
结	论·····	183

第二期：中古世纪教会

第五章	蛮族入侵时的教会·····	192
壹	蛮族入侵·····	192
贰	蛮族的归化·····	199
叁	教会文化的影响·····	207
肆	教宗·····	217
第六章	教宗与西方新帝国加洛林朝·····	223
附	录：聂斯多略异端的传播·····	228
第七章	封建时期教会的衰颓与改革·····	235
壹	教会与封建制度·····	235
贰	教会的改革运动·····	240
叁	教会向北欧和东欧发展·····	246
第八章	自第六至十一世纪之间的东方教会·····	254
壹	儒斯弟年时的东方教会·····	256
贰	穆罕默德与伊斯兰教(即回教)·····	260
叁	对敬礼圣象的争执·····	264
肆	东方的大分裂·····	266

第九章	中古文化的全盛时代 ·····	272
壹	基督教信仰的一致·····	272
貳	修会·····	279
叁	教会与政权·····	291
肆	教会与教育·····	297
伍	圣殿·····	301
陆	十字军·····	306
柒	十三和十四世纪的传教事业·····	313
捌	异端裁判法庭·····	325
第十章	中古文化的衰落 ·····	331
壹	教宗波尼法爵八世和「漂亮的斐理」的冲突··	331
貳	教宗寄居亚味农·····	333
叁	西方教会的大分裂·····	337
肆	中古世纪的结束·····	340
结	论·····	343

插图目录

一、大马士革—圣保禄归化之地·····	39
二、达尔斯—圣保禄出生之地·····	41
三、圣保禄宗徒历次行程图·····	48
四、格林多国际商港·····	55
五、厄弗所·····	57
六、圣保禄进京的道路·····	62
七、七义金台·····	70
八、耶路撒冷·····	71
九、高里赛剧场·····	90
十、高里赛剧场内部绘图·····	91
十一、地窟·····	112
十二、第二、三世纪的罗马帝国版图·····	138
十三、君士坦丁·····	142
十四、圣奥斯定·····	182
十五、希坡纳圣奥斯定座堂遗迹·····	182
十六、卡西诺山隐修院·····	210
十七、拉文纳的圣伟达堂·····	216
十八、拉文纳圣博里新圣殿内部·····	216
十九、大圣额我略教宗绘象·····	218
二十、大秦景教流行碑·····	232
二十一、君士坦丁堡的圣莎斐亚大殿·····	259
二十二、圣多明我、圣方济各·····	287
二十三、罗马式及哥德式圣堂·····	303—304
二十四、元世祖接见欧西使节·····	317
二十五、亚味农教宗行宫·····	334

引言

在公元廿九或卅年的犹太逾越节，耶路撒冷城外竖起了三个十字架，三名罪犯同时被钉而死：其中两名是强盗，另外一个的罪名是政治煽动者，至少他的行刑牌示上是这样写的：「纳匝肋人耶稣，犹太人的君王。」

这种处决当时已司空见惯，不足惹人注意；历史学尽有许多其他事情可作，这类事件似乎根本不足令他们重视，何况被判刑的人往往只是为了微眚细故，便轻轻被判十字架刑。因此耶稣受审被判以及受刑的经过，本来也会象其他案件一样地湮没无闻，但事实却出人意外：祂的尸体虽由几位生前好友和门徒敬谨安葬，翌日却又活生生地出现在他们面前了。

自然这种结果多人不肯轻易相信，连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不例外。犹太的司祭们买通了守墓的兵丁，教他们说尸体是在他们睡觉时被人盗走了。知识份子讥笑那些诚朴的善男信女，说他(她)们轻信幻想，罗马的官吏也避免谈论这事，以免有损他们的身份：因此耶稣被钉十字架而死这件事，在官方来说，便算结束了。

但天主教的起源，开始于纳匝肋人耶稣宣传福音，祂生活于罗马皇帝第伯略及般雀比拉多作犹太总督的时候，祂死后数星期祂的宗徒们便开始宣传祂死而复生的消息，且有多人信奉：这都是无可置辩的历史事实。

在记述天主教开始传播的「宗徒大事录」一书内，有这样一段颇富意义的记载：在耶路撒冷，宗徒们不顾犹太当局的禁令，坚决地宣传耶稣复活的事迹，证明祂就是犹太人所久已期待的默西亚——救世者。但他们被捕了，被带

至犹太最高议会去受审，然而法官对此却左右为难：一方面对宗徒们公开宣称耶稣是天主感觉非常震怒，因为那个耶稣是他们判处死刑的；另一方面如果严厉处罚宗徒，又怕激怒民众。于是一位素被人民敬重的法律学士名叫夏玛里耳的便起立发言了；他先述说了不久以前，在巴力斯坦兴起的几个捣乱分子，冒充默西亚，聚众作乱，但不旋踵便被消灭：「对现在的事，我告诉你们：『不要管这些人，由他们去吧！因为若是这计划或工作是由人来的，必要消灭；但若是由天主来的，你们不能把它消散，怕你们反成为与天主作对的人』。」(宗5·34—39)

这话真有见解：假设教会是纯粹人为的事业，耶稣也不是如同祂所自称的天主圣子，犹太人尽可放心，它是站不住脚的，坟墓的封条便可决定它失败的命运；如果复活只是幻想，骗局很快就会揭穿，耶稣的门徒即能蒙混一时，不久便会被人唾弃，耶稣的名字也早已如同时其他的假默西亚一样被人忘怀了！

然而圣教会已经受了将近二千年的考验，历经了艰辛阻碍，暴君的摧残及内部的种种暗弱错误，却仍继续发扬光大，如芥子一般的小小种子，竟成了复荫全球的参天大树：这实在是来自天主的显明标志。

天主教会的成员是人，散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信仰耶稣基督为主，服从祂在世的代表——教宗，领受同一的洗礼，并按照耶稣给人留下的榜样，努力习修各种圣德，道高德厚者被尊为圣人，成为人类最完美的模范。

教会是有形的团体，它的成员们实行同样的敬礼，受同样领袖——教宗和主教们——的领导；但这并不是它惟一和最重要的方面，它还有无形的一面，那便是灵魂，完

全靠信仰和德性来培养。

所以教会是神的工程，教徒们尊崇信仰它的创立者——耶稣——为天主的圣子；耶稣也给祂的教会许下了，永不会被反对的势力所消灭。

不过教会的成员究竟是人，所以不能避免人类的错误和弱点；并且，它既然须在人世间生长，它的发展便与它生长其中的国家民族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为保持教理的纯洁，为卫护道德不被私欲摧毁，它必须处处奋斗。所以不明了社会的发展史，也就不能明了教会的历史；同样，如果忽视教会的历史，也无法认识人类全面的历史。

天主教的历史，凡是受过教育的人按理都当明了；那么一位教友，如果对它一无所知，更是无可推诿的错误；因为那是他精神家庭的历史，他能漠不关心吗？

读教会历史，能使我们认清天主教的演变，它所经历的考验，和它所战胜的阻碍，这样看起来它和其他的教会确是迥然不同。

世间有不少的教会，都承认耶稣基督是它们的创立者，可惜各自为政；导致分裂的原因，都有其历史的不幸背景，可是它们都希望有朝一日，凡信仰耶稣为救世主者，都能联合起来，汇为一枝。

教会历代所产生的圣人们，都是我们信仰的先驱，我们当步武他们的芳表。

可惜直到现在，还没有适当的书籍，能满足读者对这一切的求知欲。关于教会的起源，戴业劳固然写了不少的书：如旧约以色列民族史，历史中的耶稣，宗徒及殉教者的教会等，不过只阐述了初世纪的教会；于炳南神父编的「圣教会史纲」，也只提纲挈领地撮述了教会史的大要，未

免流于太简。为此著者不揣固陋，在公余之暇编辑了这部「天主教史」，将教会的传播，奋斗，它所遭受的折磨和它的胜利，都予以简单而扼要的叙述，对中国传布福音的经过特别详述，以符国人求知的殷望。不过想把两千年来的史实汇于小小的一编，决非易事；尚无先贤的开启前导，我们几乎不敢下笔尝试。欧美各国固然有不少的教会历史善本，倘把它们囫圇翻译出来，又不能适合中国人的需要；因为它们不是偏重西方，便是偏重欧洲某一国家；而且往往假定你已熟悉西方一般历史，为此不得不重新编辑，以求适用。

我们不拟供给专家们考据的材料，然而也非摭拾故事，对每一事件必求信而有征，始予记述。

至于我们所参考的书籍，也无需在此枚举，祇将三部重要的介绍给大家便了：一是「圣教通史」(Histoire de L'Eglise) 是在 Fliche et Martin 领导下所出版的教会史料的权威，现已出版二十册；二是戴业劳 (Daniel-Rops) 所著的「天主教史」，已出版八册，其中五册已有英译；三是 Mgr Delacroix 蒙席所指导出版的「传教史丛」(Histoire Generale des Missions) 共四册(一九五六—一九五九)。

这部书是在百忙中急就的，虽自觉不够完善，但因目下鉴于中文本的迫切需要，乃毅然付梓；尚希读者教正！

天主教史 卷一

教会历史的分期

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不但改变了教会的生活状态，也自然形成了教会历史的分期：

第一期：古代教会(自第一至第五世纪) (卷一)

教会的诞生及其在罗马帝国内的成长；罗马皇帝一再企图消灭教会，均归失败，结果整个帝国反而都皈依了圣教。

第二期：中世纪教会(自第六至十五世纪)

公元五六世纪时，由于日耳曼民族的入侵，罗马帝国终归瓦解，教会也开始向蛮族施行教化，从而产生了一种新文化，就是中世纪教会。

第三期：近代教会：(自第十六至二十世纪)

(卷二)

自十五世纪以来，西方民族在思想上起了极大的变化，近代的国家不断地形成，在各方面争取独立自主。教宗的权力对内虽仍旧很大，但一向联系很密切的宗教和政治，却逐渐分裂，欧洲信仰的统一也因誓反教(在我国称耶稣教和基督教)的产生而被破坏。另一方面，因新大陆的发现，传教的工作获得了新的园地，教会便向亚美非各洲大事进展了。

第一期：古代教会

第一章 耶稣基督和初期的教会

天主教之所以被称为罗马教，是因它的领袖一教宗一兼罗马的主教，但它的发祥地却是犹太的宗教圣地耶路撒冷；当时巴力斯坦已划为罗马帝国的行省。天主教的起源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决非传说的神话；无数的文献和古物的证据，都能给我们确切地指明第一世纪的巴力斯坦及罗马帝国的种种情形。

壹 犹太的环境

巴力斯坦的犹太教

犹太民族自古所居住的巴力斯坦，在地中海东岸，小亚细亚南面，同当时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各国及亚洲的各国都不断发生关系。西面是地中海，东面是约但流域的峡谷，北面是黎巴嫩山，南面的沙漠将它同埃及和阿拉伯隔开。

在他们的圣经中(也就是我们的古经，也称旧约)记载着他们的宗教生活，和与他们的民族历史有关的传统。约在公元前一千九百余年，他们的祖先亚巴郎听从天主的召唤，离开了祖国定居巴力斯坦。犹太民族(也叫依撒尔或以色列)的历史真是动荡最剧烈的，因地势的关系，它无形中成了近东四个强大帝国(波斯、亚述、埃及、叙利亚)角逐的场所。无论就物质文明或武力来说，农牧的犹太民族，决不能同它的强邻相抗衡，因此屡屡受它们的统治。

公元六十年前，巴力斯坦完全丧失了独立，变成了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相等于今日的保护国。当时罗马帝国对它所吞并的民族，都给以相当宽大的自治权；在巴力斯坦，罗马对一切革命性的行动虽然处置极严，但对当地的习俗却特别予以尊重。国家由七十一名司祭和长老所组成的最高议会治理，他们能审判处罚违反犹太法律的案件，但对死刑则为罗马总督所保留。耶稣传教时的罗马总督是般雀比拉多。

在犹太历史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他们总未被统治者同化，在各种困厄中，常能保持着他们特有的民族性和风俗法律，不受外族的影响。这种抵抗力完全来自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四周的民族都是信仰多神的，他们却坚持惟一的真神——天主——是宇宙的创造者。可说这种信仰是他们能生存而未被消灭的原因，他们法律中的第一条是：「上主我们的天主是惟一的主；你要全心、全灵、全力爱你的主——天主。」一个犹太人否认信仰，不但是背叛宗教，也是放弃犹太国的法律而自绝于犹太社会。

不过自有史以来，因与崇拜邪神的民族相接触，偶像的崇拜为他们常是一种可怕的诱惑；当他们丧失自由、沦为罗马的属地以后，这种诱惑更加迫切了。可是他们常能不顾一切地保持着对天主教和法律的忠实，这实在是犹太民族的光荣，如果注意观察一下巴力斯坦居民的情形，便会感觉这种忠实更加难能可贵了。当耶稣在世时，巴力斯坦共有居民二百万，犹太人只占半数；沿海及东面的居民都是外族，在犹太人看来他们都算不洁，同他们一切的接触来往都视为玷污自己，必须洗涤沐浴才成，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能洁身自好，确非易事。

根据福音的记载，法利赛人对这种隔离特别严格，他们是虔诚教徒的子孙，他们祖先在争取自由的战争中表现出奇的英勇，他们也热烈护卫犹太的法律和习俗，因此便成了犹太民族的精神领导者。这种对真神和法律的尊敬，本来是堪当称赞的，他们所自行加添的习惯风俗，也不能说不好，可惜弄得过份严厉琐碎，只知注意外表，反而把爱主爱人的主要目标，弃置脑后了。他们以全力遵守那些外表的细节，而且骄矜傲慢，自以为是民众的模范；对不懂法律不遵守习俗细节的人，表示极大的轻视。所以他们不但同外教人自行隔绝，连其他的犹太人他们也尽力远避。奇怪的是民众并不嫌他们过分矫饰，反甘心听从他们。

罗马人深知犹太人对宗教问题决不妥协，因此在以前所订的条约中，存认他们有实行信仰的自由，甚至与罗马法律有抵触时也蒙豁免。例如罗马帝国治下的人民必须敬拜皇帝，惟犹太人可以例外，这是犹太教所享的特权。

期待默西亚来临

犹太人对未来抱着极大的希望，这种希望支持他们在一切苦痛中甘心忍受，这是他们宗教生活的特征。他们把自己的希望寄之于未来，期待着先知们预言的「默西亚」，祂是百姓的救主，天主要派遣祂来在世上建立「天主的国」，祂要拯救，清洁以色列选民。默西亚要建立正义和平的国度，赦免人罪，上主要同自己的选民订立新约，且要扩展到普世。

这种希望在耶稣那个时代更为热烈，不过在许多犹太人的心目中已经变质；大多数的犹太人，在先知们的预言中已不在精神方面着眼，他们所憧憬的默西亚是一位胜利

的君王，祂将把罗马侵略者逐出以色列国境，建立一个超越万国之上的富强康乐的以色列国。对于先知们象依撒意亚所描写的，将来的默西亚是「上主的仆人」，谦卑而为救人受苦，他们几乎全忘记了。

犹太侨民

公元第一世纪时，犹太民族不再限于在巴力斯坦聚居，不少的犹太人散居在全地中海盆地，这种情形从纪元前六世纪业已开始。那时美索波大米亚好战的民族亚述，战胜了犹太人，把耶路撒冷城拆毁，把犹太人集体地放逐到巴比伦达七十年之久。由于他们能委曲求全，终于得到了胜利者的信任，减轻了他们的奴役。犹太人本有经商的天才，许多人因而致富，在政府中也获得了重要的地位；所以当他们获准回国时，不少的人竟宁愿留居巴比伦不归。他们逐渐扩充自己的商业，由小亚细亚而埃及，渐及地中海整个儿盆地，这就是犹太人移居海外的由来。他们虽身居异地，却不放弃他们的传统精神和宗教信仰。因为梅瑟的法律严禁他们和外教人混合，因此在生活的习惯上和商业上都自成一派，绝不跟他们生活其中的民族相混合。他们到处受人憎恶，甚至迫害，因为他们在商业上的成功，不免招人妒忌；但他们在各国仍旧有财有势，旅居海外的犹太侨民当时有数百万之多，超过了巴力斯坦本土的人数。

但这样在外教人中侨居日久，难免不受影响；他们的思想逐渐开扩，对法律的细节也不再遵守了。虽说该避免与外教人接触，以便能维持天主子民的地位，但决不能因为触到了外教人的身体而整天去沐浴！现实的生活把他们的视野展开了，他们采用了当地的语言，甚至在会堂中，

也用希腊文诵读圣经了。

虽然如此，他们却仍保持着一致的信仰：民族意识也很坚强，人人都期待着默西亚将要降来统治万民。每年收集各地侨民的捐献，汇交耶路撒冷圣殿，并派朝圣团去巡礼。根据犹太教规，耶路撒冷是全世界祭献真天主的唯一圣地，每个忠实的犹太教徒必须一生中数次亲到圣殿去巡礼。

此外，虔诚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对外教人也有了不少的影响。一个惟一的，纯神体的，至公至完美的天主的观念，虔诚、质朴和潜心的敬礼，在热心祈祷和庄严肃穆的歌咏中所热诚讲解的圣经，对在邪神庙的周围吃喝玩乐的人们，吸引力确实很大。加以传教士们仆仆风尘的到处说教——普通是些怀着宗教热的法利赛人——他们也按照耶稣的作风，跋山过海，巡视各处会堂，劝外教人皈依真天主，遵守梅瑟法律。信奉犹太教的称为「归化者」，分为两种：一种叫「及门的归化者」，他们信仰惟一的天主，也举行祈祷，遵守安息日，但不参加正式祭祀，算不了完全同化，因此只能到圣殿的门外，不能进入内部；另一种叫「同化者」，他们参加犹太人的一切礼规，也领受割损，能分享犹太人的一切权利。

貳 福 音

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故在初期二教的分界并不明显，也不甚引人注意；为此当时的历史家对基督教很少记载，并不足为奇。

为认识基督，有四部福音，其中有最完美的教义和最崇高的道德律，它改变了全世界的面目，那是尽人皆知

的：信徒们尊之为圣经。即使以纯粹人为的著作来看，它也是历史的重要文献。

第一和第四部福音的作者是玛窦和若望二位宗徒：第二部的作者是伯多禄的门徒马尔谷，第三部是保禄的门徒路加写的。四位圣史的记载是确实的信史，因为他们对所报导的事迹知道的很清晰。玛窦和若望三年之久同耶稣密切地生活在一起，他们所写的都是自己亲眼所见的事实。伯多禄的门徒马尔谷忠实地记述了老师的宣讲，写得非常生动。至于路加呢，在他的序言内明说「他是从起头仔细访查了一切」才写出来的。所以四位圣史为认清他们所记载的事情，是站在一种优越的地地位的，每次古代教外的历史家或考古家想考证一事实，都认为圣史们的报道是最宝贵可靠的。

圣史们的诚实，比他们实事求是的心不在以下。他们叙事简明朴实，据实记载一毫不加掩饰。圣史虽明知宗徒们普遍受人尊敬，但没有把他们夸大和理想化，也没有掩饰他们的弱点，连宗徒之长圣伯多禄的缺失也赤裸裸地写出。

尽管四福音经所记载的是历史事实，但当注意的是古人对历史的观念和我们现在回然不同。福音是先由吾主宣讲，以后才记录下来的，圣史们把耶稣在各时各地所讲的道理搜集起来，大体绝对忠实，细节稍有不同；足证他们各照所知的记录，决无因袭传抄之嫌。圣史们正如圣若望所说，并无意将耶稣所言所行的都记录下来，福音虽说不上是耶稣完美的行传，却不失为忠实的写照；初期的教友们对事迹的真实性，必定详加审核，决不肯掉以轻心，因为那是他们信仰的根据哩。

实在，除了超自然能力的事迹外，没人怀疑福音的历史价值；但不少现代的思想家，认为相信那类的事迹，与科学的精神不合。显然，若想把奇迹删去，福音经已所剩无几了。若因此否认福音的历史性，那也不是科学的精神，那是在接受有充份证据的事实以前先存成见，一口咬定奇迹是不可能的；如果事情与他们的成见不符，虽有充足的证据，也不屑承认。当知决不能以这种态度观察历史，而是把历史看作是哲学的理论了。如要否定耶稣所显的奇迹，基督教的起源便无法解释；事实上基督教能传遍全球拥有那么多的信徒，并不是全靠奇迹，这便是一件最大的奇迹。❶

叁 耶稣其人

耶稣的身世极平淡，一个普通的平民，毫无与众不同之处，谁也看不出祂负着什么特殊的使命：祂的同乡万想不到象祂那样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匠人若瑟的儿子」，对民众竟有那么大的号召力。

然而不久之后，当祂到达三十岁时，竟出乎人逆料之外地在短短的数月中，游遍了犹太全境，吸引了无数的听众。祂真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天才演讲家，民众对祂始而惊奇，继而悦服，终于被祂吸引得寸步不肯相离了。所以祂无论经过那里，人人都争先恐后地来见祂听祂；一次竟有五千人，妇孺尚不计算在内，一连数日跟随着祂。难怪敌视祂的人们也不得不感叹地说：「看！我们一事无成！瞧！全世界都跟祂去了！」（若12·19）

那么，这位突然引起众人的注意，而祂的影响力突破了时空的限制，直至今日尚在继长增高的耶稣，究竟是怎样

样的人物呢？

祂既非精神病患者，也不是一个怪人，实在是一位杰出的人，只要和祂一接触，就能使人衷心地佩服得五体投地，能使信仰祂的人完全献身，死而不辞。

一位无与伦比的演说家

祂真是一位无与伦比的演说家：这是祂的仇敌给祂的证明。因为一天司祭长和法利赛人差人去逮捕祂，但谁也没有向祂下手，竟空手而回。司祭长等问他们为什么没把祂带来，差役们回答说：「从来没有一人象祂讲得那末好。」(若 7·44—46)不过祂的言词非常简单朴实，与当时的听众甚为合宜，从日常生活中取譬、切合实际，藉目前的实事，讲明最高超的真理，而能使听众了解，却毫不感觉陈腐庸俗。祂宣讲天国、义德、爱德，及以心神以真理敬礼天主。祂教训人有比饮食衣服更重要的事，在天大父爱世人，爱主爱人是最重要的诫命。总而言之，祂以浅显的言词，讲论最含深意的真理，解释极困扰人灵魂的问题；然而却很清楚透澈，使拥挤在祂周围的听众能听懂，毫无困难；而且内容异常丰富，直到今日，还使我们对祂言词所包涵的意义，咀嚼不尽。祂从容不迫地畅论宗教和道德的真理，说来坚强确切，毫不犹疑，听众都清晰地看出来，祂说话「有权威」，与法利赛人和经师完全不同；他们只知离题很远地哓哓争辩，引经据典，毫无主见，总不敢负责地解决疑难的问题。

祂的言论不但有权威，而且能折服人心，富有吸引人向往追随祂的热力。可是祂决不徇私也不激怒；道理虽然严肃，但祂的声音和德容道貌，却处处能吸引人。

耶稣有出奇的能力

这位纳匝肋的匠人，被宗教的使命，虽然没有受过任何栽培训练，祂却有一种天赋的奇特能力：大自然的一切潜力好象都在祂的掌握之中，祂能随意处置，连天主的全能祂也能运用；祂能洞察人心，未卜先知，在四十年之前祂已预言了罗马人要围攻耶路撒冷，城墙和圣殿都要彻底摧毁，石不迭石。祂能用片言医治了无数的疾病，其中有疯瘫，瞎子，痲疯等人力不治之症，祂却能一命就好，话到病除；祂能起死回生，圣史们记载了三个。自然界也听祂的指挥：一次用五饼二鱼使五千多人吃饱，还剩下十二筐；一声啊令便平息了狂暴的风浪。以上种种，并不是祂生活中的插曲，乃是和祂的人生不能分割的重要部份。我们阅读四福音经，到处能看到民众对祂的敬仰，门徒们对祂的依恋信服，仇敌们对祂的妒恨，和他们所掀起的争论：这一切都是由于祂所作超自然的事情。

耶稣对人的态度

耶稣同人的来往，交织着慈善和伟大无比的权威和毫无保留的同情。祂最和易近人，慈祥无比，祂怜悯群众如无牧的羊群；祂虽一贫如洗，见别人的困难却不能无动于衷；祂不忍坐视追随祂的人没有食物充饥，祂总未拒纳过求祂治疗的病人，连最惹人憎厌的痲疯祂也用手抚摩；许多人不顾祂的劳碌困乏，求见求治，妇女们也举起自己的婴儿请祂触摩祝福，小孩子们也拥拥挤挤，争欲接近祂；宗徒们有时感觉厌烦加以责备；耶稣却不以为然，因而向他们说：「让小孩子们前来吧！天国正是象他们这样的人的呢！」

最使法利赛人啧有烦言的，是祂接待罪人和税吏，甚

至参加他们给祂置备的筵席；耶稣向法利赛人声明说：「无病的人不需要医生，病人纔需要，我来不是为号召义人，乃是号召罪人悔改。」祂宽恕悔改的罪人，原谅钉死祂的刑役，赦免和祂一同钉着的右盗。祂虽对心地纯洁的人和儿童们慈爱有加，然而却嫉恶如仇；祂是极严肃的道德家，决不准人离婚，连罪恶的思想也深恶痛绝；祂虽被称为罪人的朋友，自身却无瑕可指。然而祂的慈善却不流于软弱，什么也不能阻止祂不顾祂的使命；祂认为当说的，便大胆地说，祂不怕招致仇敌的嫉恨，谴责罪恶，揭发伪善。不过祂并不是为摧毁敌人而故意表示严厉，乃是为引他们改邪归正。祂为迫害祂的人祈祷，并为追求光明的人开路。

耶稣和祂的宗徒

耶稣从追随祂的门徒中选择了十二位，要他们放弃自己的职业，离开自己的家庭，完全献身于祂的拯救世人的事业。他们几乎都是加里肋亚湖上的渔夫和手艺人，耶稣同他们生活在一起，时刻不离。他们无疑都是些心地善良忠实的人，但有时未免粗率，对老师的教导理解迟钝，对祂高尚的思想和慈悲的胸怀，往往不能了解。他们幻想着耶稣要复兴以色列国，到那时他们便要高踞重要的地位了。不过耶稣很爱他们，决不愿以奴仆的身分待他们，却待他们如朋友兄弟，并以身作则地陶冶他们，准备作教会的领袖，派遣他们两人一组去试传天国福音。这就是他所预选，要在祂升天以后，监护、传授、解释祂的教训的十二位宗徒。

有一天，那是耶稣在世最后的一个夏天了，祂领了自己的门徒去到以色列的边疆凯撒勒雅境内，一路很亲切地

谈着，耶稣问他们说：「人们说我是谁？」他们回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耶稣直接向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西满伯多禄说：「你是基督(默西亚)，永生天主之子。」这种回答使耶稣非常高兴，那表示他们已了解了祂，祂也宣称伯多禄是有福的，并借机声明了伯多禄将来所负的使命：「我且给你说，你是伯多禄(磐石)②，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府的门必不能战胜她。」(玛16·13—16)那么伯多禄是要作耶稣所建立的教会不能动摇的基石了。随后耶稣又说：「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这些比喻的话都是表明耶稣把祂教会中最高的权位给了他，并且对他在地上所行的一切裁判，祂在天上都要认可。

那么耶稣究竟是谁

这个问题，是祂的一切听众，和祂圣善无瑕的生活及祂所行奇迹的见证人都当提出的。祂是一个人吗？当然，祂同我们一样生于女人，从儿童慢慢长大起来，受过疲乏饥渴；祂也如同我们一样，有一颗知道喜怒哀乐的心；祂也为祂的朋友拉匝禄的死亡，和祂的祖国要遭遇的患难流过泪。不过祂同一般人有显然不同之处。且听祂自己怎么说！

祂的行径和祂的声明，都使我们很清楚地看出来，祂不但是天主派遣来的使者，一位先知，先知中的最伟大者，而且是天主的圣子。

耶稣不只是一个人，那是无可置疑的。单从祂说话的气派，和教诲人的方式去观察，就足以证明这一点。祂说话有权威，却不是象门徒复述老师的话那样的权威，不但

表现祂对真理彻底了解，而是表现祂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并且祂真地也那样说了：「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谁追随着我，便不致在黑暗中行走，因为我是世间的光明。」祂虽为人诚朴谦和，但讲起道理来却坚决无比，而且祂的道理大都是前所未闻的新道理，祂也明白知道。祂甚至声言有权修改天主给祂的选民所颁布的法律。自称有修改法律的权力；便是自称有和天主同等的权力了。

祂不仅是宣传和命人遵守新的教义，且以自己为这新教的中心。祂屡次声言：必须信仰祂，祂才肯显奇迹；如果愿意追随祂，就必须放弃一切，连父母兄弟财产也不能保留。不那样办，便不配做祂的门徒；爱慕奉事祂必须超越一切，连最正当合理的爱情也得放在以下。该为祂而工作，为祂而待一切的人如手足兄弟。人犯罪，便是得罪祂，死后要到祂面前去听审；因为父把一切的权柄都交给了祂，父不审判任何人，却把审判权完全交付祂手中了；并且祂审判的尺度将以人在生奉事祂的程度为标准。这是多大的口气！这是怎样的作风！

祂并且宣称祂握有只有天主才有的赦罪权。这引起了犹太人极大的反感：「祂怎能那样说呢？那简直是侮辱天主！除天主外，谁能赦免罪恶呢？」诚然，如果耶稣不是天主，那真是对天主最大的不敬了。祂不但敢施行赦罪权，还自称同圣父平等；实在也只有祂认识天主的一切奥秘，并且彻底地认识；反之，也只有在天大父真正认识耶稣。圣父和圣子完全平等，为此祂说：「我同父为一体。」

不只宗徒们了解祂这种声明的真实意义，凡听到祂这种声明的犹太人，都明白事体的严重；但因他们不能如同宗徒们那样信服祂，所以感觉万难容忍。为此福音经多次

记载，他们要以侮辱天主的罪名，把祂用石头砸死。耶稣也质问他们说：「我给你们作了许多好事，为了那一件你们要砸死我？」犹太答复祂说：「为了好事我们不会砸死祢，而是为了褻渎的话；因为祢原是人，却把祢自己当作天主。」

「祢原是人」就是说祢不过只是一个凡人而已，这正是问题的关键！针对耶稣这样明显的声明，只能有三种假设：或者真如祂自己所说的，祂是天主；或者祂是一个精神病狂者；或者祂是一个大言不惭的骗子。

根据我们对祂所知道的一切，和祂精神的完美正常，可断定祂决不是精神病狂者。何况一个疯颠的人，决不能对人类的进步，有如此持久的影响。

祂更不能是一个骗子，人人一致承认，祂的伟大和圣德，都造到了极峰。一个渎神的骗子，怎能行那么多的奇迹呢？何况祂又口口声声地，拿奇迹作祂神圣使命的证据，也正因为祂明言自己是天主，才被人钉死的呀！

肆 十字架和复活

耶稣的死

耶稣的仇敌是法利赛人和犹太人的领袖——司祭：前者因为祂揭明他们的伪善恶意而忿恨祂，后者因为祂对民众与日俱增的影响而嫉忌祂；加以祂的道理刺激他们很深，祂的纯洁更使他们的罪恶彰显，因此决心铲除祂。他们多次设计陷害祂，都被耶稣揭穿；挑拨群众反对祂，也都告失败。最后因耶稣甘愿牺牲，被祂的一名宗徒犹达斯出卖，他们才得下手逮捕了祂。他们立即组织了法庭审问祂。他们设法对祂罗织成罪，无奈证人们彼此不符，罪名

无法成立。于是大司祭盖法起立问耶稣说：「我因生活的天主起誓，命祢告诉我们：祢是不是默西亚——天主之子？」按犹太人的想法：自称为天主子，便是自比于天主，便是渎神的大罪，依法当判处死刑，耶稣明知这个阴谋，但仍毫不迟疑地回答：「你说得对，我是。」于是众口一致地说：「祂该死。」

只有罗马总督比拉多有权执行死刑，因此人们便对比拉多施压力，教他按照他们的控告定讞；他让步了。耶稣饱受了人们的侮慢凌辱，受鞭打、戴茨冠，最后被押解到耶路撒冷城外的一座小山上，钉死在两名强盗中间。经过三小时祂便断了气，草草地被埋葬了。

祂的仇敌记得祂曾预言死后三日要复活，便请准罗马总督，把耶稣的坟墓封闭，派兵看守，以免祂的门徒盗尸，然后诡称祂复活。

其实这种防范未免多余；因为宗徒们从未想到默西亚会被钉死，现在本国的首长既把祂判处死刑，他们感觉颓丧已极；宗徒的领袖伯多禄竟吓得三次否认了祂；只有若望一人同几位妇女追随祂到十字架下，其余都纷纷逃避。他们原希望祂解放以色列民族，现在坟墓被大石一封，他们便完全绝望了，盗尸一层，根本连想也不会想！谋杀耶稣的犹太最高会议人员，本可高枕无忧，纳匪肋的耶稣已成过去，不足畏惧了。

如果耶稣不是祂所自称的天主，的确可说已成过去；祂既然已死，祂的事业便算完全塌台，可视为一大骗局而已。

复 活

完全塌台，只是耶稣的仇敌们的希望；实际上教会的

奇妙历史可说刚刚开端。在耶稣受难钉死时逃散的门徒，虽然仍在躲藏，但已重新集合；重大的事迹便在此时发生了。仇敌们虽费尽了心机，想阻止耶稣的尸体被盗，而坟墓却真地空了。祂是否真复活了呢？宗徒们最初的反应是不信。后来他们既然亲眼见了显身给他们的耶稣，亲手触摸了祂复活起来的身体，又同祂一起吃饭，这才明白了先知所说和耶稣屡次给他们讲解过的：「基督必须先受难，然后才能享受荣耀」，祂的死亡乃是救赎人类的牺牲。此后，复活的耶稣屡次现身给他们，同他们相处了四十天之久，给他们讲解天国的道理。一次同他们聚餐时，叮嘱他们暂时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待着圣父所恩许的：「你们要领受降临于你们的圣神的德能，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犹太和撒玛黎雅，并直到地极给我作证。」（宗徒大事录 1 · 4—9）——他们为把福音传到地极，的确十分需要圣神的德能力量，因为敌人声势汹汹，他们的处境极其危险。——「耶稣说完了这些话，便在他们的观望中，冉冉上升，有块云彩接了祂去。」（同上 9 节）

遵照耶稣的吩咐，宗徒和其他门徒，还有耶稣的母亲和一些妇女，共约一百二十人，每日集合在一个友人的楼房里，同心同意地专务祈祷，期待着耶稣所许的「施慰的圣神」。

五旬节（宗 2 · 1—41）

耶稣升天后第十日，正是犹太人盛大庆日之一的五旬节，一是纪念梅瑟在西乃山领十诫板的日子——忽然隆然一声巨响，好象暴风刮来，由天而降，充满了他们所在的全屋，他们看见好象许多火舌散开来，停在每人头上，他们便充满了圣神，照圣神所赐给的，说起各种方言来。

那时在耶路撒冷有各处的朝圣者，不但来自巴力斯坦各地，还有散居各国的侨民；他们一听见那个声音，便都聚拢来。他们听见宗徒们正在出神地讲话，十分惊奇，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于是异口同声地说：「他们不都是加里肋亚人吗？怎么我们每人都听见他们讲我们出生的方言呢？我们中有的是帕提雅人，玛待人，赫蓝人和居住在美索布达米亚的，犹太及卡帕多细雅，本都和亚细亚，夫黎基亚和旁非里雅，埃及和靠近基勒纳的利比亚，以及侨居的罗马人，……怎么我们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话赞美天主呢！这是怎么一回事？莫非他们喝醉了吗？」

伯多禄便站起来，请大家安静，他高声向众人说：「这些人不是象你们所想象的喝醉了，现在才只是早晨九点钟啊！（干么这末早就喝醉！）这乃是为应验先知岳厄尔所预言的：『我要将我的神倾注在所有血肉的人身上』。」然后，伯多禄向大家讲解宗徒们时常所传布的道理，就是：你们期待默西亚吗？祂已经来了，就是纳匝肋的耶稣，被你们借外教人的手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祂所行的奇迹，便足以给祂作证，但最大的奇迹天主已使祂复活，我们都是祂的见证；按照达味圣王的预言，祂从此坐在圣父右边，永生永王。

这些话刺痛了他们的心，遂向伯多禄及其他宗徒们说：「诸位仁兄！我们该作什么呢？」伯多禄便对他们说：「你们悔改吧！你们每人要以耶稣基督的名字受洗，好赦免你们的罪过，并领受圣神的恩惠。」于是凡接受他的话的人，就都受了洗；在那一天教会就增加了三千信徒。

教会就这样在圣神的吹嘘下开始生长。宗徒们也因圣神的德能有了彻底的变化，前后如出两人；他们以前那样

胆小怯懦，现在任何恐惧，任何劳苦，任何迫害，都不能阻止他们为被钉死而复活的耶稣作证，他们每人最后也都为真理作证而倾流了自己的鲜血。

注解：

①宗徒及犹太教归化的初期信友，信耶稣是天主圣子——也就是真天主，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犹太教最突出的特色是信仰一神，并期待默西亚降来为王；教他们相信耶稣是天主(接受这样的教义)决非易事。耶稣超凡的圣德固然值得信任，但耶稣最初的门徒和以色列的法律学士同样地想：在天主和人中间有无限的距离；一个人自称同天主平等，真是疯狂。一位有科学价值的历史家必须答复这个问题：有什么显著的事实迫使犹太人接受同他们的信仰如此相反的教义呢？只有一种答复能使人满意：就是耶稣明明说了祂是天主圣子，并用奇迹作了证，奇迹中最大的是祂死后第三日复活：这是祂有天主的权能的最有力证据。除此以外，宗徒们的信仰和基督教的起源便无法解释。

②这里吾主对伯多禄的名字，用的音和义的双关说法，中文很难直译。他原来的名字是西满，吾主以前给换为「则法」，那是希伯来音，意即磐石。所以吾主的话若直译，便是：「你是则法(磐石)我要在这则法上(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

第二章 宗徒时期的教会

概 况

从圣神降临日直到最后的一位宗徒去世，在这一个阶段内，教会蓬勃地发展，信教者日众，而且非常虔诚。宗徒们把自己所见所闻的事，就是耶稣生平的事迹，祂的道理和精神，传授给人，作基督的证人。

这个新教既产生在犹太，最初皈依它的自然都是些犹太人；可是不久就遇到了顽强的阻碍，因为大多数的犹太人很难相信，人不先行犹太化，如何能径奉天主教。但是耶稣的吩咐非常清楚：「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所以宗徒们便毅然转向外邦人了。圣保禄——这位外邦人的宗徒——几乎走遍了希腊罗马的世界，伯多禄保禄二位大宗徒更把基督的信仰带到了帝国的核心——罗马，并为真理作证，在那里倾流了自己的鲜血。

历史的根据

对于教会在耶路撒冷和巴力斯坦的初步发展，以及圣保禄的传教情形，宗徒大事录一书告诉我们的不少，那是第三福音的作者，圣保禄的同僚圣路加写的。所记的大部份事迹都是他亲自经历的，对于不是他所亲历的部份，也是得之于直接的证人，所以写起来生动活泼，表示他对所记载的事迹完全熟悉。每与考古家所研究的结果相印证，发见完全符合。圣保禄的书信及新经中其他部分，对这个时期的教会也供给了我们不少的资料。

路加的记述，可惜到圣保禄被囚，初次至罗马时即行中止，(六一—六三)对以后的事，我们只能从新经其他部

分及普通书籍和不十分确实的传说中，窥其一鳞半爪而已。因此对这时期，仍有许多晦暗之处，无法解决。

壹 耶路撒冷初期教会的情况

早期教友的团体生活

圣神降临日三千人受洗之后，教友的人数日增。圣路加对早期教友们的团体生活，描写的非常生动。

初期的教友，对犹太教的教规还没有放弃；他们还按时进圣殿去祈祷；在饮食方面，仍保持着洁净与不洁净的分别；仍旧遵守安息日和割损礼；不过也有他们与犹太教不同的集会。最突出的集会，就是所谓「分饼」。因为耶稣在受难以前的晚上同门徒们一起进晚餐时，「拿起饼来，祝谢了，给他们擘开说：『你们拿去吃吧，这是我的体。』」随后又拿起酒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拿去喝吧，这是我要为你们倾流的血。』」随后又加上了一句话说：『你们要照样作，为纪念我。』宗徒们忠实地遵照耶稣的遗嘱常重行这个仪式，信徒们也分享祝圣的饼酒；这就是弥撒圣祭的主要部分，一直到现在，常奉为敬礼的中心。

其次是布道：宗徒们既和耶稣亲密地共同生活了三年之久，每日饮食起居都在一起，因此他们所讲的都是所见所闻关于耶稣的事迹。谁也不能比他们认识耶稣更深。他们不是由书本获得知识的教员，乃是亲眼目睹的证人；他们所讲的题材，不外是耶稣的所言所行，祂所显的奇迹，和祂受难受死及复活等情节；总之一句，他们不过是把所听和所记忆的老师教训，加以复述而已。这样便形成了一种口授的传统，也就是四福音所根据的宝贵资料。

但最使教外人惊奇羡慕的，是初期教友们彼此之间的友爱精神：「众信徒都一心一意，凡各人所有的，没有人

说是自己的，他们的一切都是公共的。在他们中没有一个贫乏的人，因为凡有田地和房屋的，卖了以后，把所有的价钱带来，放在宗徒们脚前，照每人所需要的分给每人。」(宗 4 · 32—35)他们这样做，并非由于任何法律诫命，乃是对耶稣的劝谕：「你如果愿作完人，便该去变卖你一切所有，分施给穷人」，慷慨大量地予以实行而已。有一个名叫巴尔纳伯的，他有一块田地，卖了以后就把价钱带来，放在宗徒们脚前，人都称赞他。可是也有夫妇二人，男名叫哈纳纳雅，女名叫撒斐辣，通同作弊，想欺骗圣神；卖了一块田地，把价钱扣留了一部分，其余的交给了宗徒。田产卖不卖，完全出于各人的心愿，任何人不得加以勉强；既卖了之后，地价也归各人所有，交与不交，或交多少，全由自己作主。伯多禄嫌他们存心欺骗，罚他们立刻身死，以为欺骗不实者戒。他们中比较富裕的，把自己的房屋借给别的弟兄们住，大家吃伙饭。在吃饭时常恭行所谓「分饼礼」，「怀着欢乐和诚实的心一起进食。他们常赞颂天主，也获得了全民众的爱戴；上主就天天使那些得救的人加入会众。」(宗 2 · 46—47)这种互爱的精神，不久便形成了信徒们所特有的一种标志，引起了外教人一致的称羨：「看，他们是多么和睦相亲呀！」

最初的教难 (宗 3 ； 4 · 1—31 ； 5)

教会的发展不久就遇到了困难，由于最初的教友都是犹太人，所以问题也就出在他们身上。他们虽然奉了新教，却仍遵守着梅瑟所规定的礼规；但因为他们已经信仰了耶稣，于是便和那些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发生了裂痕。例如，犹太人的安息日是星期六，最初的教友既然都是犹太人，自然仍旧予以遵守；但他们既然已信奉了新教，当然该庆祝耶稣的复活节，而这个节日却是在安息日的次日。

不过这个问题还不太大。基本的冲突是因为他们信奉耶稣，而他们的首长撒都塞和法利赛人，却以褻渎天主和破坏梅瑟法的罪名，把祂置之死地了。

这种矛盾非常严重，宗徒大事录在前几章内已有提及；事情发生在圣神降临后不久。伯多禄和若望在第九时辰（即今天下午三时）上圣殿去祈祷，走过了圣殿外院，在兑换银钱和贩卖牲畜的人群中穿过，正要进入名叫丽门的殿门时，有一个生来的瘸子向他们讨施舍。伯多禄向他说：「银子金子我没有；但把我所有的给你，因纳匝肋人耶稣的名字，你行走吧！」那个瘸子应声跳起来，居然走起来了。奇迹之声一出，登时便传扬开去；于是大批的民众都惊奇地跑来把显奇迹者围绕起来，伯多禄便乘机讲道，说明奇迹的发生，并不是由于他们的能力或热心，乃是因被钉死的耶稣的名字而获得的痊愈。他又把当信仰耶稣是默西亚的道理，详细地解释了一番。最后结论说：「弟兄们，我知道你们所行的是由于无知……你们悔改吧！好消除你们的罪过。……」正当他们宣讲的时候，司祭、圣殿的警官和撒都塞人跑来，大为震怒，便把他们抓去，押在看守所；次日便召开了会议，由大司祭亚纳主席，盖法和其他判处耶稣的人也列席，开庭审问伯多禄。伯多禄充满了圣神，侃侃而谈，不怕激怒他们，向他们说：「你们所摈弃的石头，却成了屋角的基石。除祂以外，决无救恩；原来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使我们能赖以得救。」司祭们的态度十分尴尬，他们不敢苛待宗徒们，深怕激起众怒，因为奇迹太明显了，被治好的人正同他们一起站着。只是恐吓了他们，不要再因耶稣的名字向人讲道。伯多禄和若望却回答他们说：「我们对所见所闻的，不能不讲！我们宁听天主，不能听你们！」这个答词从此便成了宣传圣道的基本宣言。

这样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对立，就越来越尖锐，犹太首长们也停止了缓和的态度而采取了严厉的手段，伯多禄和若望很快就嚐到了，他们又因宣传福音而再度被捕，甚至受了鞭打。一方面犹太当局想尽方法，先在耶路撒冷，以后遍及各地，企图阻止福音的传播；另一方面呢，信友们遵照着耶稣的教训，「不肯把灯光放在斗下」，却努力传扬圣教。人越迫害他们，他们的勇气越大，「以为耶稣的圣名受辱而感觉欣幸」

建立执事制（宗 6）

直到现在，耶路撒冷的教友们生活的相当愉快，教难对他们已变成精神刺激。可是好景不常。由宗徒大事录上的一段记载，可以了解当时的教友不都是圣人，教会的内部也开始发生困难：「那时门徒们日渐增多，希腊化的犹太人开始埋怨希伯来人，因为在日常的供应品上疏忽了他们的寡妇。」（宗 6 · 1）弟兄当中的小小摩擦，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但后果却越来越严重。

所谓「希伯来人」，乃指耶路撒冷和巴力斯坦的土著，他们深以能保持自己的纯粹血统为荣，讲的是亚拉美语（同圣经的希伯来语极相近），受过法利赛教派的薰陶，虽然皈依了基督，仍旧保守着他们民族固有的精神。

所谓「希腊化的犹太人」呢，是其他散居国外的侨民，他们说的是希腊话，受过希腊罗马文化的薰陶，思想比较开明。他们虽还遵守梅瑟的法律，但本能地觉得真宗教并不限于遵守外表的仪式。耶稣所讲的「当以精神和真实敬拜天主」的话，在他们身上获得了很深的反应。

以下是事实的经过：当时的希伯来人负责分配救济品和教团的饮食。（谁也知道这种工作是费力不讨好的）他们表现不能称职，有偏袒本族寡妇，歧视希腊派寡妇的嫌

疑，于是希腊派教徒便到宗徒们面前去申诉。宗徒们召集众门徒说：「让我们放弃天主的圣言而经管膳事，实在不相宜。所以从你们中间检定七位有好声望，充满圣神和智慧的人吧，好派他们管理这些事务；至于我们，我们要专务祈祷，并为真道服务。」他们便在圣神的祐助下，选了七名执事：有斯德望 (Stephen) (是位充满信德和圣神的人) 和斐理伯等，他们都出身希腊派。宗徒祈祷以后，便给他们复手，祝圣他们为执事，派他们管理公共膳事。不过他们不只负责物质的事情，也兼顾些神灵的工作，就是讲道和付洗。这些新选的执事都是精明强干的能手，不象希伯来人那样保守，他们给了新生的教会一种坚强的新动力。宗徒大事录在叙述了他们被选的经过之后，又加了这么富有意义的一笔：「天主的圣道渐渐发扬，门徒的数目在耶路撒冷增加的很多，连许多司祭也服从了信仰。」(宗 6 · 7)

斯德望殉教 (宗 7)

斯德望是执事中最热心最活跃的一位，耶路撒冷城中有许多会堂，来自罗马各地的犹太人，经常在那里聚会，也是斯德望活动的场所。他讲的道理对希腊化的犹太人很有吸引力，他们的反应良好。

斯德望所讲的，无非是宗徒们传授下来的耶稣的教训，可是他特别强调这几点：这个新教会是要以精神和真实信奉的；梅瑟的法律已经废除；精神的教会不可再迷信外表的仪式，如同犹太人那样迷恋物质的圣殿和牛羊的牺牲。这些话犹太人最不爱听因而惹起反感。

犹太人对斯德望的智慧和圣神的灵感既无法反驳，便对他动了杀机；他们设下了假见证，控告他亵渎圣殿，毁谤梅瑟的法律。他们于是召集公议会，把斯德望捉来听

审。但他决不设法逃生，也不为自己辩护，一味宣称自己的信仰：这是殉教圣人们的一贯作风。

他向犹太人高声道：「你们常以保有梅瑟的法律自夸，却不遵守法律：你们以有圣殿自豪，不过天主并不住在人手所建造的殿内。」最后他结论说：「强项和心耳未受割损的人们哪！你们时常反抗圣神；你们的祖先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位先知你们的祖先没有迫害过？他们杀了那些预言义人来临的人，现在你们却成了那义人的出卖者和凶手。你们这些人接受了借天使所指定的法律，却不遵守。」(宗 7 · 51—52)

「他们一听这些话，怒从心起，向他咬牙切齿。斯德望却注目向天，看见了天主的光荣，并看见耶稣站在天主右边，遂说道：「看，我见天门开了，并见人子站在天主右边。」他们都大声乱喊，搗着自己的耳朵一致向他扑去把他拉出城外，用石头砸死了。证人们脱下自己的衣服，放在名叫扫禄的青年人脚前。当他们用石头砸斯德望的时候，他祈求说：「主耶稣接我的灵魂去吧！」遂屈膝跪下大声呼喊说：「主！不要向他们算这笔罪债！」说了这话就死了。(宗 7 · 54—60)

这第一名为信仰而殉教的斯德望，也是最相似耶稣的一个。他如同耶稣一样被拖至城外，无罪而被判死刑；证人控告的罪名是亵渎梅瑟法律和圣殿。怎样对付老师，也怎样对付门徒。耶稣最后的一句话也出现在门徒口里：「主！接我的灵魂去吧！不要向他们算这笔罪债！」

为我们这异邦人，斯德望可称为信德之父。他是巴尔纳伯和保禄的前驱，他也是去耶路撒冷第一个完全脱离犹太教，宣布基督教独立的：这是异邦人加入教会的必要条件。

貳 教会向耶路撒冷以外发展 (宗 8)

截至现在，我们所见到的，都是宗徒门在耶路撒冷工作的情形；教会的基础建定以后，便立即向外发展，从未停止过。教会不是冻结在一处的东西，限于一地，永无更动；它乃是一种活力，能适应环境，利用时代和地域的种种情形而扩展进步，不忘它所负的使命，是扩建天主的神国。

教会建立不久，便向耶路撒冷以外发展。犹太人惯常旅行；每当宗教节日，便有无数的朝圣者，或自巴力斯坦各地，或由侨居的各国齐集耶路撒冷庆祝，也由此互通声气。若翰洗者所提倡的忏悔，以及稍后纳匝肋的耶稣所宣传的天国福音，都震撼了人心，播下了崇奉圣教的种子。及至听到了耶稣确实已从死中复活，且多次显现了给伯多禄及其他门徒，又晓得了圣神已在五旬节降临在他们身上；于是希望的浪潮便由耶路撒冷，蔓延到巴力斯坦，渐及于犹太侨民所散居的各地。

从圣城返回的信徒，把新生教会的热烈信仰，和彼此如兄如弟的爱德，传到了各地；于是便仿照着耶路撒冷的典型，建立了各个教会团体。

随斯德望之死而来的教难，并未能阻止教会的传播：特别受窘迫的希腊派教徒，纷纷离开圣城，回到出生地去找安身之所；这样一来，反而大大地助长了教会的传播。正如吾主所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犹太和撒玛黎雅，并直到地极给我作证。」(宗 1·8)

在这次教会向外发展的过程中，执事们似乎担任了很重要的脚色。根据宗徒大事录的记载，斐理伯去撒玛黎雅一带传播福音。这在我们看来似乎很自然，但为犹太人则是奇耻大辱；原来被视为半犹太人的撒玛黎雅人，在耶路

撒冷及其他所谓热心的地方普遍受人憎恨，因为他们曾建筑过一座圣殿，以与耶路撒冷对抗，那是犹太人认为不可宽恕的事。这由当初耶稣同撒玛黎雅妇人交谈，而引起来的宗徒们的诧异，便足以说明。这个执事竟想去归化这些被诅咒的人，圣城的信徒要有怎样的感想呢？

在撒玛黎雅斐理伯遇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对头，就是术士西满，他以妖术蛊惑群众，撒玛黎雅人甚至想他握有天主的德能。然而斐理伯以奇迹作后盾，能驱魔愈病，成就很大。西满见自己信徒的数目日减，也要求受洗。

消息传到耶路撒冷，使他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他们认为撒玛黎雅新生的教团，是希腊人大胆的结果，于是便打发伯多禄和若望前去视察。

二位大宗徒对斐理伯的成绩表示赞赏：因为新领洗的教友还没有领受圣神；斐理伯无权给人付坚振哪！

西满看见宗徒们一复手，就能赋给圣神，便拿出钱来献给宗徒，请他们把那个权柄也让渡给他。伯多禄一听，非常震怒，并且以天主的惩罚威吓他；因为他心存恶念，妄想以金钱买天主的恩惠。这就是「褻圣贸易」(也称西满罪)(Simony)之所由来，沿用至今。

上主的天使命令斐理伯去由耶路撒冷到戛匝的路上，那里有爱提约比雅(即今苏丹)女王甘达刻的太监驱车经过；是一名皈依犹太教的，他正从耶路撒冷礼拜回国。他在车上高声朗诵依撒意亚先知论默西亚受难的一段事迹。斐理伯上前问他对所诵读的是否了解。他坦白地承认说：「倘没人指教，我如何能懂？」于是请斐理伯上车和他同坐。由于斐理伯恳切地给他讲解，该大臣立即感动皈依，要求在路旁池边就地受洗。据传他回本国后，便成了他同胞们的第一位开教宗徒。

最初进教的外邦人（宗 9 · 31—11 · 18）

这时在耶路撒冷及其附近，平静地过了几个月，也许几年，等待着暴风雨的来临。教会在犹太，撒玛黎雅及加里肋亚各省继续发展着。

伯多禄在巴力斯坦各地巡视了一周，他所行的奇迹也有助于信德的增进。在里达他治好了一个瘫子；在临近里达的约培（即现在的雅法）有一位慈善好施的寡妇名叫塔彼塔适才去世，她实在是穷人的救星，人们就去通知伯多禄请他快来帮忙。伯多禄一到，他们就领他到停放死人的楼上；所有的寡妇都在那里，哭着把塔彼塔给她们所制的内衣外衣指给他看。伯多禄教众人都出去，遂跪下祈祷，转身向死人说：「塔彼塔，你起来吧！」她便睁开眼看着伯多禄，随即坐了起来。

伯多禄在约培住了些日子，住在一个名叫西满的皮匠家里，靠近海滨。圣神在这儿准备他，要促使他对教会采取一种崭新的措施。事情经过是这样的：那时他正在房顶上祈祷，可能放眼到地中海上，了望着那些出口的船只……想起有多少外邦人等待援救？……忽然出神了，他看见天开了，降下一个器皿，好象一块大布，系着四角缒到地上来，里面有各种四足兽，地上的爬虫和天上的飞鸟，其中有犹太人所谓清洁的和不清洁的，混在一起。这时有一个声音向他说：「伯多禄，起来宰了吃吧！」（刚才他饿了，希望进食，人正给他备饭）伯多禄答说：「主，那绝对不可！我从来没吃过污秽和不洁的东西。」那个声音又向他说：「天主称为清洁的，你不可称为污秽！」这种情形，一连发生了三次。

这些规定食品洁净与不洁净的法律，在我们看起来好象无关重要；然为一名以色列人却非常严重；稍有信仰的

人都宁死不敢触犯；因此伯多禄竟致大惑不解。这种异象竟连续发生了三次；这是否表示天主已为教会开辟了新的途径？旧的制度已失其效用？

正在这时有人来扣门；有人询问是否有一位号称伯多禄的西满。他们由凯撒勒雅来，是驻防那边的意大利军队的一名百夫长名叫科尔纳略的派遣来的；他蒙天使指示，特来请伯多禄去讲解教会的道理。这么一来，伯多禄所见的异象便很显然了。他便同派来的教外人一起去，接受科尔纳略的招待，那算放弃犹太的严格法律，这很显明是天主的圣意。

科尔纳略以天主的使者接待伯多禄，跪伏在他脚下叩拜，伯多禄拉起他来说：「我也不过同你是一样的一个人哪！」于是科尔纳略把一家所有的人都召集来，伯多禄便开始讲道；把耶稣的事业，所留的教训，所行的奇迹，以及祂的死亡复活等都简略地述说了一遍；最后还说：「我真实明白了，天主是不分人的；在各民族中，凡是敬畏祂而又履行正义的人，都是祂所喜悦的……一切先知都给祂作证：凡信祂的人，赖祂的名字都要获得赦罪。」

伯多禄还没讲完，圣神便降临到所有听道的人身上了。这使那些受过割损与伯多禄同来的信徒们非常惊奇，想不到圣神的恩惠竟倾注在外邦人身上；因为他们听见那些人都说各种语言，并颂扬天主。

现在该伯多禄来加以解释了：「这些人既和我们一样领受了圣神，谁还能阻止他们领受水洗呢？」遂吩咐他们以耶稣基督的名字受洗。此时伯多禄既已确切明白了天主的旨意，对自己以前的狐疑也已释然，以后对归化外邦人的问题他便毅然加以拥护了。

耶路撒冷方面听见凯撒勒雅这段经过，便起了骚动，以为伯多禄以神圣团体的领袖之尊，竟同未受割损的人同

桌共食，未免太说不过去。伯多禄便挺起身来迎接这次风暴，说明自己是遵照圣神的指示行事，不该遭人非难。何况那正应验了主所说的话：「若翰固然用水施了洗，但你们却要因圣神受洗。」而今圣神洗涤了犹太人以后，又直接去洗外邦人，对割损和犹太教规毫不理会。「我是什么人，能阻止天主呢？」

我们要明白宗徒这次大胆决定的意义，关系实在重大。把默西亚的恩惠—亚巴郎后裔的财产—分施给未受过割损的人，而不先行割损礼，便是表明基督教已脱离古教而完全独立。精神和真理的教会，不可能同耶路撒冷的圣殿粘连在一起而受它的约束。外邦人和犹太人同样被邀去赴天主在天国给人准备的筵席，此后无需乎先进犹太人的外围去准备，可一直进去。

黑落德阿格黎帕迫害教会（公元四十四年）

（宗12）

斯德望殉教后，风波时起时伏，总未全面安定，乃至黑落德阿格黎帕一世 (Herod Agrippa I) 公元四一年登极后不久，剧烈的教难又告爆发。这个黑落德是耶稣诞生时为王的大黑落德的孙子，是杀害圣约翰的黑落德安提帕的侄子，他少年时代是一直在罗马宫廷内度过的，他放荡不羁的生活早已使罗马人侧目。他是借欺诈与阴谋恢复了他祖父的王位。他从罗马刚到任时，为了获得民族的好感，就曾伪装过对宗教的热诚，后为坚强民众对他的信任，也曾逮捕过教友，用剑杀了若望的哥哥雅各伯，这是十二位宗徒中第一位殉教的。他一看到犹太人赞成他这种作风，便逮捕伯多禄。不过他一想十二年前被逮捕监押的宗徒们曾经神秘地脱险，翌日便又出现在圣殿中讲道的事中，这次便格外加了小心；他把伯多禄交给了四班兵丁—每班四人—看守着，等逾越节过后，再给民众提出来。

这时耶路撒冷的全体教众都恳切为他祈祷，无间昼夜地为他呼求天主。在黑落德要把他提出来的那天夜里，伯多禄正被两道锁炼联锁在两名兵丁间睡觉，门前还有卫兵把守着监狱；四更天时（早三点至六点）主的天使忽然来至监狱，一道光明照亮了监房，天使拍着伯多禄的肋膀唤醒他说：「快些起来！」锁炼便从他手上落下了。天使又向他说：「束上腰，穿上鞋，披上你的外氅，跟我来！」伯多禄只顾跟着天使走，也没想是怎么回事，好象在作梦。他们经过了第一道和第二道岗，来到通往城里去的铁门前，铁门自动地打开了。伯多禄到了大街上这才清醒过来，发觉是天主用奇迹把他救出来。但是漆黑的夜里上那里去呢？他想起了先往若望一号称马尔谷一的母亲那里去吧！她那里经常是耶路撒冷的教友聚会祈祷的地方。那里正有许多教友，虽然天已很晚，还在祈祷。他就去敲门，有一个使女听见了说：「你是谁？」伯多禄说是我。她认出来是伯多禄的声音，高兴地忘了开门，就进去报告说伯多禄正在大门前。别人说她疯了，她坚决地说是。别人说那是不可能的，可能是他的天使……伯多禄不住地敲门。他们一开门，看见是他，都惊呆了。伯多禄摆手教他们别作声，遂给他们述说上主怎样领他出了监狱，他先命人把这事报告给雅各伯，一耶稣的表弟次雅各伯一便立即往别的地方去了。

次日天明，证实囚犯不见了，黑落德迁怒于卫兵，把他们处决了。但不久他也遭受了天谴。一日，他穿了国王的盛服，向提洛和漆冬二城的代表耀武扬威地演讲，人民欢呼喝采说：「这是神的声音，而不是人的声音！」假如他是犹太虔诚的教徒，便该起而抗议那种亵渎天主的谰词，因为真神只有一个，就是天主。但他傲气冲天，妄想自己理当受人称扬；不料立刻遭受了天主的打击，罚他腹痛难

当，活活被虫子咬死。

教难反而助长了教会的传播，这真是黑落德始料所不及的。因为教难严酷，迫使教友离开了圣京，到别的地方去寻觅避难所，这样一来，天主的圣言传播得更远了。宗徒大事录说：「天主的道却逐渐发扬光大。」(宗12·24)特别是安提约基雅 (Antioch)——一个较远的教团——收容了不少逃难的教友，据说伯多禄当时也到了那里去了。

安提约基雅 (Antioch) (宗11·19—26)

今日早已衰落的安提约基雅，当日是罗马叙利亚省的首府，仅次于罗马和亚力山大里亚的第三大城。它是商业繁盛的都市，希腊，叙利亚，马其顿，以及其他各地的商贩都有；罗马的许多富绅在那里都有别墅，真是一个五方杂处的富庶之地。城中有著名的书院，文化颇高；但娱乐场所也不少，风俗之奢靡，一如其他商业繁盛的都市；那里犹太的侨民很多，也很富足，他们聚居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特别区；在那腐败的群众中，还能维持他们的信仰。

在这犹太的侨团中，基督的信仰很早已有了基础，在圣斯德望殉教时，耶路撒冷的教友因窘难而四散的，经过各地来到了腓尼基，基什洛和安提约基雅。他们在此开始宣传福音，但只是对犹太人。随后有些基什洛和基勒纳人来到了安提约基雅；他们已习惯和外教人同居共处，于是便开始向希腊人宣传基督的福音。天主显然很赞成他们这种尝试，因为祂恩赐他们能行奇迹，信而归主的人，数目很多。这样，在这个希腊文化的大城里，一个完全脱离犹太教，纯粹的基督教会便成立了起来。这个教会现在已以崭新的姿态出现，需要给它一个独特的名称了，教友既已不是外教人了，但也不是犹太教徒，他们是信仰基督的门徒，「基督徒」的名称就这样首次在安提约基雅出现了。

这事传到了耶路撒冷，那边的宗徒晓得圣教会已冲破

旧日的形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便派了巴尔纳伯(Barnabas)来调查真象。巴氏生于基什洛岛，虽然是勒未族人，但讲的是希腊话；他是一个心地善良，充满圣神和信德的人。他到达了安提约基雅，一见天主所施的恩宠，非常喜欢，便勉励新教友们坚持信心，恒心不懈。

根据最古的传说，圣伯多禄曾在此驻跸，虽不能确定年限，但他到过那里，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迦2·11)

无论如何吧，安城地势冲要，交通便利，当教会开始传播的时期，它的确占了重要的地位。往日耶路撒冷为巴力斯坦的中心，很易传遍全境；现已进至希腊文化的区域。由此而渐及于罗马，已不能囿于圣地一域了。对此开发工作，谁也没有圣保禄担任角色的重要。

叁 外邦人的宗徒

保禄归化 (宗9·1—19；22·5—16；26·10—18)

这位给基督向教外世界开疆扩土的保禄，上边已经提过，他就是圣斯德望殉教时，给凶手们看守衣服的那个名叫扫禄的青年；他对戕杀斯德望无疑是赞同的。以后他更巡行各城市乡镇，蹂躏教会，把所有搜查出来的教友，不论男女，都加以逮捕，解送到耶路撒冷，予以监押。下面便要叙述，这个疯狂反教的人，怎样变成了最热烈的布道宗徒。

在斯德望去世不久，扫禄由大司祭处领了文书，去大马士革搜捕教友。大马士革是叙利亚当时的首府，位于耶路撒冷之北，约二二五公里处；那里有一犹太经商的重要侨团。

由耶京到这城，有五六日的行程。在一片干燥不毛的沙漠地带，大马士革城好似一个绿洲，远远望去，呈现着

一幅青翠肥沃的景色。扫禄已接近目的地，城垣已经在望，忽然一道奇光由天而降，将他包围起来，他便跌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向他说：「扫禄，扫禄！你为什么迫害我？向刺锥踢踏，为你是难堪的。」扫禄问说：「主，祢是谁？」那声音答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扫禄说：「主，祢要我作什么？」那声音答说：「你起来进城去，在那里要有人告诉你，你当做什么。」扫禄便起来摸索，他睁开眼，什么也看不见了。陪他同行的人惊奇地看着他，说不出话来，他们只听见了声音，却分辨不出字句。然而扫禄却看得清，听得清，明了了一切，已完全被征服，无条件地向基督投降了。以前他疯狂地摧毁教会，现在却决心维护她了。刚才他还痛恨教友，恨不得把他们杀光灭尽，憎恨这种道理，视为梅瑟法律的仇敌，刹那之间变成了基督的信徒，终其生为传扬祂的圣名而奋斗。他从地上爬起双目已失明，由他的旅伴带领着向城内走去。距离城门不远，在所谓「直街」上住着一名叫犹大的，保禄在他家住了三天，不吃不喝，只在祈祷中等候着天主的指示。①



当时在大马士革城中，有一位基督信徒名叫阿纳尼亚，天主指示他说：「阿纳尼亚，你起来，往那条名叫『直街』的地方去，要在犹太家里找寻一个叫扫禄的达尔斯人；看，他正在祈祷。」阿纳尼亚很惊奇地说：「主，关于这个人，我听许多人说：他在耶路撒冷对祢的圣徒行的多少坏事！他在这里还有从大司祭得的权柄，要捆绑一切呼求祢名字的人。」主却向他说：「你去吧！因为这人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为把我的名字带到外邦人，国王和伊撒尔子民前。因为我要指示给他，为我的名字他该受多么大的苦。」阿纳尼亚便去了，进了那一家，给他复手说：「扫禄弟兄！在你的路上发显给你的主耶稣打发我来，教你看见，教你充满圣神。」立刻有象鳞片一样的东西从他的眼中掉了下来，他便看见了，遂起来领了洗。

一位出生于希腊地域的犹太青年

这位被遴选把福音传到外邦去的器皿，从小天主便准备了他为祂将来要负的使命。「我是犹太人，是达尔斯人，西里西雅省的一个并非无名城市的公民。」这是保禄的自我介绍。他出生于一个希腊文化的商埠，所受的却是最纯粹的犹太教育，因此他兼有西方当时繁荣的两种文化：这是天主奇妙的安排，为教他把基督教义，从狭隘的犹太教环境中，扩展到希腊化罗马的世界去。

保禄是在公元五至十年之间，生于小亚细亚西里西雅省的首府达尔斯城。这是一个商业繁盛，文化发达的都市，是学术思想的中心，也是一个风俗奢靡的城市；它是连结欧亚的桥梁，陆路可以通达叙利亚，巴力斯坦及小亚细亚各省，水路可达地中海沿岸各港口。我们可设想幼年的扫禄在码头上与同伴们嬉戏，见到从厄弗所，亚立山大里亚，格林多，得撒洛尼，罗马以及西班牙等地运来的各种货物：那些地方都是他将来传教的地域。这位一生从事



达尔斯—圣保禄出生地

于在外教地域宣传福音的传教士，不分犹太人或外邦人，自由人或奴隶的伟大宗徒，便生长于这个大同主义的都市；那里有罗马帝国内的各种民族，颇有四海一家的风味。在达尔斯流行的是希腊话；因此保禄讲希腊话，无论对学者或者普通的百姓，同样地自然而流利。达尔斯很有些尚武的精神，宗教的气氛也很浓厚，对于救世者也有一种模糊的希望，然而对于淫靡的祭祀也很兴盛。

保禄的父母属于这城的犹太社团，因此在他诞生时便给他起了一个犹太名字扫禄。这和罗马式的扫禄一名音很相近，于是二者便兼用了。他的家庭享有罗马公民的一切特权，这无疑是由于对罗马帝国的优越贡献，因为当时享此特权的很少。罗马公民在帝国的领土内形成一种特殊阶级，享有各种特权和方便，不名誉的肉刑不能加之于公民身上；这为便利传教是不少的帮助哩；因此当保禄认为与传教有利时，不惜要求他应享的合法权利。

保禄的父母既是忠实的信徒，决不愿使他受外教恶风的感染，很早便把他送进了达尔斯的教会学校；在那里他开始学习诵读希伯来文，圣经和希腊的译文，同时也学会了编织帆布的手艺。按当时犹太人的风气，人人都会一种手艺，连最富有的人也不例外，博学鸿儒也以学得一技之长为荣，这样在风云不测时可以补助生活。保禄所学的是西里西雅的特技，即用羊毛织成一种坚厚的布，是做帐篷的料子。

大概在十五岁左右，保禄被送到耶路撒冷，以便在名师夏玛里耳 (Gamaliel) 门下，完成他的学业。夏氏学问渊博，对忠实信守传统，有一种开明的看法。犹太人的教育全部是宗教性的，无论修身，法律和历史，都以圣经为根据。保禄在此不久，便成了一位标准的法利赛，对梅瑟的法律及法利赛派所增加的繁文缛节，皆忠实地信守不渝。他立志巡行各处，使人信奉惟一的真神，但对不肯信服他的，未免过分刚直，决不迁就妥协。

可能在二十四五岁时，保禄便出外旅行了；因为他从未见过耶稣，耶稣受难时他也不在耶京，当他回返耶京时，见新兴的基督教会甚形活跃，并晓得了这股热潮，在一名叫斯德望的煽动下，想取缔梅瑟法律，并对圣殿渐渐表示轻视。因此便以狂热的心情参加了公审斯德望的大会，并躬行参加执刑。从此他便自信受命自天，使他去扑灭纳匝肋的耶稣所创建的这个新教会，摆出了最惨酷的姿态。天主也就在这时以奇迹制服了他。

保禄学习的时代（迦 1 · 15—24；宗 9 · 19—30；11 · 27—32）

大约过了八年或十年，保禄才正式去传教。他在受洗以后，在大马士革勾留了数日，乘机安慰鼓励该城的教友，并给基督作证。他巡回城内各会堂，向犹太人声明耶

稣的确是天主圣子，并且作证说：「祂由死中复活了，我亲眼看见了祂，亲耳听见了祂向我讲话。」这实在使犹太人万分惊愕。

保禄此时感觉有暂避尘嚣的必要，他需要祈祷和反省，渴望同天主单独晤对，并愿借从大马士革所得的光照，重新去研究圣经。他于是离开了大马士革，前去附近的阿拉伯旷野。大约在阿拉伯隐居了一二年，以后重返大马士革，在会堂中讲道。反对他的人既不能反驳他的理论，便阴谋拘捕他，他们串通了本城的官府把城门关闭起来，以防他逃走，然而保禄赖信友们的帮助，终于缒城逃走了。

保禄逃出以后，便去耶路撒冷拜见圣伯多禄和其他宗徒。信友们还是不敢信任他，直到巴尔纳伯挺身而出，予以保证，才把他收留下了。但不久又遭受攻击，差一点儿丧失了性命；于是不得已便返回了出生的本乡，在那里充实自己，准备担负天主派遣他的传教工作。

巴尔纳伯被派去巡视安提约基亚的教会，感觉需要帮手，便去达尔斯找保禄；他们俩一起工作了一二年，保禄对人的影响力逐渐增大。当时有一批安提约基亚的救济金需要护送至耶路撒冷去，巴尔纳伯和保禄被推选担任那份差事。及至安提约基雅发展到自立的状况时，天主圣神便指派了保禄和巴尔纳伯担任那方的传教工作。

保禄的书信

有关保禄的事迹，除宗徒大事录的记述外，我们还可以参考保禄致当时各教会的书信；那些教会都是他和他的同事所创立的。那些书信颇具权威；他去世不久，教友们便争相传抄，以广流传。

每主日弥撒中，教友们可听到有人朗诵书信中的一

段，但必须阅读全部，始能体会到他的精神。不过圣伯多禄也明明说过：保禄的书信的确不大好懂，含义深邃，感情丰富，有如龙门急湍，直泻而下；他是不计较文法的。但若参考注解，细心研读，也真觉「其味无穷」哩！

由他的书信我们第一看出来保禄的非凡性格；他的感情热烈，心中对基督和人灵燃烧着一团又强烈、又温柔的火焰；他对所欲感化拯救的人，有慈母般的亲切，又有严父般的刚强。他给斐理伯人写道：「我所亲爱的和所怀念的弟兄，我的喜乐和我的冠冕。」(4·1)又说：「天主为我作证：我是怎样以基督耶稣怀爱你们众人。」(1·8)向得撒洛尼人说：「我们在你们当中却作了卑小的，仿佛乳母，保养自己的孩子。我们这样爱护你们，不但把天主的福音，就是把我们的性命舍给你们，也是很愿意的，因为你们成了我们疼爱的人……你们也知道，我们是怎样待你们每一个人，如同为父亲的，待自己的儿女：劝勉你们，安慰你们，恳求你们，务要所行的事，对得住天主。」(2·7、8、11、12)他为爱人，甚至准备完全牺牲自己。

由他给教友们的建议和指责，我们不难明了最初教友们的情形，他们的精神和他们的困难。他们也给保禄提出了他们在生活上所遇到的问题，比如：对外教人和罪人该割断一切关系吗？祭肉能不能吃？结婚好呢，还是守贞好？奴隶对主人，主人对奴隶，父母对子女该持什么态度等等……保禄给他们的答案，为我们仍旧大有用处。

对教会的若干基本道理，保禄比任何人都发挥得更深，尤其对救赎的奥秘，肉身的复活，信德对救灵的重要和基督的妙体等……。

这些书信当然不是有系统的伦理或神学问题的论文，乃是对随时所发生的问题的具体解答；但既是由圣神的灵感所推动写的，便有普遍性的价值；圣教会对历代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几乎都能在保禄的书信里找到答案，或至少找到答案的根据。

外邦人的宗徒

保禄周游各处，度了二十二年传教的生活。他身体瘦小，貌不惊人，加以常被一种慢性的疾病所折磨，就是他所说的「肉身的芒刺」；那是一种疟疾，还是眼疾？至今得不到确切的答案：但他对此常有自惭形秽之感。虽然如此，他既委身于宣传福音的事业，他便全力以赴，可说他完全为了基督而生活。他的身体虽苦，心中却燃烧着热火，使他有不怕一切的惊人活力。他不停地展开宣讲，辩论和说服的工作，凡他到达的地方，不久便产生了新的教会；一处刚刚成立，便急急地又去他处播种。但他决不放弃新成立的教团，常焦急地找机会去巡视；如果他本人不幸被阻，便派一位助手去代办，或给他们写一封信，以便鼓励，训戒或纠正他们。

为尽这样的职务他有什么资本呢？他是一名卑不足道靠手艺生活的犹太人，但他有百折不挠的勇气，对任何艰险阻碍都毫无畏惧。且听他自己怎么说：「冒死是常事。犹太人鞭打了我五次，每次四十少一下；受杖击三次；被石击一次；遭翻船三次，在深海里度过了一日一夜；又多次行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由同族来的危险，由外邦人来的危险，城中的危险，旷野里的危险，海洋上的危险，假兄弟的危险；劳碌辛苦，屡不得眠；忍饥受渴，屡不得食；忍受寒冷，赤身裸体……除了其他的事以

外，还有我每日的繁务，对教会的挂虑！」(格后11·23—28)何况他写这些事时，还正在奋斗，离结束工作尚远哩。

在这位伟大的宗徒身上，那一种优点不令人惊奇？他那努力奋斗，他那英勇，他那恒心不懈和他的智慧，他的眼光敏锐，一看便知该采何种步骤，该在何城建立中心基地，然后再向四方发展。我们也该承认，天主不断用灵感和异象，光照坚强了他；如果他不是认为念念不忘自身的软弱可怜，更能荣耀天主，他很可以因那些异象而自豪哩！

他的芳表自然也唤起了好多人委身事主，决心同他合作，分担他的工作和劳苦。其中有若望马尔谷，第二福音的作者；在他第一次巡行小亚细亚布道时，马尔谷面对那些困乏危险，曾表示过退缩瞻顾，但在保禄被解往罗马时，他又勇敢地和他同行。还有一位早期皈依的信友弟铎，一位罗马公民息拉；他以后作了保禄二次行程的伴侣；还有他最亲爱的门徒弟茂德；聪明而又细腻的希腊医生路加，他后来写了第三福音和宗徒大事录，而大事录的后半部所记载的，几乎都是保禄的事迹，直到他解往罗马为止。此外还有几位妇女，就如格林多的犹太人普黎嘉拉和她的丈夫阿桂拉，她曾保护过保禄，也曾供养过他。

保禄在各城传教的方式，都是大同小异：他普通是先在犹太朋友家里安插下住处，如果有余裕的时间，便在那里织布，以便赚钱养生。到安息日便去会堂，先念一段圣经，然后讲解发挥，证明那段圣经已应验在耶稣身上。普通遇到犹太人强烈的反对，不得不放弃在同种人中传教的工作时，便转向外邦人布道。他设法建立一个真正

的教团，教他们每主日聚会；聚会时光听念圣经，然后聚餐，以领圣体来结束。进入教会的条件是信仰耶稣和领受洗礼。对外教人，并不命他们遵守梅瑟法律的种种礼规。为施行教会的秘迹和管理教会，保禄建立了长老或监牧^②及主教的制度；弟铎和弟茂德便是保禄最早祝圣的主教。

保禄的传教工作可分为两大时期：第一期他只在地中海东部盆地，小亚细亚和希腊一带布道；在这期间他完成了三个传教行程。第二期他利用解往罗马的机会，得以在罗马展开传教工作。

第一传教行程（宗13—14）

保禄同巴尔纳伯的第一传教行程，是自安提约基雅起身，先到了基仆洛岛，那是巴尔纳伯的出生地。在那里遇到了罗马总督色尔爵保禄，他对宗教很感兴趣。总督身边有一卫士，名叫巴尔耶稣，他想从中作梗，不让总督皈依。保禄予以严厉的斥责，并罚他眼目失明，以示惩戒。总督一见便归化了。保禄从此以后，便常用他那罗马式的名字「保禄」，而不再用希伯来式的「扫禄」了。他由此看出来，天主给他指定的使命不是给犹太人宣传福音，乃是给外邦人；因此为便利传教起见，他也抛弃了他那犹太式的生活，完全向希腊人看齐。我们理会巴尔纳伯也认清了保禄所负的使命，所以从此以后他常让保禄出头领导，自甘退居副手。

这两位传教士自基仆洛转往小亚细亚，越过道鲁斯山脉，到达了一个盗匪出没，冬季严寒，夏日酷热的高原；他们常是步行，沿途向比西弟，以高尼、利斯特和代而伯等城宣传福音。保禄在利斯特还治好了一个患软脚病的人。群众一见奇迹便大喊说：「这是神取人形降到了我们

第一次行程
第二次行程
第三次行程
第四次行程

意大利
希腊
小亚细亚
中东
波斯
印度
中国

马其顿
希腊
小亚细亚
波斯
印度
中国

马其顿
希腊
小亚细亚
波斯
印度
中国

马其顿
希腊
小亚细亚
波斯
印度
中国

这里！」居然还想向他们献祭，宗徒们尽力拒绝，好不容易才阻止了他们。不料人心是那样善变；昨天还敬礼他们如神明，次日便听信由安提约基雅和以高尼来的犹太人的挑拨，用石头向他乱抛，直到他们认为他已死了，才把他拖出城外。门徒们把他包围起来，他立起身来进了城，次日便告康复；不过从此一生他身上常带着耶稣的伤痕，和这次被石击的伤痕。

耶路撒冷会议（宗15·1—35；迦2·1—10）

③

保禄和巴尔纳伯向外邦人传教时，耶路撒冷的教友还牢守着犹太教的旧习。他们对圣殿和梅瑟法律的恋恋不舍，虽不可厚非，但基督的教会毕竟已完全独立；他们虽已赞成收外教人进教，但对斐理伯的工作，安提约基雅教会的产生，以及保禄和巴尔纳伯的传教成绩并不加重视。及至保禄同巴尔纳伯由传教的第一行程归来，照耶路撒冷的教友看起来，情形似乎已大变：基督的教会已脱离犹太教而完全独立了。如果让事态这样发展下去，新的教会不是要取旧教会而代之吗？可是割损礼和梅瑟律也是天主所制定，对犹太人来说，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呀！以后犹太人不是也要起而效尤，放弃梅瑟的法律吗？现在伯多禄，巴尔纳伯，保禄及其他在外邦建立教会的人，居然以便利传教为借口，生活俨然外教化，已不遵守法律的规定了。那么，禁止犹太人同外教人厮混的条文岂不等于虚设了吗？难道是基督把梅瑟征服啦？于是在皈依的法利赛人中便起了不小的骚动。

因此有人从耶路撒冷到安提约基雅去声明说：「如果你们不接受梅瑟律的割损礼，不能得救。」这些法利赛人

自称是传达雅各伯宗徒的旨意。

这位雅各伯就是耶稣的表弟次雅各伯^④，当时是耶路撒冷的主教。他既是耶稣的亲属，最初的信徒便认为他具有更大的权威了。他的热诚的确堪当受人尊敬，真是新兴教会的模范；他在耶路撒冷有「义人」和「圣殿的保障」之称。他不喝酒，不吃肉，从来不理发，几乎整日都是在圣殿中为民众祈祷。

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法利赛人的声明，在安提约基雅引起了很大的骚动；使那些由外教归化而未曾受割损礼的人，大为作难。他们以伯多禄的权威，和保禄的作风为自己辩护，于是决心到耶路撒冷去寻求问题的解决。

这就是耶路撒冷会议的由来。巴尔纳伯和保禄代表外邦教友，雅各伯和他身边的长老们代表耶路撒冷的教会。伯多禄要大家注意：所有的人都是靠耶稣基督的恩宠才能得救，所以不可把梅瑟法的重担，加在由外教皈依的教友身上。

雅各伯提出了一种过渡的办法：已经准许外邦人不受割损的成命固然不当收回，但犹太教友和外邦教友之间的关系既然日益密切，那么便该议定一种办法，以免那些仍愿完全遵守梅瑟法律的教友们心中不安。所以，外邦教友固然没有遵守梅瑟法律的责任，但他们仍当戒避偶像的玷污和奸淫，戒食窒死的动物和血，免得使犹太人起反感，而不愿同他们接触。

这些要求，大致还算合理。教友当然该戒避偶像和不洁，但再谆谆告诫一番，似乎不算多余。至于说不准吃窒死的动物，也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牺牲，这样可以使犹太教友毫无顾虑地同外邦的弟兄们来往接触。

雅各伯的提议通过了，也拟定了第一道宗座通谕。通谕的程式也标明是在圣神的指挥之下写的：「圣神和我们决定不再加给你们什么重担，除了这几项重要的：即戒食祭邪神之肉，血及窒息之物，和戒避奸淫。」

耶路撒冷派了犹达和息拉二人，负责去安提约基雅传达这道谕旨。由外教归化的教友听到谕文，才大大地舒了一口气，从此算获得了正式的保障：割损和梅瑟的一切法律及惯例对教友已失去了约束的能力，而爱德也从此复燃，教会的统一也由此奠定。

这实在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基督的教会正式摆脱了犹太教，完全独立为另一个新的教会；她既不分种族，不分国籍，对人类一视同仁，也没有任何文明野蛮的分别，所以称得起是名符其实的公教。

安提约基雅事件（迦 2·11—14）

耶路撒冷的谕文虽然对犹太人当持的态度，只字未提，但根据结论，自然他们也没有再遵守梅瑟法的必要了。何况看圣伯多禄来到安提约基雅的作风，也和保禄、巴尔纳伯一样，对同由外教皈依的信徒们来往和一起吃饭，毫无顾忌。不料从耶路撒冷雅各伯处来的教友一到，伯多禄为避免他们的责怪，却一反常态，再不敢同外邦人同桌共席了；甚至巴尔纳伯和其他的安提约基雅的犹太教友，也争先效尤起来。

保禄一眼看去，觉得事态严重，伯多禄的乔妆，虽然用意无可厚非，后果却不堪设想，很能由此引起教会的分裂。他对宗徒领袖的谦冲，公正和心胸的阔大，知之素稔，伯多禄的错误虽与教义无关，但言行不一致，实与领袖的身分有乖，于是不惜公开指责他说：「你既是犹太

人，你还按照外邦人的方式而不按照犹太人的方式生活，你怎敢强迫外邦人犹太化呢？」毫无疑问的，伯多禄谦虚地接受了这种善意的谏诤。

第二传教行程（宗15·36—18·22）

耶路撒冷会议以后不久，保禄便又开始了他传教的行程。他带了息拉先去巡视他在第一行程在小亚细亚所建立的各教团。他在利斯特收了一位门徒名叫弟茂德，约他和自己同行；以后弟茂德成了他最亲信的助手之一。他们向北推进，直至迦拉达地区，就是现在土耳其的首都安加拉。保禄不幸在此卧病，迦拉达人对他特别关怀照料；以后他曾对这个心爱的教会致函感谢。

保禄曾两次被圣神阻止，不准他去他所计划要到达的地方，他乃一直西行，抵达特洛阿 (Troas)，这是小亚细亚的西端尽处，隔海西望便是马其顿，那已是福音还没传到的欧洲了。夜间保禄见了一个异象，有个马其顿人站在面前请求他说：「请来马其顿援助我们吧！」他便过海到马其顿各城去宣传福音：先到斐理伯，随后到德撒洛尼和贝洛雅。

在斐理伯所遭遇的事件，足以证明保禄真是一位热烈而又坚强的大宗徒；当传教事业遭受危险时，他不惜任何牺牲加以维护。在斐理伯有个附魔的女奴，她以占卜算命预言未来，给她的主人赚了不少的钱。她天天跟着保禄大喊：「这些人是至高者天主的仆人，他们来给你们宣传得救的道路。」保禄不耐其烦，把她身上的魔鬼驱走了。这样一来，主人见摇钱树倒了，便异常忿怒，把保禄和息拉告到官厅。昏官不分青红皂白，便把他们打了几十棍棒，然后锒铛入狱了。约在午夜时，保禄和息拉正在祈祷赞颂

天主，忽然发生地震，狱门大开，锁链也自动滑落。狱卒醒来，误以为囚犯已逃，想要自杀；经二位传教士竭力制止，始免于难。于是保禄就在深夜向他们宣讲福音，狱卒和他全家都受了洗。天明以后，官长派侍卫传达命令，教把他们释放。保禄回答说：「我们是罗马公民，没有审问宣判，就公开把我们打了一顿，下在监里；现在竟要秘密地把我们赶出去吗？那绝对不行！他们得亲自来领我们出去！」保禄的目的，是不愿使人看他们为作奸犯科的罪人，而使教会蒙不白之冤，受人轻视。官长一听他们是罗马人，大惊失色，因为罗马公民是不能受杖刑的哩！于是亲来向他们道歉，请求他们离去。

马其顿的教友异常热心，给了保禄莫大的安慰。他给德撒洛尼人写过两封信，给斐理伯人一封，称他们为「自己的喜乐和光荣」。

保禄在雅典（宗17·15—34）

保禄因犹太人的敌视，被迫离开马其顿前往雅典。雅典自被罗马征服后虽失掉了政治的重要地位，但仍不失为文化美术的中心；帝国各处的富家子弟多齐集该城，学习文学美术。假如该城一旦皈依基督，可成为世界的灯塔。城中的各个山头上都矗立着美丽的庙宇，即使在今日的废墟上，行人旅客仍能欣赏它的高度文化。保禄看见街衢广场以及庙宇中，到处是神象，都是些艺术的杰作，据说在雅典城内，神多于人哩！可惜都是些怪诞不经的邪神。保禄触目惊心，痛苦异常。但他毫不迟疑地到处散布福音的种子，或在会堂同犹太人辩论，或在街市上向居民宣讲；因为雅典人最喜欢在街上闲荡，搜奇探胜。有些哲人学士，听说他「宣传外国的神鬼」，便愿找个适当的地方，一

听其究竟。于是便有人把他领到最高法院，保禄便在那里发表了一篇充满智慧的透辟讲词，大意是：「诸位雅典人，我看你们在各方面都是最敬礼神明的。因为我行经各处，遍览你们的殿宇，竟发现有一座祭坛，上面写着『给未认识之神』。现在我就将你们所敬拜而不认识的这位，报告给你们。」保禄于是给他们证明，创造宇宙及其中一切万物的天主，并不住在人手所建筑的殿宇中，且引希腊诗人为证；最后把他演讲的主要点指出了：天主给我们派遣了一个人，为教人信服祂，而叫祂从死者中复活了等语。为那些自由思想的人，复活一语，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复活二字刚出口，保禄还来不及提出耶稣的名字，他们便哄笑起来；但也有些人说：「关于这事，我们将要再听你讲讲。」

这是保禄传教最失败的一次；直到现在，凡他所布道的城市，常有大批的民众皈依基督，并且到处成立了教会。但在雅典却几乎毫无收获；只有少数人依附保禄信从了，其中有法院的官员狄约尼削，和一位名叫达玛黎的妇人，还有其他几个人。而所谓文学家哲学家们，却只是一笑置之。

保禄决不因失败而沮丧，不过他体验到了雅典人的轻浮，决不适宜接受福音；于是便离开该城，前去格林多。他由此领悟：所谓哲学口才及美丽的言词，决不能使世人归化；以后他只讲耶稣，而且是被钉在十字架的耶稣，避免使用「人类智慧的修辞」去说教了。

保禄在格林多（宗18）

那时格林多是一个商贾云集，五方杂处的大港口，而



格林多国际商港—圣保禄传教事业据点之一

雅典却是学府林立的文化城，两者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在这里各种人都有，财富越充沛，风俗也就越败坏，真是放浪奢靡达于极点，连最不顾仪节的外教人都看不顺眼。因为居民敬拜爱神—维娜斯—为本城的保护者，风俗的淫靡便更变本加厉了。

然而奇迹出现了！保禄在文化城的雅典所失败的，竟在格林多成功了。他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很称心的教会，他虽为她操了不少的心，日后却发展为宗徒时代最兴盛的教会之一。这充分说明：思想的骄傲，比生活的糜烂更难治疗。

在格林多，保禄同新从罗马来的阿桂拉和他的妻子普黎嘉拉住在一起，他们跟保禄是同行，也是以织帆布为业的。他在那里停留了十八个月（自公元五十至五二年）；又因犹太人的作对而迫他离去，他遂打道回程，在小亚细亚岸边的厄弗所小作勾留，便转往耶路撒冷。这是他的第二行程。他去安提约基雅住了几个月。

第三传教行程（宗18·23—21·16）

不怕辛劳的保禄又在公元五三年开始了他的传教行程。他在这第三行程中，走遍了小亚细亚山区和高原，巡视以前他所建立的各教区，坚固门徒。他停留在厄弗所。厄弗所今日虽成废墟，但当时却是近东繁盛的名城。该城的阿尔忒米庙被称为「世界七大建筑」之一，全希腊的信徒都经常来此巡礼。保禄在这里住了两年：他早上织布，赚钱维持生活，白天其他时间出外讲道，夜晚则同教友作个别谈话。他行了许多奇迹，作他讲道的后盾。不只是厄弗所的居民常听他的道理，连四方来的商人旅客也不时参加



厄弗所—圣保禄传教事业的基地

群众中听讲，待他们回到本家，又成了热诚的宣讲员。保禄在此两年的宣教工作，收获很大，致使制造神象的银匠，感受到了歇业的威胁，因为保禄不断宣称「用手制造的并不是神」。于是那些忿怒的匠人便激起了事变，几乎丧了保禄的性命。

保禄为免风波，不得不暂离厄弗所。这在他的仇敌们看来，好象畏罪潜逃，其实这位不怕辛劳的宗徒，是为到别处宣传福音，巡视教友。他又起程去马其顿，然后到达格林多，他决定由那里径回耶路撒冷，以便把教友们的捐款带回耶京。他虽感觉到危险四伏，将遭不测，但仍不顾一切地返回马其顿，然后经由爱琴海的岛屿，向目的地进发。他到了米肋托，然后「派人到厄弗所，请教会长老们来」，为致他最后的训词。他把已往为他们所作的工作扼要地述说了一遍，最后向他们说：「现在，看！我被圣神所束缚要往耶路撒冷去，在那里要遇到什么事，我不知

道，我只知道圣神在各城给我指证说：有锁链和患难在等待我。可是，只要我的行程和完成受自主耶稣教我给天主恩宠的福音作证的任务，我没有任何理由，珍惜我自己的性命……现在，看！你们不能再见我的面了！」他们听毕，大哭起来，并伏在保禄的颈项上，用口亲他。他们最伤感的是保禄所说：「你们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了」那句话。他们送他上了船。到了凯撒勒雅，那里有一位先知名叫阿戛波，预言了他要在耶路撒冷被捕。教友们一听，便请求保禄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禄回答说：「你们干么啼哭，使我心碎呢？为了主耶稣的名字，我不但准备受捆绑，而且也准备死在耶路撒冷。」

保禄在耶路撒冷被捕（宗21·17—23·32）

预言不久便应验。保禄到达耶路撒冷，教友和他们的主教雅各伯自然是热烈欢迎他了；可是犹太人，尤其是小亚细亚的犹太人，——他在传教的行程中曾多次和他们争辩过——一早欲得之而甘心，只是需要一个借口而已。他们控告他曾经把一个未受割损的希腊人带入圣殿，于是煽动群众说：「伊撒尔人，快来帮忙！这就是到处教训众人反对民族，法律和这圣地的那个人，他还领了希腊人进殿，亵渎这圣地。」于是全城骚动，许多人把他围起来，一时拳打脚踢，正要把他杀死的当儿，罗马兵赶到了，立时捉住他，用两条锁链把他绑起来，带到营里去。走到台阶时，保禄用希腊话要求千夫长准他向民众讲话，千夫长准了，保禄便站在台阶上向民众挥手，请他们静下来听他讲话。他先述说自己原是犹太人，在戛玛里耳足前，对祖传的法律受过精确的教育，又迫害过这个新兴的教会等语，及至他说出「天主派遣他到外邦人那里去传教」一语，民众便

「喧哗呐喊，脱下自己的衣服，向空中扬土」，忿怒异常，幸罗马兵以强力把他劫去，才不致被他们杀死。千夫长不懂希伯来语，因此也就不明白他究竟为什么如此激起众怒。他命人鞭打保禄，叫他说明真相。但保禄抗议说：「一个罗马人，又没有判罪，你们就可以鞭打吗？」他一听保禄是罗马公民，便害怕起来，赶快命人给他解绑。千夫长愿意知道究竟犹太人为什么控告他，次日便召集了司祭长及全体公议会人员，命保禄在他们面前自陈。保禄很机警，他深知法利赛人和撒杜塞两党对死人复活争执甚烈。于是便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并说自己今天受审就是因为希望和死者复活。他们闻言，果然大哗，很剧烈地彼此争辩起来。争辩越来越大，千夫长深怕保禄被他们撕裂，便命兵丁把他抢救出来。千夫长觉得把保禄押在耶路撒冷，异常棘手，而且有几个狂热的犹太人，曾赌咒发誓，不杀死保禄，绝不进食；千夫长为了避免责任，遂以重兵将保禄护送至凯撒勒雅，交罗马总督去处理。

保禄在凯撒勒雅被囚（宗23·33—28·14）

总督名叫斐理斯，是一坏蛋，他因保禄是罗马公民不敢虐待他，但又不肯把他白白释放；为了希图受贿，竟押了保禄两年之久。公元五十七年斐斯突接了斐理斯的任，他虽比较公正，但为人懦弱，不敢负责释放保禄；他为推卸责任，想把保禄交还耶路撒冷羁押。保禄见官司拖延不决，甚感厌烦，于是利用他罗马公民的特权，声言向凯撒上诉，那就是说要求到罗马去解决。

这次航行，真是险象横生，惊心动魄；路加既然同行，所以给了我们一个极生动的描述。那时正值秋季，是航行地中海最恶劣的季节。抵达克雷特岛时，保禄建议在

那里过冬，不幸未蒙采纳，继续航行，果然刚出海口，便遇上了一场大风暴，在海上漂流了两个星期，终于在马尔他岛海岸搁了浅。当时所有的人，都异常沮丧；保禄虽身为囚徒，却挺身而出，给众人打气；他那种坚定，果决和精明的态度，深为众人所佩服。

公元六十年春天，保禄才离开马尔他岛继续向意大利进发，他们在纳波里附近登了陆，再由陆路抵达罗马。罗马的教友到六十公里外去郊迎，保禄虽身带枷锁，心中深受感动，他就在众弟兄的护送下进了罗马。

肆 伯多禄和保禄在罗马

罗马教会

保禄对罗马教会非常重视，他之所以坚持要到罗马，决非偶然，是他久蓄的素志。当他在格林多时，便给罗马教友写了一封很著名的信，表示他有去探望他们的深切愿望，并赞美他们活泼的信德已驰名全世界（罗马帝国）。保禄深知，如要使世界人类归化基督，非把十字架大纛树立在帝国首都不可。

罗马当时实在是一个四海一家的大都市，帝国的各种民族，摩肩接踵地麇集罗马，真是外邦宗徒活跃的大好园地。在各个民族中，犹太侨民表现得特别团结有力，人数大概有四五万人，多半经商或操手工业，受到皇帝的保护。他们拥有十几座会堂和几处茔地，散布在城中各处。

这个罗马教会是怎样开始产生的？我们没有确实的考证。可能是由五旬节在耶路撒冷皈依的犹太人传至罗马的；或是由来自安提约基雅的教友传布的；也可能是伯多禄在保禄以前先到了罗马⑤

保禄在罗马的初期囚犯生活（宗27·15—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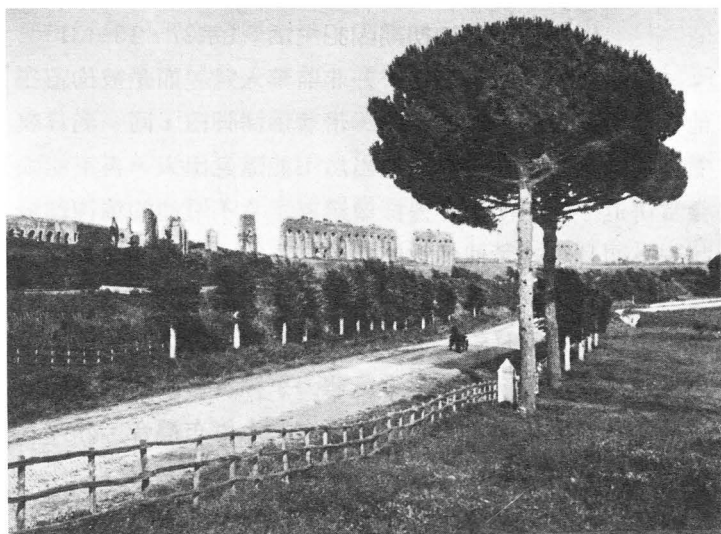
保禄在罗马被囚二年，并非监禁入狱，而是被拘留在他自己所租赁的一所住宅内，带着手铐脚镣，同一名日夜看守他的兵丁锁在一起。他当然不能随意出入，再不能去会堂讲道，也不能出外去探望亲友了；不过他的精神却极超脱，而且那还是他传教成绩最丰富的一段时间哩。

他一到达罗马，便立即召集了犹太民族的领袖们，向他们说明他来罗马的经过：他既从未攻击过自己的民族，也未曾违反过传统的习俗，更非为了控诉自己的国家而来罗马；乃是因为他认为必须向所有的人传布福音，外邦人也当有聆听的机会。

这时保禄的忠实朋友们始终陪伴不离：其中有他「最亲爱的医生」路加，他正在这几年内写了第三福音和宗徒大事录；他恒心一致的助手弟茂德；巴尔纳伯的表弟马尔谷，他是第二福音的作者；此外还有从遥远的小亚细亚及希腊等省分来的门徒，代表着他所建立的教会。

正如保禄自己所说的，这次的囚禁对传教的工作实在裨益不少。他的坚强毅力影响很深，给了罗马教友莫大的鼓励。在这两年期间更番看守他的兵丁，对他的言谈举动全都知道，他们也认识基督。好奇者和追求真理的人，甚至朝廷中的官员，弃邪归正的也不少。

除了言语和善表外，保禄还写了许多书信，就是出名的所谓「狱中书信」，其中充满了沸腾的爱主热火和温暖的人情味。致厄弗所书，斐理伯书，和哥洛森书，阐明天主教赎全人类的计划，邀请万邦继承祂的产业，使他们作基督妙身的肢体。在致费肋孟的信中，保禄用一种情谊缠绵的词句，要求他的朋友宽恕一名逃走的奴隶。



罗马通往南方的雅碧安公路—圣保禄进京的道路

保禄的晚年

保禄被拘禁看守了两年，大约在奈龙教难前(公元六二年)，恢复了自由。他预觉那不过是一种短暂的喘息，致命之期已不在远，于是便立刻再度起程去完成他传教的使命；他赶忙先去巡行各处，视查他先前所建立的教会。可惜宗徒大事录的记载到此截止，关于保禄晚年的事迹，因为文献不足，我们所知有限。很早以前，他便蓄意去西班牙，大概在此时得偿宿愿了；然后去小亚细亚和希腊等处巡视。他致弟铎和弟茂德的信，是在这时写的；显见他已知终期不远，愿对他的门徒，留下最后的遗训。

他二次被捕可能是在特洛阿，由那里解往罗马。他致弟茂德的后书是在特洛阿写的，好似给他钟爱门徒的一篇热情动人的遗嘱。这次囚禁严酷多了，他被禁锢在一所森严的牢狱中，受尽了冷寞和孤寂的痛苦。在忠诚可赞的教

友中间，竟也出现了变节和叛逆的事件，实在重创了保禄的心；他只有仰望永赏，作他最后的支持了。他曾这样写道：「因为我已被奠祭，我离世的时期已经近了。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终点；这信仰，我已保持了。从今以后正义的冠冕已为我预备下了，就是主，正义的审判者，到那一日必要赏给我的；不但赏给我，而且也要赏给一切爱慕祂显现的人。」(弟后 4 · 6—8)

这封情谊缠绵的信，是保禄最后写的一封信了。不久他便在罗马殉难，在罗马同他先后殉难的，还有在耶路撒冷作他宗徒事业的第一位证人圣伯多禄。根据最早的传说，保禄致命的地方是罗马郊外去奥斯弟亚的路上，是按照他罗马公民身分死于剑下的。

伯多禄在罗马

根据历史的记载，宗徒之长伯多禄曾到过罗马，且是该城的第一任主教。据古老的传说，他在罗马居留了二十五年之久。这个年数可能不一定可靠，他到达罗马的日期和他居留的年限，我们姑且不论；但这位宗徒的领袖曾在罗马宣教，并统治罗马教会直到他在奈龙朝在罗马殉教，则是千真万确不容否认的事实。

吾主曾向伯多禄说过：「你是磐石，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正是因为伯多禄——这块基督教会 的磐石——把他的座位安置了在罗马，基督的真正教会，才不但是「至一、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而且还被称为「罗马教会」哩。也正因为伯多禄是罗马第一任主教，所以继承他罗马主教职务的主教们，直至今日，都被公认为教会在世的有形领袖，罗马也因此才得了「各教区之母和导师」的头衔。

奈龙教难

奈龙于公元五十四年即罗马皇帝位。他即位的初期，遵照他老师大哲学家色内加的教训，政治尚宽；但不久便罢黜了他的老师，他残忍的天性也占了上风，因嫉妒而戕杀了他的义弟，母亲和妻子。他自以为有艺术天才，终日沉醉于鼓琴弄瑟，寻章摘句，不理国事；对赛车及各种公开竞技更是流连忘返，爱此不倦；以皇帝之尊，竟穿上御者的衣衫，驰骋在露天剧场中，以博观众们的鼓掌喝采。此外他还酷爱搜集艺术品和建筑豪华的宫殿。

公元六四年夏，罗马城内发生了一场骇人的火灾；由于风势强大，房屋栉比，街道狭窄，致使火势迅速蔓延全城，这个人口稠密的城市顿时变成火海，虽然有时救熄，但不久死灰复燃，此落彼起，这样连续燃烧了六日六夜。结果，全城十四个区域中三个夷为平地，七个烧为废墟，只有四区幸免，死伤的人数，简直无法估计。

人民对此酷劫，忿恨之余，不免产生疑问，咸认为决不是偶然发生的事件，于是要求调查真相。传说奈龙在大火熊熊燃烧时，身穿戏装，坐在高塔顶上，弹琴唱歌，面对着大火欣赏；这自然难怪人民怀疑他是故意放的火，目的是为把破旧的建筑毁灭，以便起建新式宽大的市区。奈龙听说他的残酷奸计行将败露，不免心生恐怖；于是异想天开，（或者有人献计），便把这场大祸，嫁在教友们身上，硬诬他们为火主了。然而事实甚于雄辩，这种无根据的诬蔑，终难令人置信，但必须有牺牲品，才能平息众怒啊！于是便以种种恶毒的罪名，逮捕了大批的教友。他想出了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和花样百出的场面，使民众观赏，以便转移他们报复的目标，在教友们身上泄忿。在华

蒂岗小山脚下，原有一处游艺场，他便以它作了残杀教友的刑场，有的钉在十字架上，有的活活烧死，有的用各种兽皮裹起来，投给野犬野兽，令他们咬死撕烂……为了增加场面的热闹，他命令表演希腊神话中各种淫秽血腥的丑剧，使女教友们充当下流的角色，任人讥笑，污辱，咒骂，最后处以极刑；或者把他们缚在野牛角上任它们蹂躏。以上种种惨剧，夜以继日的表演，他命在受刑的人身上，涂上松脂蜡油，高高悬在十字架上，然后用火点着，充作照明的活灯。奈龙甚且穿上御者的装束，亲身去参加赛车，以娱观众。罗马的人民，虽习惯以观赏血腥的惨剧取乐，但这次也动了恻隐之心，从观众中，竟扬起了抗议不满的喊声，而奈龙也从此一蹶不振了。

据说第一任教宗圣伯多禄就是在这时殉教的。根据古老的传说，伯多禄看见给自己准备的十字架，想起了主耶稣的刑具，觉得自己不配同神圣的老师同样被钉，因此请求监斩官，把他头朝下倒钉起来。所以他是华蒂岗小山下的游艺场被钉死的，死后便就地埋葬，就是今日圣伯多禄大殿的下面。这样便应验了耶稣对他的预言：「到了老年，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给你束上腰，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这话是指他将以怎样的死去光荣天主。」（若 21·18、19）

奈龙朝教难的牺牲者可说是罗马教会的第一批战利品。华蒂岗这块饱染殉教者鲜血的土地，在教友们的眼中便成了圣地：君士坦丁皇帝在奈龙的游艺场上建造了一座圣伯多禄堂，也就是公元十六世纪重建的现在这座圣伯多禄大殿的前身。

看来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大概不是同时殉教的。何况他

们二位在罗马所负的使命也不相同；伯多禄是罗马的主教，保禄可说是传教士；但传统把他们拉在了一起，共同予以敬礼，每年六月二十九日庆祝他们。⑥

伍 其他宗徒

关于教会初期的情形，除了新约圣经之外，其他可靠的资料很少；我们只能由宗徒大事录，和散见于宗徒们书信中的一鳞半爪，窥见一点儿宗徒们的活动。他们是在黑落德阿格黎巴教难后分散到各处去的。根据最古的传说，圣多默到巴尔弟（即今波斯）一带去传教，圣安德肋去黑海北面的锡第，圣玛窦去爱弟约比亚，圣巴尔多禄茂去印度西部，他们都相继殉教了，至于他们传教的情形和成绩，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这些传说虽很模糊，也不敢说绝对正确，但也不可完全忽视，根据另一种传说，圣多默曾到过印度；在印度半岛西岸马拉巴地方，有些很古的教团据说是多默宗徒建立的，他们也自称是「圣多默的教友」；不过也有人否认这种传说。

初期的教友们对宗徒们的事迹不甘承认无知，因此自公元第二世纪起，便有许多宗徒们的伪传，如雨后春笋般地相继出现：例如伯多禄行传，保禄行传，安德肋、斐理伯、多默行传等……那些作品都是些虚构的宗教小说，其中可能有些片段具有历史的价值，不过实在真假难辨，大部份可说是作者们丰富想象力的杰作。

圣若望

除了伯多禄保禄和两位雅各伯外，只有对若望宗徒一人，我们有些简明正确的记述。他是宗徒中最年轻的，是雅各伯的弟弟，「耶稣的爱徒」。自圣神降临后，他一直同

伯多禄在一起，被视为「圣教会台柱」之一。以后，他移驻厄弗所，统治小亚细亚各教会，权威很大，也是宗徒中最后去世的一位。他在罗马皇帝道米先教难时，被充军至巴特毛斯 (Patmos) (爱琴海中一小岛) 在那里写了默示录。

刑期满了以后，若望又回到厄弗所，他的福音便是这时写的。他活的年纪很大，差不多到公元百年时才去世。他虽年事很高，还常去巡视邻近的各教团，坚强他们的信德，防范他们免受异端的传染；因为有些人否认耶稣取了真正的人性。他晚年常用吾主的话谆嘱教友们说：「我的孩子们，你们要彼此相亲相爱呀！」教友们听他常反复同样的叮嘱，未免感觉厌烦。他却说：「这是基督的诫命，如果能守好这一样，其他便不成问题了！」

陆 新约圣经

新约圣经，是耶稣生前，在街衢广场，在山野，在犹太会堂和私人聚会时所宣讲的救灵福音，再加上圣史们的叙述补充，以及宗徒们的书信等汇集的总称。圣保禄给各教团的书信，大部都是在耶稣升天后二十五年左右写的，可说是新约中最早的部分；现在我们最珍视的四部福音，虽占着新约圣经的首要地位，却不是最早问世的。如上所述，耶稣的生平和祂的言行，起初都是先由口头传授下来的；后来新教已经传开，为了环境的需要，才用文字摘要记录了下来。玛窦以前是税吏，他的福音是为自己的同胞犹太人写的，为给他们证明耶稣是先知他所预报的默西亚。马尔谷是伯多禄的门徒，他把老师所讲授的福音记录了下来。路加是由外教皈依的希腊医生，保禄的传教旅伴；他的福音主要是为外邦人写的，目的是为说明耶稣是

全世界的救主，祂是为救赎全人类而死在十字架上，没有任何种族的分别；在他的福音中处处表现耶稣对待罪人的慈善。

这三部福音都是公元七十年以前完成的，各有各的特殊目标，都是按照给教友们口讲的方式记录下来的，而且大致彼此相似。但若望的福音却完全不同，它是在以上三福音流传后很久才写成的。若望认为大事已属尽人皆知，只把玛窦，马尔谷和路加所遗漏的，加以补充说明而已；不过他所抱的宗旨，是愿从自己青年的回忆中，将那有关吾主的性体，思想和意向的各条搜集出来，使阅者获得更深的了解，使人相信天主圣子降生成人，是为赋给人超性的生命。

新约的最末一卷——默示录——也是圣若望写的，对于这种文字不大熟悉的读者，似乎觉得深奥难明。但这种将宗教的教训，寓于象征性的异象中的写法，在当时的犹太人中却很流行。默示录是在教难时期写的，目的是为给教友们说明，借着现世的困苦，能获得天主为自己的子民所准备的永赏，以增进他们的勇气；可视为被迫害教会的凯旋之歌。

四部福音、宗徒大事录，宗徒书信及默示录，都被圣教会视为「天主的言语」。若问经典的卷帙或信仰所依据的圣经的书目是如何建定的，可说并非一朝一夕所成的，乃是逐渐经最初教团一致承认的；教会首长所领导的教团如果一致认为某书对真圣传忠实，并直接来自耶稣的门徒，便算归于圣经之内。

汇集以上各书称为新约，就是天主和自己的子民所立的新盟约，以天主圣子的宝血签名盖章的，它代替了天主

往日借着亚巴郎和梅瑟，同义撒尔民族所建立的旧约。

在新约最后的几卷尚未写成之前，旧约事实上已告结束……救主在加尔瓦略山的祭祀，名义上已取消了旧约的司祭和祭祀，后因耶路撒冷和圣殿的毁灭，事实上便完全归于消灭。

柒 耶路撒冷的末日

当新兴的教会开始在世界各地发扬光大的当儿，在巴力斯坦的发展好象瘫痪了。圣神降临约二三十年后，在圣地已经看不见圣教早期的活泼气象了；初期的教团似乎只在暗中生长。

耶路撒冷的教会，却始终在主的表弟圣雅各伯领导之下，继续成长。但在公元六十六年新的教难一再地爆发，大司祭少亚纳(耶稣受难时的大司祭亚纳之子)自信足以摧毁耶路撒冷的教会，乘罗马总督不在的期间，以破坏梅瑟法律的罪名，将雅各伯同若干教友逮捕，处以乱石击死的酷刑。为了这种违法的判决，总督将他革职，不久之后，这个「杀戮先知的城」便遭受了悲惨的毁灭命运。

犹太人对罗马人的统治，终不甘屈服。公元六十六年革命终于全面爆发，罗马驻军尽遭惨杀，乱事迅速蔓延各地，罗马先遣弹压的部队不得不退却。

罗马当然不能坐视，皇帝歪八仙派其子弟督，统率大军，携带攻城工具，来与这个反复的民族决以死战。这样耶路撒冷的居民，便亲眼看见实现了耶稣向京城痛哭的预言：「巴不得在这一天你也知道有关你平安的事；但这事如今在你眼前是隐藏的。的确，日子将临于你，你的仇敌要在四周筑起壁垒包围你。四面窘困你；又要荡平你及你



七叉金台—耶京沦陷时，罗马军团掠自圣殿的战利品。

内的子民，在你内决不留一块石头在另一块石头上(彻底拆平)，因为你没有认识眷顾你的时期。」(路19·42—44)

耶路撒冷城本来建筑在险峻的山上，现在利用地势，又在里面构筑了坚强的防御工事，于是合力同心，决意死守；几次用火摧毁了敌人的工事，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敌人既然无法攻破，便在城外筑了一道泥石混合的墙垣，把它团团围住，实行饥饿的围困政策。凡突围采办食粮的都被活捉，面对着城壕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如此之多，以致木料缺乏，连十字架都无处树立了。饥荒的严重，甚至母食其子，事虽如此，仍没有结束战争的迹象，三重防御工事虽然依次攻破，他们仍旧不肯投降；遂至逐屋作战。以后堡垒被毁，仍据守圣殿，且曾击退了罗马军队的进攻，为了结束战事，敌人在圣殿围墙的各门都放了



耶路撒冷—由橄榄山远望

很大的火，致使殿外场地无法接近。最后又退至殿内，决心战至最后一人。第督本来有意保留这座世间有名的建筑，无奈一名罗马兵抵死不听号令，将一火炬投入殿中，登时燃烧起来，第督命令扑灭，他也抗不从命；终至连圣所也化为灰烬。最后被俘的人，或被杀戮，或被掳为奴。

大火熄灭以后，罗马兵把他们的军徽「鹰」集合在一起，在圣殿的废墟上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祭祀，以庆祝胜利。这样一来，亲眼目睹的犹太人，便明白了这就是达尼尔先知和吾主耶稣所说的那「使地荒凉的丑恶之物立于圣地。」(玛24·15)

然而耶路撒冷的教友，因为认清了耶稣所预言的浩劫先兆，事先逃到了约但河彼岸的伯拉，得免于难。大难之后，他们有的回到耶路撒冷，有的去加里肋亚；但终久未能发展，便无声无臭地消灭了。从此新教的重心便脱离了它的发祥地而渐趋世界化，成了名符其实的天下大公的教会。

注解：

① 圣保禄的归化，除救主复活的奇迹外，可说是最大而又证据最确凿的奇迹，决不能用自然的现象去解释。唯理论的学者虽绞尽脑汁，希图抹煞它的神奇性，归之于日光照射在沙滩上的强烈反射作用；或者说由于思想斯德望殉教的情形，同自己所负的使命彼此对照，神经受了很大的刺激等……然而你对宗徒大事录所叙述的情形，以及圣保禄在他的书信上所自行交代的姿态，稍加研究，便很显明地看出来，那些歪曲事实的解释是怎样不值一顾了。因为如果否认耶稣显现的奇迹，便无法解释保禄思想的根本变化。他在归化以前，严格地执行法利赛主义；归化以后，百折不挠地笃信基督教义，而且一生历尽了千辛万苦，虐待迫害，以全力去宣传福音，最后竟不惜抛弃头颅，洒尽鲜血，为基督作证，这岂是一时的幻觉所能解释的！何况保禄的归正是突发的，毫无准备的，耶稣以猝不及防的，闪电式的感应将他制服，使他无法抵抗；他很坦白地承认：我以前迫害教会是由于无知，我之所以得有今日，是由于天主的圣宠。这种斩钉截铁的声明，足以粉碎唯理学派们的薄弱遁辞；否认显现的奇迹，反而使心理的奇迹更无法解释。

② 在新约的希腊原文中，长老 (Presbyteroi) 和监牧 (episcopoi) 两词好象意义相同。

③ 耶路撒冷会议——据大多数圣经注释家的意见，宗徒大事录十五章一至卅五节的记述，和迦拉达人书二章一至十节的记述，完全是一件事。虽然在细节上有些分别，大体上没什么冲突，路加和保禄所叙述的是同样的题目，辩论的人都在场，时地的光景也都相同。

④ 新经内好几处提到了雅各伯这个名字，计有：

(一) 载伯德的儿子若望的哥哥雅各伯，他是遭黑落德阿格

黎巴的剑杀而殉教的。人称之为「长雅各伯」。

(二)阿肋斐的儿子雅各伯宗徒。

(三)号称「主的弟兄」的雅各伯，他是圣母的姐姐玛利的儿子，耶路撒冷的第一任主教。圣保禄称他和伯多禄，若望为「教会的(三大)柱石」。他是在公元六十二年殉教的。

圣经注释家普通都说阿肋斐的儿子雅各伯，和吾主的表弟雅各伯原是一人；不过从圣经上也找不出绝对的根据。人们称他为次雅各伯，是雅各伯书信的作者。

- ⑤关于伯多禄驻节罗马一节，圣经上没有显明的记载；这正是耶稣教徒在十六世纪反对罗马教宗为伯多禄继位人的借口。不过新经并没有把各处教会的起源一一记载出来。但在圣经以外，却有许多有历史价值的记述，证明伯多禄确实曾驻节罗马，并在该城殉教。最著名的耶稣教历史家今日也同意此点：如哈尔纳克(Harnack)列兹满(Lietzmann)和最近的古尔芒(O. Cullmann)；最后一位在他的著作「圣彼得，门徒，宗徒和殉教者」(Saint Pierre, Disciple Apôtre et Martyr, 1952)一书内也曾提及。历史的证据可分两种：一是教会古代的著作，一是考古学的发现。

文献的证据

甲、我们在伯多禄自己所写的书信上，可以找到他驻节罗马的暗示。他在致小亚细亚信友的第一封信中曾这样煞尾：「与你们一同被选的巴比伦教会问候你们。」这个巴比伦不可能是美索坡大米亚的巴比伦，它当时早成废墟，绝对找不到任何证据，暗示伯多禄在巴比伦废墟上建立过教会；但在新经上别处经常都以此名称罗马，意指其为敬拜邪神和奢靡的首都。

乙、与史实最近的教会著作家的证明也当予以重视。比

如伯多禄的第三位继承人教宗圣克来孟 (Clement I) 在公元九十五年致格林多教友的信上，曾提到伯多禄、保禄在罗马殉教的事迹，他很可能是亲眼目睹的证人。

不久以后，安提约基雅的圣依纳爵在写给罗马人的信上，也提醒他们记忆，伯多禄和保禄在他们当中所享的威望。公元一百七十年，格林多主教狄约尼削在致罗马人的信上，也说伯多禄保禄创建了罗马和格林多二城的教会。公元一百八十年，里昂主教依来内，——一位对圣教早期历史最具权威的人士——也正式证明罗马教会是伯多禄保禄二位宗徒所建立的。

考古学的发见

前教宗比约十二世曾下令在圣伯多禄大殿下挖掘，以便搜寻确实证据。工作于一九四〇年开始，一直进行到一九四九年，证明现今伯多禄殉教处的祭台下十公尺处，的确是圣伯多禄的坟墓所在地。今日的圣伯多禄大殿，原来就是在君士坦丁大帝所建的圣伯多禄圣殿的原址上扩建的。可是那个地址最不宜建筑规模这样大的圣殿。因为它正在一个小山坡上，地势倾斜，需要非常大的工程，才能使它牢固；而旁边的地势却非常平坦，并且在圣伯多禄坟墓的四周发现了坟场的遗址，其中教内教外人都有。然而君士坦丁竟不惜毁去坟场的一部，非在那里建造圣堂不可，究竟为了什么？况且根据罗马人的传统，也和我国一样，认为茔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决不可任意糟践毁灭，使亡人不安。他必定有最重大的理由才能使他这样毅然不顾传统，不怕干犯众怒。理由就是教友们都相信那块地方正是圣伯多禄的坟墓所在地呀。

⑥两位宗徒殉教的确切日期，已无法断定。伯多禄很可能是在奈龙六四年的大屠杀中殉难的，保禄的殉难大概是在六七年，即奈龙去世的前二年。

第三章 教难时期（自第一世纪末到米兰诏书）

基督教的诞生是在亚洲的巴力斯坦，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它的开始传播主要也只是在帝国内，并没有东方进行。到目前为止，我们已见到了这个新教，建立在小亚细亚及希腊的几座重要城镇，甚至已伸展到罗马；虽已在帝国的一部展开，也只算刚刚开始，第二和第三世纪才传遍了帝国全境，帝国当时的情形，固然有利于传教，但同时也遇到了不少的阻碍；假如只靠人力的话，不但不能继续发展，恐早已被摧毁消灭了。罗马的文化只知追求现世的幸福，而教友在信德和道德的问题上，却绝对不能妥协让步，这是罗马人所不能了解的。他们拒绝参拜邪神和神化的皇帝，因此招来了残酷的迫害。不过那些窘难迫害。不但不能阻止教会的进步，反而越迫害越兴旺，十足地证明了它是天主的工程。

壹 二世纪和三世纪的罗马帝国

疆 域

自奥古斯都时(殁于公元十四年)起，环绕地中海各地已尽入帝国版图：东至幼夫拉底河，南至阿拉伯、里比亚和撒哈拉沙漠，西面由直布罗陀海峡至英吉利海峡，与大西洋为界，而且过海占领了大不列颠直至苏格兰，北自莱茵河口至多瑙河口，几乎将这两河内的区域全划入版图。这两条河在历史上对保卫罗马疆土所负的任务，就和中国的长城差不多：这面是罗马文化的世界，那面是所谓日尔曼蛮族所横行的区域。这在今日的地图上包括以下各国：即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兰西、英吉利、比利时、

德意志一部、瑞士、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希腊、保加利亚、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伊拉克、约旦、埃及、利比亚、突尼西亚、阿尔及利亚及摩洛哥等。（参看二二四页地图）

这末些不同的地域，全赖地中海维持统一。横行海上的盗匪已清剿绝迹。各地的来往运输，均赖船舶，陆上交通，也有密如蛛网的道路；而且那些铺石的道路非常坚固，至今遗迹犹存，现在欧陆的许多交通干线，仍遵循着罗马时代技师所划的路线。

罗马的安定

罗马帝国的安定维持了数百年。这并不是说帝国境内武力冲突停止了，那些冲突普通是争夺皇位的人以武力制服政敌的战争，所动摇的只是领导阶级高级职员及朝廷的侍臣而已。此外也得击退渡过莱茵和多瑙河入侵的蛮族，东面波斯帝国蠢动也得制止；但这项保卫帝国的责任是军队的事，百姓都未受重大的损失。罗马人很明智，对治下的各地域，曾给以比较宽大的自治权，隶属的民族，对帝国的治安也很满意，且以得为罗马公民为荣。

在历代的皇帝中，的确也有几位，如奈龙和道米先之流，没留下什么可令人怀念的政绩，但英明仁厚的君主，的确也不在少数。安东尼朝（九六——一九二，包括七位皇帝）是帝国的极盛时代。特拉央、阿得连、安东尼和马可·奥来连（九八——一八〇）可称为四位英明杰出的皇帝，政治极隆，御下也和平无比。

新兴的教会就是要在这样的治下取得地位。圣教会的思想家自始便认为这样安定的时局最易传播福音。事实上圣保禄也的确利用了那种平安而很快速地完成了他传教的

行程。民族的流动为散播新奇的思想也很容易，统一的语言也供给不少的助力。除穷乡僻壤以外其他大小城镇只要会说希腊辣丁，便能应付裕如。任何国民，在帝国任何角落，都不感陌生。

不过，如果认为帝国对传播福音是理思的园地毫无困难，把教会的成绩都归功于环境的顺利，那就错了；并且阻碍还相当大哩。因为中央集权，大权操于一人之手，皇帝对新教会一表示仇视，整个儿帝国便展开了有步骤的压迫。何况这个新兴的教会又和当时的迷信相抵触，尤其与希腊罗马这个混合的文化，格格不入。

罗马的宗教

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宗教，都相信人死后，灵魂仍然存在；根据他们最初的迷信，人死后灵魂并不离去而继续生存在坟墓里，住在骨骼所定居的地方；所以敬拜亡人是希腊罗马宗教最古的信仰。随后希腊人凭他们的想象力，捏造了许多神，那些神都有人的形体，不过比人更庄严伟大，更幸福，永不衰老；然而也有同人一样的情欲和弱点，象什么邱比得，优能，米乃瓦等……在大神之下，还有许多次等的神，职司家庭、田地的生物、麦田、葡萄园和牲畜等……。

他们古代的信仰，都是同家庭和国民的生活分不开的；既然所有的国民都是家庭和国家的一份子，自然就该对这二者的守护神加以敬礼了。所以婴儿一落生，就该抱到供奉卫护民族的神明祭坛前去举行奉献礼；到达成年时，当再举行一次类似的仪式。之后，如果他要担任国家的公职，在就职时仍当举行宗教仪式。此外，无论宣战出征或签订条约，都当以政府的名义昭告神明。

然而外教人所敬的神祇，却不象犹太人的上主那样忌邪；他们不要求独享的敬礼，不反对人同时敬拜其他的神。一般来说，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特敬的保护神，在他境内尽可起造其他庙宇和神坛，以敬拜其他的神，越多越好，毫无顾忌；只要对本城的敬礼不怠不荒，便可任意举行其他敬礼，不过对本城应行的敬礼，却绝对不能豁免：否认国神，便是背叛国家。

帝国时代，人民虽仍信仰许多神祇，但对品行已无多大影响。上等社会的人已不那样迷信，他们相信那些所谓「神祇」，只不过是惟一真神的各种属性而已；可是在言谈写作上还好象牠们存在一样。敬礼古代的神，为他们只是传统的习俗，照例应予保留；这在当时人民的生活中，还占着重要的地位，在宗教性的日历上，还规定着各种节日及各节日应行的祭祀和游艺节目，因为一切公开仪式还保存着宗教的色彩。庙宇林立，旧的时加修饰，新的也不时添造。当皇帝出谕建筑一座新城时，工程师必不忘筹划，在广场、市场、公共浴所及戏院等附近，建筑许多富丽堂皇的庙宇。

罗马和皇帝的敬礼

在各种敬礼中最突出的，是对神圣的罗马城和皇帝的敬礼；因为皇帝常被视为帝国的威权和光荣的化身。他们给皇帝以「神圣」的尊号，不只是献媚，实在是视皇帝为神权的替身，或受命于天的表示；这和中国称皇帝为天子一样，在古人心目中忠君和爱国被视为人民的天职。日本人对他们的天皇的尊敬恐较罗马人尤有过之。

对神祇、罗马城和皇帝的敬礼，在帝国的各城镇内普遍奉行；不过实际上只限于外表的敬礼，对人民的道德并

没有什么要求，主要的是由祭司们举行例行的仪式；他们都是由贵族的家庭内选拔出来的，秩禄很优厚，他们的职责是监督按时举行游行、祭祀、奠酒、和宗教节日最重要的节目——游艺会。

东方的宗教

这种纯形式的敬礼，不能满足虔诚人的宗教热诚；理智越是高尚的人，越希望一种合理而相称神明尊威的敬礼。谁能相信神明会歆享燔烧牺牲的烟气呢？所谓「斋戒沐浴以事上帝」的话，是说人必须虔诚清洁，品行端方，然后才能希望上帝歆享他的祭祀啊！所以宗教必须和身后的祸福有关才成。由帝国东部新产生的教门，所以能迅速地传开，就是因为它们能满足人这种热诚的希望。依西斯 Isis 的敬礼来自埃及；西伯肋 Cybele 的敬礼来自小亚细亚；米特拉 Mithra 的敬礼起自伊朗，且盛行于军队中……这些教门的共同点就是都自称：对信仰它们的人，能启示一种得救的秘诀，就是幸福的永生。不过在那些教门中，有很高尚的道理，也有极不合理的邪说：一方面有信仰一神的纯正思想，并宣称有一位神明为赎人罪而受苦致死，且死而复活，另一方面却有奇怪而野蛮的礼仪。这里只引证一件便够了。西伯肋教给入教的人付洗，施洗的地点是在一个用铁篋复盖的坑中，上边宰杀牛犊，下边便用牛血施洗。在叙利亚的某些教门中甚至杀婴儿祭神，邪僻不端的行为也在许可之列，那更是骇人听闻了。

庆幸信仰这些邪教的人数还不多，不过在全罗马社会中却渐渐唤起了一种心灵的不安，使人怀疑在物质的世界以上，一定该有更高超的东西……就这样给福音开了路。

希腊罗马的文化

其实新生的基督教所遇到的最严重的阻碍，却是罗马伟大的古文化和罗马人以此自豪的心理。帝国的伟大也实在有赖于这种文化，而非单靠武功；即对今日西欧的各民族来说，这种崇高的文化，仍算是杰出的「古典文化」。它由诗人荷马时起（相当于我国的周朝），便在爱琴海岸勃兴，在雅典展开，后随亚力山大帝的东征而伸展到近东各地；最后被罗马人承继而又予以发扬光大。它使后人瞻仰凭吊的是在中央集权的组织上，在政治上，在强有力的军事组织上，及在建筑上所表现的种种杰出的天才。

再说罗马人能把地中海周围各不相同的小国统一起来，赖哲学家、医士、博学士、艺术家及文学家等的努力，逐渐形成了一种文明，能解决人的各种问题，供给人一种理想的智慧，使人所抱的目的居然能实现，就是发展人本性的全部能力，以享受完美的幸福。在公元初期，有一种所谓「罗马式的生活」，就是大家所公认的一种文明人的生活方式，整个儿社会必须同意接受而不准怀疑的一种理想；凡在这种生活习惯以外的，统称之为「夷狄」。

这种理想在许多方面都易受感染，基本上它能满足最粗俗的人心，因为既有物质的享受，又有多种娱乐；可以用两个词来表明罗马低级百姓对国家的要求，就是「面包和游戏」。这两件政府都能免费供给，就是从战败的民族所掳来的战利品。所谓游戏就是在环形游艺场上，由剑客，奴隶或佣兵与狮虎等野兽，或彼此角斗，或将被判死刑的人投给野兽，或赛车，或表演淫猥戏剧，或在公共浴池内沐浴，然后令人按摩等……总之都是些供大众观赏的残酷猥亵的节目。

至于比较高尚的人呢，则有精神的娱乐以资消遣，例如富丽堂皇的宫室牌坊，饰以艺术杰作，奢靡的社交生活，文学诗歌美术，以及风花雪月等……这都是所谓文人骚客的优闲生活。

然而这种文化并不能实现人追求世福的理想。为达到它的目的必须付出痛苦牺牲的严重代价。试想能完全充分享受这种高尚幸福的有几人？不过有限的几个特殊阶级的人而已；其他都是供他们娱乐的牺牲品，大多数的民众无法染指。所以罗马帝国的社会阶层最不均匀。少数的公卿巨室掌握着政权和大量的财产，所有可耕种的良田，几乎都被他们垄断了；富室连楹，别墅遍地，成百成千的奴隶供他们奴役驱使。大多数的国民只是经营些小商贩及手工业便了，他们的生活或靠劳工，或仰给于豪门巨室，或赖政府的津贴。

此外便是大群的奴隶。在奥古斯都朝，这样的奴隶几乎占了罗马居民的三分之二，在亚力山大里亚则几乎占了半数。奴隶的来源多半是战争的俘虏，成千成万的象牲畜一样的公开拍卖。至论他们的命运，则随环境的转移而时有不同；有的主人残虐，有的比较温良；但共同的一点则是在法律前不能视为人类，主人虽比较善良，也无能为力；他们在政治和信仰上毫无权利可言，生杀予夺，悉凭主人的喜怒。只是在公元二世纪时，法律才规定了，不经审判主人不得滥杀奴隶。古哲人贾东曾说过，人欲摆脱老而无用的奴隶，不过如放弃老马废铁一样。奴隶对人格也毫无权利，一位外教的作者普劳特曾说：「不贞为自由人是一种罪恶，为奴隶则是需要」：他们没有家族的姓名，只有一种绰号以资区别。他们对配偶和子女也谈不到权

柄，任由主人随意取去，因为他们的结合不能称为婚姻，法律不予承认。奴隶取得人权的唯一途径就是被解放。解放奴隶的慷慨主人倒是偶有所闻；有时他们工作特别努力，因而节省一部份金钱，也可用以赎身；不过这类的事件决不会多，因为政府常监督着维持奴隶制度，以策社会的安全。这种制度也渐渐增加了自由工人的失业，因为所需要的工作都利用奴隶去作；这样中产阶级的人也逐渐绝迹，只剩下豪富的贵族和可怜的贱民。

帝国的解体不尽种因于奴隶制度。古罗马社会的力量，就如中国一样，完全建基在宗法社会的家族制度上，家长的权力特别大。但奢靡闲散却是引致风俗败坏的原因。公元最初的几世纪，富豪的家庭已被奸淫和离婚的毒素所侵蚀，以后不过变本加厉罢了。

天主教的革命性

我们在二十世纪后观察希腊罗马的文化，很容易发现它所含的衰退因素，但以奥古斯都和安东尼朝同时代的人的眼光观察，则只能见到它灿烂辉煌的一面，认为它已达到文明的高峰，决不会衰退的。罗马建设者的天才已使它们不朽的杰作，遍布帝国各地，（我们今日站在它们的废墟上犹惊叹它们的伟大）所以帝国认为经得起时代的考验。万不料这种自认不朽的文化，却遇到了天主教这个劲敌：两者根本不同之点是，天主教的道理认为天主造人的目的是为身后的永生，而不是为享受暂时虚浮的世福。它大声急呼地向这个具有不平等阶级的社会宣布说：人类都是天主的儿女，耶稣基督的弟兄，没有「犹太希腊和奴隶自由人」之分，更不容有文明野蛮或富贵贫穷之别。它对那些贪恋财富尊荣而轻视谦卑弱小的人们，一再重复着耶

稣的教训：「贫穷的人是有福的」；对败坏的社会说：「心地清洁的人是有福的」。它把「工人之子」且身为工人的基督的榜样，展开在好逸恶劳的人面前，并用圣保禄的话警告他们说：「谁不工作，便不配吃饭」。面对着冷酷无情，欺凌弱小的社会说：「良善的人是有福的」。耶稣也说过：「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因此声明：人的良心是天主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决不能将皇帝神化而要求人无条件的服从。

罗马的皇帝，对这个处处反对固有秩序的宗教，决心要加以血腥的迫害，当时的所谓舆论自然便是对它仇视痛恨了。然而基督神圣的教会，却不顾这满途的荆棘，进而征服了这希腊罗马的世界：三世纪之久，悬为厉禁的教会，经过了三百年不屈不挠的奋斗，居然一跃而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外教对暂世的古老思想竟大部被拓清，逐渐蜕变为符合福音的思想。这种革命的经过，就是我们以下要说明的。

貳 教会在公元初世纪的传播

传教方式

传播福音的人利用什么武器呢？他们也象各时代的革命党散布仇恨，采用暴力吗？绝对不是，他们的口号常是吾主所说的这几句话：「你们要彼此相亲相爱……要宽恕得罪你们的人……要善待迫害你们的人。」这种道理当然不是要求人在感情方面觉得仇人可爱，只是要求人理智的谅解。它具有高尚的真理，按圣保禄的说法，外教人对这个真理只是暗中摸索，希腊的哲人也只能发现片段的真理；只有天主教能给寻求真美善的人心，贡献它在别处所

找不到的，就是灵魂的得救和罪过的赦免。教友们的美德，尤其是爱德，引起了普遍的惊奇羡慕：「请看他们多么相爱！」新奉教人所表现的快乐幸福，他们的信德，以及他们为信德准备流血致命的热情，在外教人眼中看来，都是真宗教的最好证据。

福音是怎样传开的呢？除了宗徒和耶稣的其他门徒之外，自始便有热心的教友，认为自己从天主接受了致力传教的使命；他们放弃了一切俗务，周游各处去宣传福音。此外一般教友，虽不负传教士之名，却都利用各种机会，将他们所得的宝藏分施于人。实在是有了这种普遍的努力，圣教会才在不满两个世纪内，便赢得了那么多的信徒。每位教友都必须作宗徒：他们个人一获得了真理，便不知休止地去把自己的幸福，分施于自己的家人、朋友、和工作的同伴。这样，人人都有传教的资格，连最贫穷、最无知、最被人轻视的也不例外：奴隶对同病相连的其他奴隶，仆婢向自己的主人，水手向他们船上的奴工，商人向自己的主顾，兵丁向其他兵士，甚至囚犯向自己的看守人等……都展开了宣教工作。社会各阶层都有这种现象。传教最力的并不是最富裕和最有学问知识的人，这些人往往多所瞻顾，怕人评论讥讽。反之，阶级较低的民众，倒能彼此谅解，能推心置腹地彼此倾诉，彼此谈心。他们没有阶级的顾虑，认为经耶稣的宝血所救赎的人类都是天主的儿女；他们只想参透人生的奥秘和人生的归宿，而基督的福音正好给他们满意的解答，因为它说：「永生就是：认识祢，惟一的真天主，和祢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若 17·3）

可惜这种传教的方法鲜为人所知，那些无名英雄也不

希图后人的赞扬，也没有历史家替他们传述；我们只能从成绩上证明这种传教方式的伟大效力。至于某年在某地增加了多少教友，我们却无法一一指出，只能在帝国的几个行省内，从某些进步的明确事实上，晓得教会兴盛的大概情形而已。

教会在罗马帝国行省内发展的情形

意大利：耶路撒冷毁灭以后，教会的中心便自然转移到了罗马，从罗马再向四方推进。

信德传布的很快，尤其在意大利南部，迅速地组织了起来。在第三世纪中叶，教宗高而乃略在罗马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的主教竟有六十位之多。

高卢：高卢开教可能很早，马赛是希腊和亚细亚商旅经常出入的大港口，福音大概由此传入，先传布在罗尼河流域，在第三世纪才传入其他地方；起初只在城镇，到圣玛尔定时始逐渐传入乡间。

西班牙：圣保禄大概曾亲至西班牙开教。对第一世纪的情形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但第二世纪已有多位主教；在三百年左右曾召开会议，计有三十五位主教参加，可见此时教会已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北非：北非开教的情形，我们不得而知，但知它开始一定很早，因为在第二世纪末叶，在相当于现在的突尼西亚和阿尔及利亚等地，教会已完全组织起来，神职人员甚伙，活动的中心也很多，甚至有多处教会公墓。在第三世纪初，曾召开一次七十位主教的会议。当时非洲的教会是最兴盛的一处，曾出过象戴尔都良和圣西比连等首屈一指的教父。

埃及：根据古老的传说，第二福音的作者圣马尔谷曾

作过埃及第一任主教。这虽不能确定，但埃及开教最早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因为在第二世纪末叶，该地教务异常兴盛，且拥有第一流的神学家。在第三世纪中继续发展，有多位主教分散在全国各地，可说在第三世纪末叶全国已信奉公教；以后埃及竟成了修会生活的发祥地。

巴力斯坦和小亚细亚：如上所述，耶路撒冷毁灭以后，教会在巴力斯坦极少发展，但在小亚细亚却进展得极为可观，不但弥漫于各城镇，乡间也很盛行，甚至有几处的外教人深叹他们的庙宇，已很少被人光顾了。

在帝国的周边：此时福音已渐传至莱茵和多瑙河流域，以及大不列颠等地，甚至越过多瑙河以北，传入哥德民族中。帝国东面的阿尔美尼亚及波斯等国，教会也已盛行；可能在第一世纪福音便传至波斯，印度最迟在第三世纪圣教已经传入。

教会在社会各阶层发展的情形

惯常听说，最初的教友只是社会下阶层的小人物。起初大多数皈依的人，固然下层社会的人居多！象什么手艺人啦，织布和压榨呢绒的人啦，皮匠啦，而且多数是奴隶。这倒不足为奇，因为绝大多数的国民都是这一类的人哪。例如，就我们所知，自公元六十二年，甚至奈龙的朝廷上都有皈依公教的奴隶。有些奴隶竟能说服而归化他们的主人，也有恢复自由后得升神父的；教宗加里多第一就是个最好的例子(二一七一二二二)，殉教的奴隶更是不计其数了。

然而在教会开始时，在社会其他阶层，便已有了教友。保禄是一位犹太知识分子，那是我们早已知道的，他忠实的合作者路加是一位医生；他曾使塞浦路斯岛的总督

色尔爵保禄和雅典最高法院的狄约尼削皈依了圣教。此外在罗马和其他地方，常见社会各阶层的高等人物逐渐领洗入教。

公元第一世纪末叶，有两位教友做过执政官（这是罗马当时的最高官吏）。其中之一还是道米先皇帝的堂兄；但他竟在公元九十五年殉教，夫人也被充军。自第二世纪起，在罗马富绅的家庭中，常有赞助教会和济助贫乏的记载。^①

在中层社会内，很早便有法官和律师等皈依圣教。至于正式的文人，（即以哲学或其他学问为职业的人，）似乎多所瞻顾，不敢遽然进教；直到第二世纪末和第三世纪初才逐渐有皈依的。但他们皈依后，却贡献了他们全部的才智来服务教会；因此当时曾有不少杰出的护教人士，或以著作或以言论保卫圣教：其中最著名的有圣西比连，他是雄辩术的教授，后为迦太基的主教，戴尔都良是一位佼佼的法律学士，犹斯定是哲学教授……。

军人的生活对遵守教规虽然不易，但在最初的三世纪中，却有不少奉教的士兵；在教难的末期，竟有全体奉教的整队士兵，圣茂利斯 (Maurice) 和他全队士兵集体殉教便是一例。当时帝国境内治安良好，军队普通多去戍边，这为传播圣教固然颇有助益；但士兵对遵守教规很难，因此当教难时军人殉教的也很多。

总之，圣教传播的非常迅速，公元二百五十年间已遍布全国，且流传至帝国境外。教友的数字虽无法统计，但社会各阶层都有教友则是事实。为此戴尔都良在第三世纪初曾写过下面脍炙人口的词句：「我们不过从昨天才开始，但已布满了你们的城镇、家庭、场所、议会、兵营、

朝廷、元老院和市场；只给你们留下了邪神的庙宇。如果我们同你们分离，你们便被弃置于荒野啦！」这话虽有些夸张，但在第三世纪末叶，教友的数目的确异常庞大，致使皇帝们感觉到威胁。

最堪注意的，是为作教友必须放弃当时的放浪生活，必须背弃国教，远离庙宇和游艺会；尤其按照当代某作家的说法：「作一名教友，当时常准备着牺牲性命。」在这种情形之下，仍有那样惊人的进展，可说决非人力可以幸致的。

叁 教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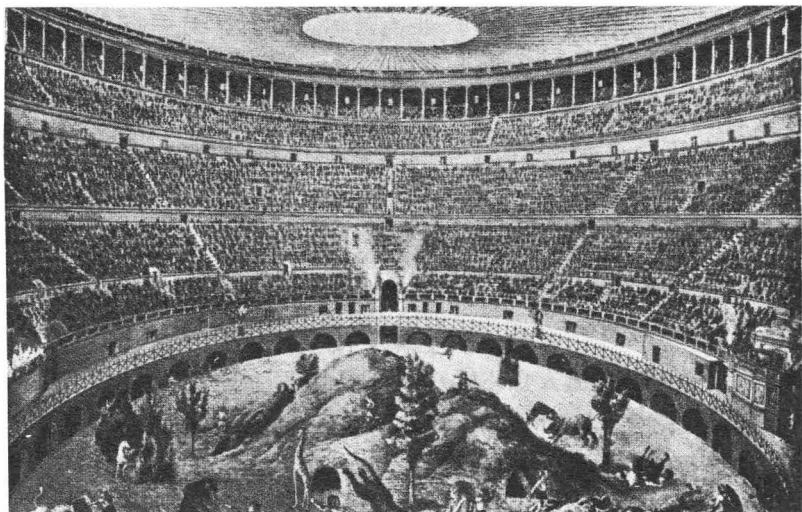
救主早预言了祂的门徒要遭受迫害，在教会开始时这个预言便已逐渐实现。在最初三世纪的期间，教会时断时续地遭受了极残酷的血腥迫害，因此这一个时期称为「教难时期」。第二世纪的教难多属地方性的，且是间歇性的；第三世纪的教难则是由皇帝明令发动的普遍性的，几乎普及全国，情形惨烈，但为时颇短，且使教会有喘息的时期。

教难的起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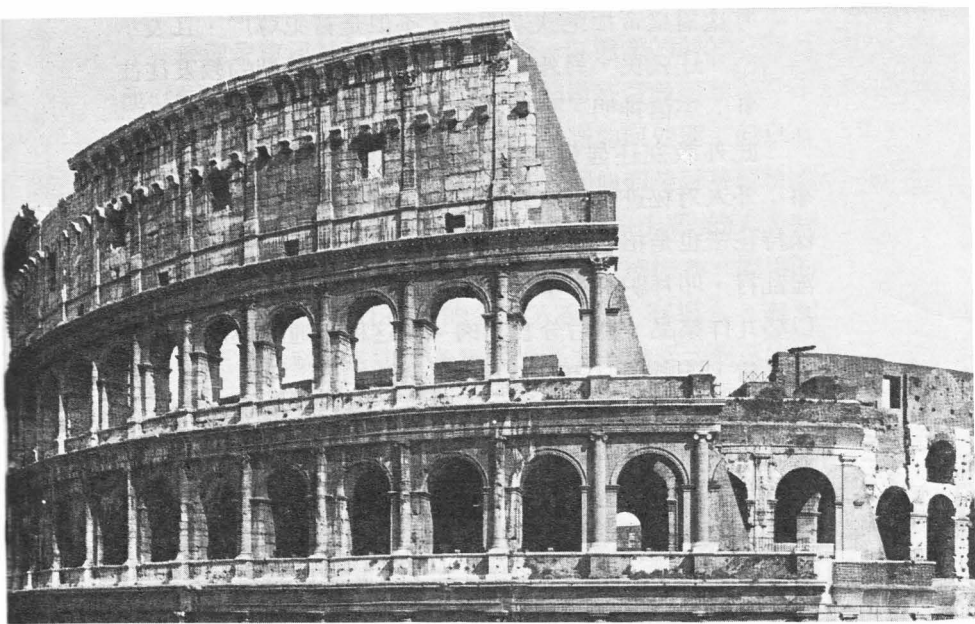
既然如上所述，罗马帝国不禁止多神的敬礼且准许不同的教派存在，那么对天主教的敌视不是令人骇怪的事吗？究竟原因何在？

第一就是教友虽生活在罗马人中间，却不能追随他们的风俗习惯。一个罗马人虽然对他的神祇失掉了信心，但也仍要按照惯例举行外表的敬礼；一个外教人同时对各种不同的神祇奉献祭祀，并不感觉有什么不对，反之可能还以为因此多蒙庇祐。至于基督信徒则大大不同了，他既信

仰惟一的天主，便不能再敬礼其他邪神偶像；罗马人最爱的游戏，是露天剧场的残酷猥亵的表演，教友自然不能参加。外教人既不了解他们所以拒绝参加的理由，便不免对他们发生恶感：因此称他们为「第三种人」，这就是说既非罗马人，又不是犹太人，简直是无以名之的怪人。所有的人既然都不愿和他们接近，自然便处处被人歧视憎厌了。戴尔都良曾这样给我们描述过当时的情形：「人说王某人还不错，可惜他是个教徒！另外一个人说：想不到张某人那样聪明，竟信奉了基督教！可是谁也不想，王某人张某人所以然不错，所以然聪明，正是因为他信教的缘故啊！」



高里赛剧场昔日内部绘图



「高里赛」(Colosseum) 即露天剧场——这是现在照的图片，为罗马皇帝歪八仙 (Vespasian 69 — 79) 所建，而于公元八十年由其子第督行了落成典礼。经过了一千九百年的风雨和地震的破坏侵蚀，在中古世纪尚被用为石矿，外围的大部份已倾颓无踪，但仍然表现罗马人建筑的高等技术。外围全长为五二五公尺，可容观众五万人。在场的中央可以看到昔日关闭野兽的地下室。此场四百年之久作了剑客竞技的角逐场，和供观赏的野兽食人的刑场。有各省判刑的囚犯，解到罗马来施刑，以供民众的娱乐。不知有多少殉道的圣人是在这里受刑的。这剧场留给后人凭吊的有两种象征：一是罗马帝国的强大，一是致命圣人们的英勇。

其次对皇帝拒绝钦崇叩拜，不但是冒犯尊严，且表示自己不是好公民，另外还算是亵圣。因此早期的教友往往被控告为不信神明，未免不伦不类了。

此外教友还显得非常神秘，不能当着外教人举行圣事：对外人秘迹既无从知晓，自然便要加以嘲笑了。何况保持秘密也是招人诬蔑的原因；因此告他们秘密集会时荒淫乱行，叩拜驴头，举行魔术。举行圣体圣事被人控告为以婴儿作祭品，然后分食其肉。象这种不通的诬蔑，竟有人置信，连所谓有知识的人也不例外。

以上都是这个新教会被人敌视的原因。前面我们已叙述过奈龙如何利用了外教人这种敌视的心理，诬陷他们纵火因而开始了第一次教难。从此在帝国内便制定了一条法律：「严禁人民崇奉基督教。」不过在实施方面，皇帝的作风各不相同罢了。

特拉让的诏书

第二世纪的几位罗马皇帝对天主教所持的态度，被特拉让在下列的情形下清楚地说明了。公元一一一年普理尼(Pliny)被任为比第尼省总督，地在小亚细亚，濒临黑海。他是我们所认识的外教人中最富同情的一位，精通拉丁文，慈善谦和，对他的奴隶特别宽宏。他刚到省，便有许多人来控告教友。他不晓得该怎样办，便向皇帝请示。普理尼的奏章和特拉让的诏书，一直保存到现在，实是一种耐人寻味的史料。我们由此可以知道教会发展的情形；教主去世才八十年，教会竟发展到全境，不但在城镇，连乡村也传遍了；以致庙宇门可罗雀，几乎无人过问了，连贩卖供祭祀用的牛羊的商贩也受了影响。然而我们可以从这些文献看出来，当时外教正人君子的看法，以及第二世

纪中教难的实际性质。

普理尼审讯被告的教友。他是一位饱学的法律家，但他以前从未坐堂审问过教友；他只知道基督教违法，而且信奉的人可判死刑。这便足以指示他当如何处理；他只有依法行事而已。他三次询问过被告，问他们是否基督徒；有的坚决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他对这「固执于恶」的人，判处了死刑。但使他犹豫不决的是案件的急剧增多，控诉的人如潮涌而至；而且被告的各种人都有：有男人，有女人，甚至有儿童，各阶层各年龄的都有。他认为把这伙人不加审讯地悉数判刑，未免太不合人道了。于是他便深入调查。发现他们中间有的甚至以能作基督徒为荣，为这样的人不难解决，按法治罪而已。但也有其他的情形。例如某人被告为基督徒，他本人否认或者承认以前曾加入过这个教派，但已退出多年，并且甘心向皇帝的肖象及庙宇的神象纳头叩拜，且否认基督。普理尼且进而查询教徒被控告的敬神仪式，以及他们的风俗习尚，看其中是否有犯罪的嫌疑；他们矢口否认，连妇女也不例外，虽非刑拷打也不承认。他们被指证违法的只是黎明前聚会，唱经赞颂基督，矢志不偷竊，不杀人，不行邪淫，并在一起用饭，只要当局不禁止聚会。

于是普理尼便上书皇帝请示：是否凡是教友都当受罚？若然，那末是否连背教的也一律处以死刑？

特拉让的答复非常简短清晰：一、国家当局不当自动去搜寻教徒；二、依法被控而自认不讳的便当依法惩办；三、叛教且肯拜神的应予赦免。

这样一来，特拉让便算无形中承认：教友被控告的其他种种罪名，皆属无稽之谈，应不予深究了。信教系一种

特殊的罪名，只须忏悔，便可邀得赦免；决不能与偷竊或杀人等罪相提并论。

戴尔都良指证这种谕令为自相矛盾的谬论：「这真是一种怪诞而不合逻辑的判词！既说信教无罪而不当自动搜寻，又说被人控告便当惩罚；简直是又要宽恕，又要迫害；闭上眼睛施罚……世间只有基督教徒可如此对付；本身不当究办，但被控便可受理！你所加罚的既然只限于被指控的，那末任何罪犯都可以不追究了！其他被指控的如果不招承，你便施刑迫他招承；对教友呢，你却设法使他不招承……如果一名教友说：『我是信徒！』那末他是说老实话，承认他的实在身分哪；你却宁愿听他否认自己的身分……」

这个在位时表现了特别英明和仁民爱物的皇帝，是否自己不觉得这些矛盾？他当然觉得喽！那末他怎样解释自己的决定呢？特拉让遵守罗马的传统，对帝国很负责。他深知基督教的天主不容与其他的「神祇」或现世平分秋色，也不能同帝国所依据的观念谈妥协。因此在原则上禁止信奉基督教，所以下令处罚被检举的教徒，便认为能杜绝众口，使人民满意了。另一方面呢，他那比较人道的心理禁止他多行杀戮；因此为谨慎起见，他以为与其增加殉教者，不如增加叛教者，更为国家有益，同时打击这新生的教会也更为有效。总之，从教外人的眼光看来，这样的手腕，如果是为打击任何「不合法的迷信」，这不失为贤明；只是特拉让万没想到，基督徒有卫护真理的特殊勇气，和保持信仰的力量啊。

特拉让的政策，在第二世纪中，一直被他的继位者追随着；因此那段时期内教难的性质，可以说是地方性的，

随各地控告的情形而时起时落。随地方官执行法律的态度而有宽严的不同。偶然触怒了邻居或亲戚，便可被他检举告发到官。民众稍有不满意，或遇有什么灾难，便可嫁祸教友，触发教难。甚至台伯河氾滥殃及罗马啦，尼罗河未泛滥损及丰收啦，地震天灾啦，瘟疫流行啦，都可委罪于信徒，将他们投入狮圈。因此教难虽不常是普遍性的，但为教友们则常是一种威胁；人人晓得奉教便是冒殉教的危险。

第二世纪的殉教者

在无数可歌可泣的殉难教友中，有许多是无名的英雄。我们只从「致命圣人录」②中选择几位特别著名，其英勇的事迹特别突出者，作为教会光荣的象征。何况举一反三，多属雷同，因为不分年龄、地位、性别、或为教宗主教，或为奴隶，大家作证的是同一信仰，渴望的是同样的牺牲，英勇的情形也属大同小异。

安提约基雅的圣依纳爵 (Ignatius) ——圣依纳爵是安提约基雅的第二任主教，也是宗徒们的亲炙弟子。公元一〇七年他在安提约基雅被判死刑，和两位同伴解往罗马以膏狮口；他在旅途中，给小亚细亚及罗马等教会写了七封信，可称为教会早期文学的珠玑，都是些不朽的名著，能使我们借此明了他炽烈的心情。那些酷刑的远景不但不足使他惊惧，反使他充满了超性的神乐。他说：「在刀锋之下野兽之中能使我更接近天主。」他写给罗马教友的那一封信的动机，是因为他听说罗马的教友正在设法营救他，他尽力制止他们千万不要那样作：「……祭台既然准备好了，请让我去流血献祭吧！……请让我被猛兽吞噬，如此我能亲近天主。我是天主的麦粒，希望在野兽的牙齿间，

磨成面粉，成为基督无玷的面饼……你们为我恳求吾主耶稣，肯借野兽的牙齿把我作成牺牲献给天主……希望它们快来咬死我，不要象对待其他殉教者那样，不敢下口。如果那样，我要激怒它们……巴不得最酷烈的刑罚加在我身上，祇要我能享有基督便够了！」

圣保理加布 (Polycarp) 在圣依纳爵以后半世纪，小亚细亚又出了一位类似的主教，就是士米纳的主教圣保理加布。他在八十岁时曾见过圣若望宗徒。公元一五五年士米纳有十二名教友被捕，且判处死刑；除一人外，都表现了惊人的英勇；其中一人在竞技场中曾拳击野兽，嫌它怯懦颓顶，不将自己快快吞下。狂怒的民众要求其他的牺牲品，喊道：「不信神的人该死！把保理加布逮来！」当他听见捕快来逮捕他时，他本能够逃避；但他不愿，只说了一句「承行天主的圣意吧」，便下楼来和捕快们交谈。他的高龄和安祥教他们非常惊异，不晓得为逮捕这样一位老人，何必那样劳师动众。保理加布要求准他作一小时的祈祷，他们答应了；他便开始站着祈祷，俨然一位洋溢着天主圣宠的人。就那样一连大声祈祷了两小时。他们在士米纳使他骑上了一匹驴；那时在竞技场上正表演着一场游艺；到达之后便把他推下广场，开始加以审问，法官向他说：「看你这把年纪，赶快悔悟吧！因凯撒的名发誓吧！高声喊：『不信神的人该死！』。」

他转身向着群众，可说他们真是不信「神」的人，他注视着他们扬起了手说：「不信神的人该死！」显然他的意思正和罗马人的思想相反。

法官再催促他说：「叛教吧！你如果发誓叛教，我便释放你。你诅咒基督啊！」

「我奉事了祂九十年，祂从未亏负我，我何故要凌辱我的君王和我的教主呢？」

「因凯撒的名发誓吧！」

「你要想说服我，未免太自负啦。我现在当众声明：我是基督徒。」

「我要把你投给野兽！」

「那你便下令吧！我们信徒若有改变决不能由好变坏，如果由罪恶而反正，那却是好事。」

「你如怙恶不悛，而又不怕野兽，我要用火烧你。」

「你用来感胁我的火，只能燃烧一个钟头便归熄灭。然而你知道恶人要受的刑罪吗？不必迟疑啦，速作决定吧！」

法官的判词一出口，群众便把柴薪堆积起来；刑场堆好，刑役便要把他钉在上面。他们向他说：「那位赏我勇气使我不怕火焰的(天主)，也要给我在柴堆上屹立不动的力量，用不着你们钉我。」他们便把他捆在木桩上。当他高声祈祷的时候，熊熊的火光便由四面升起，形成了一个穹窿，好似被风鼓胀的布包一样；圣人的身体如在炉中烤熟的面包，又象倾银罐内锻炼的金银，洁白澄黄，飞升天国。

里昂的殉教圣徒——高卢(即今日的法国)当时最活跃的教团，便是里昂(Lyon)，公元一七七年便遭受了教难的打击。为首的教友首先被捕，民众控以莫须有的罪名；他们的几名教外奴隶受刑不过，便妄加指证。法庭叫一名受洗的年轻女奴卜郎娣纳(Blandina)出来作证。因为她是一名脆弱的女子，主人们有些担心；不料她因天主的助祐，表现得非常勇敢，她坚决地说：「我们是基督的信

徒，象这样的坏事，我们当中一条也没有。」虽施以各种酷刑，终归无效。教友们见一名女孩子有那样的神力，一名奴婢有那样高贵的德性，感觉非常惊奇，便更加认清了耶稣的教训：在人眼中视为卑贱的，天主却能光荣举扬他。

一开庭，第一位牺牲品便是里昂的主教保丹(Pothinus)，他年已九十岁，原籍小亚细亚，作里昂主教已经多年。他身体非常衰弱，呼吸都很困难，但精神却很好。省长问他天主是谁；他答说：「你配晓得的时候，你便晓得了。」对他这样的回答，刑役猛然把他推翻在地，不顾他年龄的老迈，有的用脚踢他，有的饱以老拳，乱打了一顿。两天以后便死在狱中了。

以上只是举的几个例子而已，其他英勇的表现，真是指不胜屈。当然也有因一时害怕，否认自己是信徒的；那样的人多为人所不齿，以后悔悟了，恢复了信心，又作了殉教的牺牲品。他们走向刑场时，大都是精神愉快，面带笑容，真是视死如归。他们所带的镣铐刑具，都如同最贵重的装饰品一样，使他们爱不忍释；有的甚至身放异香，致令人怀疑他们是用了大量的香油香膏之类的东西。他们受了各式各样的刑罚，好象是各色的花朵，组成了一顶美丽的花冠，呈献于天主台前。不只有鞭打，被钉十字架，砍头，投置猛兽等酷刑，还有千奇万怪的非刑。比如，坐火椅啦，在烧红的铁篦上烤炙啦，致使焦肉的气味弥漫全场。他们把卜郎娣纳悬在刑架上，植立在刑场的中央，如同钉在十字架上一样；她却大声祈祷，以壮一同受刑的人们的勇气。

众人都断气以后，——共有五十来名——只剩下年轻

的奴婢卜郎娣纳和一名十五岁的少年名叫崩弟古 (Ponticus) 的了。起先多次把他们带至刑场，让他们观看其他教友们受刑的惨状，希望他们因害怕而叛教：所以他们是最后受刑的。卜郎娣纳如同一位高贵的母亲一样，支持劝勉着崩弟古；他在受遍了各种酷刑以后才断了气。那末只剩卜郎娣纳一人了。人先用皮鞭打她，继而投给野兽，后又教她坐火椅，她仍然不死；最后把她用网罩起来投给野牛。她被野牛东冲西撞，数次抛在空中，她总是不断地大声念着经。最后被割断喉咙才结束了性命。连外教人也不得不承认，从未见一个脆弱的女子，受过如此重大且多的酷刑。

一切结束以后，暴尸六天，任人凌辱诅咒；最后将圣尸焚毁，将骨灰投于罗尼河。他们知道教友们相信复活，因此讥讽地说：「我们看他们的天主如何使他们复活吧！」

第三世纪教难的性质

第二世纪是罗马帝国的极盛时代。早已埋伏的衰颓种子便在第三世纪逐渐萌芽：社会渐失平衡、国势日见衰弱，家庭逐渐解体，风俗日坏；于是争夺王位者屡次兴起内战，结果是人口锐减。虽赖几位比较英明的君王，勉强把残局支撑了两世纪，但帝国显然已走上了衰落的斜坡。

反之，教会虽经历了一百五十年的痛苦奋斗，却日渐兴旺。耶稣所预许的诺言：「你们信赖吧！我已战胜了世界」，眼看着一步一步地实现了。教友的数目日见增长，他们打入了社会各阶层，甚至朝廷也不例外；他们已公开活动，证明教会有征服世界的力量。既然这小小的种子能在这样饶薄的土地上发芽生根，还能愁它不长成擎天大树吗？因此在第三世纪便常听到有人评论说：「看吧！整个

儿罗马帝国要皈依基督了！」

实在，教友并不反对罗马政权，更不是文化的障碍，他们对宗徒劝他们奉公守法的叮嘱，常信守不渝：「每人要服从上级有权柄的人，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从天主来的。」(罗13·1)他们对皇帝的命令，那怕是奈龙的，只要不命他们违反良心，他们常忠实地服从。他们所拒绝遵守的，是罗马人所奉行的异端，是把皇帝当神明崇拜，是他们伤风败俗的恶习。戴尔都良曾说：「如果罗马信奉了天主，我们便对它全力效忠了。」

可惜皇帝们对这新兴的教会全不了解，始终认为它是一种危险物，必须尽力予以摧毁；欲保全帝国，便非扼杀教会不成。直到现在，教难只是偶然的事件，以后却要变本加厉，以堂皇的上谕来发动全面性的迫害了，简直是从我者生逆我者死，教友如欲保全生命，便非背教不可。所幸普遍的教难为时不久，阴霾之后，便见晴天，教会又得了喘息的机会。最后帝国不得不认输，看出来这个排山倒海的势力，是无法抗拒的。

塞普丁塞歪鲁 (Septimus Sevrus) 教难

暴风雨终于在公元二百年爆发，延长至二百十二年。皇帝塞普丁塞歪鲁出了一道上谕，严禁人民受洗入教。这道上谕的对象还不是全体教友，如果严格长期执行，当然要阻止教会发展了。庆幸此次教难没持续多久，然而在各处已造成了不少的牺牲，尤其在埃及和北非一带。这时期最著名的殉教者是白尔伯都亚 (Perpetua) 斐理西大 (Felicitas) 和她们的同伴，地点是迦太基城(即现在的突尼斯境内)。

白尔伯都亚是一位年轻的贵妇，受过良好的教育，婚

姻也很美满，且生有一子，真可说是前途似锦；但她认识了基督教义以后，便决心皈依，虽明知禁令森严，仍积极准备受洗。她同一伙望教的人——大部份都是青年——同遭逮捕，各阶层的人都有，她同两名奴隶；一名莱卧戛都(Revocatus)(男性)，一名斐理西大(女性)系于一起，投入狱中。一同系押的还有两位青年：一名撒督尼诺(Saturninus)一名赛公郁(Secundus)，不久他们的教义讲师撒督鲁(Saturus)也被逮下狱。在本省监狱拘押了一个时期，二〇二年秋白尔伯都亚得在监中受洗；随后便都被提解到迦太基大狱，准备受审。他们拥挤在一间狭窄而黑暗的监房中，天气闷热，秽气薰蒸，情形异常凄惨。白尔伯都亚过惯了高贵舒适的生活，当然更觉难忍。有两位六品修士以金钱贿赂了狱卒，待遇稍得改善。白尔伯都亚邀得特准把孩子给她带来，她便感觉心满意足，视监狱如同皇宫一般了。对肉体的痛苦她倒毫不在意，她最感难受的是父母亲友们的哀恳纠缠。她的老父来到狱中，痛苦的几乎发疯了，向她哀求威胁，千方百计地诱她背教；无奈她的态度异常坚决，丝毫不为所动。她还同撒督鲁鼓励别人，不愧为狱中的模范。天主也不时以异象支持他们，就在这种气氛下渡过了冬季。到了春天，正是竞技场开始娱乐节目的时期，总督命把他们提出，首先向白尔伯都亚说：「可怜妳白发的老父和妳的幼儿，向神明献祭吧！」——「我决不祭祀邪神！」——「妳是教友吗？」——「我是教友！」祇这一句便可以定她的死刑啦。父亲的哀求，酷刑的威胁，都不能使她动摇；那么祇有等候受刑了。

行刑的前几天，有这么一段动人的插曲。斐理西大怀

孕已八个月；受刑的日子越接近，她越发愁：法律严禁孕妇受死刑，她深怕这样展延下去，不能和其他难友们一同殉教。他们共同热切祈祷了三天，求天主给他们解决这个难题。第三天晚上，斐理西大开始阵痛，在生产的痛苦中，她不住地呻吟。守卒讥笑她说：「这点儿痛苦奶已经吃不消了，那么把奶投给野兽时，更该如何呢？」不料一个女奴竟说出了这样富有深意的回答：「现在是我独力吃苦；到那时是在我心中的那一位代我吃苦，因为我是为祂而受苦啊！」她产生了一个女婴，被一名女教友领养去了。

他们凯旋的日子终于来到。这几位殉教的圣人出了监狱向刑场走去；他们个个容光焕发，美丽动人，也显得异常激动，并非由于怕惧而是由于兴奋。斐理西大以稳重的步伐殿后，好似基督的一名贵妇，或被天主钟爱的一个小女孩一样。观众在她明朗的注视下都低了头。他们走到刑场门边，监斩官命给他们换上邪神司祭的衣服，以示讪笑。白尔伯都亚以异常坚决的口吻说：「我们是为保护我们的自由而情甘来到这里；而且正是因为拒绝邪神，我们才牺牲生命：这是我们同你所交换的条件。」

行刑的时刻一到，首先把莱卧夏都和撒督尼诺投给了一只熊和一只豹，任它们把二人撕烂大嚼。随后给撒督鲁放了一头野猪，它只把他撞了几个翻滚，却没敢咬他，然后又放了一只熊，仍属无效：只好把他活着提上来。至对两名妇女呢，他们却要施以最恶毒的非刑表示更大的侮辱。先把他们剥光，用绳网罩起来放在刑场中央，以便被野牛蹂躏。不料观众竟动了羞耻心，于是给他们穿上了衣服。白尔伯都亚先被野牛撞翻抛在空中；她一眼看见自己

的长衣被撕破了，于是连忙把衣服拉紧，盖住自己的腿部；她对羞耻比疼痛看得更重。然后又寻到一副发钳，把散开的头发绾起来；他认为殉道者在这光荣的日子，不该披头散发表示哀伤。装束停当后又站起来，一眼看见斐理西大已伤卧在地，便前去把她扶起来。不料观众的残暴，见她们站在中央，竟软化了，乃使她们由生活之门走出来。岂知过了工夫不大，群众又兴奋起来，命把未死的几名殉教者再度牵至刑场。撒督鲁首先出现，被另外一只豹咬啮而死。又命一名剑手去砍杀二位圣妇。可怜那名剑手对行刑尚无经验，一剑砍在白尔伯都亚的膀上；她大喊了一声，便捉住剑手笨拙的手，帮他砍断了自己的脖颈。这位女英雄死时，还不满二十二岁。

喘息时期及马克西棉 (Maximinus) 的教难

塞普丁塞歪鲁之后，继任的皇帝们大致对教友不加干涉，有的是因为荒淫无度，无心国事；有的是赋性比较仁慈，对基督教表示同情。因此除某处乱民暴动，偶尔杀害了几名教友外，普通可说平安无事，教友们获得了四十年喘息的机会。然而马克西棉 (Maximinus) (235—238) 在位时仍不免兴起了一次短暂的风波。原来他想用打击教会元首的政策来摧毁教会；于是便逮捕了教宗朋齐亚诺 (Pontianus) 把他充军至撒尔丁岛，不久便在该岛因虐待而死。但马克西棉不久也为乱兵所杀，这是当时屡见不鲜的事；教难一时又暂时平静。

戴西乌 (Decius) 教难

公元二四九年戴西乌即皇帝位，他英武果断，具有古罗马之风，不失为一位中兴的英主。他的主要政网是恢复古制，复兴传统的敬礼；这是他最大的决心，不容稍持异

议，必欲将基督徒完全消灭始觉甘心。他在公元二五〇年颁布一道上谕，发动了全面性有系统的空前教难。在指定的日子，全国人民，至少有信教嫌疑的人，必须齐集庙宇行祭，或向邪神敬香；从者发给叛教的证明书，违者处死。不过官员们尽力使人背教而不愿多行杀戮，因此在审讯时不求速决，威胁利诱交互利用，尽量拖延。那些希望早日牺牲以完成殉道的人，往往在牢狱中经年累月的羁押不决。奥力振曾说过：「法官们见教友勇敢受刑，非常苦恼；如果他们能使一人背教，便觉欣喜异常。」被判的人身带锁链，在臭气薰天的牢狱中长期关闭着，最后的结局不是火烧，便是投给猛兽，或受意想不到的种种非刑。在当时还有一种等于死刑的慢性凌迟，就是罚入矿穴的强迫劳役。被判的人先用烧红的铁如牲畜一般地给加上烙印，然后两个两个的锁在一起，被牵着步行长途，到矿坑内去工作；那里边不是穷凶极恶的罪犯，便是反叛的奴隶，男女老少，各等人都有；除了在光地上休息片刻外，应当无间昼夜地劳作；除非死后被拖出僵尸，永远不能再见天日。

牺牲者的数目相当可观。首先遭殃的是法彼盎 (Fabian) 教宗及罗马的一大批司铎和教友。逃脱的教友当然也不少，也有被教外的朋友掩护未遭逮捕的。不过在无数的英雄中，畏刑叛教的想来也不会太少；若同第二世纪的教难相较，这项叛教者的数目可说相当庞大，已不象往日那样视死如归，绝少堕落的了。在这半世纪教难的中间，仍有不少勇敢进教的，不过总是少数。在叛教的人中：有的真正背教了；有的只是佯作拜神，心中仍保持着信仰；也有的并未行祭，只是以金钱购买了假证书，避免追捕而

已。无论如何，以上种种都算是叛教。但在恢复了平安以后，便发生了这样的问题：慈母教会对那些离叛的子女，不该表示一点儿怜悯吗？迦太基的圣西彼连和罗马的高而乃略 (Cornelius) 教宗规定了一项折衷办法，既不太严也不过宽：只要他们诚心忏悔叛教之罪，也接受严厉的补赎，那么在实行了法定的补赎之后，便予以赦免。

这时虽不免发生了几宗怯懦的表现，但英豪的善表却更多。在各个地域，各种阶层，各样不同的年龄内，都有过惊人的善表。在圣人行传无数的英雄中，我们只引述士米纳的一位司铎名叫比约尼伍 (Pionius) 的，作为楷模便了。他同许多其他的教友一齐被捕后，只有一个意念：就是要给基督作一个完美的证明。他在兵士们的监视之下，为给来观看的浪人们表示他们决不去祭神叛教，他在自己的颈项并在同伴们的颈项上套上了一条绳子。他们遂被牵到看守庙宇的人前，这人应负责证明被告对信仰的意见；简直可以说是他主持了这次审讯。他立刻对大众公开发言，并对侮辱他的人们以和平而坚决的口吻作答，他还向群众声明迫害教会的不当，并预言他们将遭受天谴。他的态度和声调非常善良，坚决而且动人，致使群众中响起了一片呼声说：「比约尼伍，你是好人且是谦和慈爱的人！你决不应轻生！所以你祭神吧！不要固执啦！生命是甜蜜的，光明是美丽的呀！」我们的英雄简单地答说：「我知道，生命是甜蜜的，可是我们期待着更甜蜜万倍的生命哪！不错，光明是美丽的，可是我们所想望的才是真光明哪！」质问他的人还在哓哓不休地争辩，他斩钉截铁地打断他的声音说：「你的口号是说服或是打击；你是不会说服我的，那么你干脆打击好了！」他就这样给自己定了死

案。在受刑之前监押时，也是他自己选择了最龌龊的监狱，以便在那里更热心祈祷。他对什么事也不在乎；他既被判用火烧死，及至被带至刑场时，还是他自己把衣服脱去，靠在木桩上，命刑役们把他钉住。临死时从火焰中喊道：「我急于早死，为能在复活日早点儿起来。」

这次教难为时不久。戴西乌在二五一年便死去。殉教者的英勇再度鼓励了人们的信德，教会经过了这次考验更加坚强了。并且，戴西乌的残虐反而使民众产生恻隐心，对血腥的事件反觉厌恶了：舆论开始在转变。

瓦赖连 (Valerian) 的教难

戴西乌死后的平安为时甚短，不到十年，皇帝瓦赖连便决心在帝国境内全面扼杀教会的生命，使它消灭于无形。他先下令禁止宗教性的集会，违者处死。首先罹害的自然是教会领袖喽。教宗西斯都二世 (Sixtus II) 在地窟中作弥撒时被捕，同许多六品一起，当场斩首殉教。六品圣老楞佐 (St Lawrence)，据传说是在铁篋上被焚烧致死的。此外圣福克都奥 (St Fructuosus) 在西班牙，圣德尼斯 (St Denys) 在巴黎，还有其他不少的人，都是在这次教难中致命的。

这次教难在非洲最烈，最著名的牺牲品是迦太基的主教圣西比连 (St Cyprian)。他在戴西乌教难时，因鉴于教会的需要，曾逃避了警察的追捕。这次他却认为时机已至，需要以生命来证道了。负责鞫讯他的法官说：「你晓得圣上命你祭神吗？」——「是！不过那是办不到的。」——「你当留神想一想！生死都在你手中啊！」法官这样软硬兼施地唠唠不休地说服，希图使他叛教。他毅然打断法官的劝诱说：「你干脆遵命处理吧！这事很简单，

没有商讨的余地。」法官本来不愿打击一位贵族，但碍于法令森严，不得不判决圣人斩首。圣人一听宣判，立时回答说：「感谢天主！」

群众伴送主教往刑场，一路乱喊：「我们愿和他同死！」当局不敢驱散群众，连教外人也被主教视死如归的态度所感动，不但未发敌视的喊声，反而为主教求情。到达刑场以后，圣人自行脱去了外衣，先行跪下，随后又伏地祈祷，然后立起身来，静待受刑。刑役一到，主教先向他致候，继命教友给他二十五元金币作为行刑的酬劳，然后跪下，自己蒙上眼睛，命一位司铎同一位六品把自己的手缚住，便伸颈就戮。晚间教友们手执蜡烛火把，口唱圣诗，来收他的遗骸，敬谨埋葬在私人茔地了。

公元二五九年，瓦赖连同波斯人交战被俘，受尽侮辱虐待，死于奴役。波斯人把他的皮剥下，填以刍草，涂上红色，置于波斯庙内，以作他们神明的战利品。这就是迫害教会的下场。

太子贾连 (Gallienus) 继位，或者有鉴于此；因为他即位不久便出了一道上谕，准许教会首长们照旧尽职；平安延长了四十来年。教会乘机尽力发展，稳扎稳打，在帝国内赢得了相当的地位，预料决定性的胜利即将来临；不过这样的胜利得之不易，还须经过一段更长也更严酷的危险时期，始能获得：那就是著名的刁克先教难。那是罗马邪教的最后一次挣扎，然而最后的胜利却为圣而公教会所赢得。

殉教的意义

基督曾对自己的门徒们预言过：「为了我名字的缘故，人们要下手把你们拘捕、迫害、解送到公堂，并囚于

狱中，且押送到君王及总督之前。这些事是为给你们作见证的机会。」(路21·12—13)殉教者实在是作证。③以种种的酷刑加之于各等级的男女，青年，甚至十四五岁的少女；而且无论他们中那一位，只要肯说：「我背基督，去向皇帝献祭」，马上便可以免刑获释。背教的人是有的，面对那样的酷刑怎会没有？他们一背教，便被释放了。其他则是甘心受苦受死，且是宁死不背教。所以每位殉教者都是给耶稣基督作证。什么证明能比流血的证明更雄辩。巴斯戛肋(Pascal)说：「我信甘心被斩头者的证明。」什么证明也没有殉教者的证明在教难时吸引人信奉圣教的更多。不止一次行刑的刽子手，被殉教者坚强的信德所感召，因而放下屠刀，皈依了圣教。戴尔都良向罗马人说：「你们最严酷的刑罚毫无用处，反而成了引人入教的动机；你们越屠杀，我们的人数越增加；殉教者的鲜血实是教徒的种子……你们斥我们为执迷不悟，其实为你们和其他的人，更是莫大的教训。谁见人面对如此的酷刑而能毫无畏惧，不探索其中的道理呢？」

其中的道理究竟是什么？就是对基督的信仰。教友们所追随的，就是为我们被钉而死的基督，祂曾说过：「谁愿追随我，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话为起初的教友并非一种隐喻。安提约基雅的著名殉教者圣依纳爵说：「我们若不准备，赖耶稣基督的助佑，赶赴死亡，以效法祂的苦难圣死，在我们内便没有祂的生命。」殉教实在是效法耶稣最高的方式，给了人爱耶稣的最大证据。为初期的教友，这是实践最高的完德，和同基督完成最亲密结合的方法。这种结合在现世便已开始实现；就如圣斐理西大说的：「在受刑时，受苦的已不是他们，而是在他们

内的基督。」是基督给他们那种超人的力量；是基督借他们的口说话，祂启示给他们那种绝妙的答词，致使法官们扞口结舌，无法反驳。一位年轻的寡妇代奥尼拉，受刑时被剥光衣服，她向法官抗议说：「这样一来，你所羞辱的不只是我一人，你的母亲和你的姐妹，都在我身上为你而蒙羞：她们也是女子啊！」年轻的主教依来内^④在受木马刑时，总督一再地向他说：「祭祀吧！祭祀吧！」圣人在极端的痛苦中说：「祭祀？我这是祭祀我的天主啊，我常向祂献祭！」致命圣人们的传记上，象这类的话触目皆是；吾主信守祂的诺言，给祂作证的时机一到，祂便在最平凡的人口中，放上最具真理和最英勇的言词。

当他们的牺牲完成时，同吾主的结合也就完满时实现了；他们确信，灵魂一出离躯壳，便去同复活的基督永享光荣。这就是他们赴刑场好象赴宴会那样欣幸的原因。在最激烈的战斗中他们是最后的胜到者，死亡为他们是凯旋。

但殉教者的英勇是有传染性的；他们的表现和希望唤起了整个教会仿效的狂热。那些为追随基督而先牺牲了自己生命的人，还能是由于麻木冷淡吗？奥力振亲眼看见过他父亲被牵往刑场，他用一种羡慕的口气回忆那英勇的时代说：「自教会刚成立，教友便受殉教的打击，他们真是忠实；我们从茆地给殉教者送葬归来时，便立即开会，教会的全体教友毫不动摇；望教者是在殉教和死亡的气氛中受训，教友们坚持信心，至死不渝；望教者经得起考验，一心信赖生活的天主，毫无畏惧；我们深知那一切都是奇迹。当然那时的教友人数不多，可是都十足地忠实；走向永生的道路虽然狭窄难行，可是他们勇往直前，一点儿也

不瞻顾。」

肆 教会初世纪的生活

教友在社会中的情形

有人一想教难时期，便以为教会初期的教友如常被迫捕的逃犯一样，都聚集在地窟内生活；那是错误的想法，与事实全然不符。教友除高尚的道德外，与其他的人并没有什么分别；他们的宗教生活不敢公开，未免显得有些神秘；但他们一般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异样，服装、住处、饮食一如常人。戴尔都良说：「我们教友并非生活在世外桃源的人，我们经常出入议政厅、浴所、作坊、商店、市场和其他公共场所。我们也有水手、兵士、农夫和商贾，我们也以劳作和才智服务人群……」

教友混迹社会当然有时也颇成问题。在许多光景上，外教的团体生活和教友的信仰极不相容。例如，一位信教的商人要求一份儿贷款；债主教他指「神」发誓以表信用；在这样的情形下该怎么办？再比如一个技术人员在工厂工作，如果厂主教他雕刻偶像该怎么办？公共节日到了，教友能随大溜去欣赏伤风败俗的表演吗？如果拒绝参加，便有暴露身分招致被控诉的危险。最危险的是作政府官员或在衙门当书记；如果有人被控是教友，他该怎么办？

由此可知，教友愿按照信仰生活便要冒被人嘲笑，衰失职位，甚至殉教致命的危险。

教友举行敬礼的处所

教友很早便感觉有秘密集会的必要，一来为能更静心敬拜天主，举行祈祷；二来为避免群众的敌视，横遭亵渎圣事的危险。起初他们在私人宅第内聚会；皈依天主的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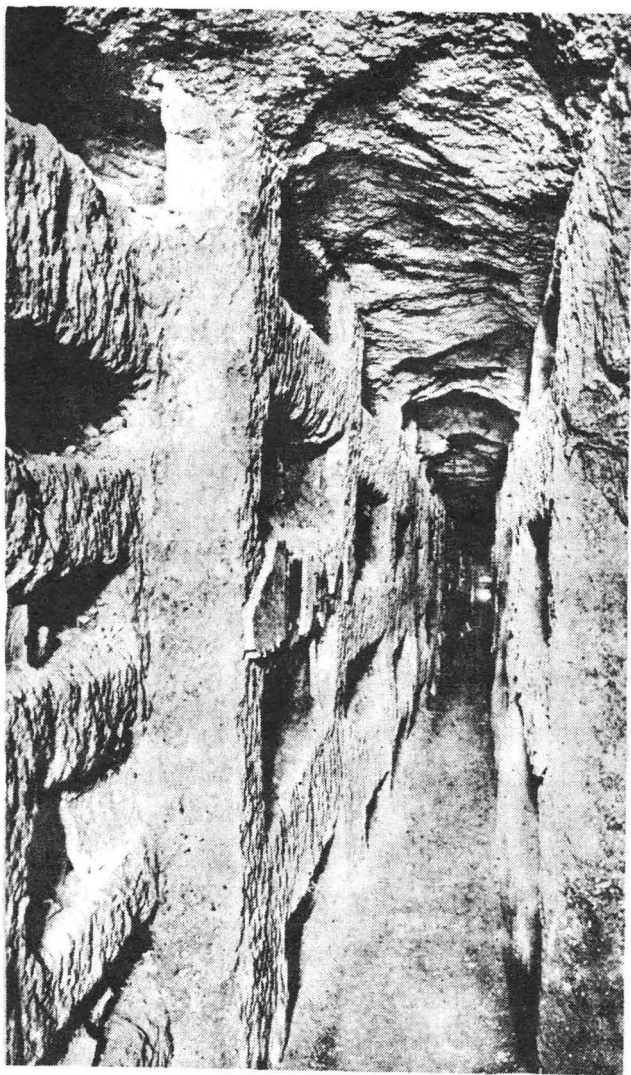
族或世家，往往献出自己宽大的宅第，为教友聚会举行圣祭之用。在教难剧烈时，他们也常以地窟为稳妥的避难所。

地 窟

地窟原是教友埋葬死人和殉教者的遗骸的地下茔地，免得被人焚毁。因为当时有火葬的习俗；然而教友们认为人的身体既是圣神的宫殿，日后又当复活，理应尊重，因此或葬于私人的茔地内，或埋在地窟内。那些作为地下茔地的土地，都是有钱的教友捐献的，成了当时教会的公产。

当局并非不知道地窟的存在，不过罗马法律视坟墓为圣地，并鼓励小家庭们联合起来购置公墓，因此教友能在地窟内平安隐避达三百年之久，很少受到骚扰。刑役到地窟去搜捕教友是极罕见的事。

最重要的地窟都在罗马附近，不过在意大利其他地方如西西里、北非及埃及等地也有；是由纵横交错的许多甬道所组成，普通很低很窄，有些扩宽的地方，作为全家的坟茔，小堂或聚会之用。走廊两旁凿了许多壁龛，安放亡者的遗骸，多以石板封口；有时走廊多至上下四五层，以阶梯相连。坟墓及墙壁上间或饰以图画，多属象征性的：如一牧人肩负一羊，象征「善牧」，一个筵席的场面表示圣体。许多地方只画了一条鱼，因为希腊语鱼字，由五个单字拼成，正是「耶稣、基督、天主、子、救世者」五个词的第一字。内中有一帧美丽的古画，是圣母抱耶稣圣婴象，其他多是新旧约的故事：比如亚巴郎祭子，拉匝禄复活等。



罗马地窟、两傍壁上挖掘埋葬死人的墓穴，
墓穴常以石版封闭，上面刻上死者姓名。

进教的程序

圣洗是进入教会的大门。最初几世纪，大多数的教友都是由外教皈依的成年人，很少生后不久便受洗的。一经请求便给付洗的宗徒时期已成过去。在圣教遭难时，进教是一个严重问题，很能有致命的危险；为此望教者必须经过一个准备时期，甚至可能延长几年；先该学习并实行教义，证明堪当加入教友团体方可：越接近受洗的日期，准备越加紧。受洗普通在复活节：表示信友已死于罪恶，同耶稣一齐复活开始度新生命。

望教者须经过考试；该应许接受基督的一切诫命，及「天主经和信经」内所包括的全部真理。所谓信经，和我们现在所常念的「宗徒信经」相仿，称为宗徒信经，意即宗徒们所传的教义纲要。

受洗日被领至圣洗池旁，自行脱去衣服步入池内，由司铎手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受洗。⑤然后穿一白袍——象征清洁——跪在主教前，主教给他傅圣油并以手复其头上，呼求圣神降临：这就是付坚振礼。

圣体的敬礼

最初举行圣体典礼前，常先举行所谓「弟兄宴会」，以纪念耶稣立圣体前同十二宗徒所举行的最后晚餐。每人应交纳自己的「分子」，这是帮助贫乏者的一种方式。但这种领圣体前的宴会最易使人心神散乱，⑥为此不久便与领圣体分开，再后便行取消。圣体实在是一切礼仪的中心。最初仪式简单，以后逐渐加添了其他经文和礼节，意味更形深长。

现在我们描述一下第三世纪举行弥撒的仪式。那时虽然已有了正式圣堂，究竟为数甚少，我们假定在教难时地

窟内所举行的弥撒吧。

聚会通常在深夜，子时后便开始，以便能在黎明前完结。由六品辅祭通知「弟兄们」（这是教友们彼此的通称，不分阶级地位）聚会的地点和时间，男女分伙由别墅或罗马住宅区出来如黑影一般齐集聚会的地点。走下地窟的阶梯以后，便由灯领导，沿着满布殉教者及其他弟兄们遗骸的走廊前进。但这种情形为他们并没有什么悲哀的感觉，因为坟墓的旁边都是些启发希望的标语，例如：「安息吧！」「温良忠实的灵魂息止安所吧！」「永光照之！」「安息主怀」等字样，这类的词句都能在信友的心中培养永生的期待。

到达比较宽阔的简陋厅堂以后，便见油灯四处闪烁，厅堂深处有一殉教者的坟墓，那就是主教要举行秘迹的祭坛。信友们便聚精敛神，开始诵经祈祷。

主教问候在场的人说：「愿平安和你们同在！」这时一位六品以大家的名义祈求说：「为世界的平和安静——为圣教广场——为圣职人员——为众信友——为患病的信友——为孤儿及贫困者——为旅行在外者——为被判在矿坑劳役的信友——为坐牢系狱的信友——为迫害信友的人们」；在每节诵句之后，大家齐应「天主矜怜我等！主俯听我等！」可见信友们都看自己是教会的一分子，是基督所救赎的人类的肢体，抛开个人的私益，热心为大家祈祷。然后主教把大家的祈祷简短地连合在一起，诵念一端祝文，就是现在弥撒中的「集祷经」。众人齐应「啊们」。

随后二品辅祭（司经）念一段古经或新经；最后念主教所选择的一段福音，众人肃立恭听，念毕由主教讲解。

有时诵读别处教会记述该处信友殉教事迹的来函；试

想信友们听了那些殉教的情形和他们所受的种种酷刑，联想到自己也可能膺受同样的荣冠，他们该有怎样的心情。

到此，弥撒的第一部分，也叫「望教者的弥撒」，便算结束；在弥撒的主要部分——即成圣体和领圣体的祭祀部分——开始前，尚未受洗的人应当退席。

这部分的第一动作是奉献；为同圣祭连合，每人都当有所奉献。有献成圣体的饼酒的，也有为赈济穷人及孤儿寡妇奉献其他什物的。奉献完毕后，主祭便以大家的名义祈祷说：「弟兄们，我们大家祈祷，为使我和你们的祭献能被天主所悦纳。」众人齐应「啊们」。

现在到了最重要的部分。「颂谢词」是成圣体的前奏曲。主教邀请参礼的人热切祈祷说：「请举心向上！」——「我们已经向主了！」——「请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应当，分所宜为的。」主教继续列举天主的恩惠，记忆降生救赎，诵念基督在晚餐时所念成圣体的言词。信友们心中默想着这庄严的词句，耶稣便重临他们当中了。

到了弥撒最后的一部分，就是领圣体，主教将面形掰开；信友彼此行亲面礼，然后到主教前去领圣体。主教将一块面形（圣体）放在每人右手上说：「基督的圣体」，领圣体的人答应「啊们」，表示信服。六品此时在傍捧着盛圣血的爵，每人前去就圣爵领一口圣血，然后各回本位静默祈祷。主教将留为病人和坐监者的圣体暂供在祭坛上。

现在弥撒已告结束，念一端谢恩经，念后跪下接受主教的降福。最后说：「弥撒已完，可以回去了！」

白天即将开始，教友们各回本家，耶稣在他们心中，他们已有勇气去和生活的困苦相周旋。

从这简短的叙述可以看出，我们今日弥撒中重要的部分，都是自古相沿下来的，只是增加了一些次要的成分而已。一位古代的信友，能在我们现在的弥撒经书内，找到他以前参与弥撒圣祭所念经文的大部分。

祈 祷

初期的信友们并不祇是每星期一次，在参与弥撒时才想起天主来；他们却是把吾主「当不断祈祷」的教训付诸实行哩。亚力山大里亚的圣格来孟在第二世纪末叶曾写道：「我们既相信天主无所不在，那么我们一生可说常过瞻礼；我们在劳作时赞颂祂，在航海时唱圣歌圣咏。我们念经就是同天主交谈。如果我们能同天主默默相契，虽然口中不念经，心中也是在祈祷。我们抬起头来，向天举臂，当我们念经的声音停止时，在心灵的颤抖中，仍向往着精神的世界。无论是散步，是谈话，是休息，是工作，是看书，可说是常在祈祷。在默想时，一人收敛心神，呼求在天大父，祂对呼求自己的人，常是接近的。」

祈祷主要的时间是那样多，简直数不过来！有黎明的祈祷，那是成圣体的时间；有晚祷，那是在日落以后，掌灯以前。日中每种重要工作时都行祈祷：比如起身时，临睡时，用饭时，这是直到现在教友还常遵守的习惯；就连在拜访，工作，更换一种工作等不甚重要的举动时，也都行祈祷。每天另外有三个更隆重祈祷的时间：就是第三、第六和第九时辰（合现在九点，中午及下午三点），这是由犹太教继承下来的习惯；隐修士到今日还保持着这种习俗。

教友生活与补赎

借着圣事与祈祷的圣化，人心渐渐地变化了。开始度

教友的生活，就是与基督同化，就是使自己的生活，成为天主模范的肖象。初期教友作家之一，圣儒斯定，会如此描写从外教归化的人心，说他们渐渐清洁、解脱、与基督爱德的精神相贯彻：

「从前我们以荒唐为乐，现在贞操成了我们的幸福；从前实行魔术，现在奉献自己与天主了；从前贪财，现在把所有的充公而各取所需了。怨恨、谋杀、彼此反对；风俗的区别不许我们在家里收留外人；现在从基督降生以后，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为仇人祈祷，我们为不公道的仇教者求得回头，为能使他们也符合基督高尚的教义而生活，也能如同我们盼望从天主，世界的主人那里，获得同样的赏报。」

对这样高超的理想，是不是一切教友都忠心实行呢？教友虽有强力的信心支持，但人总是人；我们所熟悉的诱惑，初期教友同样能遇到，而且加上更重大的危险，如周围的败俗，普遍的拜偶像，和在刑罚的恫吓前背教的诱惑。看到教友们犯罪堕落，很快便产生了这样的问题：领洗后所犯的罪，是不是还可得赦免？对那些轻微的过错，由于人性软弱而来的，教会认为可因祈祷、守斋、和施舍，而获得赦免。此外教会有权赦免罪，甚至是大罪，大家都承认：这权能来自教会的创立者基督；她藉着圣洗圣事实行这权能，但赦免领洗后再堕落的人，不是鼓励人再去犯罪吗？有关这事的规则是逐渐确定的^⑦。第二世纪末期，已公开承认犯大罪的教友，在或长或短的时间中，应与教友团体隔绝，并被取消领圣体的资格，应当做谦抑与难堪的补赎，直到主教按手那天，他才能隆重地与教会重修旧好，并重新加入教友的行列中。

圣教会与各地教团

教友从未单独孤立，而是团体的一分子；教友并不是个别地单单救自己的灵魂，而是每人对大家负责。所以那里有教友，那里便有团体，便有教团。初世纪，原则上每一城市有一教团，而且只有一个教团。每一教团的创建，务要使它逐渐自立，因教难能随时打击某教友团体，而使它与外界隔绝。所以每一教团有他的领袖，有他的神职班，有他的经济组织，与慈善事业，甚至在某些程度下，也可说有他自己的习惯与礼仪。

但这样的独立自治并不是绝对的；在各地的教团以上，有一圣教会。那是一切教友所公认的，异端与裂教都不能驳倒它。一切教友，都知道自己是耶稣基督教会的一分子，这教会按创立者的意愿，该是一个，大家的教会，或更好说公 (Catholic) 教会，这是由圣依纳爵在公元一〇七年左右所首创，直到现在还采用的名称。

圣统的组织

圣教会如同其他社团一样，不能没有组织。从起初，信徒便显明地分为两种：社团的总体——教友，和他们的领袖——神职人员。后者负责社团的精神及物质利益：他们施行圣事，教育民众，防卫教友免受暧昧道理的侵害，并负责攻斥异端与裂教的罪魁。但这并不是说，教友只处在被动的地位，他们对教会的事务都极感兴趣；教会当局自愿去请教他们，也就是他们用选举方式选出他们教会的领袖。然而他们却不能赋给神权；这权能的传授是一种神圣的仪式，是由领有权能的人，行按手礼授与的。

每一教团的首领，是一位主教。主教真是首领，是羊群的牧者，羊群都该服从他；但他该用他的爱情、热心、

出力、和德行的表率来对待他们。在主教以下有司铎作他的顾问及助手，受他委任负责各种职务，特别是灵修方面的；再以下是执事，帮助神圣职务，特别是管理物质方面的事，如管理教会财产，施舍，照顾穷人，寡妇，孤儿等。这实在是初期教会的一种特色^⑧。

最后，因着教友团体的发展，还建立了其他更低级的神职人员：五品、诵读者（负责在公共场合诵读圣经）、辅祭、驱魔者、与看守堂门的司阍。

教会的起初三个世纪中，神职界没有守独身的责任。然而我们从圣保禄致第茂德与第铎的信中可以看出，结婚二次以上的，不能晋铎。保禄更看重独身是明显的，而且也符合耶稣的教训。从第二世纪起，教会很尊重那些发贞洁愿的男女，很早教会便宁要那些愿意独身的人晋铎，不久以后独身者一晋铎便丧失了结婚的权利。

教会的统一与罗马宗座

我们在上面已经见到，教友们对统一的感觉是那么深，不但在内心，而且表现在行为了。当基督的宗徒们在世时，他们能亲自管理那些自己创立的团体，在教友中维持友谊与亲善的关系。宗徒们逝世后，同样的友爱关系还存在着；这也是初生教会的动人事迹之一，如在各地教会中，经常有客人来往，并交换报告与信件。几时某教会有可推荐的善表，如殉教的英豪事迹，便立刻传达其他教团知道。圣保禄和圣依纳爵的信集，就是这样流传开来的。如果发生了什么问题，一地区的主教们，也集合起来开会研究。

但这样友谊的来往，也许祇是各地教会的一种团结，以便保护「信仰的宝库」纯洁无瑕，并维持彼此间爱德的关

系。事实上，若干重要城市的主教区，如埃及的亚力山大里亚，小亚细亚的安提约基雅，意大利的罗马，创立最早，是自宗徒时代由宗徒亲自创立的，所以渐渐地那些教区的主教便有了领袖的地位；而在他们当中，有一个教会已被大家公认，享有特殊的权威，那就是罗马教会。时期可推到宗徒时代的末期。

公元九十五年左右，希腊教友团体中最重要的一个，格林多教会，起了严重的纷争不睦；若望宗徒虽还健在，但不是他负责去恢复秩序，而是罗马主教，格莱孟——伯多禄的第三位继承人。是他自动去干涉的？还是被格林多教会请求的？我们不能确定。但那封给格林多教会的信，真是才智与谨慎的模范。更可注意的：他不单是劝告，而是如同有权威的，明白表示该听他的话；事实上格林多教会也承认这种权威，而俯首服从了。

我们还有其他的证据：公元一〇六年安提约基雅的依纳爵，给罗马主教写信时，曾用了这样的字句：「总理罗马人地方的教会，理应受天主保护，受光荣，受祝福，受颂扬，应被(天主)垂允，相称而贞洁的同僚会的主席。」这「同僚」二字，在初期教的使用中，指教友的团体，也就是指教会自身。依纳爵更加添说：「你已给他人施教，那么，我希望你所劝的与所命的，常被奉行。」依纳爵是在东方坐第一把交椅的主教，竟说出了这些话，这是罗马宗座被尊为最高权威的强有力证明！

公元一八〇年左右，里昂主教依莱内给了我们另一个证明。他自问说：到什么地方去找传统的教训，完整而不受异端影响呢？他自己又回答说：在宗徒们的教会中，真正教理的受托者，特别是在罗马教会：「事实上，只有罗

马教会，因他高级的优越性，该是一切教会即散居在全世界的教友都该同它一致；各地教友在他内保存了宗徒的传统。」^⑨

第三世纪时，各处教会屡次向罗马求援，为能解决各种困难的越来越多。譬如迦太基教会，因宽免背教者的问题，而意见不同时，圣西彼连(Cyprian)和他的敌手，都自动地奔赴罗马。这证明在圣教史的更古时期，各地教会已承认罗马教会是他们宗教的中心，他们统一的圣地。天主教不只是借同一的信仰，而联合成的联邦；而是一个偌大的身体，它的头是在罗马。

为什么罗马教会被承认有最高权威？为什么那么多有名的人，如保理加布、依莱内、戴尔都良、奥力振等，要去拜访罗马？理由不是罗马主教个人的价值。对第一第二世纪的罗马主教，除掉格莱孟有一封致格林多人的信外，其他我们一概不知。我们只知道他们的名字，和殉教事实；是不是能干的人物？我们不知道；但这不很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主教，都是继承罗马教会的创始者——圣伯多禄圣保禄两位宗徒；耶稣指着伯多禄曾说过这样的话：「你是磐石，在这磐石上，我将建立我的教会，地狱的门，不能同它对敌。」(玛16·18)

伍 公教文学与二三世纪的异端

教 父

天主教在罗马帝国流传的时候，面对着一个文明的社会：那里有演说家，有哲学家，有历史家，也有各类的著作家。基督的福音，动摇了一切古代的观念，如论现世，论来世，论天主；特别是那么多的深奥的道理，自然要遭

受泥古派的攻击。另一方面教友们都努力着多知道一些，为能答复反对者的攻击。于是激起了不少热烈的辩论和异端，假如受托者和守护者的牧人，不常常保护传统的话，大有消灭教会的趋势。

在这时期天主拣选了一些天赋特别强圣德特别高的人，来阐明并教授信仰的真理。

人们尊称这些教会初世纪(从第一世纪末叶起)的著作家为「教父」，他们都是德学出众的人。他们的著作虽不象圣经出于天主的默启，教会也不担保其中没有错误，但他们在教会中享有特殊的权威，因为他们尚接近本源，有的甚至是宗徒们的及门弟子；他们是初期教友生活的直接证人，和宗徒传统的卓越代表。我们已提过圣依纳爵和圣保理加布。

护教者圣儒斯定——在这时期的教会著作家中，有一群人称为「护教者」；这些归化的知识分子，把他们的才能用于服务圣教，驳斥以公教为目标的各种毁谤；他们尽心竭力为教友获得宗教自由；他们指出自己的信仰，值得敬重，值得注意，值得信奉，因为她满足人灵最高等的愿望。

护教者中最著名的，当推圣儒斯定(Justin)；他生于巴力斯坦，自幼就喜欢研究哲学。他旅行东方各地，在各派哲学中寻求真理，但没有一派哲学能满足他不安的心灵；最后他遇到一位教友老翁，使他认识了基督，并使他懂得天主教义是真实的智慧。儒斯定归正后并不放弃哲学；他先居于厄弗所，以后去罗马，并在那里创立了一所学院，教授天主教哲学。他那么有名，一个普通的教友，竟象教会的领袖之一。他写了两部护教著作，呈于外教的

皇帝。在公共集会中，他驳斥外教人对天主教的种种毁谤。一名邻居的外教哲学家，因为无法回答儒斯定的论证，便去告发他是教友。他以言语的证明后，又以血来作证。他曾这样写说「没有一人信从苏格拉底，以致为他的教训而死，但为基督连贩夫走卒都能视死如归。」他用自己的死证实了自己的话。他和其他六名教友同时被捕，被解送到罗马总督那里。总督想动摇他的信仰，对他说：「听着吧！人家说你能言善辩，你又希冀认识真实的道理：倘若我先鞭打你，然后把你斩首，你想就可升天堂吗？」——「倘若我能受你所说的苦，我希望领受赏报；我并不幻想，我知道，我确信这个。」——「那么闲话少说；你们上来吧，大家一齐来祭献神吧！」——「没有一个通理的人会舍弃信仰而自甘忘本。」——「假如你们不服从，你们将受刑罚而毫不宽贷。」——「我们整个的希望，是为耶稣基督我等主受苦，而获得拯救。」其他的殉教者也说：「你任意做吧！我们是教友，我们决不祭献偶像。」他们终于都被砍头而致命。

初期的异端

教会的护教者不但要攻打外来的敌人，而且还要克服那些接受基督而败坏教义的内在劲敌。人们称那些抛弃教会的一部分启示真理，而自以为仍是基督徒的人，为「异端者」。

天主教露面的时候，并非进入一个未开化的世界，那些受过教育的归化者，他们对世界，对神，对人生命的起源，都有了既定的观念；总而言之，他们已有了一种哲学；奉教以后有人愿意把新的信仰和得自外教主义的观点互相调和。

这样的例子，便是诺斯底士 (Gnostics) (神秘或唯知)主义——圣教所面对的第一种异端。这些人自夸认识了秘密的道理，普通人所不晓得的知识，他们引起了这样的问题：恶究竟怎么来的？圣经既然把宇宙当作全能全善之神的工作，那末怎么会发生「恶」呢？他们以为圣经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太简单了；他们自己要用很复杂的学说来答复它，把天主教的启示，用最幻想的推理，尽量地混合在他们的学说中。

诺斯底士主义有多种形态，但不同的各派有共同的一点，就是主张精神与物质是绝对对立的；物质是恶，精神是善。至高的天主，只是纯精神体，跟物质毫无关系；所以物质的世界，不是由天主造的，而是由更低级的神造的。

诺斯底士主义者，自夸具有众奥迹之钥，因着这知识，能达到救援。从他们的学说中引出的伦理，永远在两个极端之间摆动；或者是过激的苦修主义，既然物质被视作恶，就应躲避用物质，故婚姻本身也被视为恶；或者采取相反的不道德结论，主张让身体任所欲为，既然他只能作恶。

最著名的诺斯底士主义者，当推马西翁 (Marcion)。他过度的推敲古新经中间的相异点，以致不愿相信犹太人的天主是真天主，结果到抛弃全部古经和一部份新经的地步。马西翁，因着他的组织才能，曾组织了许多相当坚固的裂教团体，有些存在到第五世纪，才寿终正寝。

异端中很特别的一种，是蒙丹 (Montanus) 学说；蒙丹是在公元一七〇年左右，从外教司祭归正到天主教的。他扬言圣神显现的时候已到了，而他相信自己就是圣神的

先知。两个跟随他的女信徒和他一样的狂热，他们散布预言，宣讲严格的伦理，命令严厉的斋戒，禁止信徒逃避教难，并宣布若干罪过不得宽赦。

教会的答复

圣依来内——这些充斥的异端虽使教会受到了损失，然而也有幸运的结果；它们促使教会确定她的教义，并在神学上日渐进步。

第二世纪最有名的护教学者，当推里昂的圣依来内(Irenaeus)。他在公元一三五年左右生于亚洲的士米纳(Smyrna)，幼年时曾认识圣保理加布主教，日后他感动地回忆自己十五岁时，怎么和同学们围坐在这位圣主教的四周，听他讲跟若望宗徒的谈话，以及跟其他见过主的徒弟的谈话；这些事深深地刻在他的心里，所以他曾写说：「我在幼年时所学习的，和我的心灵一起长大，而和她已结合成一个了。」

依来内从他的诞生地亚洲来到罗马，再从罗马来到高卢(今法国)的里昂；一次教难中该城的主教保丹(Pothinus)殉教了，依来内遂被选为他的继承人。他为给当地人宣传福音，就学习了他们的言语。依来内这名字，在希腊文中解释「平安」，他真是名副其实，到处显出伟大的心胸，作一位和平使者，缓和教会间的冲突。

这位伟大的传教主教，在忙碌的各种工作中，在他殉教前，竟能找出时间写了许多著作；其中一部杰作，是把当时的异端一一列出，并一一加以反驳。他曾设问道：异端的错误怎么来的呢？来自人们想用人理智来懂得天主和奥迹。然而天主教的信仰不是由人任意仿造的一种学说，而是由基督赐给，宗徒接受并传给教会的一种天主的

训言。谁愿认识宗教方面的真理，只需知道那个教会完整地保存了这宝藏，那是宗徒们和他们的继承者所建立的教会，它们的主教因着无间断的继承，和宗徒们一脉相传；尤其是罗马的教会，由光荣的伯多禄及保禄建立的；因着罗马教会，和他的主教宗徒的继承者，把宗徒的传统保存得完整无瑕。

亚力山大里亚学院，克来孟与奥力振

在公元的初世纪，罗马帝国的教育中心，不在雅典，也不在罗马而是在亚力山大里亚——当时全球大城之一。到了第二世纪末叶，它也成了天主教光耀的中心，尤其因该城主教所照拂的教理学院之故。这学院可和我们的现代大学媲美，不但程度高而且学科广汎；所不同的是只有一位老师在教学，学生在他那里受到万能的陶冶。起初这学院本为训练传教员之用，但因着教师的声望，吸引各处受过教育的人，来对哲学和宗教研究深造。

在这亚力山大里亚学府的前后老师中，留不朽之名的有两位：即克来孟与奥力振。

克来孟 (Clement) (一五〇——二一五左右) 雅典人，生在一个外教的家族。他受过当时所有的文学与哲学的教育。他皈依天主教后，作了亚力山大里亚学府的老师，他最吸引人的，是提供天主教教义的方式，就是在教义中溶化了他所吸收的古代文化的精华。但是克来孟不只是一位著名的老师，引领他的学生到达天主教义的科学知识，而且也是一位热心的司铎，领人到达成德的最高峰。

克来孟的光荣之一，是训练了一位青出于蓝的弟子——奥力振 (Origen)。奥力振与克来孟不同之点，是生在教友家庭，他约在一八五年诞生在埃及；父亲李奥尼

得 (Leonides)，以圣经教育他，孩子显出早熟的才能。传说李奥尼得屡次在孩子熟睡时，尊敬地口亲他的心胸，因为这是被圣神的临在所祝圣了的。公元二〇二年，奥力振十七岁时，埃及兴起了教难。李奥尼得被捕了；奥力振渴望和他的父亲一起致命，母亲为强迫他留在家里，藏起了他的衣服。这青年既不能追随父亲，便写信给他，鼓励他坚持到底：「请十分留意，不要因我们的缘故而屈服。」

李奥尼得被斩首了。十八岁的他成了一家之长，该赡养六个兄弟，他就以教书维持生活。不久主教委他为重开的教理学院的教师；但危险还是很大，他屡次冒着生命的危险，伴着殉教者，直到他们受刑的地方，给他们和平的亲吻。他漫长的一生，充满着工作和旅行，完全献身于教育和保卫信仰。他未获得象他父亲那样殉教的光荣，但至少尝到了他日夜盼望的殉教苦痛。在戴西乌教难时，他曾被捕入狱，受过剧烈的刑罚。从暴君严刑中死里逃生的他，不久便逝世了，时在公元二五四年。

不可否认的，奥力振是教会的伟大思想家之一。他著作之多简直使人难以置信，可惜只有一小部份留传下来；但范围很广，包括当时全部的知识领域：圣经、神学、哲学、护教学、辩驳文、道理、伦理训话、和信件等。他如现代学者一般，连接并比较圣经的各种底本和译本，然后在多次的讲道中，他细究圣经中最隐晦的意义，为滋养人的灵魂。对神学奥力振是个拓荒者，他是第一个人，试图把全部天主教信条，来一个有系统的解释。虽然他始终愿作一个正统的学者，但他到达了尚未开发的领域，陈述了许多教会所不认可的道理。

非洲人、戴尔都良与西比连

第二世纪末叶和第三世纪，教会在非洲北部已很有生气。两位天主教作家在那里很有影响力，甚至超过那行省的界限。这两位就是戴尔都良和西比连。这些非洲人用拉丁文著作，不象过去我们所提的一切作家都用希腊文。

戴尔都良 (Tertullian) 一五〇年左右生于迦太基。他是受过坚实教育的出等的律师，性急躁好争辩，善于用新奇而华美的文笔，表达他的思想。皈依天主教后，他成了神父，把他的才能用于服务教会上。他虽为教会勇敢地攻打了异端，自己却因着性情的过激，陷于蒙丹异端，至死未表示悔改。

他的著作中最有名的是「护教论」，美丽的词藻，坚强的辩证，向帝国的各省长指出信友的无辜，和他们相反信友的不合理。就在这本著作中，有那著名的句子：「殉教者的血是信友的种子」。在另一本名叫「神魂的证明」的著作中，他把平常用来归化教外人的论证放在一边，他说这些人只要听他们心灵的呼吸声便够了，因为「基督教义正适合人的天性」(Anima Naturaliter Christiana)，这就是说，他们心灵的深处切望着创造他们的真天主。

西比连 (Cyprian) 约于二一〇年生在非洲一个富贵的外教家庭，年轻时相当随便；但自从他皈依天主教起，便把自己整个儿奉给基督了。他宣誓守身如玉，又变买了一大部分财产，用以赈济穷人。晋铎后，他的才能，他的教育，特别是他的德行，那么引人注目，以致二四九年迦太基主教逝世后，该城神职界与信友一致选他为继承者；从此以后，只因他的声望便无形中成了非洲教会的领袖。

他称戴尔都良为「老师」，但他本人的才智却更为持

重。在他自己的许多著作中，最值得纪念的一本便是「教会至一」。在他看来没有再比裂教或异端更严重的了。他曾说过这样美丽的句子：「谁不以教会为母，就不能以天主为父。」因他酷爱教会至一，甚至否认异端人付洗有效，这是他生活史上稀少的弱点之一。他虽在这点上与教宗意见不合，但从未否认过罗马主教的最高权威。当殉教的荣冠结束了他富饶的生涯后，教会便封他为圣人，敬他如最大的忠仆之一。

伪 经

大约在第二世纪中叶，开始出现一种宗教的通俗文学；一些假托宗徒之名，而模仿新经的书籍。教友们觉得圣经提到宗徒们的事迹太少，如他们的传教旅行，他们的致命；教友们也愿意知道耶稣的儿童时代，圣母圣若瑟的生活，救主的整个家族等；有些作家就逞着自己的想象力，以补福音及宗徒大事录的不足。这些作品就是那时代的宗教小说，有甘美和动人的插曲，也有许多荒诞的事。使读者被奇异的叙述所吸引，因而想入非非，对历史与地理也都自由捏造；所提的奇迹屡次是滑稽可笑的。把它们和新经相比，粗俗卑下是显而易见的。

从起初，教会就非常小心把来自宗徒而受天主默启或至少经宗徒认可的书，同这些作品分清。戴尔都良曾讲述在一七〇年左右，亚洲曾流传着名叫「保禄行事录」一书。是一位司铎因爱保禄宗徒，而冒他的名写的，这好心有余而明智不足的司铎，就因这事受了撤职的处分。从此我们知道：教会为保卫教友的信心，措施是非常严厉的。这些作品中如有教义方面的错谬，教会就加以处罚；如只是宗教性的小说，教会便予以容忍；但总不许在圣堂中公开诵

读。

中古世纪时，新经的书目已无异议，异端的危险也已过去，教会对这些满足天真好奇的小说采取了宽大政策。从这些书中我们得知圣母双亲的名字是若亚敬和亚纳……它们讲述了圣母献于圣殿的故事，那是福音所没有提及的。艺术家、画家、雕刻家在各时代，都从它们中获得灵感。从它们我们开始布置圣诞马槽，非放牛驴不可，从它们福音的「贤士」，成了戴王冠的「三王」了。

为我们这些作品有另一种兴味；那就是教会初世纪教友们信仰的证据。例如那时期教友们对救世主之母有一种热爱的敬礼，坚信她是卒世童贞，并蒙召升天等。

陆 最后战争与君士坦丁和平

罗马帝国相反公教的最后一次试验，是刁克先(Diocletian)教难，是所有教难中最长而最可怕的一次。

刁克先皇并非自始便决心要做教友的仇人，在他执政的初期教友并不怕惧他，他表现得好像帝国的一位公仆；他和君士坦丁(Constantin)与戴奥陶西(Theodosius)是使罗马帝国延迟灭亡的三大皇帝。

当二八四年他执政时，形势很困难：四周边境有蛮族的威胁，内部有分裂的迹象。刁克先敏捷的悟性，早已看出偌大帝国的政府，为一个人负担太重了。因此他把帝国一分为二：刁克先自己保留东部，把西部的政府^⑩托给同僚马克西米(Maximian)管理；以后在这两位首领以下各附一名更年轻的副座，预定为未来的继承人；这样帝国已一分为四，但借着刁克先的威势尚保持着统一。另外他也勇敢地改革了行政、军政、与财政的设施。

这些方法都有好的结果；国内恢复了秩序，教友沾他的光不小。在刁克先起初执政六年中，教会享受着从未有过的全面平安。教友能升为高级官吏，甚至为一省的省长；他们被豁免举行法律要求官吏该行的外教祭献，甚至在皇上亲友中，也有教友存在；皇后与公主对天主教颇具好感，可能是望教者。信教的人越来越多，圣堂中常是满堂教友，所以许多小圣堂都被改造成更大更华丽的圣堂：有些人甚至叹息这过于昌盛有助于松懈。教友能相信罗马世界的归主快将实现了。

大 教 难

但这希望还嫌太早，形势很快便颠倒了过来。那位帮助刁克先治理东部的人加莱 (Galerius)，是一个狂热的外教人，并且是性极残暴；他渐渐操纵了衰老的刁克先，首先要求刷新军队，一总军人都需祭祀帝国的神祇；凡不愿祭祀者，就得退出军队。之后在三〇三年，陆续公布了许多谕令，禁止教友集会；教堂一律拆毁，神职人员应被监禁起来，教友的职务与特权都被取消。但刁克先尚不想使教友流血。加莱乘皇宫附近两次失火的机会，——有人推测他是放火的主使人——诬告教友放了火。这一次刁克先误信了，发怒若狂，于是教难便全面化了；一切教友都应祭祀神祇，否则处以死刑。

大屠杀立刻开始了，并且延长了十个年头。谕令的执行并非到处一般严厉，全看地方当局的性格如何而定。帝国东部各省的教友受苦最多，人们屡次见到集体的处决。有些教友的城市或村子，居民全部被歼。还可见到长长的教友行列被红铁打上烙印，走向矿坑去做苦工；更残忍的，是有人被挖去一只眼或砍去一根腿筋。在埃及迫害到

达了残忍的最高峰，男人、女人、小孩无一能幸免；刽子手设法变换着用各种刑罚，以致外教人有时也起了同情心，冒险藏起教友，或帮助他们逃脱。这样舆论方面已从向来的仇视或轻视，转为同情。

在这时代的殉教群中，我们只举出几个最著名的例子：在罗马，有教宗圣玛赛理诺 (St. Marcellinus) 和最受人敬重的年轻圣女依搦斯 (St. Agnes)。她被解往法庭时，只有十一岁，拒绝放弃所发的贞洁愿，满心喜乐地想和基督结合，最后受了斩刑。圣巴斯弟央 (St. Sebaestian)，羽林军的将军，被乱箭射死。在西西里的西拉古撒 (Syracuse) 有贞女圣露西 (St. Lucy)。在巴力斯坦，有圣葛斯默和圣达米盎 (St. Cosmas and Damian)，出身亚拉伯的医生，他们的名字已被列入弥撒的常典中。以上只是我们所知道的许多殉教者中的几个名字而已，何况还有更多的殉教者，名字早已失传，只有天主知道。

教难正在方兴未艾的时候，忽然帝国的两位领袖，刁克先和马克西米同时让位，将权力传给上面提过的副座：公斯当斯 (Constantius) 和加莱。前者对教友有好感，停止了西部各省他辖区中的教难；相反在东部各省，加莱的辖区中，教友的痛苦反变本加厉。但是几年以后，在公元三一一年上，这个教友的劲敌，终于承认失败：染上了可怕的恶疾，发臭的毒疮，蕃殖着蛆虫，而且渐渐蔓延全身，他终于承认他的病是一种惩罚，而要和教友的神和好；他请求教友们为他祈祷，并出令结束了救难。

这还不是决定性的和平，而且未伸展到整个帝国，但仇教者已觉到使教友流那么多血，毫无用处。殉教者的英

豪所赢得的决定性胜利的日子，已经临近了。

君士坦丁的胜利与米兰诏书

自从刁克先退位以来，帝国陷于无政府状态。王位之觊觎者都以兵力来争夺霸权。就在这角斗的过程中，产生了确乎改变历史进行的事情。

觊觎王位者之一是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公斯当斯的儿子；公斯当斯曾温和地治理过西部各省。君士坦丁曾被任命为高卢罗马军的总司令。他是宽容的外教人，倾向一神主义。这位名将，深为兵士所爱戴，在他父亲逝世后，他就决定恢复政府的统一，先在西部各省着手。一个僭权者马森斯 (Maxentius) 已在意大利起事。君士坦丁越过阿尔卑斯山，领着他的军队，向罗马进发；那里他的敌人正以优势的军队严阵以待。这冒险的企图，关系着他整个的命运。在开战之前，君士坦丁自觉需要呼求救友的天主，因祂在中止最可怕的教难一事上，已显出了祂的能力。当他睡觉的时候，获得了上天的暗示：他见到基督的十字和这一句话：「因着这记号你要得胜。」他使兵士的盾上都刻上基督的名名号^①。第二天在罗马近郊，第伯河 (Tiber) 上米勒未 (Milvius) 桥头，战争展开了。敌军被打得落花流水，马森斯的尸体在第伯河中发现。次日君士坦丁行凯旋入城礼，居民不论教内教外都高呼万岁欢迎。从此他便成了西罗马帝国的唯一主人。从高卢出发时他尚是个外教人，抵达罗马后心已是教友了，他把他的胜利归功于教友们的天主。(三一二年十月)

公元三一三年初，君士坦丁在米兰与东罗马皇帝李西尼 (Licinius) 相会。帝国的两位领袖共同建立了一个新政治的纲领，拟了一篇共同宣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米

兰诏书」。其中包括良心自由的原则：每人可自由信奉自己所喜欢的宗教；天主教教友可自由实行他们的宗教，不得再受任何干扰。外教人也有同样的自由。此外，为赔偿过去，在最后一次教难中，教友的财产，聚会的地方，团体的共同财产被没收的，该当一律归还。

米兰诏书成了历史上的里程碑。以前外教政府总以为自己，为保护他的权威，理应铲除那似乎妨碍他全能统治的信仰；那已是今日独裁政府的观念，视个人为服务国家的机械。因着米兰诏书，国家元首首次公开承认：良心的领域，超越一切人的权力以上，而单单属于天主。殉教的英豪已赢得了基督那句话的实现：「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

注解：

- ①在罗马附近有一个著名的地窟，名叫「圣加理多 (St. Calixtus) 地窟」，里面埋葬着好几位教宗。起初，这个地窟单是在某罗马贵族大家庭的土地内所挖掘成的地下墓地，这大家庭名则济利 (Cecili) ，也就是圣女则济利亚的祖先。在这地窟中有许多极著名的罗马坟墓。
- ②初世纪的殉教者我们都是借着集为「致命实录」一书的各种著作而认识的。这些著作并非有同样的历史价值，应当分为三类：甲、官厅的审判实录，所记的是法官的问询，被告的口供和最后的判词。这些来自公家的档案库的片断，有不能否认的历史价值。乙、是来自目睹的证人，或同时代的人的记述，例如里昂教友写给亚洲教友的信，报告一七七年里昂教友的殉教情形；圣保理加布，和圣妇白尔伯都亚与斐利西大等的殉教录等。这些文献也有不能否认的历史价值。丙、事件多年以后的追叙，目的是为动人观摩，事实与虚构互混；虽然不说没有一点儿我们在本书里所引的致命的叙述，都是根据前两种的实录。
- ③致命或殉教者辣丁文一词 (Martyr) ，原文是希腊字「证人」的意思，以后西方各种语文都采用了。
- ④这位西米乌 (Sirmium) (地近多瑙河) 的依来内，不可与里昂主教圣依莱内相混淆。
- ⑤但在紧急的情形下，洗礼也以在领洗人的头上倒水三次举行，同时念「我洗尔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圣而公教会至今还沿用这种仪式。这在新经以外最古老的文献「十二宗徒的道理」(Didache) 一书中，说得很清楚的。
- ⑥参阅：圣保禄致格林多人前书第十一章。
- ⑦第二世纪时，对告解圣事有两种相反的见解：一种较严厉，主张领洗的教友所犯的大罪，尤其是拜偶像，奸淫和杀人，没有希望获得教会的赦免；这派意见太严不久就无

形消灭了。另一派意见较占优势，更近人情，也更合福音的精神，主张只要求罪人在和教会和好前做严厉的补赎。戴西乌 (Decius) 教难后这派人的意见更占优势了，因为有许多教友为避免死亡而祭过偶像的，恳求重归教会怀抱了。一名严肃主义的罗马司铎诺瓦西央 (Novatianus) 主张某些罪不能赦免，并且造成了裂教，延至第五世纪始消灭。

- ⑧我们现在所描写的教会组织，是第二世纪中叶以后的实在情形。这组织如何形成的，那是相当模糊的问题，因为对这时期的教会历史，我们所有的文献很少。但我们可肯定，主教、神父、执事的区分，起源很古。至少这些名字在宗徒大事录中已存在，虽然很难说那时的职务是否自当初便和以后的相同。特别在起初，主教和神父的区别不大清楚。此外在似乎在起初，在保禄手创的团体中，权力由一个团体行使的。如果看他们的年纪，便称他们为「长老」，(希腊文 *Presbyteroi*) 如果注意他们的职务，便称他们为「监督」(*Episcopoi* 主教)。无疑地这些团体的真正领袖，是首创的宗徒本人，他虽不在场，却继续遥远地关心着新教友们的神益。不必说，这样的团体没有一位主席，是不能行使职权的；渐渐地由主教团的管理，进而为由一位主教管理了；这种改变进行的或快或慢，全随当地教会的情形而定。「十二宗教徒道理」写在第二世纪末期，上面只提「主教和执事」。反之，安提约基雅的圣依纳爵的书信，写在一〇七年左右，清楚地说每一团体有一位主教和许多神父及执事。毫无疑问的是在第二世纪中叶，各地方都已有了主事的主教。值得注意的是，从那时期起，便有人想编制一张各教团第一任主事主教的名单；那么从起初，而且该是宗徒制定的，主教团的主席便享有主管的权柄，虽然在我们所获得的少数文献中，不甚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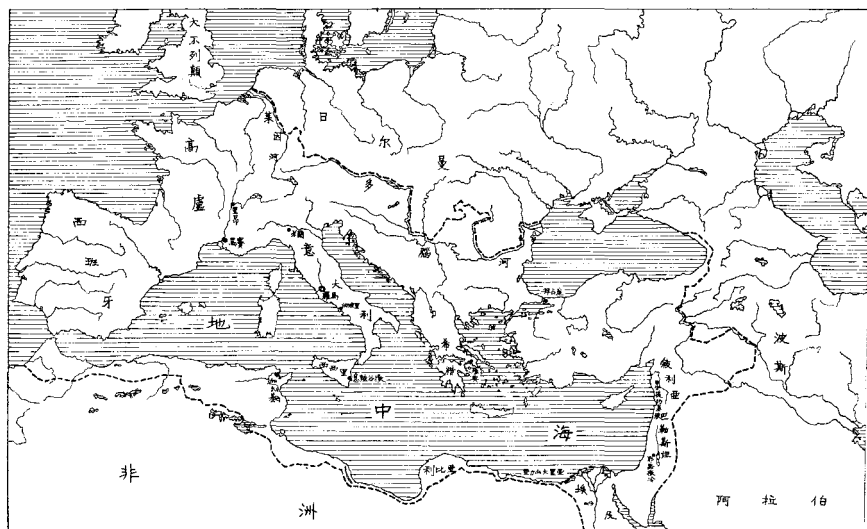
⑨教宗维克多(Victor)(189—199)在位时，我们便见到行使这权威的显明例子，很久以来，对举行复活瞻礼的日子，便有两种不同的惯例。亚洲的教友，按照上溯若望宗徒的传统，在犹太人举行逾越节的日子，即三月的月圆日，庆祝教主的复活。其他的地方，很早就不按照这个习惯了，他们是在月圆以后的星期日庆祝复活节。当然这歧异一点儿不影响信仰，这只是一个纪律的问题，但总觉不相宜。教宗维克多要硬性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召集了全教会会议，命令一致遵守罗马的惯例。亚洲的主教为遵忠实履行他们的古老习惯，拒绝服从。维克多下令开除不服从的主教的教籍，这未免太严厉了。依莱内固然不否认教宗措施的合法，但写信劝他不要操之太急；为了纪律的问题，须要开除可敬主教们的教籍吗？依莱内的斡旋发生了良好的效果，教宗听从了依莱内的意见。从第三世纪，亚洲的教会也都采用了罗马在主日庆祝复活节的习惯。这一冲突很清楚显示第二世纪末叶，罗马教宗已行使了他的最高权力。

⑩罗马帝国一说西方，便指的是意大利，高卢，大不列颠，西班牙与北非洲。东罗马包括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与埃及。东方主要的言语是希腊语，西方是拉丁语。

⑪我们所知道的事实，是从两位历史家叙述的；他们是拉克当斯(Lactantius)与欧色伯(Eusebius)，都是君士坦丁的同时人，拉克当斯在事情发生的几年内，这样写说：「君士坦丁在梦中被关照：在盾上刻上天主的天上记号，然后去交战；他完全照做……他在盾上刻了基督的名号。」欧色伯在事后十五年在「君士坦丁行传」内叙说：一天下午在全军前，君士坦丁看见在天上有一个发光的十字架，四周有这样的字句「你要用这个记号得胜！」当天夜里他梦见命令他摹写这记号。

两种叙述在细节上有些不同。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拉克当斯的证据。欧色伯叙述可能有些渲染。君士坦丁的皈依由下面的事情可以证实：他在他的军旗上实在印上了 X 与 P，这是希腊文 XPRISTOS（基督）的为首两个字母。人们发现君士坦丁时代的许多碑铭与货币，都刻有这记号。

在同马森斯作战时，君士坦丁还不关心作教友：因西罗马的外教人比东罗马更多。反之当他向罗马进军时，更关心赢得外教人的好感，因为在罗马城内他们还很有势力。所以他的变化既不是因着利益，一定是因着他个人的折服。



第二、三世纪的罗马帝国版图

第四章 第四世纪教会的胜利

教会一获得平安与自由，就清楚地显出：曾抵抗了各种迫害的这个教会，将要展翅高飞；厌倦了不道德与外主教义的罗马社会，也已开始动摇而深感宗教生活的需要，对各种偶像崇拜既已失去了信心，人们便转向那能给信友超人力量的唯一教会了。

第四世纪①在教会的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君士坦丁不但给了教会和平，而且还给了她不少特恩。戴尔陶西（Theodosius）更宣布天主教为国教。至于教会的坚强生活在以下的事实中更为显著：教会的机构在不停地增加，隐修生活从此开始了，许多建筑物公开地造了起来，公教文学尤其是教父们的作品大显光辉。为教会有很大的危险的各种异端，并没有动摇了她，反促使在大公会议中，用清晰的字句确定了若干重要信条。

壹 第四世纪的教会与国家

君士坦丁与教会

君士坦丁的皈依，不象圣保禄那样一开始就完全归正；却是按照一种教会虽不赞成，当时却相当盛行的恶习，把圣洗延到了临死前才领受的。他一生做着「半个教友」，外教主义的情欲有时也会发作一下。他第一是政治家，在他的统治中，政治的动机和宗教的信仰，同样引导着他，他是帝国的领袖，而帝国的大半居民尚是外教人；按外教惯例，国家的元首同时也是宗教的元首，他接受了外教崇拜神的最高司祭的头衔，但他从未参加过祭礼。他忠心于米兰诏书的条款，只要不直接妨害公共的风化，常

保证外教崇拜的自由。时间一久他渐渐地便显出对天主教的好感了。例如他建筑了或装饰了许多圣殿。他把罗马拉脱朗宫赠给了教会，直到中世纪这座宫殿一直成为教宗的惯常住所；在宫殿旁盖了拉脱朗 (Lateran) 大殿，在华梯罔圣伯多禄的坟上，又盖了华丽的大殿，一直保存到第十六世纪。

东罗马皇帝李斯尼 (Licinius) 正和君士坦丁相反，他在米兰诏书上签字，祇为了政治的理由，当他一回到东方，便渐渐对外教主义青眼相加，对天主教毫无好感，且用各种方法去为难她。君士坦丁以宗教自由保卫者的名义，向他宣战，战胜了他，而且最后处决了他。从此罗马帝国统一，只有君士坦丁一位皇帝了。

君士坦丁获得罗马后，立刻想把帝国的首都搬到东方去。他选定了拜占庭古城为地址，因为那是很易保卫的海口，且地位连接欧亚两洲，很是适中。在皇帝的命令下，许多的建筑师和工人便开始工作起来，经过了六年的工夫，大功始告成；我们至今还称它为君士坦丁堡以纪念它的建创人。在这「新罗马」城内，君士坦丁愿意有公教的气氛，所以许多的圣殿渐渐地盖了起来，在诸宗徒之堂中，他为自己造了庄严的陵墓。

在这时代，朝圣者开始涌向巴力斯坦，去敬礼被救主生活与苦难所圣化过的地方。但自公元七十年耶路撒冷的毁坏，和罗马人建筑一座新城以后，加尔瓦略山与圣墓的旧址，已完全湮没了；教会仇敌为抹去基督苦难的记忆，又建立了许多神庙。现在在君士坦丁皇命令之下，考古学家确定了圣地的旧址，大批的工人挖掘耶路撒冷加瓦尔略山与救主的圣墓。君士坦丁的母亲，圣赫肋纳 (

Helena)，虽已是七十八岁的老人，但还亲在那里，鼓励并领导着工人。在发掘的进行中，找到了救主的十字架。这尊贵的遗物被分成无数的小块，分散到全球为满足教友们的虔诚敬礼。在圣墓，与基督诞生地白冷，都盖了华丽的大殿。

建造圣堂比变更帝国制度容易得多，因为后者是由多年的影响，与世代思想及生活方式结晶而成，君士坦丁虽然努力，当然在短短的几年内，他不能把败坏的希腊罗马社会，变成一个与基督理想完全相合的社会。但基督教的影响已渗入他的法律中。主日和耶稣复活的日子，已成了公共假日。有些法律专为保护穷苦病弱与孤儿等，保护奴隶免受主人的粗暴，他们释放也变得更容易了。为纪念救生的苦难，取消了十字架可怕的苦刑。另一道谕令，禁止在犯人脸上用烧红的铁去烙印，因为他说：「人是按照天主的肖象造的。」他试想废除角斗者的比武，但因根深柢固，他的希望没有实现。为纠正风俗的败坏，他尽量坚固家庭保护子女的权利，为提高母亲和妻子的地位，他尽力攻击通奸的恶习。

按照圣保禄的训诫，教友中有争论时，该请主教裁判。这种明智的措施，第一是维持教友间的和睦，第二也为躲避坏表样。君士坦丁使这习惯成了强制性的，承认主教的判决有法定的价值。这是教会法庭的开始，到中世纪时将发展至最高峰。

君士坦丁自称为「额外主教」，意思是说：他自信负责向尚未奉教的国民宣传福音。可惜他常想过问有关教义的问题，那是只有主教和教宗才有权判断的事。他个人虽然没有犯过太大的错误，但他的继承者效法了他的榜样，却



君士坦丁—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皇帝
(古市场宫殿仅存的石象头部)

犯了重大的错误。教会刚脱了教难的危险，却又被另一个同样重大的危险威胁着：那是隶属于政治权下的危险。

君士坦丁既扬言为基督的信徒，并对教会表示了如许的善意，为什么不领洗而正式加入教会呢？是不是为了政治的理由避免伤害外教子民的感情呢？或是想在临死前领洗，可获赦一生的罪过而直升天堂？谁都不知道。无论如何当他觉得死期临近时，便请求了领受洗礼；他自己脱去了皇服穿上新教友的白袍。他还有力量说出了以下的话：「这是我久已渴望的日子，这是我恳求天主恩赐救援的时候……这时我实在幸福；现在我看见了天主的光。那些得不到这些幸福的人真正不幸！」他死在公元三三七年的圣神降临瞻礼日。

虽然他有当受人责斥的过错，后世却给了他「大帝」的封号；因他伟大的事业他实在也配享这个封号；他实实在在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天主教的原则渗入了法律与制度中，终于酿成了一个新的文化。

君士坦丁死后，他的三个儿子共分帝国。其中之一，公斯当斯二世，在他的兄弟死后，成了独一无二的总皇（三五〇—三六一）；虽然他是教友，他却给教会招致了许多麻烦，因为他庇护亚略（Arius）异端，有关这异端我们将来还要提到。

叛徒茹连

君士坦丁的继承人中，只有一人想开倒车，想恢复外教主义，那就是历史上有「叛徒」之称的茹连（Julian the Apostate）。

他是君士坦丁的侄子；从小便受过基督教的教育，但他的老师们都是亚略异端者，教给他的教义，只是残缺不

全的，干枯的，在这感情敏锐的青年的心里起不了作用。以后他研读希腊的文学与哲学时，便沉醉在那上面，在心里也放弃了基督。公元三六一年公斯当斯二世逝世后，他独霸帝国达三十年之久，于是便放下了假面具，公开叛了教；罗马皇帝重新成了外教人，另外他还自信上天召叫他复兴濒死的异教。被抛弃的偶像庙宇重新开放了；杀牛宰羊的祭献与占卜等又盛行起来，他还亲自在牺牲跳动的内脏中去找寻预兆。他恢复了古代崇拜的礼节，还不满足，更愿以新的精神加入异教中，于是他想以他所憎恨的天主教做模范：他试想以天主教的道德感动异教司祭；他要求他们成为祈祷的人，成为宣传这新宗教的传教士，成为苦行而有爱德的人。徒劳无益，邪神的司祭对这些异常的要求感到很大的惊愕，尤其对贞洁与禁欲的要求；因为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他们的光荣与特权而已。

人若不消灭耶稣(茹连轻蔑地称他为加黎里人)的宗教，只恢复异教尚无补于事。所以他命令教友归还占有的异教庙宇，已毁坏了的再重建起来。茹连本人虽不要流血的教难，但在民众的推动之下，有不少暴动的发生，和教友的被处死。茹连特别开始了间接迫害的方式。教友丧失了获得公职的希望；一切的职位都给了异教人；军人与官吏，教友都没有份儿。还剥夺了教友及一般民众所应享的普通权利。在帝国内教育一向是完全自由的，国家从未干涉。茹连第一个对这问题立了法，就是禁止教友老师教授文规与古典文学。然而在那时代，整个的文化是从攻读古典文学得来的；文学为获得一切公职都是必需的。教友老师自己虽轻看异教可笑的邪神，但知道欣赏文笔的美，而「在古代文学的躯干上，留下荆棘而摘取玫瑰。」连这花茹

连也要在他目为仇人的身上剥夺。不准给教友教授文学，就是给教友家庭的孩子，关闭了接近上等社会之门，而把他们降为次等国民。

渐渐地，这阴险的迫害，要发生严重的结果。幸而这暴风雨也只经过了两年。茹连企图征服波斯国——罗马在东方最可怕的仇敌。愿意在敌国的心脏地带一决雌雄。兵法最忌的是孤军深入，他却带着军队进入波斯国的无边沙漠。在被迫撤退中，他压着阵不许动摇，在后卫的交战进行中，他中了一枪。按照一个古代的历史家写说：茹连自觉已中了致命的重伤，便仰天大叫说：「加黎里人，你已胜利了！」他是否真的说过这样的话，关系不大，事实上：复兴古老异教的希望，真的随着茹连一起寿终正寝了；从此没有一人再做第二次试探。

戴奥陶西与国教

在茹连的继承人们管理下，帝国的衰微更形尖锐。皇帝们屡次彼此交战。篡夺者起来造反，也有能侥幸成功一时的；但大多数都落得悲惨的结局。乘着这混乱，蛮族渐渐地侵入帝国境内了。

最后一次统一帝国的皇帝，是戴奥陶西 (Theodosius) (三七九—三九五)。他是勇敢的军事家，同时也是能干的政治家，他暂时延迟了帝国的灭亡。

就是这位戴奥陶西，给了异教一个致命的打击。君士坦丁使天主教享受如同其他宗教的同样自由；戴奥陶西更进一步，使天主教成为国教，排除了其他一切宗教。他用一连串的法律，禁止异教的各种外面表示，但并没加以迫害，异教徒照常可保持他们的信仰，只是不准有公开的行动而已。大多数的庙宇很快便关闭了或放弃了；有些改成

了圣堂，有些被破坏了。异教人并不愿为他们的神祇牺牲性命；虽然有些地方有反抗的企图。例如在亚力山大里亚，异教党徒在俯瞰全城的尼罗河神，赛拉比 (Sérapis) 庙内，建起堡垒，抵抗了好几个星期，相信一种传说，保证地皮将裂开吞掉那些敢亵渎神象的人。当最后一些护神者逃跑以后，该城主教叫一名兵丁去破坏神象。一斧头就把它打倒了，但只见一大群老鼠从里面出来。

戴奥陶西也把爱德的精神搀入法律中，因他真懂得了福音。用这方法，福音渗入了公共生活，有助于社会的进化。虽还有异教徒，尤其在乡村里，但他们的影响却越来越小。

戴奥陶西的忏悔

那时天主教在道德上的权威很大，连皇帝也不敢抗违，下面的事实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在德撒洛尼城，为了一件芝麻粒小事，闹了很大的乱子：一个赛车的选手被捕了；群众抗议，要求释放他们心爱的选手，竟把该城的驻军司令戕杀。戴奥陶西大怒，于是诡称演戏，命令在竞技场召集民众，然后加以集体屠杀。皇帝的驻在地的米兰主教当时是圣盎博罗削，他曾设法取消这在盛怒下所出的乱命。曾经显示有成功的希望，但在左右怂恿之下，戴奥陶西终于执行了他已出的命令；七千个生命包括男人，女人，小孩死于非命。这为一位奉教的皇帝实在令人惊骇！无异回复了最坏的异教皇帝时的野蛮作风。圣盎博罗削相信为了卫护道德，对这种罪恶必须惩罚。在总皇回城前，他先离了城，用一封非常庄严而又非常坚决的信，使他知道：在他公开忏悔以前，不得进入圣堂礼拜。主教在信上说：「你既学了达味犯罪，也学他的忏悔吧！罪只能

用眼泪和苦行洗刷。在我这一面，如果你来参加，我便不敢奉献弥撒。事实上我既不愿在杀一个无辜者的人面前献祭，何况在屠杀了多数无辜的人的面前呢？」

一个月的工夫，戴奥陶西挣扎不肯屈服。最后他的信德和良心的斥责，战胜了他的自爱，接受了暂时不得进入圣堂的处罚，直到公元三九〇年的圣诞夜，人们看见那位帝国的君主，脱去了皇服，穿上了忏悔者的衣服，杂在一般教友中参与了弥撒。

戴奥陶西的忏悔，在圣教史甚至在世界史上，是一件重大的事，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一国之君自承属于更高的法律下，在一位代表天主以道德名义说话的人面前低头。

帝国分裂

戴奥陶西临死时，又把帝国给他的两个儿子分为二部：亚加地 (Arcadius) 在东部，荷诺略 (Honorius) 在西部。但这次的分裂，成了决定性的；两部份的命运，日见不同，且不停地加剧，尤其当西部落在蛮族手中以后，(四七六)国事日非；以君士坦丁堡为京城的东部，却一直维持到十五世纪。东部取名「拜占庭帝国」，因为君士坦丁堡的古名是「拜占庭」(Byzance)。拜占庭帝国，在公元一四五三年陷于土耳其人手中。

帝国的这种分裂，对圣教历史关系非常重大，因为成了以后十一世纪东方教会由罗马公教分裂的远因，就一直存在到今日的裂教。

贰 教会的扩张

三世纪来一向被迫害的天主教，从君士坦丁起，一变

而为公开自由了，并受到皇帝们的优待；普通是胜利有人趋附。可是，虽然异教的势力已大见低落，但若你以为这时代的民众都成了天主教教友，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无疑地在小亚细亚与埃及，教友占大多数；但在帝国西部如意大利，高卢，与西班牙等却大不一样；尤其在乡村里，居民还是依恋着祖传的信仰^②。主教们肩起了艰苦的责任，去归化乡村的群众；其中最平民化而又尽人皆知的是圣玛尔定。

圣玛尔定

圣玛尔定 (St. Martin) 在公元三三八年左右抵达高卢时，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军官。他生在今日的匈牙利地方，儿童时便奉了教，他本希望做一个隐修士，但他既是军人的儿子，依法必须参加军队；不过他常保持着献身于主的志愿，他出奇的爱德也有许多表现。

一天他遇到一个乞丐冷得发抖；他毫不踌躇地用剑把他的外衣割开，给了那可怜的人一半。当天夜里，耶稣显现出来，穿着那半件外衣；那是因爱祂的缘故而施舍的。

他领洗以后请求退役，终于实现了他追随圣召的志愿。他起身到波亚迭 (Poitiers)，为该城的主教依拉略 (Hilary) 的大名所吸引，遂拜他为师。主教愿祝圣他为六品，但他因谦逊而婉拒了。主教被充军后，他也离开高卢回归本乡，感化了自己的母亲。他先在意大利试度修会的生活，以后回到高卢，在那里创立了第一座隐修院。

都尔 (Tours) 城主教逝世后，该城居民要求这位圣德出众显过奇迹的玛尔定修士出任主教。玛尔定虽不愿意，但无法拒绝这荣衔。这位奇异的主教，一点不注意外表，穿着粗糙的衣服，头发不修。他的志愿是隐修士，职务却

是主教，他尽可能地保持着隐修士生活的简单朴素。

他开始了向乡村宣传福音的工作；骑着骡子或驴子，在各乡村停留，和他的徒弟们直达异教的庙宇召集民众，宣传福音，屡次有集体的归化；于是庙宇被拆毁了，圣林被砍伐了，圣堂代替了庙宇。这样天主教便扩展到从未听到福音的最偏僻的乡村了。

天主教在帝国以外的发展

在罗马帝国境外，也展开了传教工作。

帝国最重要唯一具有高度文化的邻国是波斯帝国，天主教很早便传到了那里。第四世纪时，波斯的天主教在沙波一世 (Sapor I) 与沙波二世的王朝遭受过最残酷的迫害，延续了四十年，无数的教友殉了教。波斯的天主教还要繁荣二个世纪，但是已注定要消灭在回回手中。

在波斯，教友只是占少数；但在波斯北邻的亚美尼亚国内却大不一样；一下子都信奉了天主教。一位亚美尼亚贵族名额我略，外号叫「启发民智者」领洗以后，也劝化了国王受洗(公元三百年左右)；国王命他的属下都信奉天主教，偶像的庙宇改成了圣堂；我们可以想象，这初次的归化是相当肤浅的，但一世纪以后，天主教在那地方便根基深厚了。

在红海沿岸，天主教传入了阿拉伯和阿比西尼亚(或称爱提约比雅)。福音刚传到阿比西尼亚时，有过动人的故事：有一队商人在阿比西尼亚海边登陆；全队的人都被残杀了，只有两名教友儿童得免于难；他们被收养在朝廷上，竟成了年轻国王的家庭教师；他们从国王那里为教友获得了自由。他们回到罗马后讲述了他们的奇妙遭遇。其中一位叫弗吕孟斯 (Frumence) 的，被亚大纳削 (Athana-

siaus) 祝圣为主教，并回到阿比西尼亚领导那里的教会。以后在第六世纪，阿比西尼亚的国王还要和他的百姓一起归化。可惜这次传教的是来自埃及的信奉「基督一性论」的异端人。这个罗马帝国以外，信教最早的国家，直至今日虽然还信仰基督，可惜仍是和罗马公教分离的。

叁 教会组织与教友生活

教会组织

教会一面发展，一面确定她的组织。如同前一时代，每城常有一位主教，而他真是教友团体的领袖。但因着教友数目的增加，必须把重要的城市分成若干区，把它们托给司铎们管理，这就是本堂区的起源。

教会的组织有模仿帝国组织的趋势。在国家的每一行省，省会的主教每自视对本省其他主教有些权力，故称他为都会主教 (Metropolitan)；也是他，在其他两位主教的赞助下，祝圣省内新选出的主教。

在各都会主教座位中，有四处享受着特殊的威望，那就是罗马，叙利亚的安提约基雅，埃及的亚力山大里亚，因为它们远源于宗徒时代，还有君士坦丁堡，那好像是「新罗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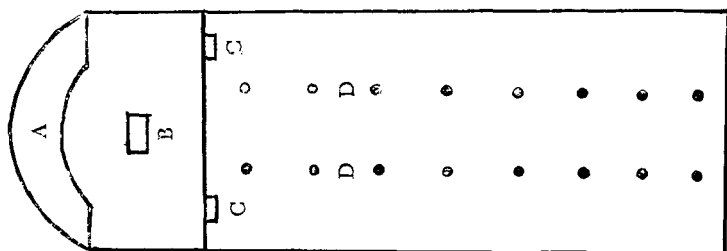
自从君士坦丁堡建立，罗马首都迁至米兰以后，罗马虽然丧失了政治方面的重要性；但罗马教宗还是位在其他一切主教之上。几时别的主教向他请示有关纪律与教义的问题时，教宗的决定有法律的力量。他亲自主持在罗马召开的教务会议，并派代表主持大公会议。

礼仪敬礼与大殿

自从米兰诏书以来，教友的力量与生气，便在教会敬

礼的礼仪中展开。一直到那时，一切礼仪往往在私人的宅第内举行，当然不太容易铺展；一旦获得自由，许多的圣堂便建立起来，礼仪也立刻显出了它的富丽堂皇。

教友为建筑圣堂，很自然地由眼前的建筑物取得灵感。并不是由偶象的庙宇，因那不是民众聚会的场所，而是偶象供奉的地方。罗马人为开会，例如为法院开庭审判，曾建筑了「大殿」(basilica) ③，是长方形的大厅，常常被支撑屋顶的两行柱子(见图D)分为三部，后面是半圆形的奥殿，官长的座位便设在那里。这种大厅对教会的敬礼很能适应；直到今日，建筑圣堂的图案，还和这种大厅差不太多。教会大殿的墙壁和铺地屡次有罐嵌细工，现在我们还可见到若干遗迹。礼仪举行时，神职班在奥殿内(A)，奥殿前面有一石质平台——祭台(B)，位于神职班与教友之间，是众人注目的中心；在祭台前面的两边，有两个小讲台(C)附有上升的台阶；五六品在那里诵念书信及福音。



就在这广大的建筑图中，举行大礼弥撒。弥撒常是教会敬礼的中心。从那时起，现在举行弥撒的主要礼节便已成立；所不同的只是细节而已，如主教坐在祭台后面的宝座上举祭，便走上祭台，面向教友祝圣圣体。

周年礼仪

周年礼仪也是从第四世纪开始组织的，为纪念救主生平事迹的几个瞻礼。最早的瞻礼是救主复活；在这瞻礼前有四十天的严斋作准备，同时也为给望教者预备领受圣洗。教会所表现的喜乐，从复活节一直延长到圣神降临节，后者是纪念天主圣神降临在宗徒身上的日期。

在第四世纪中叶，人们才开始庆祝圣诞节。耶稣诞生的正确日子既无法确定，就规定在十二月廿五日^④庆祝这个瞻礼了。东方在一月六日庆祝基督的显示和受洗；但不久十二月廿五日的瞻礼传到了东方，而一月六日的主显节也在西方举行了。其他瞻礼，如耶稣升天也开始举行。在耶路撒冷，人们习惯在各个当地纪念救主在世最后几天的事迹：如建立圣体，苦难、埋葬；就这样产生了圣主日的礼仪，不久全教会都采用了。

圣人们的敬礼

也在这时代，人们开始了对圣人们的敬礼。先是敬礼殉教者，纪念他们逝世的日子，看作他们「诞生在天上」的日子；渐渐地也敬礼「证道者」，也称「精修者」，一切为信仰受过苦，修过英豪德行的人，苦行者或献给天主的贞女。这些人立过高超的德表，难道不是教友们当然的向导和代祷者吗？

遗骸的敬礼

一有了殉教者，教友们便习惯敬谨收殓他们的遗骸。

保存心爱人的纪念品，本是人心最自然不过的情感；但为教友还另外有一层理由：殉教者的遗体，不是曾作过圣神的宫殿吗？当他们受各种酷刑时，正是圣神在内心坚强支持他们。

教友们早就寻觅圣人们的遗骸，当作庇护的保证。找不到他们的遗骸时，就分散接触过他们身体的衣服或布帛。只要按圣热罗尼莫所说的那种精神去做，教会便认可这种民间的敬礼。圣人说：「我们并不崇拜殉教者的遗骸，更不崇拜日月或天神；我们尊敬他们，就是尊敬他们所作证的；我们尊敬仆人，这尊敬便反映到他们的主人，这正是爱屋及鸟啊。」

但为粗俗和知识水准不够的人，这种热心的方式屡次变为严重的弊端。例如无耻的贩卖或自异教继承的迷信；教会是常加攻斥的。

隐修生活的起源和独修士

最初三世纪的天主教，教友团体较小而且非常热心；大家彼此都认识，常互相鼓励；殉教的憧憬激发了他们的勇气；这些都足以支持虔诚与热心。

到了教友众多的日子，进教不但毫无危险，反因天主教的胜利，成了更有光明的前途。因此教会的光明，反被没有多大理想的望教人所掩蔽。然而在冷淡的群众之外，常有一些专心致志地习修成全德行的人。

在最初几个世纪，有些教友矢志修成，人们称他们为「苦行者」。他们放弃婚姻，度着淡泊的生活，躲避世俗的集会，而专心祈祷行善，但他们还留在世俗中。从第四世纪起情形便不同了。有些人抛弃一切，远离世俗，为能严格地遵从耶稣的劝谕：这就是隐修生活的起源。

这样隐修生活便在埃及开始了。一名埃及青年，名叫安当 (Antony)，是一个受教育很少的乡下人，但出身热心教友家庭，刚丧失了父母，那时他才二十岁。有一次他进入圣堂，正在念福音的时候；恰巧是耶稣给富家少年说的那一段：「你若愿意是成全的，去变卖你所有的，分施给穷人，你必有宝藏在天上，然后来跟随我。」安当被这话感动了，回到家里，立刻把田地都变卖了，把所得的钱分施给穷人，便去隐居在旷野的山洞中。他祈祷、劳作、并读圣经。魔鬼用尽各种方法诱惑他；他却用越来越严厉的补赎反击魔鬼。

他的名声很快就传了开去；在他周围的旷野里，住满了仿效他的人；他成了许多隐修士的神修指导者。再者他并非不关心教会的生活；在公元三一一年的教难中，他曾从旷野出来，去帮助那些被罚在矿坑的教友。以后为恢复他的隐修生活，他进入了更深的旷野；他在那里又隐居了四十年，直到公元三五六年，高寿一百零五岁时逝世。

安当的表样具有感染性；圣亚大纳削 (Athanasius) 所写的圣安当行实，感动了许多读者；不少有辉煌前途的青年，一读安当行实，便抛弃一切，退居在旷野里了。

这些隐修士每人住在自己的斗室或山坡所挖成的洞中。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安居无事；为防卫自己不受世俗的诱惑，他们实行严斋，尽力制服仇敌，肉身与情欲，为能到达专心默观天主的地步，并在现世就能预尝天上的幸福。有一个访客请一位隐士珍惜自己的身体，那隐士回答说：「它杀害我，我也杀害它。」那时为祈祷克苦，尚无一定的规则；每人按照他为自己神修的进步，认为有益的去做；因此常行惊人的大斋，熬夜和出奇的苦工。

圣巴各莫与巴西略

以上所述的隐修生活，并不是没有危险；隐修士很容易堕入有害的自欺幻想中，有些人甚至想打破一切克苦的纪录；故在他们的疯狂的克苦中，可能渗入自爱的成分。

这种无限制的慷慨渐渐地有了组织，而修会有规律的生活也逐渐兴起。一名埃及独修者圣巴各莫 (St. Pacomius) 想把隐修士集合在一座隐修院，受一位长上的管理，可能更为有益；而且服从比克苦更是成德的试金石。这样，隐修士的生活便由严密的规矩固定了：定时祈祷，定时读书，定时劳作。许多男女隐修院便按照这种规矩创立了起来。

不久在整个东方，到处有独修或度团体生活的隐修士。教友们去拜访他们，很羡慕他们的生活。这时期的许多名人，往往腾出一段时期来，去同他们过隐修的生活：如圣巴西略 (St. Basil)，圣金口若望 (St. John Chrysostom) 圣热罗尼莫 (St. Jerome)，和圣玛尔定等。

圣巴西略对两种隐修生活，都非常熟悉，而他对独修生活，兴趣较少，对团体隐修却大感兴趣。他为团体隐修的修士，曾编著了一本规矩，包括有节制的刻苦，用手与用脑的工作调和，祈祷，以及绝对服从长上等。圣巴西略的这本规矩，看来非常完善，致使以后东方的一切修会都奉为圭臬，就如日后西方的修会都以圣本笃 (St. Benedict) 的规矩为模范一样。

修道制度，发源于东方，不过正式的修会形式，却在第四世纪末叶与第五世纪初叶才形成。圣玛尔定在法国，圣奥斯定在非洲，才是主要的发起人。

从那时期以来，团体的生活成了修会生活的正常方

式，隐修生活反成了教会中例外的圣召。

在教会史上，隐修院也担任着重要的角色。从那里培植了大批的主教，在蛮族入侵时，成了教会和社会的保护人。就是他们，在最恶劣的风暴中，用他们的学校，和他们抄写者的工作场所，保全了古文化的宝藏。

肆 教会对社会的影响

上面我们已经见到，奉教的皇帝如何努力设法，把基督的理想灌输在法律中。不过，假如人心在福音的影响下不先变化，法律也只是具文而已。外教人是最重要荣誉的，因此就不免要轻视弱小、穷人和奴隶。教友的谦逊打破了这些障碍。基督视作自己门徒标志的互爱和宽仁，终于薰陶渐染，使古老社会的残酷无情软化了。

教友的仁爱

圣教初兴时，教友对仁爱互助，款待旅客和救济贫困，多么不遗余力地奉行，那是我们已经见到的了。米兰诏书给了教会完全的自由以后，它的仁爱更积极地展开，已能公开地实行；于是成立了救助各种患难的机构，以后逐渐发发展，不停地创建为收容朝圣者，旅客和贫穷人的招待所，以及医院、残废院、孤儿院、养老院等；这永远是圣教的光荣。这些机构普通都设在主教住宅的附近，以便管理，至于维持它们的经费，则有赖于教友们的慷慨解囊。

最卓著的例子，是凯撒肋雅的主教圣巴西略所建立的疗养城，把一切仁爱的机构都聚集在一起：如什么招待所、收容所、医院以及为传染病尤其麻疯所建的隔离病房，制造食粮和衣服的作坊，乞丐也能在那里学习手艺，

以便能在社会上重新立足。

教会以及剑客的决斗

圣教会在改良风俗上所担任的角色最动人的例子，就是改革那培养罗马人的怠惰，嗜好血腥和荒淫的竞技场与露天剧场上的游戏。教会的首长对这道德的畸形偏差常表示抗议；但为改除民众的嗜好，只靠抗议是无济于事的。为达成改革的目的牺牲了一位名叫德来玛竹斯 (Telemachus) (或称 Almachius) 的修士。在公元四百年左右，他从东方来到罗马，跳入游艺场，来到决斗者的中间，把他们分开；他被愤怒的群众以石击毙；但这却促使总皇禁止了剑客们的决斗。只代之以野兽的比斗，以及赛车等游戏；至公元六百年左右，连这些游戏也取消了。

教会与奴隶

古代最严重的问题，是奴隶制度，整个经济制度都建立在它上面；面对这种制度，教会持什么态度呢？

圣保禄以为奴隶制度实际已被废除，因为他宣告它，与一切教友在基督内的结合是水火不相容的：「再没有奴隶，也没有自由人了，因为你们一总人在耶稣基督内，只成了一个。」唯一的真正奴隶，便是罪恶的奴隶，基督亲来解放了我们。奴隶一得了天主儿女的生命，便获得了真自由；他固然该忠心事奉他的主人，但主人应待他如同兄弟一般。保禄致费肋孟的信很清楚地指出这些原则的应用：这个教友的一名奴隶逃跑了，到保禄处去避难。保禄归化了他，给他付了洗，并把他送还给他的主人，要求主人接受他，不再看他是一个奴隶，而应待他如同一个亲爱的弟兄，甚至如同保禄本人。他不愿出命，只是请求斐肋孟恢复他的自由。

教会对奴隶问题的态度，在保禄这封书信中早已明白表出。教会并不号召奴隶叛乱；她用出奇的明智，避免一切能扰乱社会安宁的事；她的行动纯粹是精神和道德的；她的表样足以证明：取消自由人与奴隶中间的一切区别的社会才能够存在。她招待、归化、授洗许多来投奔她的奴隶；她给他们和给自由人一样地施行圣事。降福他们的婚配，准他们埋葬在同样的墓地。奴隶也能晋升司铎，甚至有一个早期的奴隶，圣加里斯多 (St. Calixtus) 曾登上了教宗的宝座哩。当主人和奴隶参加同一的秘迹(弥撒)时，彼此也交换平安的亲吻，一起走向圣体栏杆，主人再不能轻蔑地对待他的奴隶，该准备着听主教的劝告，先使奴隶学会一种技艺，然后让他们自由。

有些外教哲学家，论众人的平等，及轻视财富等，也有过美丽的思想，如色内加 (Seneca)；但他对这问题写了美丽的声明后，并不想释放一个奴隶，也避免邀请他们参加他的生活方式。他拥有广大的财产，但他从未作过一点儿表示，为把自己从这无用的财富中解脱出来。反之，许多奉教的主人，不但给他们的奴隶自由，而且还用他们的财产，赎回俘虏，修盖医院。人能见到罗马贵妇们忘掉了自己的地位，抛弃了自己的财产，把她们的住宅改为修院，甘受贫穷，去作痛苦人的女仆。

教友仁爱的风范——圣妇美拉妮

圣妇美拉妮 (St. Melany) (三八三一四三九) 的历史，真是教友仁爱的一个美丽榜样。她是皇室宗亲好几个爵位的继承人，许多遗产集合在一起，领域绵亘意大利、非洲、西班牙、法国与不大列颠等地，真是一望无际。这位独生女、豪富而美丽的女孩，只有一种想望，就是去追随

她祖母的芳踪；原来她的祖母，在丈夫死后，舍弃钜富而赴白冷，在独居和基督的贫穷中生活着。然而美拉妮十四岁时，却被迫嫁给她的表兄比尼亚奴（Pinianus）。新郎也是广大产业的继承人。她同意结婚时附有这样的条件：在生下两个孩子后，他们将如兄妹一般生活。两个孩子幼年夭折，这对年轻的夫妇廉价变卖了他们那异常豪华的财产：大厦、田地、企业、艺术品、价值连城的珠宝等。无数的金圆堆积着，耀耀发光，使这对热爱神贫的年轻夫妇有时也不免心里感动。但很快他们便大把地把它分散了，如建立医院、旅舍、孤儿院、修院、修盖圣堂，赡养着大批的贫困者与逃难者，替无法偿债的奴隶偿债；八千奴隶给资嫁人的嫁人，释放的释放，在两年中都办完。他们既成了穷人，便在他们所创的修院中，分头作了修士，修女，且甘心执贱役成为他人的奴仆。

伍 异 端

象天主教那样的酵母，不但深深地震撼了人灵，还要进而改造社会。如此动人而又如此充满奥秘的宗教，必然地要唤起人努力更了解她；于是便兴起了讨论、争辩。假如牧者们的权威不恒心不懈地保护传统，就是经基督启示而托给他们看守的真理，恐怕早被异端淹没了。

你若详细研究这些争论的历史，便发见它是极复杂的，往往给人的印象是：争论是在讨厌的烦琐中兜圈子。有时在教义的争论中，还搀杂着个人的野心与敌对；但多次情感的激动，是来自那时代的教友对保存真理的关心。经过了这些争论和破裂，神学的基本问题得以深研细究，这样逐渐制定了基督信条。

亚略异端

亚略异端 (Arianism) 可能是教会在她的历史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危险的异端，因为它动摇了信仰的根本。

这异端的创始人亚略 (Arius)，在公元三一三年，任亚力山大里亚某堂区的本堂。他已有相当年纪，品行端方，且有一副庄严的外表，聪明敏捷，能言善辩，具有吸引人的各种优点，听众都趋之若鹜。此外他还富有野心，骄傲自负，而且固执己见。然而他所讲的道理和教会的传统信仰是不符合的。

他倡导的道理可撮要如下：天主是唯一的，他是唯一不受生的，唯一永远的，唯一真天主。降孕在耶稣基督内的圣言，是由圣父从无中造的。以前祂 (圣言) 并不存在，是由永远的天主自由创造的。圣言创造了世界；天主预先见到他将来的功劳，就收他为义子。所以他不是和圣父平等的，也非和圣父有同一的性体。

结论是相当严重的。假如基督不是真天主，而祇是一个受造物，无论祂怎样伟大，整个天主教便要坍台了。因为既无天主降生，基督的救赎也没有无限的价值了。

埃及的主教们在亚力山大里亚集会责斥了这种学说；但它却到埃及以外去传布。不只是主教们和神学家们，整个东方兴起了热烈的争辩，因为亚略有本领使民众对他的事件发生兴趣。他把他的学说谱入歌曲中，这样使水手、旅客、商人，在甲板上、路上，反复歌唱，至于家喻户晓。在戏院中观众们也彼此争论着神学，在公共场所人们也交换着意见，而外教人更以那些能削弱教会的争论为笑柄。

尼西公会议

君士坦丁刚统一了整个帝国，发现整个东方已被这些争论所分裂。他虽不是神学家，但首先关心和平与统一的维持，对教友中的分裂深感痛心；何况他以为那只是文字上的争论。但他的宗教顾问们更了解争论的重要性，于是向他建议开大公会议，以便彻底审查争论。

很久以来早有教务会议的存在，那就是一地方的主教集合在一起，商讨教义与纪律方面的重要问题；但在最初三个世纪的过程中，教难时刻威胁着，根本不可能集合整个天主教世界的主教开会。君士坦丁于是兴奋地接受了召开大公会议的意见。他亲自写信邀请各位主教，并把驿站的车辆交给他们任意支配。

公会议于公元三二五年，在小亚细亚的尼西 (Nicaea) 城揭幕；与会的主教达三百一十八位之多。他们中有些在大教难中，为信仰受过刑，人们惊讶地瞻仰他们的伤痕。有些主教来自帝国以外的地域，例如波斯，亚而美尼亚和哥德人的地方。教宗圣西尔物斯德肋 (St. Sylvester) 因年事已高，未能前来，乃派两位代表出席。

亚略虽尽力施展他的辩才，但终属徒劳，因为那些学说显然与天主教的教义相抵触；所以终于被摒弃。为确定教会的道理，大会的教长们编辑了一篇信经，就是直到现在主日弥撒中所常诵念的信经，清楚地确定了关于耶稣基督的信条：「我信唯一无二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子，由圣父所生：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祂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是与圣父同性同体的……」大会神学家中最特出的一位，是亚力山大里亚的青年六品，名叫亚大纳削。

三百十八位在场的主教，只有二位拒绝在信仰宣言上

签字；君士坦丁便把他们俩和亚略一起放逐。

尼西公会议后的亚略异端

亚略异端虽如此庄严地被绝罚了，但并未完全连根拔除。在尼西宣言上签字的主教中，许多人只是为了不愿公开表示反对多数人的意见，暗中却还是亚略的信徒；他们设法规避公会议的定义，把希腊精神的机智^⑤都用在事件上；他们无理取闹，强辩，开小组会议，编造模棱两可的信仰条文。他们欺骗了皇帝君士坦丁。亚略虽并未放弃他的谬说，却从放逐地被召回。已决定了要给他恢复教籍，不料在指定日的前夕他忽然死去；大家都认为是天主的显罚。事件的经过是这样：他正在骄傲地穿过君士坦丁堡街道，咀嚼着他胜利的滋味，忽觉不适；于是急忙退入附近一盥漱室，当人去看来时，发见他横卧在地上，腹部崩裂，五脏流出而死。

君士坦丁的继位者，公斯当斯二世 (Constantius II) 与瓦伦斯 (Valens)，都是亚略学派，他们极力拥护这个异端。他们把忠于尼西信经的主教放逐，以亚略派的主教替代他们。他们还擅自召开会议，亲任主席，强令与会的主教们接受信仰条文。于是异端更加猖獗，蔓延日广，甚至使圣热罗尼莫慨叹说：「整个世界在嗟叹，在惊奇到处都是亚略异端派！」

但亚略异端的历史证明了一件事，那也是每一个异端都发生过的：就是人一抛弃正统信仰的约束，就必跌入无数的波动与变化中；亚略异端又分裂成若干派别彼此攻击。但在统的胜利，当特别归功于大博学圣师们，如圣亚大纳削，圣依拉略与圣巴西略等，当戴奥陶西帝毅然自任为尼西信仰的保护者时，异端人失去了政治力量的支持，

过去把教会闹得天翻地复的亚略异端，便在帝国境内消失了。不过它已传入了许多日耳曼民族中，在那里还要继续存在两个世纪。⑥

聂斯多略异端(即景教)

亚略异端被摒弃后，教友们才看清楚了耶稣是真天主；但因为祂也是真人，生于玛利亚，生活并死在巴力斯坦，怎么样调和这两事实呢？正因这问题，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聂斯多略(Nestorius)约在第五世纪初叶，堕入了另一错误中，他想解决这问题，宣称基督不只有两性(天主性和人性)，而且还有两位。照这样说，天主降生便成了两个有行为者的合作了。由此引伸，那么玛利亚便不能称为「天主之母」，而只是「耶稣之母」，那就是说，她只是那个名叫耶稣的人的母亲。

圣母的敬礼，在那时虽没有象以后那样广泛，但已习惯称圣母为「天主之母」，那是教友对圣母的孝心所珍视的。所以教友们对这有伤圣母的谬说群起抗议。大神学家——圣济利禄(St. Cyril)——亚力山大里亚城的主教，便掀起了反对聂斯多略的论战。在厄弗所(Ephesus)地方召开了一次大公会议，济利禄受教宗委任，领导这会议，绝罚了聂斯多略，并断定耶稣基督虽有两性，但只有一位，那就是天主第二位。因此玛利亚既是这一「位」的母亲，而这一「位」乃是天主，所以她应得「天主之母」的尊号。群众深幸公会议的决议，是传统信仰和天主之母的胜利，为表示他们的喜乐，在教宗代表和主教们散会出来时，就拿着火把游行表示庆祝⑦。

有关基督性体的神学工作，延续了下去，并藉批驳第五世纪一个谬说的机会，加以补充；新谬说的创始人是叫

欧迪克 (Eutyches) 的一名修士，他主张在耶稣基督内只有一性，因为耶稣的人性被天主性吸收了。这个名叫「一性论」(Monophysism) 的谬说，被四五一年的加塞道尼 (Chalcedon) 大公会议绝罚了^⑧。大公会议议决基督是真天主也是真人。

我们可以说：从此有关天主圣三和耶稣基督的道理已稳定了。圣教会并没有什么革新，只是迫于需要，把自古以来的信仰，用确切而清楚的方式予以说明而已；在这信条以外只是旁门左道的异端。

披雷杰主义(或称否认原罪论或自救论)

有关天主圣三与天主圣子降生奥迹的大异端，都产生在东方。它们引起了形而上学的问题，把希腊的微妙精神里兜圈子。西方辣丁地方的精神，更重于心理的分析，故特别产生有关：人、自由、圣宠等异端。

异端中最严重的一个是披雷杰主义 (Pelagianism)。披雷杰 (Pelagius) 生于大不列颠，年轻时便来罗马。他有卓越的才能和严肃的道德。他的目的是攻击那些挂名教友的松懈，随大溜地进教，而留滞在半个教友的状态中。他在讲道中劝人，脱离财富，敦促人实行福音的贫穷与贞洁，为修务德行他强调意志的力量。

在天主教的救灵道理中，有一个重要而艰难的问题，那就是天主的圣宠和人的自由的关系；这个问题同原罪的问题是分不开的。天主教常常相信原祖父母犯过罪，并把这个罪遗传了给整个人类；就是为洗去这个原罪，教会自始便给小孩儿付洗。原罪的一个结果是人本性的软弱，而为救灵魂需要天主的帮助。

披雷杰的错误究竟在什么地方呢？首先他主张原祖父

母的罪不会遗传到后代子孙身上；他说我们生下来是无罪的。但我们的本性是不是衰弱了呢？披雷杰答应说：「没有，我们的本性是完美无缺的；既然我们的自由意志完美无疵，我们只凭自己就能守好一切的诫命，因而救得灵魂。」

试想在这样的学说中救赎还有什么意思？假如没有原罪，我们便不需要救世主，圣洗也不是绝对必要的了。假如我们能凭自己的力量救灵，祈祷还有什么用呢？这种学说在某些方面看来，天主教的气氛太少了；然而它既要求人以个人最大的努力趋赴圣德，便显得有个伟大的外貌，而披雷杰本人又度着一个可作表率的生活，因此有许多人拥护他。

披雷杰异端的主要反对者是圣奥斯定 (St. Augustine)。奥斯定起初放任在青年的情欲中，自回头时，他便感觉到圣宠的需要。披雷杰的学说在四一六年迦太基会议中被公然弃绝，四三一年的厄弗所大公会议又把她和聂斯多略一并予以绝罚。

对某些人公会议的定义似乎太细密微妙而无关紧要；其实那正是实际的问题，这是天主教的基础，福音与宗徒书信启示给我们的爱的奥迹。那些神学的条文所宣布的，是一个生活在第一世纪，在巴力斯坦的犹太人的生活，也是天主的生活；借这个人——耶稣——真人的口，天主曾说了：「我」；在这人身上，本身无限而永远的天主，有了成为人的经验；借着这个「人」我们获得了救援，在祂以外没有救援。自从对亚略异端，聂斯多略异端，和披雷杰异端三次绝罚以后，降生和救赎的信条清楚地确定了，总没有再发生变化。我们能惊讶：这些异端可庆幸的意外效果，

它促使教会在享受自由之初，便使这些基本信条大放光明。

摩尼异端

摩尼异端 (Manicheism) 严格地说不是天主教教义的异端，而更是一个撷取若干天主教因素的新宗教。

摩尼 (Mani) (二一五—二七五左右) 生于波斯，他有广大的旅行经验，到过印度、土耳其、中国、西藏，到处聆听名人的宗教教训。他便由此草成了一种教义，把佛教、天主教，诺斯底士主义等最不同的因素混合在一起，他的教义的基础是建筑在波斯古老宗教的二元论上，以便解释解释善恶的起源。摩尼主张有两个永远为敌的神：善神是光明，恶神是黑暗。在人心中也可找到这种对立：光明的因素(灵性)和黑暗的因素(肉体)混合在一起。

按照摩尼派的原则，肉体是完全恶的，因此传生肉体生命的婚姻同样是恶的；他们夸称一种极端严厉的道德，但既然大多数人无法做到，就只有向一个卓绝的阶级「纯洁者」要求了，至于普通的信徒则在品行方面可以完全自由。

摩尼曾给他的教会一种坚强的组织，第四世纪时已流传很广，从中国一直到摩洛哥。但因它的不道德，和反社会的影响，到处被政府追击；最后摩尼终于在他的发祥地波斯被国王宣判，被活剥皮而死。同样罗马帝国的皇帝也不容它存在，所以从未流传很广；只在第四世纪时有过不少的信徒。圣奥斯定在年轻时曾被这学说迷惑，同他们厮混了九年之久；但以后无论在言语和著作中，他却成了他们最可怕的劲敌。第五世纪时摩尼异端在帝国已几乎绝迹；但如隐藏的病菌一样，到中古世纪又死灰复燃。

陆 教 父

教会的信仰，虽经各种异端冲击，而仍能保持它的纯洁，和详明正确，大部份当归功于一群德学兼优的卓越人物；他们大多数是主教、演讲家、神学家；他们被敬谨保存下来的著作，培养了后世的教义和热心。多数被称为「教会圣师」^⑨，统称为「教父」。他们伟大的风采照耀着这一时代；其中大多数我们在这一章内已经提到，然而简短地追叙一下，这些光耀当时代的伟大人物，想来也合宜。

圣亚大纳削

亚大纳削 (Athanasius) (二九六一—三七三) 的历史，和反亚略异端的论战简直成了一体。就是他，一位亚力山大里亚的小小六品，早已在尼西公会议中，因他的神学知识崭露头角了。他透辟了非凡的智慧，为驳倒一切诡辩运用适宜，外加一个坚强的意志。

三年以后，他被任命为亚力山大里亚城的主教，那时他祇有三十三岁，在任四十五年，在这漫长的主教任期中，他常显出他那屹立不摇的正派，和不可制服的性格。他不停地告发那些有损于尼西信经的任何学说；他以同样的毅力，抗议皇帝对教会事务的干涉。他因此受了一连四位皇帝的磨难，五次被放逐。第一次被放逐到莱茵河边，他利用那个机会使西方人士得以认识埃及旷野中隐修士的生活。另一次他在埃及旷野中隐藏了六年，逃过了兵士的追逐搜索；但即使在隐居的时候，他仍继续领导着他的教会。经过如许的斗争与痛苦以后，终于在三五六年回到了亚力山大里亚城，平安度过了他的晚年。他的年事虽老，但精神不衰，对各地来请教他的人，答复一切问题，鼓

励，坚强并指导他们。他死后被全体教友敬礼，他是最初非致命的主教中荣受公共敬礼者之一。

亚大纳削是讲究工作第一的人，他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仍撰写了许多著作：笔战的著作、教义与伦理的著作不必说，还有最通俗的一本「圣安当行实」，这对隐修生活的推行，贡献了不少的助力。

一切的著作，都写得质朴而清晰。在亚略派引起的混乱的争论中，亚大纳削能直攻要害，他为证明耶稣是天主，不用高深的理论，只在各种方式下重复几个简单的论证，却能动人心弦。譬如：基督来拯救我们，使我们能分享天主的生命。假如他自己不真是天主，怎么能把天主的生命通传给我们呢？天主圣子降生成人，为使人成为天主：这都是蕴藏在新经内的真理，也是教友生活的依据。

加巴陶西的教父

在小亚细亚的中部一省，名加巴陶西 (Cappadocia) 的地方，产生了三位第一流的主教，他们组成了一个小团体，人们每称之为「加巴陶西的教父」，那就是圣巴西略、他的弟弟尼斯的圣额我略、和他们的朋友纳西盎的圣额我略。他们都出身教友家庭，在雅典受过卓越的文学陶冶，茹连叛徒就是他们在那里的同学，他们的文学著作证明了他们对古典文学的修养，可跻身于希腊最佳的作家之林。

圣巴西略 (St. Basil) 是一位隐修士，一位勇敢不怕权势的主教，一位大作家和教会圣师，(三二九—三七九)，因此被同时代的人称为大巴西略。

巴西略从雅典学成归国后，便决心做隐修士，但在实现这计划前，他先行拜访了埃及、叙利亚以及巴力斯坦最有名的独修者。他创造了一座隐修院，很快地便有许多人

前来请他收为门徒；因着他的经验，巴西略为他们编了一本非常明智的规矩，上文已有提及，兹不赘述。

但自从三六〇年，巴西略从修院中被请出，为辅佐他出生地凯撒肋雅的主教，以后并继承了他主教的职位。瓦伦斯皇帝强迫各地教友信从亚略异端，他便参加了反对亚略的论战，省长代表瓦伦斯皇帝要求他在异端信条的宣言上签字。

他那刚毅的态度，可在他的答词中充分看出来。省长问：「你凭什么权利，抛弃皇帝的宗教？」

「皇帝和我是天主的同样受造物，我不朝拜受造物。」

「什么，你不怕我的权力吗？你不怕刑罚吗？」

「什么刑罚？」

「财产没收，人被放逐，还有拷打，甚至于死！」

「你用别的威吓我吧！我没有什么可以没收的，只有一件外衣和几本书。至于放逐，我在这世界上本是一个外乡人，到处是天主的旅客。谈到拷打吗？我的肉体如此脆弱，经不起一击就会完结。至于死，为我更是求之不得，我为天主而生，为祂而工作，长久地向往着祂；死亡能提早使我接近祂。」

「从来没有一个人，向我堂堂省长，说过这样的话。」

「那显然是你从来没有跟一位主教打过交道；假如他有同样当卫护的问题，他也要以同样的话对答你。谈到天主的问题，其他为我们便一文不值了！火、剑、猛兽、铁爪、与其说使我们恐怖，还不如说使我们快乐。」

传说瓦伦斯皇帝本人、在主显节日，曾经进入圣堂参加礼节，他被礼仪的庄严和主祭主教的道貌：感动得几乎在去祭台前献礼时昏厥；而他准备在放逐巴西略的判决书

上签名的笔，曾三次毁坏。无论如何，事实是：虽不能使巴西略屈服，仍未敢把他调走，而他属下的教友也没有受到扰乱。反之，皇帝还给了巴西略一大块地皮，帮助他建盖一所大医院。

巴西略体质素弱，加以工作、操心、与克苦的侵蚀，渐感不支，终于在三七九年正月一日去世，享年四十九岁。适值仇教的皇帝刚死不久，这样基督的伟大战士，正死在风暴停止的时候。

纳西盎的圣额我略 (St. Gregory of Nazianzus)

圣额我略天生是一个沉思的人，他最喜欢独居静修，所以他一生的大部份时间是在隐修士生活中度过的。但他拗不过朋友们一再的恳求，终于接受了主教的职位，第二次是在三八一年接受了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职。他对主日圣经的讲解十分美妙动人，吸引了大批的听众，并引许多异端者回归了正教。但他最有效的道理还是他的善表，因为他在虔敬热心上超过了同时代的一切人；往往整夜祈祷。他对穷人的爱德也是超群出众的。但单单过了一年他便离开了那纷扰喧嚣的京城，而退居到本乡去了。他觉得自己生来不是为做主教的；他那多虑疑惑的气质，更喜欢撰写各类的著述：诗歌、演讲、书信，真是反映他善感和高尚心灵的真正杰作。

圣若望金口

圣若望 (St. John Chrysostom)，因他那不可比拟的口才，被后世称为「金口」。他身体矮小，体质孱弱，面庞瘦削而美丽，感情活泼。生于安提约基雅的富家，母亲二十岁就开始守寡，她为孩子的教育，矢志不肯再醮。若望在本城受了第一流老师的教育。他有最光明的前途，但自

幼就听到了天主的召叫；他同挚友圣巴西略一样爱好隐居，因而退居山中一连六年度着独修的生活；但因节食过度，健康大坏，回到安提约基雅后，晋升了司铎，不久便成了该城的大讲师。他用有时排山倒海，有时非凡温和亲切的口才，征服了人心；连异教人和犹太人都争先恐后地来听他的道理。

讲道的成功，引起了众人的注意，他虽毫无野心，终于在公元三九七年，被选为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他在这喧嚣的京城十年的主教生活，是最烦扰的，但也是一生中最丰饶的。依他看来，主教的地位只是使生活更圣化的一种鼓励而已。因为主教更该用善表作福音的注脚，比用言语讲解更有效果。这繁华京城的主教若望在主教宅内排除一切奢侈的设备，继续度着隐修士的淡泊生活，日间作爱德工作，夜里大部份时间用在研读圣经上。他特别喜欢圣保禄，而他解释保禄的书信又那么好，致使有人说大宗徒保禄曾多次显现出来，给他说明其中的含义。

他在京城讲道如同在安提约基雅一样。没有一人能如同他解释圣经那样好，并从中撷取神益；他毫无困难地使圣经的教训适合听众的情形和需要；他不仅说明教义，且能爽直地贴合在道德问题上。他这样作是因为他清楚地认识那时代的社会情形。他不怕猛烈攻击并毅然谴责教友们的恶习，甚至神职人员的陋习，并揭发富人及当权者的罪行；他虽不能常作到使人忏悔改过，有时也引起怨声，但他并不介意，因为他的任务无非是大声疾呼，总不使真理退缩让步而已。

人民对这位贫人之父，这位替他们在富人与当局之前说公道话的，很快地就感到了兴奋，但他的过份直爽也替

他招来了不少的仇敌；朝中的敌人，甚至女皇本人，伪君子和被他揭穿陋习的神职人员都同他作对。一群嫉妒的主教，召开了一个伪教务会议，把若望撤职，而皇帝更判他放逐异域。但因教民的抗议，终又恢复原职，若望胜利地回了君士坦丁堡。但他的仇敌阴谋百出，圣人第二次又被判放逐，皇帝也批准了，把他放逐到一个穷乡僻壤，气候恶劣，盗匪出没的地方。虽然他的健康大受损伤，但并没有使他一蹶不振；他还专心给那地方的人宣传福音，推动蛮族间的传教事宜。

他距离君士坦丁堡那么远，受的苦又那么多，只要他还活着，他的仇敌便不能高枕无忧；何况教宗始终不赞成对他的处罚。于是又来了一道命令，把若望发配到更远的高加索地方去。三个月之久在烈日与风雨下，衙役押着这位老人走着山路，终于筋疲力尽，死于途中。他临死时还说着这么一句话：「愿天主在一切事上受赞美！」

圣依拉略 (St. Hilary)

我们以下所叙述的教父，都是属于希腊语的；下面便要介绍辣丁语的了。

辣丁教父中时间最早的是圣依拉略 (St. Hilary) (三一五——三六七)，高卢波亚迭 (Poitiers) 地方的主教，人们往往把他比作圣亚大纳削。因为他同亚大纳削一样，一生的重要工作，是攻打亚略异端；他英勇地抵抗袒护异端的皇帝公斯当斯二世，为此被放逐至小亚细亚。依拉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了希腊教父们的神学，而撰写了一本「论天主圣三」的巨著。他从流配返回以后，便用他的全部力量保卫真信仰，终能在临死前把高卢从亚略异端解救出来。

圣盎博罗削 (St. Ambrose) (三三九——三九七)

公元三七四年十一月的某日，北意大利的米兰城骚动起来，本城主教(信从亚略异端的)逝世了，正统派与亚略派正在为选举继承人互争。两派的代表聚集在大殿中争论不休，很可能引起暴动；北意大利的长官盎博罗削亲自去那里弹压。忽然在人丛中有一个孩子的声音高喊说：「盎博罗削主教！」这位长官的廉洁正直是众所周知的，所以两派立刻同意选他为主教，于是群众异口同声地高呼「盎博罗削主教！」

这次选举似乎使人惊奇，因为盎博罗削虽生在教友家庭，三十四岁的他尚未领受圣洗。他试图逃避，但在神职与教民一致的同意下，只得俯首顺命。于是便领受了圣洗(这在今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数天后便被祝圣为主教；从此一直到死，二十四之久，担任了米兰主教的职务。

这个职务相当困难，因为当时米兰是皇帝们经常驻驿之地，而他们又每每干涉教会的事务；事实上没人比盎博罗削更能肩负这个责任了。他很自然地表现了罗马良好长官的一切优点，他是一个实干的人，一位卓越的领袖；但他更是一位圣德的主教，教民的慈父；他的门常为一切的人开着，穷苦人认识他无限的慷慨，常来围着他，他甚至提议卖掉圣器为赎回被掳的人。

他在主教任内曾经是前三位皇帝的顾问，在他们身上影响力很大，领导他们攻击亚略异端和古老的外教主义，他从未使教会在政权面前低头；相反地，他却为教会争回了以基督圣律的名义审判世间元首的权力。他尝说：「有关信仰的问题，主教有权审判皇帝，皇帝不能审判主教。」我们已经见了他如何把这个原则运用到事实上，以

致加给了有势力的戴奥陶西皇帝一个公开的补赎。

盎博罗削也是一位出等的演说家，和多产的作家。他以诲人不倦的热忱给教友讲解圣经，奥斯定在留居米兰期间，恒心听这位主教的道理；他曾说「他的话吸引着我」，而这话给奥斯定带来了光明，帮助他从异端的黑暗中解脱出来。

为鼓舞教友们的热心，盎博罗削很注意礼仪；并加以改良。特别是对礼仪的歌咏，他贡献很多。主教和皇权冲突时，他同许多教友都被军队包围在大殿中，为训练这些无所事事的群众。盎博罗削想起了叫他们更替着歌唱，象东方教会那样；结果非常良好。他自己描写说：「男人、女人、小孩、群众的声音，一升一降，如海浪一般的汹涌澎湃，互相冲击，然后缓缓低落下去，真是美妙至极！」他亲自编了许多歌咏，至今司铎们还在日课里讽诵。两队更番轮唱的方式，很快便传到了整个社会，至今还被采用。

圣热罗尼莫 (St. Jerome) (三四〇—四二〇)

在第四世纪的大教父中，只有圣热罗尼莫不是主教，单是一位司铎。他生于今日意大利与南斯拉夫交界处一个教友家庭。他和盎博罗削一样，在罗马研究了雄辩术与法律，这是当时进身之阶。这位青年潜心致力于修辞学、历史和哲学。他也有过一个浪漫时期，可是很快地便被成圣的真实愿望所唤醒，动身往东方去了。刚抵达目的地就生了一场大病；那时他曾有一个「神见」，事后他自己叙述说：他发觉自己在天主的审判座前：「你是谁？」——「我是教友。」——「你说谎，你是西塞劳的门徒，不是基督的门徒；你的宝藏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西塞劳代表

辣丁古典文学)热罗尼莫于是立誓放弃世俗的书籍，而专心研究圣经。他在叙利亚的旷野中隐修，为压制他的情欲，曾做了令人吃惊的苦工，但同时他也攻读了撰写圣经的语言：希腊语、希伯来语和亚兰语。

公元三八二年热罗尼莫已登铎品，回到了罗马。教宗圣达玛斯很快地便看出了他的才学，任他为秘书；不久又命他厘订圣经的古辣丁译本。但这些文学工作，还不能占据他的全部活力。他给一些热心妇女讲授他的神修理想，一些出身显贵的罗马妇女做了他的门徒。寡妇小姐们都在玛则拉 (Marcella) 家受他的栽培。(玛则拉是一名富家寡妇，度着贫穷、祈祷、行善工和研读圣经的生活。)他教她们希伯来语，给她们解释圣经，并引导她们的神修生活。但热罗尼莫对这些热心妇女的影响，引起了猜疑与恶意的批评。老实说，热罗尼莫并不是性情和易的人，立刻反驳并攻击那些伪隐修士及世俗化的神职人员的谰言。

达玛斯教宗，他的保护人死后，热罗尼莫本来可能被选为教宗，但他在神职人员中仇敌太多了，未能当选。他重赴东方，定居在白冷，靠近基督诞生的山洞，那些热心妇女也跟踪至而。他就在那里度过了他一生的最后三十四年，他的时间都用在祈祷、补赎、学术工作，引导附近的修院修女，以及广泛的通讯上。四面八方都有人来请教他，因他对圣经的一切问题，有不可议的知识。

热罗尼莫的著作中最重要的是他圣经的辣丁译本，那就是众所周知的「通俗本」(Vulgate) 这个译本是辣丁礼教会的法定本。热罗尼莫在独居的学术工作中，给予教会的贡献极大。^⑩

在希腊罗马世界快要结束的时候，教父们把古代文化

中值得保存的一部份吸收同化了^①。教父中最伟大的一位，便是现在我们要介绍的圣奥斯定，他比任何人对这项工作都作得更好。

柒 圣奥斯定 (St. Augustine) (三五四—四三〇)

在非洲少年时代

可能非洲的阳光助长了奥斯定天赋的激烈、热情和倾向极端的气质。公元三五四年他生在现今阿尔及利亚东部名叫达加斯德 (Thagast) 的一个小城；他的父亲是外教人，母亲是教友，名莫尼加 (Monica)，奥斯定从小就被登录在望教友的人数中。

本城的学校给奥斯定的印象很坏；原来他不喜欢读书，故常被残忍地责打；但他早熟的悟性震惊了一切的人。起初送他到邻城，以后到省城迦太基，为继续他的学业。在这繁华享乐的城市中，他一住三年，真可说是放浪形骸。以后他将说：「当时我爱谈爱，」他真是尽情去爱；但他得不到幸福，他觉得他是为更高的爱而造的。他试向友谊中平服自己的心；这样他便和未来的达加斯德主教亚里比伍 (Alypius) 以及其他青年订了交，他至死作了他们的忠实朋友。念了西塞劳的一部颂扬哲学的著作，使他有爱智慧的灵感，和一个对真理不知餍足的欲望。他以为能在摩尼学说中找到这个真理；他也在圣经中去找，但他不能深入研究，圣经为他便显得不可究诂而文笔乏味。

回本城后，始任文法教员。染上了摩尼异端的他，便传布着这个学说。他的母亲深痛他的堕落；便不停地为她的儿子祈祷。一天她去向一位主教求指教，在主教前她忽

然号啕大哭起来。主教劝解她说：「放心吧！妳为他流了这么多眼泪的儿子决不至丧亡。」

奥斯定在达加斯德居留不久；他决定回到迦太基去开一座学校。但这城的学生非常调皮，连最好的教师也得不到什么好成绩。我们的青年教师失望了，他重新陷入不安的心境中，他越推究摩尼学说越理会它的论证的脆弱。

在意大利回头

公元三八三年，奥斯定决定离开迦太基，为能在罗马找到一个更能表现他才能的地方，及一些更驯良受训的学生。事实上他只有失望，那些学生不给老师束脩，加上居处的恶劣，他便病倒了；那时候他不想请求领洗，变成了怀疑论者。他病愈后正在颓败无聊的时候，有人请他去帝国的第二都会米兰教授雄辩学；这样他的前途，才有了保障。

奥斯定于三八四年到达米兰，那时他正三十岁。他一到那里就去拜访主教；那时的主教是名闻全国的盎博罗削。奥斯定被主教父亲般的接待征服了，开始去听他给民众讲圣经。他对主教的口才很感兴趣，但对所讲解的圣经尤其欣赏。那些从前显得毫无趣味的圣经，经盎博罗削一讲，显得光明耀眼了。从那时起奥斯定对情欲的奴役越来越难忍受。他已看见真理，不过他说：「情欲好似老朋友拉住我的肉躯，咕哝着说：怎么！你想抛弃我们么？你若抛弃了我们，某某事情便再也摸不着了啊！」这时他母亲已来到米兰，莫尼加不停的劝告，和朋友们的交谈，以及阅读圣经，渐渐地使他动摇，天主的圣宠也加紧工作。他的一个朋友来告诉他，两名在朝供职的青年，忽然弃绝红尘皈依天主了。于是奥斯定对自己说：「他们和她们所做

的，为什么我不能做？」他心中乱极了，于是进入花园为去哭个痛快。忽然从邻居传来一个孩子的声音：「拿出来，念吧！」奥斯定以为是上天来的吩咐。他手中有正有保禄的书信，就展开来读，正好遇着这么一段：「不可狂妄豪饮，不可淫乱放荡，不可争斗嫉妒；但该穿上主耶稣基督，而不应只挂念肉身的事，为满足私欲。」(罗13·13)从此他心内便获得了光明和平安；他已成了基督徒，甚至已开始走上圣德的道路。

经过了几个月的退省静思后，奥斯定终于在三八七 years 上领受了洗礼；他想回非洲本乡去，度一个祈祷工作的生活。

忏 悔 录

这个灵魂追求光明的整套故事，我们能知道得那么详细，是因为奥斯定自己在那最动人的「忏悔录」(Confessions) 中叙述了¹²；在这本书中每人可看到本人历史的若干事件。奥斯定在那本书里把自己完全暴露了出来，广阔而透辟的理智，对人的深刻了解，天才作家……尤其是一颗具有无比热烈爱情的心。中古时代的艺术家画奥斯定象时，常加上一颗燃烧着的心，这个象征实在是他性格的特别标志。这颗不安的心在天主内一找到了能满足他的唯一对象，天主便成了他生活的中心，他把全部心愿和整个儿热情都集中于祂了，并在祂内爱一切的人。奥斯定在忏悔录中讲论他自己，他的过失，和他的不幸，并不是要铺陈自己，而是要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显示天主的全能与圣宠的效果；是天主在他身上作了一切，感谢并不停地称颂祂真是理当的。很多次他中断了他的叙述，以便发舒他爱慕赞颂的呼声。

奥斯定主教

奥斯定回到本乡，就变卖了他的产业，把卖价赈济了穷人。然后和几位朋友度着贫穷，祈祷和读书的生活。但他那绝顶的聪明和舍己为人的心，不能长久地没无闻。在一次去希坡纳(Hippon) (即今日亚尔及利亚境内的鲍纳)的旅行中，他正在圣堂里祈祷，民众忽然高呼，要求主教祝圣他为司铎；他虽然流泪婉拒，终于俯顺舆情晋登了铎品。主教教他作辅理，主教逝世后，奥斯定于三九六年继承了希坡纳主教。他任主教直至逝世，共三十五年之久。

那时一座小城的主教有什么事可作呢？第一是讲道，在三十五年中，奥斯定几乎每日讲道，有时早晚两次，虽然他的肺部不很强健，这种工作使他很辛苦。从来没人象他的道理那样深刻，那样扼要，同时又那么生动，那么容易使民众了解。再说那时主教还该是他教民的法官，他整个上午，有时整天得开庭审理纠纷。此外还得管理教会的财产，看护贫病，巡视堂区，同政府官员商议要公，参加非洲会议，同异端人反复辩论。

这些繁重的工作，为身体不很强健的奥斯定已足够了么？决不，一股对天主对人灵永无餍足的爱火，鼓舞着他虚弱的身体。尽主教的繁重职务时，还要抽暇撰写他的伟大著作。把他的工作推广到整个教会，一直到现在还继续供给教友们真理的光明。

他还有一个广大的通讯网，整个儿公教世界都有信寄给他：从罗马、意大利、高卢、西班牙、白冷等地；从未曾谋面的朋友，从高官大吏，以及普通的隐修士，都有信来向他请教各种问题，他的回信多次是一篇真正的论文。

其次牧童还该保护他的羊群，以防残酷的豹狼和危害教友信德的异端人，那就是摩尼党人。奥斯定对他们的奸计，认识得相当清楚，因为他曾九年之久被这谬说所束缚。多那忒 (Donatus) 的党徒，^⑬在非洲建立了一个裂教教会；还有披雷杰派，他们主张人靠自己可获得救援；奥斯定已充分地体验过，人无天主的帮助是如何的软弱无能，因此他比任何人更有资格驳斥这个骄傲的学说；比任何人更会发挥圣保禄这句话：「你所有的那一样不是接受的？」

他强调我们的一切善工，连信德在内，只能靠天主的相帮才能存在；所以他赢得了「圣宠圣师」的荣衔。

天主的城

「天主的城」(The City of God) 和「忏悔录」都是奥斯定的不朽之作，是最脍炙人口，而又最有影响力的著作。

这部著作，一如奥斯定的其他著作，是由环境的要求而产生的。公元四一〇年，一个使众人惊骇不止的新闻传到了非洲：那被人惯称「永城」的罗马，被日耳曼蛮族侵占而抢掠了。当时的人见到罗马的势力屈服于蛮族，都惊呆了。外教人乘机控告教友说：在敬礼神祇的时代，罗马多么昌盛，现在基督徒的天主为什么不知保护罗马呢？假如帝国灭亡，不也是文化的末日吗？

奥斯定是生活在那时代的人，他分沾着众人的忧扰和悲伤。他决心答复外教人的控告，而坚固教友的信德；但他的天才使他的视线，高出在个别的境遇之上，而包罗了整个世界的命运。「忏悔录」是叙述天主在一个灵魂上的工程，而「天主的城」则说明天主对整个人类的计划。历史是一部悲剧，那里对立着两座城：天主的城，就是各时各地

的天主的仆人的团体，只在天堂上方能完全实现，但现世的圣教会是一个预象和准备。另一方面地上的城，是天主的一切仇敌的团体。现世这两座城常混在一块儿，不能分开；历史要逐渐把被选者和被罚者分开，并把天主的城建造起来。帝国能消灭，人类的文化也能消失，但圣教会常在。在这伟大的结构中，奥斯定面对着使人心烦扰的一切问题，并增加了许多独创而高深的观点。

逝 世

奥斯定写天主的城差不多用了十五年的工夫。他完成了这部伟大著作后不多几年，便眼看着帝国在蛮族的打击下灭亡了。汪达虏 (Vandals) 族人蹂躏了高卢和西班牙之后，越过直布罗陀海峡，横扫北非，到处杀人放火，便在希坡纳城前扎了营。在这被包围的城内，难民充塞，七十六岁的老主教支持着他们的勇气。在包围的第四个月，主教忽患恶性疟疾，他懂得死期已近；在他斗室的墙上，他叫人钉上用大字写的悔罪圣咏，为能常在眼前，并热切地念着恳求天主宽恕他的罪过。他在痛苦的病床上，还有人把病人及附魔者送来，请他救助他们。他于四三〇年八月廿八日逝世。

精神不死

在他谦逊的最后祈祷中，这位非洲小城的老主教，想得到他的思想要照耀后代？他的天才要影响大劫后的世界？他的圣德要成为千秋的芳表吗？

奥斯定在各方面都可说是基督思想的巨人。他被时间催促，被环境窘迫，并在需要的压榨下写作。但在漫长的岁月中，他触及了困扰人心的各种问题，而且在他所讨论的各种不同的问题上，他都有很深刻的看法。奥斯定是最



圣奥斯定—「天主之城」十二世纪手抄本绘图



尊重传统的人物；他敬重教会为真理的保姆，但他把传授给他的那些教训加以咀嚼和更深的研究，使它们确定清晰。在他身上总结了古代天主教的思想，而在他的著作中他找到了最丰富最正确的说法。但中古时代神学也由他开始展开，中古时代所有的大神学家都承认自己是奥斯定的门徒。作为中古天主教社会秩序的基础的一切观念，在天主的城中已有了胚胎。圣奥斯定真是光前启后的功臣。

结 论

当圣奥斯定逝世时，圣教会已诞生四个世纪。圣神降临日在耶路撒冷发芽的小种子，已长成偌大的树，树枝盖满了已开化的整个西方，又延伸到近东的若干部份；已抵抗了许多风暴。天主教诞生不久，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这个教会是否如同其他古代宗教只限于一国呢？还是万国普遍的宗教？按当时一般人的思想：天主教既由犹太团体的内部诞生，还能扩展到以色列以外吗？天主教完全是犹太人的，教主是犹太人，最初的门徒是犹太人，最早的信徒也是犹太人，圣神降临日伯多禄付洗的数千人，都是来自各地的犹太侨民，而新宗教开始传布也是在这犹太团体中。那么为进天主教，是否也需要先成为犹太人，遵守梅瑟给犹太人的法律呢？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天主教就算自认只是一个犹太教的宗派，总不会普及全球了。耶路撒冷会议时，宗徒们因着圣神的光照，把问题彻底解决，把教会的门为一切民族敞开了，并大胆地和犹太教分离。

从此圣教会利用罗马和平给她的方便，在罗马帝国内的各民族中，开始发展起来；但另一方面，却碰到了罗马政府的反对。在两个多世纪中，皇帝们对基督徒常进行着

一种歼灭战。可是如同迎着风头的大树，根子扎得更深，能抵抗暴风雨的势力，教会从考验中出来，也显得更坚强了；罗马帝国终于承认了失败。借着米兰诏书，君士坦丁大帝宣布，从此每人可自由敬拜所崇奉的神。

自从信教自由实行以后，罗马帝国内的人成群地进入了教会，而到第四世纪末叶，非天主教人士已退居少数。天主教反成了皇帝们所崇奉的宗教，和各行省的宗教，而且还一直伸展到帝国的边境。

但天主教既成了西方最强帝国的宗教，而该国人民都以为他们的祖国是万世不拔的，那么天主教也和这帝国在一起吗？天主教的文化将成为罗马的文化吗？

请看阴云已在天边堆起，预兆着新的风暴，帝国的边境已在蛮族的压迫下冲破。帝国是否要被蛮族消灭？天主教是否也要在同一的劫数中消灭？这是第五世纪初叶的教友所面临的问题。

圣奥斯定的天才已料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天主教并未和任何文化结合在一起。罗马帝国也没有不灭亡的保证。耶稣只给建立在「磐石」上的唯一教会许诺说：「地狱的门必不能战胜它。」在罗马帝国陷没的废墟中，教会毅然放弃了那失效无用的一切，而采取了那些值得保存的；她大胆地转向野蛮民族，耐心地教育他们……在黑暗时代的深坑中，她使一种新的文化兴起；这将是她在漫长的中世纪中的工作。

注解：

- ①这里的「第四世纪」是广义的；历史既不能忽然截断，我们所叙的事情，也有已超过公元四百年者，如圣奥斯定逝世于四三〇年，而厄弗所公会议则举行于四三一年，均划归第四世纪。
- ②英文 Pagan 外教人，来自拉丁语 Paganus，本是乡下人的意思。因为当时在城市内的人，大多数已经奉教，在乡村里则大多数仍然是外教人。
- ③现在「大殿」是一个荣誉的名号，某著名的圣堂，能由教宗锡以大殿的称呼。大殿分甲级和乙级。甲级大殿事实上只有罗马的救世主大殿、圣母大殿、圣伯多禄大殿、圣保禄大殿，便是为得「圣年大赦」所该朝谒的四座大殿。别的都是乙级大殿，例如我国上海附近的佘山圣母大殿，是在一九四七年敕封的，也是东亚的第一座大殿。
- ④圣经上常用的比喻，是把默西亚比作「光照一总来到这世界的人的光」，和「正义的太阳」、「真理的太阳」。可能因这熟悉的比喻，把救主的诞辰，如冬至太阳的诞辰，放在同一天了。为教会最重要的，不是庆祝的日子，而是庆祝的事实；赎世主的诞生。十二月二十五日，外教人庆祝一个很普及民间的节日，叫做「常胜太阳」节；在同一日建立一个教友瞻礼，是跟外教敬礼竞争，为能有一天可以取而代之。为取消外教敬礼，利用天主教的节日去代替的例子，并不只是这一个。同样地不止一次，在庙宇的旧基上盖起圣堂，或用建庙宇的材料建造圣堂；同样教会也吸收外教的成分，加以完全不同的意义，而成了天主教的敬礼。
- ⑤这里有一个微妙的著名例子：尼西公会议断定圣子和圣父「同体」，是用的希腊语 Homoousios 一字，亚略派人给它加上一个字母，成了 Homoiousios 意谓「相似一体」。这

种篡改，外表上是极微小的，实际上关系太大了：第一个字含蓄地肯定了基督的天主性，第二个字，单单相似，根本不包括基督的天主性。

- ⑥另一种谬说——亚略异端的产儿，发生于三百六十年左右，由君士坦丁堡主教马赛道尼 Macedonius 所传布。如同亚略称基督是高等的受造物，同样马赛道尼称圣神是高等的受造物。后者被三六一年的君士坦丁堡公会议所绝罚，并且乘机机会，在尼西信经加上了肯定圣神大主性的字句：「我信圣神，主及赋予生命者；是圣父圣子所共发的，祂和圣父圣子同受钦崇，同受光荣。」
- ⑦聂斯多略绝罚后，他的学说仍有人拥护。他在波斯创立了一座神学院。从那里聂斯多略异端将要传到阿剌伯、印度、中国（即唐朝的景教）以及蒙古。大部分在印度和近东的聂斯多略派，存在到十六世纪的，都回到了天主教的怀抱；其余的到一八九七年，或加入基督教，或加入俄国正教。目下残留在印度和近东的该派信徒最多不会超过十万。
- ⑧不幸这次绝罚后，埃及的主教们并未服从，不久他们便在埃及建立了一性论的裂教会。一性论异端又从那儿传到了爱提约比雅 (Ethiopia)。目下在印度和近东仍有一小部分一性论的信徒，在埃及，另外在埃弟约比亚比较更多。而且在埃弟约比亚，一性论教会是国教。
- ⑨「教父」与「教会圣师」并不是同义词。就广义说：第八世纪以前的所有教会作家统称教父。并非一切教父都是圣师。只有几位学问卓越，严格正统，而又圣德出众的，才被教会加以圣师之名。各时代都有圣师，是教会自己鉴定的。现今只有教宗或大公会议有权授与圣师的荣衔。
- ⑩古经的大部分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新经则用的是希腊文。有关新经及古经的圣咏，热罗尼莫改订了古辣丁译本。以

后他把古经的大部分，由希伯来文直接译成辣丁文。这全部译文组成了通俗本。内行的人一致认为是一部杰作；不过各部分并非有同样的价值。十六世纪的特利腾公会议才宣告通俗本为圣经的法定本。这并不说通俗本是完美的译本，但大体上那是足够达到信的标准，而特别是在有关信仰与伦理的事上无误，所以在训诲和讲道时可放心采用它。这决不禁止人去研究希伯来文与希腊文的原文，也不阻止人从原文翻译成现代言语。

- ⑪我们不能把第四、第五世纪的教会作家一一列举；为使人对这时代教会文学的丰富，有一个概念，再举出几位如下：用希腊文者有凯撒肋亚的欧瑟伯 Eusebius of Caesarea (二六五——三四〇)是一位倾向亚略异端的主教，但更是一位很博学的作家，「圣教历史」的作者；这本书替我们保存了初世纪教会的许多宝贵史料。耶路撒冷的圣济利禄 (St. Cyril of Jerusalem) (三一三一—三八六)；亚力山大里亚的圣济利禄 (St. Cyril of Alexandria)。用辣丁文者有圣达玛斯 (St. Damasus) 三六六年至三八四年任教宗；诗人普当斯 (Prudence) 几首赞美歌的作者，司铎们在日课经中还常诵念；诺来的圣保冷 (St. Paulinus of Nola) (三五三——四四一)；苏比斯·赛味尔 (Sulpicius Severus) (三六〇——四二五)他是历史家，著有圣玛尔定传。用叙利亚文者有圣厄弗陵 (St. Ephrem) (三〇六——三七八)。

- ⑫奥斯定的这部杰作——忏悔录，已由耶稣会士吴应枫神父译成中文，在上海土山湾出版，台湾版由光启出版社发发行，出版以来很受教内教外人士的欢迎。

- ⑬多那忒的裂教，是第四世纪初刁克先大教难后在非洲创立的。借口若干主教在教难的过程中显得不够坚强，多那忒就主张这些人因此当摒之于教会之外，所以已不能有效地

行圣事。这裂教扰乱非洲教会达一世纪之久。

从教义观点来看，多那忒主义有两种错误：一、公开的罪人，特别是渎职的主教和司铎，已不属于教会。

二、在真实的教会以外一切的圣事都是无效的。多那忒派人自视为基督独一无二的真教会。

公元四一一年在迦太基召开了一次教务会议，多那忒派与正统派相持不下。计有二百八十六位非洲正统主教，反对二百七十九位多那忒派主教。这就是说，几乎在非洲的每一城内有一位正统的主教和一位是多那忒派主教。在会议中赖着奥斯定的口才与圣经知识，使多那忒派人羞愧无地。政府用严厉的手段对付他们，返回圣教的亡羊一天比一天多，异端终于渐渐地消灭了。

和多那忒的激烈辩论，产生了良好的结果：正式声明了：一、罪过即使是大罪，并不使人因此脱离教会。

二、行圣事者的有罪无罪，不影响他所行圣事的有效或无效。

第二期：中古世纪教会

概 观

天主教诞生于罗马帝国境内，有利于她发展的环境，也有严重的阻碍；她同政府的压迫奋斗了两个世纪，殉教者的英勇终于获胜，罗马皇帝皈依了圣教，罗马也变成了奉教的国家。

在第五世纪时，欧洲的政治和社会都发生了严重的变化：以前是罗马帝国把地中海周边地域统一起来，形成了一个西方的文明世界。但社会秩序的混乱和风俗的败坏已种了远因，后经日尔曼各民族的袭击，西罗马帝国终于崩溃。从此以至近代，天主教却成了欧洲各国在形成期间的教育者。她的精神：逐渐浸入人民의思想和一切制度内，成为欧洲一致的精神，直至那些国家成长起来，始渐次脱离了教会的扶持和监护。这种进展到十五世纪末叶始告完成，它要成为近代的曙光。

西方的历史家称这段漫长的历史为中古时代。

人有时把欧洲中古时代和「黑暗时期」(The Dark Ages)混为一谈，那种看法未免太简单了。西方的中古时代绵亘千年，相当于中国自南朝刘宋至明初；在这时期内的东西历史都是很错综复杂的；在思想和艺术上包括着衰落时期，但也有极繁荣的时期。

中古时代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过渡及形成时期(五一十世纪)

甲、无政府的战争，导致了蛮族的入侵和文明的衰

退，道德以及理智的生活也随之低落。蛮族的归化(五一八世纪)奠定了中古时代后期历史的基础。圣教会不顾时代的困难，耐心地从事蛮族的教育；不只把宗教的信仰，也把她由前时期所拯救出的文化遗产传授了给他们。于是蛮族以热烈的心情接受贡献给他们的新奇事物，并设法同他们各国的特性相适应(详第五章)。

乙、查理曼(Charlemagne)把罗马人和日尔曼人联合在一起，再度统一起来，包括前罗马帝国的大部份地域；他在公元八百年由教宗加冕而称帝，他的帝国是教会领域和文化领域复兴的标志(详第六章)。

丙、查理曼死后(八一四年)，他所建的帝国又行分裂，欧洲又陷于无政府状态，封建制度于是形成。不过教会仍继续发展，她的影响逐渐浸入各种制度，她的传教运动也进入欧洲东部和北部——罗马帝国从未征服的地区(详第七章)。^①

在这段时期，未遭日尔曼民族进侵的东方教会，继续维持着她已往的生活，无重大变化。但在第七世纪却遭到了回教的严重侵扰，她因内部的纷争(对敬礼圣象的纷争等)和过分的守旧也衰弱了。那些因为误解从很久便反对辣丁教会的人，日益加深，终于在公元一〇五四年不幸同罗马分裂，一直延至今日(详第八章)。

二、中古文明的极盛时期(十一—十三世纪)

圣教会和中古文明的光明时期，确实在十一世纪末叶方行开始，维持了一百五十年。在困苦的奋斗中，教会面对着政治的权力赢得了自主，教宗的权威超出了帝国之上。教宗对教会内的影响以及与各国政府间来往的权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教会统制着公共生活和私人生

活，并且在文化的一切领域内，成了无与伦比的领导者。神职班的革新，宗教生活在日新又新的方式下奋进，十字军与回教徒的战争，重要的传教事业，神学的杰作，罗马及哥德式教堂的兴建，都是西欧民族的充沛活力，在教宗领导之下联合起来的表现。虽然理想和事实之间的对比往往很严重，但教友的精神却成了人民的共同精神，它渗透了一切事物而使之更为丰富(详第九章)。

三、中古文化的衰落时期(十四—十五世纪)

十四和十五世纪时，欧洲起了重大的变化；各国争相独立，互争领土；逐渐冲破了教会在公共生活上的影响。教会也因西方的分裂发生动摇。教会越来越须面对新精神，现代精神；人已看出来，耶稣教的宗教改革已露了端倪(详第十章)。

注解：

- ❶「黑暗」之名正好加给这段时期(五—十世纪)。还该注意加洛林朝的复兴(Carolingian Renaissance)，就如近代一位历史家曾这样写道：「应当记住，一个最高级的理智工作，是被多年在生活不安定和恶劣环境中的特殊人物所完成的。形成中古时代历史前奏的年月，如果同以后的年月比较，可说是黑暗的：不过中古时代文化的根基，却是建筑在这黑暗混乱的世纪之上的呢。」(*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七卷·六〇页)

第五章 蛮族入侵时的教会

壹 蛮族入侵

日尔曼民族

当罗马帝国被内战分裂被败坏的风俗侵蚀而逐渐衰退时，在莱茵及多瑙河彼岸谣言大作，震撼了生活在东欧和北欧的民族。罗马纯称之为「日尔曼人」(Germans)，其实是几个不同的民族：多瑙河以北的哥德人(Goths)已受过些罗马的影响；莱茵河以东的法兰克人(Francks)阿拉芒人(Alammani)，布根第人(Burgundians)等更近乎原始的蛮人。但他们共同之点，就是还度着半游牧的生活；他们拥有庞大的牧畜群，但对农业却缺乏兴趣，只让奴隶去从事耕作；他们人人都是战士，民族就是军队。

日尔曼人很早就想在帝国境内定居。除了他们先天的好战性和掠夺的嗜好以外，帝国土地的肥沃，水土的温和，城镇的富庶，样样都对他们有吸引力。罗马皇帝不断试图越过莱茵和多瑙河的部队交战。当帝国强盛时，对入侵的蛮族固然不难击退；但自第三世纪以来，罗马人的爱国心和尚武精神已日渐衰退，加以连年内战，精力日见萎靡，政治腐败的城市对战争已不感兴趣，乡村也居民日少。帝国既然日渐衰弱，军队中便招募了不少的蛮族；连以前只操在罗马人手中的指挥权，也逐渐转移到蛮族手中了；同时，许多日尔曼的移民便定居在罗马境内了；这种渗透运动到第四世纪更形尖锐化，不久皇帝便明令准许蛮族的整个部落占领那些人烟稀少的省分。

在国境的另一面，大批的入侵也逐渐增长。这是东进不能转而西进的反应：原来在公元的初期，中亚和东欧北

欧的半游牧民族，开始了广泛的迁移运动，好战的匈奴(Huns)部落被中国汉朝的皇帝所驱逐，转而西向；于是后浪推前浪，他们便把当前的民族驱走，而被驱逐的民族又被迫往西推向驻在罗马帝国边境的日尔曼民族；这么一来，日尔曼民族便加强了他们向帝国的入侵。

日尔曼人大举入侵

公元四〇六年，好似大堤溃决一样，防守莱茵河及多瑙河的罗马军队全面退却，蛮族的浪潮大举涌进。哥德的一支军队，在阿拉利克率领之下侵入意大利，攻陷罗马，予以洗劫(四一〇年)。法兰克人，布根第人，西哥德人(Visgoths)侵入高卢；不久西哥德和汪达尔人(Vandals)又越过比利牛斯山脉向西班牙转进；汪达尔人更由西班牙渡过直布罗陀海峡而侵入北非。他们围攻希坡纳三个月而圣奥斯定去世(四三〇年)。此时罗马军队也自大不列颠撤回，盎格鲁人(Angles)和撒克逊人(Saxons)遂乘机占领该岛。

圣热罗尼莫感叹说：「我一想我们这时代的灾难，我的心便悲伤。在君士丁坦堡和西亚平宁山之间，罗马人的血倾流了二十年之久；各省均遭蹂躏洗劫。有多少贵妇贞女，多少高贵而纤弱的身体没遭那些野兽的戏弄？主教被掳，司铎及各级神职人员被杀，圣堂被毁，战马系在祭台傍如同在马厩一样，殉教者的遗骸被抛置地上。各处举丧，各处悲叹，各处呈现死亡的气象。罗马的世界倾颓了！……」

圣热罗尼莫这种痛苦的呼声，使我们明白人心对罗马毁灭的悲哀，以及对蛮族的痛恨是多末深。眼看着罗马帝国所代表的秩序，稳定、文明、人道及生活的甜蜜均在野蛮人所燃起的战火中复没。

说实在的，各处因占领所遭受的暴力并非一律。普遍来说，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毁灭他们所惊奇羡慕的帝国，而是想插足其间；他们是携妻带子，倾巢而来，企图占领征服的地域的；占领自然免不了屠杀抢劫。其中汪达尔人最为残暴，他们仇恨罗马所有的一切，不惜到处加以破坏；而且他们还是亚略异端的狂热信徒，在他们北非所建的王国中，对天主教徒迫害最烈，致使多人殉教致命。

日尔曼人中的亚略异端

第五世纪初叶，实在有不少的日尔曼民族信奉了基督教，可惜都是亚略异端。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有一哥德人名叫武斐拉(Wulfila 三一—三八三)来到东帝国；在那里受了良好教育，且当了神父，并在三五一年被祝圣为君士丁坦堡主教。不幸亚略异端当时在东方正占上风，武斐拉自然很易感染。当时哥德民族还没有文字，他发明了一种字母以便书写。于是他便把圣经的大部分翻成了本国文，为给同胞宣传福音。在他的圣经译本中加上了亚略派的解释。哥德人就这样信奉了亚略异教。因着他们的迁徙便在其他日尔曼民族中，帮助了亚略异教的传播。

匈奴(Huns)的进侵(四五一年)

第五世纪蛮族再度入侵时，有不少股匪到处滋扰：匈奴既发动大规模的迁移，便出现在帝国边境：文明视之如蛇蝎，感觉非常恐怖，使人历久不忘；即在今日，西方学生读当日的历史时，犹有余悸。一位拉丁历史家曾有这样的描述：「他们的野蛮残虐实出乎人意料之外，他们身体短小精悍，上肢特别宽大，头大无比，为了阻止胡须生长弄得满面疤痕：真不知他们是人还是野兽！他们在马上生活，在马上开会，在马上买卖吃喝，连睡觉也是伏在马颈

上。他们没有农具，不耕稼，也没有固定的房舍；妻子儿女都生活在他们到处游牧或出征的车上……他们不起火烧饭，只是将肉放在马鞍上以臀蹂躏，然后带血啖食。他们能以无比的技巧向极远的距离射箭，箭头是用兽骨制的，同铁制的一样坚硬，有同样的杀伤力。」他们神出鬼没，疾驰如飞，简直无法捕捉；他们好象生来只为扰乱破坏一样；他们夸称自己的马蹄过处，草木不生。

说真的，在这世纪的中叶，匈奴很早便同文明的世界接触了。他们的领袖名叫阿提拉 (Attila)，在他设在匈牙利的营垒内，可说把原始的野蛮和东方最奢侈的细腻冶于一炉了。他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幼年时他曾在朝廷为质。作了匈奴王以后（四三五年），他时而用恐吓，时而用诡计，竟将生活在莱茵河和里海之间的各民族，团结在他的麾下。他梦想以蒙古帝国代替罗马帝国，作为他征服世界的第一步。

公元四五一年，他率领着一支庞大的军队渡过了莱茵河，到处焚烧掳掠；他自称是「天鞭」——即天主的鞭子，——真是所向披靡，无人敢当。巴黎的居民同样为恐怖所慑，正想弃城而逃；但一个名叫热诺维五 (Geneviève) 的少女反对逃亡，她说：「谁愿意逃亡，谁没有作战的勇气，任他逃亡吧！至于我们，却要热切祈求天主，祂要俯听我们的恳求。」结果阿提拉没有进攻巴黎，却去围攻奥尔良 (Orléans)。在这儿是圣阿尼盎 (Anianus) 主教鼓起了他们的勇气。他们奋勇自卫；正在城要陷落的时候，远远地看见来了一支援军：那是罗马和日尔曼人因共同的敌人当前，要同仇敌忾啦；一位罗马大将把罗马最后的军队同庞大的日尔曼军队联合在一起，他身先士卒地迎

战匈奴；阿提拉被迫后退；在沙龙 (Chalons) 附近香槟大平原上展开了决定性的大战，战况剧烈，死亡无算；阿提拉大败，退回莱茵河彼岸。

阿提拉在意大利

次年阿提拉又率军侵入意大利北部，向着罗马前进，如入无人之境。皇帝和元老院除了派人去求和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这个使命很难，且极危险；遂请求教宗圣良一世担任。教宗欣然允诺；他依恃天主的助佑，由几位有声望的人陪伴前去，与阿提拉在意大利北部曼都亚相遇。教宗用以折服这个「天鞭」的理论是什么呢？他曾向他提起了阿拉利克屠杀罗马后所遭的后果吗？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是答应给他纳贡，阿提拉便放弃原先的计划而返回了匈牙利。他次年便忽然死去，他的儿子们为国土纷争，结果四分五裂了。

二年以后，汪达尔自非洲渡海侵入意大利，向罗马推进。这次又是圣良前去说服；但未能阻止他们抢掠，只答应了不杀人放火而已。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阿提拉的进侵好似一阵飓风，所过皆成废墟；反之，日尔曼的进侵却在罗马帝国各省建立了许多王国；只剩意大利表面还保持着独立，但不久也归消灭。大狄奥多西 (Theodosius) 的继承者们都是些软弱无能的公侯，他们都让蛮族领袖夺得了统治权。卒至公元四七六年，一个叫奥刀瑟 (Odoacer) 的日尔曼人，迫最后一名傀儡皇帝——一个十五岁的少年——退位，把皇帝的衣冠文物给东罗马帝国的皇帝送去，表示西方不需要皇帝了。但不久东哥德 (Ostrogoths) 王狄奥多里 (Theodoric) 便代替了奥刀瑟；

他极欣赏罗马的文物制度，在意大利组织了一个昌盛的国家，并能维持和平。

新 世 界

第五世纪末叶，西方的面目已和前一世纪完全不同。罗马帝国，已如一株被蛀空的大树，经大风一再摇撼便倾颓了。帝国的官吏已不复存在，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的民众虽还仍旧，但身旁已住进了新的民族；虽然胜利的蛮族为数并不很多，但已喧宾夺主。罗马的一统已不存在，现在却成了各个王国的五色图案：意大利是东哥德人的王国，非洲是汪达尔人的王国，西班牙和高卢南部是西哥德人的王国，今日法国的北部和比利时是法兰克人的王国(Franks)，盎格鲁和撒克逊人占据了大不列颠。他们彼此间的交通越来越困难，大道已不能保存；罗马的文化本来是城市的文化，此时多数的人已由城市的废墟中迁出，逃避到乡间去了。学校大部都已关闭，教育和文化的水准也大大地降低，已进入了黑暗时代。

蛮族入侵时的教会

天主教虽与帝国紧密联合，但有她特别的组织，因此在这大浩劫中能继续存在。主教们仍管理着的教友；虽在极混乱的时期，但一有喘息的机会，他们便召集会议，共同商讨并制定纪律和敬礼的规则。

在蛮族入侵时，主教们常协助保卫城池；不只一次他们同罗马的军官共同组织起来抵抗蛮族，因此减轻了不少民众的损失。圣奥斯定在非洲，圣阿尼盎在奥尔良，圣良在罗马都曾这样作过。

但当蛮族已在地方上定居，罗马帝国已不存在时，只有主教们仍保持着他们已往的权力；他们多数出身望族，

所以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很快地便获得了蛮族的佩服。人不免要问：怎么在如此的大浩劫中教会仍能继续生存？然而这却是事实：她不但能生存，还建造了许多新堂哪。正是在这个时期，主教们赢得了「城市的保护者」的美名，他们的确当之无愧。

他们最大的功劳无疑地是总不败兴失望；然而教友们却遭受了失望的绝大诱惑。他们对爱国决不后于外教人，对祖国的灾难感到更强烈的痛心。他们也和其他同时的人一样，相信帝国能永垂不朽；他们爱慕帝国的统一更有其他的理由，就是更容易把基督的教会传于普世。他们万想不到在罗马的秩序和文明以外，还能有其他的文化。如果我们同现在一比，便不难了解他们的想法：现在的人也决不想今日的文明能消灭；他们不能想象原子大战，能把我们的城市、工厂、学府、博物馆、戏院和电影院等消灭，而不重返野蛮；那末一个第四世纪的罗马人也正有同样的看法；为他所谓现代文明便是罗马的一切。在同样的观点下，便不难明白，罗马人一看蛮族真毁灭了帝国，他们要怎样想了；他们眼看侵略者一天比一天多起来，都是些粗暴，赭色头发的巨人，衣衫褴褛，胡须丛生，满身腥膻，粗俗无知，连辣丁话都不会讲，只会说生硬的土语……看着他们到处乱闯，喧宾夺主，对罗马的文明毫不关心，只寻求粗野卑鄙的享受：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有不少的主教，继承着圣奥斯定的思想，能把伟大圣师的教训，践诸实行。他们提醒人民把那些灾难视为天主的惩罚；教训他们不必悲伤过去，当举目瞻视未来。罗马的毁灭并不是世界末日，乃是一种浩劫，正如历史上其他许多灾难一样；文化能够丧失，建在磐石上的教会却不会

消灭。最后更给他们说明，蛮族也是基督的宝血所救赎的人类，他们也该领受福音。因此教会便决心归化那些新民族：慢慢施以教育。

貳 蛮族的归化

圣教会在第五世纪蛮族侵入西罗马帝国的大浩劫中，仍旧屹立不动，她以前面对着文明的民族作了什么，现在面对蛮族照样去作，就是向他们宣传福音，使他们归依基督。

然而她也遭遇了重大的困难：大多数的日尔曼人已经受洗而成了亚略异教徒；对他们来说，天主教是战败者的宗教，因此加以轻视。只有一种定居在帝国境内的民族还仍是外教，那就是最倔强不驯的法兰克人；他们居住在比利时和现在法国的北部。然而却是他们最早信奉了天主教。

法兰克人的归化(第五世纪末叶)

法兰克人当时有一位青年领袖，好胜、聪明而且骁勇善战，名叫克洛维(Clovis)。他以连续的驯服，占领了高卢的整个儿北部。

公元四九三年，克洛维与一位天主教公主名叫克劳帝德者(Clothilda)结婚。她劝他非信奉天主教不可；他起初不听，他说：「我所出身的国家，不容许我放弃它的神明。再一说，谁能给我证明妳的天主是真神呢？」

三年以后，克洛维同另一支日尔曼阿拉芒人交战；在一次关系他民族存亡的战争中他的军队眼看渐渐不支；他于是想起了王后的话，遂高声道：「克劳帝德的天主啊，如果祢使我战胜，我便信服祢而受洗！」他的兵士果然勇

气大振；敌王战死，敌军败逃。

克洛维既然荣获胜利，便实践前言；于是在公元四九八年圣诞节，于里姆 (Reims) 堂内在灯烛辉煌中由圣勒弥爵 (St. Remigius) 主教手中领受了圣洗。有三千战士同他一齐受洗。

这位号称「新君士坦丁」的归化反应很大；它给克洛维赢得了在国内最有影响力的主教们的信赖。从此法兰克人同高卢原先的居民，既排除了信仰上的差别，那末彼此的团结便更容易了。反之，占据高卢另一部分的日尔曼人，布根第和西哥德人却是亚略异教徒。克洛维把他们一一征服；那些民族都是上行下效，在信仰上习惯于追随自己的领袖，因此亚略异端遭受了严重的打击。自莱茵河直至比利牛斯山脉，所有的土地都归这位天主教领袖一人统治了。这样由蛮族入侵的混乱和罗马帝国的崩溃，产生了一个新民族，这个民族从很早便正式皈依了天主教：这就是法国被称为「教会长女」的所由来。

西班牙境内西哥德人的归化(第六世纪末叶)

西班牙境内的居民，在蛮族入侵以前已信奉了天主教，但新来的主人却是亚略教徒。此处西哥德人的归化，也导源于一位妇人。六世纪中叶，良维日德 (Leovigild) 王企图统一全国的信仰，想强迫天主教徒接受亚略异端。但太子赫买乃日德 (Hermengild) 已与一位天主教公主结婚，而她也说服了丈夫皈依天主教。父王软硬兼施，希图使太子信奉亚略异端；但太子坚决答称：自己既然三生有幸，得识真教，决不肯中途背弃；父王一怒之下，将他废为庶人，且剥夺了他所有的财产。但他毫不动摇。良维日德便把他押监，颈手系以铁链。无奈这位青年太子，敝屣

世荣，一心希望天国，热切祈求天主赐他忍受世苦的勇力。复活节来到，在深夜的静寂中，父王差遣了一位亚略异教徒的主教给他送圣体。这位忠于天主的青年毅然拒绝他的诡计，声言自己虽身系缱绻，心灵却平和地仰望上天。父王大怒立即派遣侍卫，在狱中结束了他儿子的性命。

然而「殉教者的血乃教友的种子」这句话又获得了事实的证验；一年以后良维日德去世，次子来佳来德 (Recared) 承继了王位。新王一反父王的暴行，效法了殉教的长兄。公元五八九年在多勒托 (Toledo) 召开大会，新王和王后及八位亚略教徒主义，连同多位贵族放弃异端重回了天主教的怀抱；于是西哥德人也随之集体归化。

从那时起，西班牙的教友生活非常浓厚；这在多次的会议中都有显著的表现。

爱尔兰的归化(第五世纪)

当日尔曼人入侵的狂涛在西方各奉教国继续肆虐时，一个新的地点接受了福音。爱尔兰因地处孤岛，距离辽远，从未受过罗马的影响，为此也没有受过日尔曼人的侵略。

对爱尔兰的归化，圣巴特立爵 (Patrick) 当居首功。圣人生于大不列颠的一个教友家庭，十六岁时被爱尔兰海盗掳去。他过了六年的奴隶生活，终于逃回故乡。他由故乡渡往大陆，在那里作了隐修士。但觉得自己被天主召叫，去给他曾被掳的地方宣传圣教，他说：「我听见还没有出生的婴儿的声音，从爱尔兰呼唤我。」于是他在公元四三二年被祝圣为主教后，便往爱尔兰去开教。他差不多三十年之久，完全致力于传教工作；他除了讲道以外，还

以奇迹证明他的道理；他给人授洗，祝圣司铎主教，各处建立隐修院。在这个没有城池的地方，隐修院院长同时也是周围地区的主教；每座隐院都在自己四周维持着非常的热心，并成了传教的中心；以致圣巴特立爵去世时(公元四六一年)，爱尔兰已赢得了「圣人岛」的美称。

圣高隆邦(五四〇？—六一五)

在爱尔兰的教会中最堪注意的一点，是它刚刚归化便成了一个热烈传教的中心。爱尔兰人一领洗便愿作隐修士，而这些隐修士又感化别人受洗，作其他隐修士。在圣巴特立爵所建立的隐修院中，隐修士的数目惊人地增加；而且他们还渡海到大不列颠去传福音，到欧洲大陆去使在蛮族入侵时凋零的信仰复兴起来。

这些传教的修士中最著名的是圣高隆邦(St. Columban 五四〇？—六一五)。他在三十年之间走遍了高卢，瑞士和意大利。他好似厄利亚再世，到国王们面前去指斥他们的罪行。凡他所经过的地方，都有隐院建起，在那里有大批的门徒投入严厉的会规下去修行。他于六一五年，在意大利北部保比约(Bobbio)，他所建立的最出名的一座隐修院内逝世。

英吉利的归化

大不列颠在蛮族入侵很早以前，福音便已传入。侵入英土的是日尔曼人中最野蛮的两个盎格鲁和撒克逊民族，他们对天主教的一切都特别怀恨，因此对教友兴起了歼灭性的战争。逃到西部去的才免了一死，也不敢对迫害他们的敌人宣传福音。直到第六世纪末叶，法兰克人归化后百年，盎格鲁和撒克逊人才接受了基督的信仰。

直到现在，向蛮族开教的不是主教便是修士；这次却

是由罗马的教会中央发动了。公元五九〇年，教会历史中伟大的教宗之一圣额我略一世 (St. Gregory I) 登上了圣伯多禄的宝座。相传他被选以前是罗马的一位隐修士，一日行路望见被掳的奴隶，见有三名美少年，褐发碧眼，在那里拍卖。他问拍卖的商人说：「他们属于什么民族？」——「他们是盎格鲁人 (辣丁文是 Angli)。」圣额我略说：「我看不是盎格鲁 (Angli)，简直是盎杰利 (Angeli) 啊。」(辣丁文 Angeli 是天使之意)。他便把他们赎去，在自己的隐院中教育他们；从此便下决心去归化他们的民族。

额我略升了教宗以后，并未忘记他的计划；便在公元五九六年派遣了四十位传教士，由修士圣奥斯定率领前赴英吉利。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以前，便有些人想回来：听说英吉利人挖敌人的心吃，而且他们的语言非常难懂，他们一听便丧了胆；还得由教宗鼓励他们，命令他们，他们才决心前去。

其实结果远比他们所能希望的为好；他们在泰晤士河口下船登陆；肯特王已与一位天主教的公主伯尔达 (Bertha) ——法兰克王的女儿结婚，他因此答应接待传教士。

国王被朝臣护卫着坐在一棵树下，看着四十位罗马修士唱着祷文向他前来。国王听了他们的演讲说：「言词固然美丽动听，但所说的一切，为我都是新鲜可疑的；我决不能马上便置信。你们既是远道而来，为把你们信为真理且目为无上幸福的来通传给我们，我们决不难为你们；反之，我们要供给你们住处，你们去归化你们所能归化的人吧！」事实上国王被修士们的圣善生活所感动，不久便请

求受洗；追随他的善表的当然很多，圣奥斯定在五九七年圣诞节竟给一万人付了洗。国王把自己在康特伯里的(Canterbury)宫殿赐给了奥斯定，这便是英国第一个主教座堂。

教宗圣额我略一世，从他罗马的病榻上远远地注意着那些传教士，给他们寄去对传教方式所当遵循的训示；那些训示的确合情合理，而且稳妥易行；直到现在，仍不失为外教民族传教所当遵循的方式的撮要。他说：「如果邪神的庙宇建筑得良好，与其把它拆毁，倒不如把它祝圣，安置上祭台，改为敬礼天主的圣堂。——要在民众习惯敬拜偶像的地方和日子，准许他们以另外的方式庆祝天主的瞻礼节日；如果外教人有以筵席庆祝节日的习俗，便可在殉教圣人的节日组织公宴。准许他们举行外表的欢乐，心灵的欢乐也就容易获致了；对那些粗野的人决不可把他们的一切旧习一笔抹煞。人不能一跃而登山，须要一步一步地爬上去。」

但传教事业虽如此顺利地开始了，却不能毫无困难地完成；瓜分英吉利的七个王子并非对天主教都怀好感，他们常彼此交战。不过在圣奥斯定来此一世纪以后，归化的事业已有了相当进展；许多兴盛的隐修院成了教育的中心，在其中培养了中古时代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也陶冶了将来去日尔曼开教的宗徒。

日尔曼的归化(第八世纪)圣玻尼法爵

当时占据日尔曼(Germany)的民族，大致在莱茵河和易北河(Elbe)之间，包括现在的荷兰，西德和奥地利的一部，是最难归化的民族；他们还保持着很粗暴的性格，异教的思想还很盛，并且他们的尚武精神很不容易使

他们了解天主教教义的良好谦和。

不过日尔曼人已听见过人宣讲天主教，爱尔兰的修士圣高隆邦和他的门徒已在瑞士宣传过福音，一位英吉利修士已归化了荷兰北部；但那些努力都是东麟西瓜，没什么次序。真正在日尔曼建立教会并把它正式组织起来的，乃是一位名叫文弗里 (Winfred) 的英吉利人，他更为人所熟悉的辣丁名字是玻尼法爵 (Boniface)。他是一位本笃会会士，在隐修院内已获得了广泛的修养；三十岁以后，他感觉有一股吸引力，使他到先祖的故乡去宣传福音。他在荷兰北部第一次的尝试没有多大收获；他认为单独一位传教士不能担负这样的工作，必须请求教宗的支持。他便起身去罗马(七一九年)。教宗额我略二世热诚接待他，并正式委任他为日尔曼的开教宗徒。三年以后，教宗把他召回罗马，祝圣他为主教，并非为管理某一教区，乃是当作圣座的一位直接代表。他常同几位和他一样热诚的修士一起巡行各地，起先是几位英吉利修士，后来也有日尔曼修士，他们的生活很贫苦，有时连购买衣服的钱都没有；冒着各种危险，三十年的工夫到处讲道。他按照各地进步的情形，把已归化的组织起来，复兴了以前的隐修院，也新建了新修院。这样他所建立的事业，便不象他的前任们的那样未能牢固持久了。

在玻尼法爵的宗徒事业上最动人的一件，就是他常和他的祖国保持着联系。他不断给朋友写信，向他们说明自己的困难和不安，他依恃他们的祈祷，他由他们接受道义和物质的援助；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刚从敬拜邪神的黑暗中所救拔出来的日尔曼国中，他有意让英吉利的修女们前来，为用她们的善表光照他们，用她们的祈祷求天主降福

帮助他的传教事业，他对那些修女中的一位，怀着一份儿纯洁而崇高的精神友谊，那是他的亲戚圣理奥巴 (St. Lioba)，他请了她来当一座修院的院长；这种友谊给这位工作忙碌的圣人，加上了一层温柔而细腻的美丽色彩。

①

圣玻尼法爵在哪里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活——就是荷兰的极北部——也要到那里去结束。他七十五岁时，偕同五十位修士重新返回那里去传教，因为教会在那里还没有坚定地建立起来。某日他正同同伴们停留在一处为给一群教友付坚振，忽然有些狂热的异教徒向他们扑来，他们便一个继一个地倒下去了。圣人被攻击时手中所拿的经本现在仍保存着，因为圣人曾本能地用它防护头部，书上面还留下了剑砍的痕迹。他的遗体安葬在福达 (Fulda)，常受德国教友的敬礼。德国正式归化实在该归功于圣玻尼法爵，其实他们不只得获福音，就连文化也得力于他；因为他的每一种建树，无论修院或主教公署，都成了中古时代协助德国文化发展的中心。只有一种日尔曼民族没有沾他的实惠，就是撒克逊人；他们直到查理曼 (Charlemagne) 时才被征服。

从克洛维受到洗圣玻尼法爵去世，中间有二百五十年之久；这段时间，以历史眼光去看虽不甚长，却获得了广泛的成绩。只须把第五世纪末叶西方的情形，同第八世纪中叶的情形一比，便可明了。公元四九〇年间，在五光十色的蛮族国中，大部份还是亚略教徒，天主教在许多地方还时常受迫害；在罗马帝国的四周还都是异教徒。反之，在七五〇年时，西欧的国家全部都信奉了天主教，教会到处受人尊敬：这都是主教和修士们英勇奋斗的成绩。在奉

教的国中，土著的民族正同日尔曼人作着混合的工作；中世纪欧洲的居民便由此形成。

对圣教会来说，这些成绩是她所受的那些骇人的损失的一些补偿；因为正在东方修院到处林立的极盛时代，叙利亚、波斯和埃及便沦陷于回教徒之手。当额我略二世派遣圣玻尼法爵去日尔曼森林中树立十字架时，北非和西班牙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这样奉教世界的重心，以前围绕在地中海周边，现在已转移到北方去了。

叁 教会对文化的影响

蛮族入侵以后，教会所面临的是四方杂揉的民族：一方面是旧习仍深的帝国遗民，另一面是新归化的日尔曼人。他们虽已受洗，决不能马上成为完美的教友，他们那暴烈的性格和迷信的习尚，不能在短期之间便扫除净尽，因为他们的教育水准太低了。教友的信德固然诚恳而活泼，但程度终嫌很浅，总是精华太少，大部还搀杂着迷信。这些粗俗的心灵，需要具体的，可接触的超性事物，才能使他们悟解；他们对恭敬天主和基督，同敬礼圣人圣女分不清；敬礼圣人，本身虽正当合理，他们举行的方式却往往带了迷信的色彩；当时对圣髑的敬礼真是热烈得令人难以置信。那些圣髑不仅是圣人们的遗骸，凡同圣人或他们的坟墓接触过的东西，他们都奉为至宝。人们往往对圣人的衣服，头发、甚至指甲的杂屑而起争辩；有人以为把什物在圣人们的坟上一放，便染上了他们的德能。

为把这些民族组成真基督化的社会，当作的事情实在不少。该教他们作事公平，重视工作，推行精神的修养。

不过教会并不败兴，她以固执的坚忍，从事这种须延长数世纪的艰苦工作。特别是主教和隐修士们毅然担起了这份儿责任；他们对培养新社会所费的心血，真是一言难尽，他们确是中古文明社会的创造者；欧洲国家之所以有今日，他们的功劳最大。

主 教

自君士坦丁归化以来，主教在社会上所占的崇高地位，已为法律所承认。从第四世纪末叶，他们便有权以政府的名义审判有神职人员纠缠在内的几宗案件。蛮族出现时，主教往往协力保卫民众；在由入侵产生的新社会中，他们常是归化外教人的有效动力；他们归化以后，主教们常保持着自己的威望和优越的地位，尤其是因为他们大部份都出身名门望族。他们的威望连官吏和国王也莫可奈何，只有主教敢反抗他们；因为税吏压迫百姓时，主教常出头保护。当一位国王公然破坏了教会道德的法律时，常有主教指斥他们的罪行，也有不少的主教因仗义执言而丧失了性命。

在城市内主教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那末他管什么呢？几乎什么都管。第一自然是他为灵牧的职务；他宣道施教，巡视各本堂区，那时乡间堂区很多；他也是鳏寡孤独和弱小的保护者。当政府的权柄无能为力时，主教便出面指导并支配公益工程的费用：如建造城垣，构筑堤岸或沟渠等；也是主教开设来往行旅的住处，为病人开办医院，特别是痲疯病院；他掌管着穷人的名单，监督分施信友大量捐献的救济品。

按照大公会议的规章，主教由神职班和民众选举，由首席主教(总主教)祝圣。事实上国王们往往干涉选举，硬

派自己所选择的人；这就无怪乎有时不称职的主教出现了。所幸这类不足为人师表的主教还不多，而大多数的主教都是生活纯洁，爱德出众，具有反抗强权的勇气。现在欧洲还保存着不少这些主教们的住宅，教会多以圣人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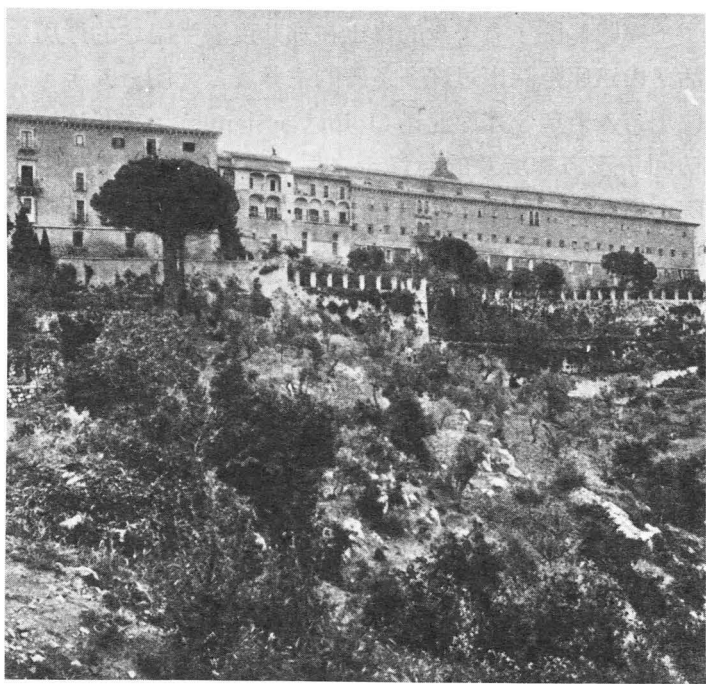
圣本笃与隐修士

在这混乱的时期，隐修士也协助主教们担任了重要的职务。我们上面已说过：圣盎博罗削，圣奥斯定，圣玛尔定等如何在西方创始了隐修生活。公元第五世纪，在高卢南部隐修的生活很盛。公元四一〇年，圣郝诺拉 (St. Honoratus) 在地中海内名莱兰 (Lérins) 的一个小岛上建了一座隐修院，有不少的修士在那儿度着半隐修的严厉生活。由这座隐院出过许多圣善的主教。公元四一五年，一位东方人若望·嘉西亚诺 (John Cassianus)，在长途旅行访问了东方和埃及的隐修士之后，在马赛建立了两座隐院，男女各一。因为他的著作，人们得以认识东方隐修士们的生活，习惯和他们所遵守的规矩。不过西方隐修生活的真正祖师还是圣本笃 (St. Benedict 四八〇？—一五四七？) 他生于意大利中部诺尔西亚 (Norcia) 的一个贵显家庭，到罗马去读书；但不久自觉为旷野所吸引，遂开始到荒凉的苏比亚高 (Subiaco) 山谷去度隐修士的生活。他的生活非常严厉，有时为抑制肉欲的诱惑竟在荆棘中翻滚。他圣德的名誉很快地便传开，有不少的人去请求收为弟子；他便为他们建了一座隐院，以后接二连三地在罗马一带竟建了十二座；最后他定居在罗马和那不勒斯之间，名叫卡西诺的山上 (Monte Cassino)。^②

圣人在该院写了隐修「规条」以后便去世；此规条现在

仍被全本笃会奉为圭臬。③

最堪注意的是这些规条中所含的明智和宽猛相济的节制。圣本笃的大功是使隐修的理想同西方民族的体质，需要和习惯相适合；没有特别严厉的苦工，使祈祷与读书，唱经与静默，劳作与阅读，睡眠与守夜，均保持着适当的平衡。在普通的神贫与服从的圣愿之外，圣人又加上了恒心的誓愿；修士虽自由地进入了修院，并以誓愿自行约束，但一经选定了这种生活之后，也当矢志永留于修院。修院如同一个家庭，院长当以慈父的心肠对待修士。他给了各个不同的会院以极大的自由，务使会规的原则能适应



卡西诺隐修院—圣本笃于五二九年建立
由此遣派初期的本笃会传教士。

各地的环境。

这个贤明的规矩西方一致采用，就如圣巴西略的规矩风行于东方一样，并且逐渐代替了其他不善适应的规矩：例如圣高隆邦的规矩便偏于过严。西欧各处如法国，西班牙、英国、德国都有本笃会院；社会各阶层的人大批的投入这些静默的地方给人以弟兄般的合群善表，他们以同样的决心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天主。

设想我们进入一个被沼泽遮断的树林，在蛮族入侵时欧洲的大部份还是遍地萑苻沼泽。然而现在呢，你便可以看到一片荒凉的中央有一块耕耘的土地，盖着绿油油的庄稼，当中有一片宽大的建筑，那就是隐修院。最惹人注意的是带有钟楼的圣堂，修士们聚集在那里，一天七次咏唱赞美天主。其次你所见到的，便是旅舍；因为在本笃会院中，无论何时何地，常免费招待来往的客人，如同招待基督本人一样，尤其是穷人和朝圣的人，他们更喜欢照顾。接待客人的地方是一个宽阔的大厅，由那儿可以进入专为客人用的寝室和房间。一间宽大的厨房同修士们的厨房隔离的，常准备着饭菜；病房和医生的住室，是同旅舍分离的，那里还有种植药材的园圃。修士们的房间是一所围绕在天井四周的方形建筑，四面绕以走廊；内中有饭厅，寝室和图书室；图书室的周围，满是古辣丁作家的杰作抄本，和教父们的著作；其次便是写作室，修士们在那里缮写著作的珍本。再其次是各种作坊，诸如砖瓦、木工、铁工、纺织、金银细工等，应有尽有，因为修士当自给自足啊。至于田园，仓房和家畜棚等，那更是不能少的了。此外还有附设的学校，修士们在其中教授儿童们辣丁文，因为当时西方，辣丁文是惟一供书写的文字哩。

隐院周围有结实累累的果园，有酿制弥撒酒的葡萄园，有供给蜂蜜和黄蜡的蜂群——黄蜡是敬礼的必需品；山谷和池塘也产生不少的鱼，溪流也可利用推动水磨。修士们有时也去荒地开垦，有的掌犁，有的伐树，于是便增加了新的耕地。

本笃会对西方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们不只拯救了古抄本，及其他富有学问和思想的一切宝藏，而且保存并推进了建筑和农耕的技术，铁、木、纺织等的工艺，以及植物和制药等的知识；此外还开垦了许多荒地以增进文化。他们离开城市，到偏僻的地方或森林或动乱时被人遗弃的乡村去建隐院；许多居民被那些安静的绿洲所吸引，也到他们的周围去定居。他们在那里不但能满足他们宗教上的需要，且在患病或困难时，能获得修士们的友爱扶助，儿女们的教育，以及文明生活的一切资源。因此欧洲有许多农村甚至城市，都导源于隐修院。修士们的善表比言语更能说服蛮族，习修为他们很陌生的那些教友德性，如谦逊，友爱，贞洁，良善等。修士们也使他们重视劳作，那是以前被他们轻视而委之于奴隶的。这样传教士们所创始的工作，隐修士们却把它完成了；信德也因此得以根深柢固。

教会对风俗的影响

蛮族粗野的习俗，也因主教们的致力和修士们的以身作则，而逐渐软化。圣教会对于许多风俗习惯，一时既然不能改除，便当予以容忍，不可深加斥责。例如：为认清一个人是否有罪，他们便强迫他把手浸入滚水锅里；如果三天以后他的烫伤慢慢好起来，便可声明他无罪。两人争执不下时，为明白他们二人中谁有理，便请他们决斗；他们

以为有理者必得天助。诸如此类的恶风尚很多，圣教会既不能取缔陋习，又不能禁止私下报仇，只好努力使之减少或减轻了。比如使他们承认圣堂为「法定的避难所」：凡罪犯或负责人逃至圣堂者，不能用武力把他拉出；教会并非袒护罪犯，她乃是使报仇的怒气由拖延而渐消，或为给神职人员以斡旋的时间，以便使他们就范。除了追缉的人先手按圣经发誓，保证不使罪犯受刑或残伤或杀戮，修士便不放逃犯出去。但这种避难所的权利给教会招致了多少麻烦，那是不难想象的。国王眼看自己的仇敌逃脱，势必要尽力把他拉出；天主固然能直接干涉，例如对破坏避难权利者，加以显罚；不过奇迹是不常见的。

教会对遭难的人更尽力保护，当时对战争的俘虏列为奴隶，然后把他们拍卖。教会虽不能马上取缔这种可诅咒的恶俗，但能尽力收买俘虏以减低它的恶果。她为赎回俘虏，牺牲了大量的金钱；常见主教们无钱赎虏时，便拍卖自己的圣器。所以在奉教的欧洲各处，恢复自由的很多。同时她也鼓励教友们解放奴隶。解放奴隶视为一种神圣的行为；为此教会规定了特别礼节，并引据超性的理由举行：「吾主以圣洗所解放的人，不当以铁链拘之，因为在祂眼中人人平等，没有身分的区别。」

未能脱离奴隶羁绊的，圣教会便以教化的影响使他们受益。她制订了许多法律，以减轻他们奴隶身分的痛苦。例如：她声明他们的婚姻是同样有效而不能解除的，以便他们有合法的家庭；禁止把他们卖给外国人，以保存他们的祖国；使他们在主日休息，以恢复他们教友的身分。奴隶身分既经提高，便不象往日随便当东西买卖或任意虐待了；以后奴隶制度渐渐取消，代之以农奴，已算大有进

步。农奴不得离弃他所耕种的田地，如同分种田地的人一样，得按时交付粮食或年金；但他有自己的家庭，能享受相当的自由；他所负的义务是由习惯法厘定的，主人不能任意摆布。

圣教会也致力使人尊重女权，不能听任弱小者毫无保障。在奉教的社会内不能再象往日慢待妇女了。当时所创建的无数女隐院，便足以表示女子的贞洁如何被人敬重；在那野蛮粗暴的时代，而能有那末多纯洁温良的圣女圣妇，有王后也有平民，有普通教友也有修女，不能说不是惊人的特殊现象。④

圣教会对知识生活

圣教会在道德方面所施的教育工作，在知识方面也照样作了。应该承认在蛮族入侵以后的几个世纪，知识生活的水准已有显著地降低，连所剩余的一些，也是教会保存之功；教育所以没有完全在民间绝迹，只是因为神职人员在本堂区，修士在修院还开着学校的缘故；我们所以能将古辣丁文学的宝藏保持不失，也是因为修士们坚苦地缮写了那些古文，并把它们写在羊皮纸上，饰以彩色鲜艳的花纹，现在我们还能在欧洲图书馆中欣赏。我们所以能知道那时期的历史，就是因为主教或修士们以辣丁文写在年鉴上了。在蛮族入侵以后三世纪的文学作品中杰作很少，但在那个时期一切作家都是教会中人，教会以外全是空白。

圣依西多禄 (Saint Isidore) 公元六〇〇至六三七在西班牙的塞维尔 (Seville) 作主教。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并且范围很广，很少人有过象他那样广泛的知识，在他那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中，中古时代的作者能见到以前所有的各种学问。

圣伯达(Saint Beda 六七二—七三五)是一位英国的隐修士，也是当时学识最高的人，纽曼枢机(Newman)曾这样称赞他说：「伯达是本笃会的英华，就如圣多玛斯是道明会的英华一样。」他七岁时父母双亡，寄养于一隐修院中。他自己给我们说，他一生在隐修院中度过：「以全部精力研读圣经，遵守修院戒律，每日注意在圣堂中颂扬天主；他以学习、讲授、写作为乐。」这样一直到生命的末刻；虽感精疲力尽，仍不辍每日的工作，祈祷与读书，更番轮替直到断气时还念着荣归于父…他所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圣经的注解和他所讲的道理，还有天文、算术、文学、诗歌等许多著作；他的杰作是英国教会史，由此足证他是一位精确的历史家和伟大的作家。⑤

西方的教会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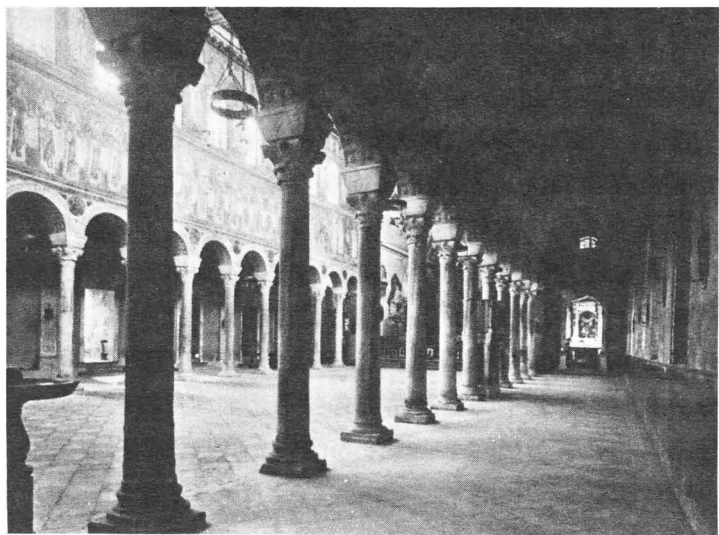
西方的教会艺术，不如同期拜占庭的艺术辉煌。当时固然建造了不少的圣堂，或是因部分为木质，或是在蛮族入侵及后世的战争中被毁，留给我们的古迹不多。最著名的是拉文纳(Ravenna)大殿，有模仿拜占庭圣堂的富丽镶嵌细工；此外还有几座罗马的圣殿。一般来说，此时内部的装修比外面的建筑更有价值；例如绘画、宝石、镶嵌的地面，包银或古铜的作品、内部的富丽装饰。在当时的装饰品和其他艺术的表现中，金银细工，精致的手抄本等，都是各种艺术的合制品：有罗马艺术，拜占庭艺术，还有日尔曼人带来的一些成分，他们大概是受了波斯，印度或中国艺术的影响。

肆 教 宗

教宗的权威进展虽然缓慢，却在不停地增长，这是任



拉文纳的圣伟达堂—犹斯定皇帝与建于五四七年
祝圣的拜占庭式八角教堂



拉文纳圣博理新圣殿内部—六世纪中叶建造

何人为的制度内所未曾有过的。伯多禄和他继位者的权威，正如埋在地中的一粒种子，起初无声无息地好象死了；但不久长出了一棵细弱的树干，逐渐长大、分枝、繁盛、竟成了能抵抗风暴的大树。

教外民族的归化，亚略异端的消灭，都助长了教宗的影响力。拜占庭皇帝们的信德摇摆不定，不但多次袒护异端，甚至对教宗施行压力；这样反使西方惟教宗的指导是赖了。何况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在被君士坦丁堡倾夺以前，早已光芒四射，及至作了教宗的驻蹕地以后，拥有大宗徒圣伯多禄的遗骸，获得了更灿烂的威望，遂成了教会最高神权的中心。

试一读最著名的几位教宗的历史，便更能看出教宗权威的进展。历史曾赠以「大教宗」徽号的两位教宗——即圣良和圣额我略——更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

大圣良教宗

圣良 (St. Leo the Great) 自公元四四〇至四六一年为教宗；他的伟大人格是第五世纪中最显著的。我们已提过他挺身迎匈奴王阿提拉的大无畏精神。那不是他生命中的一个插曲而已，他已把他的全部生命献身于公益，不祇是罗马城和意大利的利益，乃是整个儿教会的呢。

教宗圣良有高度的智慧，他的治绩更达到了最高峰；他的思想以及言谈作风，都有领袖的气派。他最注意的，是使圣伯多禄座位四周的教友保持一致。他对争取圣伯多禄的继位者——罗马主教的权力，和保持自宗徒们所接受的信仰的纯洁，是无与伦比的。

他的权威，特别在争辩降生的奥迹时，更发挥了效能，那是当时震撼东方教会最激烈的争辩。公元四五一年

在加塞道纳 (Chalcedonia) 所召集的大公会议(有六百多位主教参加)，幸赖他得以正式确定降生的信条。圣良事先曾给君士坦丁堡主教寄去手札一通，将圣教会这端道理予以清晰而明确的阐明。及至此信在大会中一经公布，全体与会的主教一致喊出：「这是宗徒们的信仰！也是我们的一致信仰！是伯多禄借良的口发言了！」可见大公会议的主教(占东方主教团的最大多数)都承认教宗，以伯多禄继承者的名义，为正道的最高监护人。

圣良还是一位出色的著作家；有他许多讲解圣经的言论和有关道理的信札留传至今，给他赢得了教会圣师的尊衔。

大圣额我略教宗

额我略 (St. Gregory the Great) 出身罗马望族，他由先人继承了统治的天才；他在政府任职时，已发挥了这些才华。他感觉被天主召叫时，正作罗马总督。他先作了隐修士，可说他度了一生隐修士的生活；把他在罗马的住宅变作了隐修院，并用他个人的财产建立了六座隐院。公元五九〇年，罗马的神职人员和民众一致推选他为教宗；时年五十岁。



大圣额我略教宗绘象

五九〇年，罗马的神职人员和民众一致推选他为教宗；时年五十岁。

意大利当时的情形特别困难：它刚从哥德人入侵和驱逐他们的战争废墟中挣扎起来，便又被日尔曼和伦巴人再次入侵所淹没。拜占庭帝国的官吏无力驱逐侵略者，至多仅能守住几座城，象征着帝国还有一点儿力量，而它的周围各处都已被蛮族占领。不幸公元五八九年又遭了空前的水灾，接着瘟疫流行，人民真可说是处于水深火热中了。

教宗目睹这种情形，怒焉心忧，他在书信上曾说：「乡民正濒于饿死的边缘，工作中断，村镇也成为废墟，世界好象又重新堕入已往的沉寂中！」政府既然无能为力，罗马城的人民只好转向教宗。教宗于是和巴伦人交涉，获得他们同意休战；他从蛮人手中赎回了俘虏，他对城市居民负责供给他们食粮，保卫他们，鼓励他们重新拾起工作。圣额我略既然毅然挑起了这个帝国首长所拒绝接受的重担，便透露了圣座凌驾世权的先声。在罗马城以外，罗马教会在意大利已拥有广大的土地，或为捐献或属遗赠，构成了所谓「圣伯多禄的遗产」教宗对那些土地无疑只是行使业主的权利，并未摆脱政府的法律，惟以所得的鉅额收入，维持足以扩展他影响力的慈善事业而已。

教宗的权力虽然日增，圣额我略却常忠实地服从皇帝，并常叮嘱教友服从。

这位当初抛弃世俗而退居隐修院，并且终生对隐院保持着思乡病的人，却表现了作事的惊人能力。健康虽然不佳，却未能减低他那非常的活力。他以罗马主教的身分，把他大部分的时间贡献了给他的教友，每主日讲道；但还领导着普世圣教会的事，不停地口授信札让秘书写，接见

进谒的人，此外还能腾出时间来从事著述；而且他的著作，常是中古时代人所最爱读的作品。

面对着自号「普世总督」的君士坦丁堡主教，（他认为那个名称有伤罗马教宗的特权），不惜尽力争取罗马主教在普世教会的领袖地位；但他个人，却常谦逊地教人称他为「天主的众仆之仆」。他对神职界的流弊不停地攻击；且重整了教会的礼仪，把古时的礼仪歌曲搜集起来加以整理，使之成为天主教会专用的格调，即所谓「额我略调」；天主教至今沿用，对教会礼仪增添了不少的幽美。即今二十世纪的教会，在她礼仪和纪律的若干点上，仍按照圣额我略的明智规定，不断加以整理。

他的心火也推广到教会以外的人士身上。他是归化英国的发起人，前面已经述及。意大利的一位叫戴奥德邻的(Theodelinda)公主，嫁给了伦巴王，额我略借着在她身上的影响，准备了这个亚略民族的归正。

在他最后的几年中，他那日见恶化的健康，已不许他再讲道著书；但从他的病榻上，他仍以广泛的通信，注意领导着教会的大小事端。例如当他呻吟病榻希望离世归天的时候，听说一位主教正感受着寒冷，他连忙把一件很暖的大氅命人给他寄去。这真是动人的一幕！

他辗转床褥二年之久，多次很长的时间一动也不能动；终于公元六〇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他在最艰难的时期，坚强地领导了「圣伯多禄的渔船」，对后世加给他的「大教宗」荣衔，实在当之无愧。

注解：

- ① 圣玻尼法爵是创立传教修女会的第一人，可惜以后多时没人追随他这种作风，直到十七世纪才有人重新呼吁妇女们去外方传教。
- ② 卡西诺山隐院在公元五八〇年为伦巴人 (Lombards) 所毁，重建之后，又被回教徒拆毁，之后又行重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又于一九四四年被炮火炸毁；庆幸图书馆所藏的珍贵手抄本得以救出，但建筑及历史所累积的艺术杰作，皆荡然无存，只剩一片瓦砾。最近又行彻底重建，且蒙教宗保禄六世亲往祝圣。
- ③ 圣本笃于一九六四年被教宗保禄六世立为欧洲主保。
- ④ 我们在这里只提几个人名便够了：圣女热诺维五 (St. Geneviève 四二五一五一二)，是巴黎的主保；她拯救了巴黎未受阿提拉的蹂躏，又作了王后圣克劳帝德的朋友和克洛维王的顾问。圣妇克劳帝德 (St. Clotilde 四七五一五四五) 是法兰克王克洛维的王后；她在夫王死后入了隐修院，在那里度了二十年苦修的生活。圣女斯高拉蒂加 (St. Scholastica 死于五四七？) 是圣本笃的胞妹。圣妇拉德公德 (St. Radegunde 五〇二？一五八七) 是法兰克的一位王后，在波亚迭 (Poitiers) 建立了一座隐修院。圣女理奥巴 (St. Lioba 死于七八二) 是圣玻尼法爵的亲戚，被圣人召至日尔曼去作隐修院院长。
- ⑤ 除了上面两位作家，还有：波伊悉阿斯 (Boetius)，他是最后的一位普通教友拉丁作家；他在意大利作过亚略王狄奥多里的国务员；最后狄奥多里竟将他逮捕，在狱拘禁多年而被害。(五二五年) 他在狱中写了一部名叫「安慰」的哲学著作；由他这部著作和他所译的希腊哲人亚利士多德的作品，玻伊悉阿斯给中古时代灌输了很大的影响。喀西约道鲁 (Cassiodorus) 也曾任狄奥多里政府居过很高的位

置，暮年追入他本人在意大利南部所建的隐院中，在那儿写了他的神学巨著(死于五七五左右)。法国都尔(Tours)主教圣额我略(St. Gregory of Tours)自五七三至五九四写了一部「法兰克民族史」。诗人文南爵·福尔都纳杜(Venantius Fortunatus)由意大利赴法国，死于波亚迭主教任内(六〇九)；他是苦难期所唱的两首美丽圣歌(*Vexilla Regis* 和 *Pange Lingua*)的作者。

第六章 教宗与西方新帝国加洛林朝 (七一四—八一四)

分裂了三百年的西方，又在惟一的领袖——法兰克王查理曼的领导下团结了一个时期；他在公元八〇〇年接受了皇帝位。这位领袖晓得自己的责任，对教会担任了保护和领导的角色，那个时期的西方教会同他是分不开的。

意大利与教宗

公元第八世纪初叶，意大利分为两个不平均的部分，拜占庭仍统治着半岛的南部，以及罗马城和拉文纳城周边的几个地带。那是伸入另外一种日尔曼族——伦巴人所占领的地带中的几个袋形地区。

在这两种势力中又加上了第三种，就是教宗。教宗虽不是一个独立国的元首，他的影响力却很可观。我们已看见了圣额我略在位时，教宗有多大的威望。在意大利被蹂躏而财政枯竭时，教宗因他的慈善事业无形中已成了社会的领袖；只有他有保护弱小以抵抗强权压榨的权威。

不过教宗的地位也没有保障，罗马时常有被伦巴人吞并的威胁。一位英明的伦巴王鲁波郎(Luitprand 七一二—七四四)想统一意大利，为实现这个计划就必须先占领罗马城。伦巴人虽然已信奉了天主教，但罗马城若归他们统治，教宗便丧失了作主的自由，为此他不能忍受。另一方面拜占庭的皇帝又无力保卫罗马，而且因他们多次干涉教会的事情，又往往袒护异端，致使教宗不得不希望摆脱拜占庭的保卫而另寻靠山。

教宗与法兰克人

此时另一种势力已在欧洲长大，就是法兰克人。名义

上法兰克人仍受克洛维的后裔统治，实际上那些变质的公侯，即历史上所称的「无能的国王」(Do-Nothing Kings)，都把他们的权柄交给了宫中执政，这颇与日本封建时代皇帝把大权交给贵族「硕根」者相似(Shoguns 即将军)。那些宫中执政中之一名叫查理玛特尔(Charles Martel)者，曾在波亚迭击败阿拉伯人，拯救了教会于回回之手，于是声威浩大，炙手可热，他对教会也很效力，如果没有他的支持，圣玻尼法爵几乎无法在日尔曼(德国)传教；因此教宗对他很感激。

查理玛特尔的儿子「侏儒丕平」(Pepin the Short)，最初也是宫中执政，以后继父为王，这种和谐的交往在丕平为王时仍旧维持，圣玻尼法爵得以改革侵入法国教会的弊端。

公元七五一年，丕平决意废黜最后一位「无能的国王」，自己取而代之。不过这是与日尔曼传统不合的，因为按照传统，只有王室的后裔才能继承大宝；因此他在实行他的篡夺阴谋之前，先愿得到教宗的认可。他便遣使去罗马，向教宗匝加利亚(Zachary)提出了以下的问题：「谁应为一国之王？是深居王宫无所事事的呢？还是身系国家之重的人呢？」教宗回答：「英明能干的，比徒拥虚名而无实权的人为王更好。」于是丕平便在那年，废黜了黑罗温朝的末代帝王而自立为王，圣玻尼法爵并给他行了傅油礼。从此奉教国王登极时，便常行傅油礼，表示其为奉教的正统帝王，以提高他在教民前的威望。❶

三年以后，伦巴王占领了拉文纳城(Ravenna)，那是拜占庭的总督在意大利的驻节地，又进而威胁罗马城。拜占庭的皇帝对这种侵蚀无能为力；于是教宗斯德望二世

(Stephen II 七五二—七五七)亲赴法国向法兰克王求援，他乘机又亲自给丕平行了一次傅油礼。丕平答应援助而且立即实行。他以公元七五四及七五六两役迫使伦巴王请和，并为预防教宗此后被敌视，把大片土地献给了教宗和他的继位者，使他成为独立自主的领袖。教宗既为众人的裁判者，理应独立自主，不臣服于任何人。这并非出于预定的计划，而是一种随机应变的措施；教宗的国土从此建立，直至一八七〇年始被侵夺。这给历代教宗招致了不少的麻烦，但在那个乱世，为保障教宗的独立，以便自由行使他那种神圣的职权，却无疑是惟一的办法。

查 理 曼

公元七六八年丕平逝世，其子查理(或译嘉禄)嗣位，即史家所称的查理曼(Charlemagne 七七—八一四)(或译大嘉禄)——即大查理之意——，他表现了无与伦比的伟大人格。他于七七八年统一全国，他又四出征讨，不久便统一全帝国，可称功绩辉煌。他是一位征服者，帝国的创建者，文学和艺术复兴的发动者，在各方面他都尽了最大的努力。

他于即位之初，便把他父亲在意大的事业，予以稳固和补充。伦巴的新王狄弟业(Didier)，把丕平献给教宗的土地再以武力掠夺。教宗亚德良一世(Adrian I)向查理曼呼吁。查理曼率军越过亚尔卑斯山，战败狄弟业，且把他废黜，将伦巴王冠加在自己头上，取消了伦巴国号，将它的土地与法兰克合并；然后将丕平献给教宗的国土再予以追认。

这是查理曼的第一次战役；嗣后连年出征，几无虚岁，四十六年之中出征了五十三次，创建了广大的帝国，

将高卢、意大利、日尔曼、西班牙北部尽行收入版图。他愿以信仰作为联络这些各个不同地域的锁链，以圣洗圣事使道德和宗教均归一致。②

他真是中古世纪天主教诸国的一位伟大创始人。在教宗成为实在的领袖以前，他却先作了那个大团体的核心；那也是他的信德，他的政治和他武力的成就。他尝声明说：「赖天主慈善的助佑，是我该保护圣教会，外而抵制教外人的攻击，内而维持天主教信仰的纯正。」

「地方监察使」(Missi Dominici)的建立，使查理曼对自己的权柄所持的观念实现得更为完美。那是法兰克王派往他们国中的监察人员，以便监督官吏们尽职的方式，务使其公正合理。查理曼每组派遣二人，普通是一位俗人和一位主教，这样能代表教会和世俗的权柄。他们的权限能及于各种事项：能办理教会的事，也能办理政府的案件。他们的活动很能证明查理曼愿造成一个彻底公教化的帝国。他们不只监督秩序是否良好，正义是否得伸，还该留神主教和司铎们的品行，保证他们以爱德尽职，熟悉法典，以适当的方式给人民讲道：总之一句，要他们能对教友以身作则。至于一般教友呢，监察员当查考他们是否会念信经和天主经，是否主日停工，是否还实行异端迷信等……。

这样可以明了当时人为什么称查理曼为「主教们的热诚监督者」了。这种神权俗权的混合使用，在那大部分为教友的时代还能接受，那也是中世纪的一种特征。幸赖他的判断力正确，热心诚恳，能善用他这非常的权柄。他实在大大地推进了天主教的文化；可惜他的继承人们却不都有同样的智慧呢！

西方皇帝查理曼

查理曼的威望在全天主教世界都是很大的，在那些常追念罗马伟大的心灵内，也慢慢发生了在查理曼身上重建皇帝地位的意念。拜占庭的皇帝固然还继续戴着罗马皇帝的名号，然而只是徒拥虚名而已。他们对意大利的影响是极小的，对法德等国简直一点儿也没有，他们对教宗与其说支持，勿宁说是障碍的原因。现在查理曼既是好象重建了罗马帝国，那么给他一个与事实相符的名义不是理所当然的吗？这也正是教宗良三世所想念的。

于是公元八〇〇年圣诞夜这种理想便实现了。是时查理曼正在君士堡丁所建的圣伯多禄大殿中祈祷，在弥撒开始前教宗从宝座上下来，把一顶皇冠，出其不意地加在了查理曼的头上。于是民众便齐声呐喊说：「查理，奥古斯都，为天主所加冕，伟大而和平的皇帝，万岁万万岁！」

查理曼时的教会生活

当时教会的行政和前几世大致相同，不过堂区和神职人员都比以前更多了，主教区也增加得不少；主教每年巡视自己的教区。

这时几种祭祀的礼节，已经有些改变。最初几世纪圣体只在大礼弥撒中祝圣的分送。普通弥撒或念的弥撒，由第七世纪才开始举行，到查理曼时方行普遍。在这样的弥撒一如在大礼弥撒中，教友一直是兼领圣体圣血，但圣体圣饼从此是由神父放在教友们的舌上了。

婚姻的立法也逐渐改善；关于婚姻的阻碍，查理曼时和今日几乎无大差别。

这时的大改变是辣丁教会内的礼仪划一。吾主所亲自立的七件圣事的主要礼仪当然各处一样，但施行圣事时的

象征性礼节，则各地的差别很大。先是不平，然后是查理曼，决心使礼仪统一起来。他们请求罗马把辣丁礼节本发来，以便在各处传播罗马的惯例；法国很快便取用了，西班牙至十一世纪方始采用。他们也从罗马请来歌咏团，因此额我略调传遍了法德两国。

加洛林朝的复兴时期

查理曼有感于罗马的高度文化，便决意在自己的国中提高教育的水准，奖励学术研究；这种风气直至他去世以后尚未衰退，因此唤起了文学和艺术的复兴，即所称的「加洛林朝的复兴时期」。

他也由国外聘来许多文人学士，特别从大不列颠，因为文化在那里，比在法国保存的更为良好。最著名的是阿尔琴修士，他成了查理曼言听计从的顾问和心腹的知己。他在帝国的首都爱斯 (Aix) 建立了一座学院，当代许多知名之士都来就学，其中不少的都圣了主教。

他也经心增加圣经和古典名著的手抄本。为此设立了许多学校，以便学习书法和以多彩的微细画法装饰手抄本的技术；现在在西方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内仍能供人欣赏。

然而查理曼还愿推广学术；为此他命令一切主教座堂和隐修院，都为儿童开设学校，教他们阅读、唱歌、算术和文法。

加洛林朝在各方面，都是蛮族入侵后的五个世纪中最辉煌的时期。可惜这种光明只照耀了半个世纪。查理曼一去世他的事业便瓦解了，西欧又堕入暗夜，竟延长了二世纪之久。

附录：聂斯多略异端的传播

在相当于丕平和查理曼时代的唐朝，基督的福音首次传入中国。当然那是从同罗马公教已分离了数世纪的教派所作的工作；不过也只是昙花一现，以后便湮没无闻了。但它与中国宗教的历史很有关系，我们应加以叙述。

聂斯多略异端在中亚的传播

聂斯多略异端，虽被公元四三一年所召开的厄弗所大公会议判为异端而予以罚禁，但它并未由此而绝迹，且在波斯(伊朗)曾盛极一时。当波斯帝国沦陷于阿拉伯回教徒手时，聂斯多略异派同战胜者取得了妥协，最低限度在回教徒统治的初期，他们还享受着宗教自由，且在第七、八两世纪有过非常广泛的传播。他们虽因对降生的错谬道理与罗马教会分离，许多教徒却心热如火，亟欲传播他们的信仰；且在隐修院中栽培了不少的传教士。另外中亚政治的局面与他们有利，使他们得以平安传入；因中国唐朝的皇帝，为镇压在中亚骚扰的突厥，让贯通大陆的大道重行开放；那是由波斯通往印度和中国的古道，商队常由此将中国所盛产的丝绸运往欧洲。

聂斯多略的传教士便追随着商队，或自行扮作商人，或乘坐商人的船只潜入中国传教。他们当时的一位宗主教曾有这样的记载：「许多人只带着一根手杖和一只行乞的布袋，梯山航海到印度和中国去传教。」他们能讲他们所要去的地方的语言，甚至在每一站，能杂在民众中，召集听众，宣讲他们的教义。如果首次接触顺利，便在那里安排下传教站，附设旅店和学校。

他们传教的成绩实在惊人：他们进入了印度和锡兰，在中亚的突厥民族中得到了许多信徒。公元八世纪中叶有回纥(Uigurs)教徒在中国军队内充当佣兵。一〇〇七年

住居蒙古南部的克烈人 (Keraits) 曾大批地进教。同时或稍后，住在河套的(黄河)汪古人 (Ongut) 也归化了。聂斯多略在极盛时，在亚洲曾有二百位主教。

聂斯多略教徒在中国

明万历年间，一旅客在唐故都西安上迷路，向地方人士询问：「曾有基督教派来当地传教没有？」问得他们瞠目结舌，答以从来没有…那是不对的，因为千年以前，正是高僧玄奘由印度取经回国九年，有基督教(广义的)由西域来到西安，皇帝曾予以盛礼接待，并在中国传教二百年之久；以后竟消灭得无影无踪，不复为人所记忆，真是咄咄怪事。

利玛窦和其他传教士在明末由澳门进入中国，深知关于宗教问题，除非先证明那是中国自古以来所有的信仰，他们是来此相印证，决不能获得中国人的尊崇。他也曾被中国人目为强词夺理；他竟不能指出一点儿遗迹，如一座教堂，一座隐院，或一本经卷，足以发给新奉教者证明，除儒释道外，中国曾有过其他可以令人信服的教门；根据由欧洲和印度得到的传说，他们以为中国曾听到过福音，但不能予以证实。直到一六二五年才偶然获得了证明。此时在西安附近，有一座唐朝建立的石碑(公元七八一年)出土，碑文很长，顶上有一石刻十字。碑文开始以佛教及道教的述语，陈述基督教教义大纲；然后追述该教在中国传播经过的主要阶段。公元六三六年(唐太宗贞观中)传入中国。大秦(即波斯或云巴力斯坦)人阿罗本贡其经典来长安，太宗觉其正直合理，予以尊崇；「命房玄龄宾迎留禁中翻经」，为他建波斯寺，准他招收教徒，他们自称景教，就是说教义光辉正大当受人景仰的意思。以后二百年

中大致和平顺利，但也受过折磨反对。高宗时(公元六五〇—六八三)更「在各州建波斯寺，尊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教化大行，其间也遭新受过佛教和道教的反对。玄宗天宝四年，下诏称「波斯经本出大秦，其西京波斯寺宜改名大秦寺。德宗建中二年，(公元七八一)，长安大秦寺僧景净，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③

至武宗时，宠信道士归真，「归真恃宠，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尽宜除去」，武宗命拆毁佛寺；归真又奏「释教既以厘革，邪法不可独存」等语；于是皇帝下诏说：「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抗衡哉！」…所以他下令「寺宇拆除，僧徒(教士)还俗」，不久竟至绝迹了。

聂斯多略在中国正盛时，神职人员很多，修院是他们活动的中心。他们究竟有过多少信徒？我们无从知道；好象他们常从外侨波斯或叙利亚商人招募新人，恐怕这些是他们的弱点所在，也是消灭得那样快的原因。

公元九世纪时，外侨和传教士都日益减少，因为商业已由波斯转入阿拉伯回教徒手中去了。聂斯多略教徒的遭遇如何？因为缺乏文献，问题无法答复。他们转奉了佛教吗？或者被摩尼教徒吸收了？我们也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在唐武宗的诏谕以后一世纪时——即公元九五〇年，聂斯多略的一位宗主教，从波斯遣派六位修士前往中国视察，竟连踪迹也没寻到。看来基督教首先投入中国的，不配称为曙光，只是星星之火而已，因此不久便归消灭了。



大秦景教流行碑—七八一年立于开封府

注解：

- ① 祝圣国王的傅油礼，决不是按照神学意义所说的「圣事」，它也不赋给国王什么权柄。教会常遵着圣保禄的意见，坚执「所有的权柄都来自大王」(罗：拾叁·一一七)，即使是民选的执政者也不例外。教会用傅油礼表示承认元首的合法地位，并向国民提示他是天主的代表，向元首提醒他对天主和国民的义务。
- ② 查理曼在日尔曼从事长期的战争中，为使撒克逊人就范，愿同时使他们皈依天主教。在第一次出征后，有不少的战败兵士集体受洗，但不久他们又叛变；查理曼遂对叛变者施以严厉的镇压。这种强迫信教的方式，照当时的习惯说，虽没什么大不了，却与福音的精神背道而驰，因此引起了教会人士的抗议；例如阿尔琴 (Alcuin) 就曾提醒皇帝说，信仰应该是心甘情愿的皈依。主教和该处所建立的隐修院却使那里的标准教友生活兴盛了起来。
- ③ 景教碑高2.36公尺，宽0.86公尺，厚0.25公尺，是在西安以西一百六十华里外的磬屋出土的；以后而至西安，现在罗马拉特朗博物馆内有一石质的仿制品，与原碑一般无二(照片便是由这仿制品摄下来的)。顶端刻有二龙戏珠的花纹，中刻「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九个大字，字的面有一十字，十字下面由莲花和云彩烘托。碑一千八百字，后有几行叙利亚的人名(按：叙利亚语是聂斯多略教派的祈祷用语)。碑文为波斯寺僧(修士)景净所撰足证其深谙中文，因其中有三四百词汇，非古文有根底者不能。作者以释道的术语，说明了基督教正确教义；只是未清晰地陈明基督的被钉和圣死，显然是为被免教外人的讥讪。

这个碑的发现引起了很大的激动，不只在中国，连在欧洲所有目睹过拓本的人，莫不惊奇。这为历史家是一件重要的事迹，证明基督教教义曾在七八两世纪在中国大事

传扬，并曾蒙朝廷优礼有加。即使反对宗教的人也不能说石碑是膺品。伏尔太 (Voltaire) 硬说是耶稣会士伪造的，未免太可笑了；现在他的真实性任何人已不能怀疑。不过很长的时间，找不到其他足以证明聂斯多略教派人到过中国的证据。庆幸十九世又在敦煌石室发现了大批经卷之类的书籍，其中有一篇赞颂天主圣三圣歌的译文，并说是西安的一位作者写的；此外还有中国唐朝聂斯多略教徒所用的许多书名。公元一九二〇年，又在北平附近发现一座石质十字架，上边刻着用叙利亚文写的圣咏第二十四篇上的句子；这也可能是聂斯多略教派的遗迹。

第七章 封建时期教会的衰颓与改革 (九—十一世纪)

壹 教会与封建制度

再入侵—查理曼的帝国，是完全寄托在皇帝的人格和天才上的，因此他本人一死（八一四年），帝国便土崩瓦解，西方又沦陷于争夺混乱的悲惨状态。在内战的扰攘中，又加上了外族入侵的恐怖。斯拉夫人进攻日尔曼；匈奴的别支匈牙利人崛起于多瑙河平原，骑兵四出窜扰；地中海方面，又有来自非洲的回族海盗，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海岸掳掠，甚且在公元八四四年侵入罗马，抢劫了圣伯多禄大殿。

然而最凶猛的进侵者则为诺蛮人(Normans)，亦称北蛮，那是来自今日丹麦，瑞典及挪威等地的蛮族。他们有精锐的海军，乘坐轻捷的快艇，先攻占了各河口，然后溯流而上，将舟拖上河岸，开始掳掠焚烧劫杀，最后满载战利品扬长而返。自第八世纪末叶，便不时出没于英吉利和爱尔兰海岸。半世纪之久，法国的每条河流常遭受他们的光顾；抢劫烧杀，每岁重演；圣堂和隐修院以及他们的珍贵富丽的圣髑宝匣，是他们抢劫的主要对象。修士们在恐怖惊悸之下，往往只带了圣人们的圣髑逃避，圣堂修院任他们焚烧。公元八五四年，北蛮又去西班牙和葡萄牙海岸打劫；五年以后，他们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去抢劫意大利。这样的寇掠有时也遇到抵抗，不过那些王侯们多忙于同室操戈，宁愿以金钱贿赂盗匪离境，而不愿戮力御侮。第九世纪末叶，西欧几成浑沌世界，风俗败坏，自在意料

之中，我们节录此时某会议的一段记录以见一般：「城郭邱墟，修院焚毁，国已不国；人皆为所欲为，天主的诫命，国家的法律，教会的规矩，都被弃之如遗；强凌弱众暴寡，教会财产抢劫一空，简直成了弱肉强食的世界。」

封建制度一当时政府既不能捍卫人民抵抗侵略，人民便自投于大地主的保护之下，而地主也负起了保卫之责，乡农及工人对「领主」誓许效忠；新社会型式便这样在欧洲逐渐形成，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封建制度」。每人都隶属于一个「领主」，而领主又隶属于更高的领主，一切领主在名义上仍隶属于一个国王。每一领主区域的行政几乎完全独立，不受干涉，可以自铸钱币，征募军队，征收赋税，审断诉讼，甚至为自卫而战。

可见封建是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教会也被卷入这种制度。当人民被侵略的怒潮所迫而自动投奔修院或主教公署请求保护时，请问能予以拒绝吗？这种保护便无形中成了封建的契约。当主教和修院托庇于一位更高更强大的领主而接受其保护时，便成了他的附庸。

在封建时期，主教和较大隐修院的院长都成了领主，他们也一如世俗领主一样有他们的领土，因此也得委任官吏治理；所以他们有属员，有农奴，也审理诉讼：总之，他们几乎都是身兼教会的神长和世俗的长官。

教会和封建社会既如此混淆不清，自然难免磨擦。可以说教会影响封建社会是一种幸运，封建社会影响教会便祸乱频仍了。

教会对封建社会的影响

在所谓领主内还残存着蛮族侵略者的势力和粗暴。教会常设法化除他们粗暴习俗；当然那不是一蹴可及的事；

改善一个民族的思想习俗谈何容易。

教会用她的道理去薰陶渐染，禁止一切抢掠劫夺，及领主间战争的一切恐怖行为；她宣传同自己同他人并同天主当保持和平。她这样努力感化个人，并影响环绕他们的道德气氛。

教会也努力感化团体。她先试图消弭领主间的战争，因为战争给人民带来无数的灾难和痛苦；当战争起时，不但双方的战士彼此屠杀，庄稼也被蹂躏，农奴也横被骚扰。教会为此先试图建立「天主的和平」(Peace of God)，禁止某些阶级某些地方战争，例如不可攻击神职人员，乡民和穷人，可惜效力甚微。以后在第十和十一世纪，教会又规定了所谓「天主的休战」(Truce of God)，禁止某些时候作战，即每星期四天，自星期三晚间至星期一早晨；每年的封斋期和将临期以及瞻礼节日。

教会虽厌恶流血，终难消弭一切私斗；惟一有效的方法，祇有增强国王的权力，方能制止封建战争，或结束这种战争；但那些和平的建立的的确减少了许多争斗。她所建立的骑士制度(Chivalry)，也减低了不少战事的残酷。

骑士普通多是贵族出身，顾名思义，当然是一位骑马的武士。当他到达成人的年龄时，由一位贵族给他行隆重的授剑礼而成为骑士：是一种世俗的组织。为作一位骑士先当学习作战和训练他人作战的技术；之后，教会把它变成了宗教性的组织，加上了宗教的观念。

为准备接受骑士锡封礼，先该整夜祈祷默想，次日参加弥撒并领圣体；佩剑先须经过祝圣，然后受领；他当宣誓要勇敢，正直，决不抢掠，保护穷人和孤儿寡妇，忠于自己的誓言，为教会战争至死，决不怕懦。

诗人在堡垒内朗诵叙事诗，颂扬忠于此光荣理想的骑士们的功绩，因而在人的心灵中灌输了一种高贵和礼让的观念；这不能不归功于教会的启发，且盛行于中古时期。古代的文化是灿烂的，然而也是艰难的；日尔曼民族的入侵，把他们那坚强的毅力和粗俗的习尚也带进了西方。只有天主教因使人认识真神，才开启了真正人文常流不竭的源泉，尊重妇女，保护弱小，对奉献给天主的地方和人物施以恭敬优礼，这都是骑士的理想。这高贵理想，经欧洲各种文学作品加以称颂揄扬，遂形成了绵延至今的道德文明的基础。这一切都导源于教会的影响。

封建制度对教会的威胁

教会对于封建制度真是不堪其扰。领主们在各种情形中滥用政权和武力，渐至干扰教会的权力。以前国王们在选任主教时插足干涉，现在领主们也起而效尤。主教和隐修院院长的职位，因了教会财产的增加，逐渐引起人们的觊觎；于是领主们不务简贤任能，只想委任自己的亲戚心腹，甚至以金钱购买；这种对圣事的交易称为「西满罪」。

①

这种陋习能导至神职人员道德水准的低落，那是不难想象的。许多没有圣召而贸然接受神品的人，仍继续度他们世俗的生活。因此教会法典逐渐成为具文；甚至有不少的司铎忽视辣丁教会数世纪以来的禁令，公然结婚。神职界道德堕落的后果，自然是教会的颓废腐败。

罗马教宗受俗人的干扰

连教宗也不能被免世俗权力的干扰。这时期出现过几位圣善的教宗：最伟大的一位是尼各老一世 (St. Nicholas I)，他在查理曼死后四十年左右登上教宗宝座(八五

八一八六七)，是第九世纪的荣誉，后世称之为「大教宗」。他对王侯坚强不屈，务使他们尊重圣座的权利。第九世纪末叶继承圣伯多禄位的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学者，一位法籍隐修士，名日尔柏 (Gerbert)，他作教宗后取名西尔勿斯德肋二世(或译西佛斯) (Sylvester II 九九九——〇〇三)。

在这两位及其他足为教会之光的教宗以外，也出了几个玷辱圣座的人：原因就是俗权干与教宗的选举。自古以来，罗马的主教—教宗—均由该城的神职人员和民众共同选举。第十世纪时，罗马的贵族擅行指派教宗而成了党派之争的鹄的；有几位经这样指派的教宗为敌党所废甚至被残杀。六十年之久(九〇四—九六二)，圣座受德菲拉(Theophylactus) 豪门的压迫，竟使其族中二人若望十一世(九三一—九三六)及若望十二世(九五五—九六三)登上教宗宝座，实为此崇高职位之羞。这是教宗史中最惨痛的时期。

虽然有几位教宗私人秽德彰闻，不堪领袖群伦，但出离正轨创立错谬教义的，竟连一位也没有；他们的公文档案，对此无瑕可指：这是正直的史家所应注意的。②

日尔曼神圣罗马帝国

此时发生了一件极关重要的事变，初被视为一种恩遇，但为教会却潜服了严重的危机；推原祸首，即为懦弱无能的若望十二世。

昔日颁赠给查理曼的「罗马皇帝」荣衔，已在第十世纪初叶因继起无人而消灭。不料至该世纪中叶，一位日尔曼的王侯起而统一了日尔曼全境，号称鄂图大帝 (Otton the Great)。他深悉查理曼的故事，也思黄袍加身，被封为

罗马皇帝。于是便起程赴意大利，由若望十二世为之行加冕礼(九六二)。他照例追认了丕平和查理曼赠予教宗的土地，但对那些土地却要索宗主权；并要求对选举教宗保留承认的特权。假如皇帝真以教会的利益为重，这未尝不可成为镇压骚扰选举的一种缓和剂。在第十一世纪的确有几位杰出的教宗，出而从事整理教会；如良九世(一〇四八——一〇五四)，尼各老二世(一〇五九——一〇六一)，亚历山二世(一〇六一——一〇七三)及圣额我略七世(或译葛利哥里)。如果皇帝想控制圣座，后患便不堪设想了。冲突是不能避免的，此后不久便要发生。

常言「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教会的衰落给世俗权力造成了干涉圣统的机会；时代的灾难、侵略、战争、饥谨等又从而火上浇油，遂使灵性生活的发展大打折扣。

在这种危险重重的情形之下，如果是纯人为的机构，无疑地非灭亡不可；可是教会仍然健在。当注意的是她能自行改善；就是教宗认清了自己的责任时，常对压迫教会的恶势力坚强奋斗，也相信定能成功。

贰 教会的改革运动

隐修院的革命

第十世纪被称为「铁的世纪」，真是流弊丛生，腐败已极；然而教会并非麻木不仁，毫无反抗。地方多次集会讨论改善之道，圣善的主教们也起而与购买圣事的恶风奋斗，整顿神职界；但决定性的动力还是起自隐修院。在这动荡腐败的社会中，隐修院却成了真正的世外桃源，在内可以喘一口新鲜的空气。对尘世的腐败感觉厌恶痛心的人，几乎都退身到旷野去，度独善其身的生活，专心祈祷

补赎；其他的人闻风向往，多有去追随他们的芳表，请收为门徒的；于是便制定规则，同他们度起团体生活来：隐修院的起原大率都是如此。如圣罗慕亚(St.Romuald)在意大利创建嘉玛道力(Camaldoli)会(一〇一二)，圣若望卦而白(St.John Gualbert)创立瓦龙勃罗沙(Vallombrosa)会(一〇三九)。

克 吕 尼

这些隐修院的影响很有限。然而法国布高聂的布根第(Cluny)隐院却光芒四射，遍及西欧。此院建立于九一〇年；当初创办人并无意建立新规，也不想实行特别严厉的苦工，乃是愿使圣本笃的会规恢复它最初的纯洁，特别注意礼仪，务要使之尽善尽美。修士总不出离修院，全力专务内修，把全部生命为奉事天主而奉献。

克吕尼因规矩的紧严，得以免遭时弊的侵害。院长完全由修士开会选举，不容外力干涉；因此亘两世纪之久，所有的院长都以完整的人格著称，另外有四位典型的圣人：即圣奥东(St.Odon 九二六一—九四三)，圣玛业(St.Maieul 九四八—九九四)，圣奥弟隆(St.Odilon 九九四—一〇四九)，和圣休格(St.Hughes 一〇四九—一一〇九)：他们都享年很久，这很有助于他们保持长期的平衡。当时的教宗和国王对他们都是言听计从。克吕尼及其附属隐院的特色，是不隶属于当地主教，直接隶属教宗。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直到那时自称守圣本笃会规的修院，都是各自为政，不相隶属，反之，一切由克吕尼建立或整顿的修院，却都隶属一位共同的上司，就是克吕尼的院长；换句话说，他们组成了一个统一的修会。这倒很有益处；因为目标和方法既然一致，由于各修院的比照，可

以预防松弛。

克吕尼的声望不久便广泛地传开，榜样是具有传染性的；克吕尼的修士往往被请去整顿其他修院。在十二世纪初叶，隶属克吕尼的修院已有一千多座，在法、德、意、大不列颠及西班牙等地放射着革新的光芒。

最初的几位革新教宗

侵蚀教會的病根，就是俗人对委任神职人员的僭越；惟一能革除这种流弊的，祇能待有魄力教宗。

第十一世纪第一位毅然着手洗刷这个污点的教宗是圣良九世(St. Leo IX 一〇四九——一〇五四)。他带领着改革人员巡视欧洲，自莱茵河至意大利南部，到处召集会议训令改革，将购买职位的主教毫不留情地予以废黜。凡他不能亲往的地区，便派代表前去；这样整个儿西欧都晓得了，圣座已决心整顿教會的生活，铲除根深柢固的积弊。道路已展开，继任的人要继续进行这未完成的事业。

尼各老二世的律令

教宗尼各二世(Nicholas II 一〇五八——一〇六一)向完成改革的路上更迈进了一步。很明显地，几时皇帝对选举教宗的大权坚持不放，对神职人员道德低落的奋斗便不能收效。皇帝所指派的人选虽然适当，例如良九世，但谁能保证他们不把国家的利益放在教會的利益以上呢？这种僭越可能为教會产生惊人的损害。

因此尼各二世决心对症下药。于是一〇五九年在罗马召开了会议，会中颁布了一条律令，规定嗣后教宗祇能由枢机团选举^③不得再由皇帝或贵族提名。这种律令除附带的小节外，至今仍然有效。

圣额我略七世(一〇七三—一〇八五)

教会自此已能自由选举自己的领袖，但主教和司铎仍由王公大人提名或委任；这种枷锁仍须摆脱。这场恶战留给圣额我略七世去打了；他真称得起是一位最伟大的教宗。

额我略本名希尔德勃兰(Hildebrand)，出身微贱，是一位意大利贫穷乡民的儿子；他是在罗马一座隶属克吕尼的圣玛利隐修院受的教育。他有湛深明朗的信德和大无畏的精神；他眼看着教会这种纷乱的局面，和他所抱的高贵理想大相径庭，于是锐意进行改革。当他尚年轻时，便以其卓越的才能崭露头角，教宗们已邀他襄赞中枢。良九世曾派他出使法国，并曾任尼谷老二世和亚历山二世的国务卿。亚历山二世驾崩后，罗马市民一致要求他作教宗，枢机们便接受了这种请求。(一〇七三年)

他即位后的第一行动便是争取独立自主；他遵照尼谷老二世的律令，将他本人当选的消息通知日尔曼皇帝亨利四世，并非要求他认可。他为整顿教会，希望获得世俗首长们的信赖和热诚的合作，同他们共同致力拯救人灵的大业；他以大公无私的爱情和拯救全人类的理想，争取国王及其臣属们的协力，以便克服各种阻碍。他说：「我们的职责是爱护罪人而痛恨他们的恶习，我们所恼恨的是罪恶，而非任何人。」

然而他所接受的，不是他所期待的合作与和平，乃是一场剧烈的争斗。教宗起初只是按照前任的计划，对西满罪和伤风化罪施以严厉的惩罚。他奋斗了二年之久，但一切措施均归无效，不是报以「相应不理」，便是剧烈的反抗。

对锡封权的冲突

教宗发现一切罪恶都起源于世俗首长擅自锡封主教和司铎。

按照封建社会的惯例，附庸欲得国王或皇帝的保护，须向他们宣誓效忠。宗主既接受了效忠的宣誓，便将财产封赠给他们，就是领土，房屋和村庄等；以宝剑象征兵权，手杖象征裁判权。他们对主教和隐修院院长的神权也逐渐如法泡制，锡封时授予权杖和戒指，象征他们的神权。教宗对此种行径决不容忍，不承认国家的首长有授予圣职的权力。④

教宗决心非斩草除根不可。于是便在一〇七五年在罗马召开的会议中颁布下面的谕令：「任何神职人员不得以任可方式，由俗人手中接受堂区，无论贿买或赠与，均属非法；否则授受之两方面均应开除教籍。」这道谕令附带有很清晰的声明，说明了教宗的无上神权：「祇有罗马教宗能废黜也能赦免主教…他也可以废立皇帝。」⑤

日尔曼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起而反抗教宗；因为他经常锡封主教和修院院长，故认为这道谕令对他是严重的打击。他僭越锡封权，不但能从中取利，且可借以炫耀他的威望，为此决心我行我素，绝不退让。教宗又去函谴责，他于是公然抗拒，在伏姆斯(Worms)召集了主教们的非法会议(一〇七六)，声言废黜额我略七世：「朕，奉天承运的皇帝亨利，偕同众位主教晓谕你说：下台！下台！」

教宗面对这种狂妄的叛逆决不能让步，否则便无异置身于日尔曼皇帝统治之下了。额我略意志坚强，决不怕威胁；于是一道命令，将亨利开除教籍，并解除他的臣属们

对他的效忠誓愿。这真是历史上破天荒的创举。

果然效果建立：日尔曼人放弃了他，许多领主起而叛变，声言一年之内若不获教宗宽恕，他们便另行拥立。

坎诺萨堡(或译嘉诺沙)

亨利一看真有丧失王冠的危险，不得不低头认错。于是便在冷风砭骨的冬天，带了少数的几个随从，踏过阿尔卑斯去谒见教宗；那时教宗正在阿尔卑斯山的坎诺萨堡(Canossa)中休息。皇帝穿着悔罪的麻衣，赤着脚，在堡垒门外站了三天。第四天教宗为他悔罪的表现所感动，在堂门口接见了，恢复了他的教籍，予以和平的亲吻后，便举行了弥撒圣祭。

有些历史家评论，坎诺萨的真正战败者是教宗；在亨利没拿出其他保证前，只凭几句口头誓言便予以赦免，实在是犯了政治的错误：皇帝祇以谦卑的代价，重获了一切利益。其实教宗并非为政治的思想所左右，他是以天主的代表行事，就如司铎给人赦罪一样；那是表明天主的无限仁慈，常准备宽恕表示痛悔的罪人；这正是他的伟大处。

额我略七世去世

皇帝所获得的宽恕，并没给日尔曼带来和平。背叛亨利的领主们另拥立了一位共主，可惜他于一〇八〇年被亨利战败而死。亨利重行统一日尔曼后，便决心报复坎诺萨的耻辱；他声言罢黜额我略，擅立一位伪教宗，然后率兵进入罗马，由那位伪教宗手中接受了加冕礼。额我略七世为免他的报服，退出罗马，前往纳波里以南的沙勒诺(Salerno)去避难。他坚强不屈，始终为争取教会的权利而奋斗，至死(一〇八五年)不懈。他临危时说：「我爱好正义，憎恨罪恶；因此死于流亡之中。」

一位处约不屈，处顺不骄的最伟大教宗，就这样逝世了；看似被武力征服，其实真是胜利者。他那清除积弊的努力结了果实，他的信念也终于实现：他恢复了神职人员的独身制，也使教会选择自己领袖人物的自由趋于稳定。

伏姆斯政教协约

锡封主教的争执终于由伏姆斯政教协约(Concordat of Worms 一一二二年)而平息，那是教宗加里多二世(Calixtus II 或译贾里笃)与皇帝亨利五世于一一二二年共同订立的。教会法律家对这争执的问题熟思考虑之后，想出一种能使双方满意的解决方法。在详加分析之后，他们发现在教会的神职内有两种因素：一种是精神的，一种是物质的。主教一方面是精神的领袖——宗徒的承继人，另一面又是俗权的所赠与的领土的首长。那么神权和俗权的锡封自当分别举行：神权在经过合法的人选之后由教会授予，物质权由宗主锡封；神权的象征是授予权杖和戒指，俗权的象征是授予宝剑和手杖之类的名器。

教会由此摆脱了俗人的豢养，教宗和主教已不是君王的制造品，教会也能自由继续那由克吕尼和额我略七世所开始的改革了。教会史中最黑暗的两世纪便这样在黎明的曙光中结束了。

叁 教会向北欧和东欧发展

圣教会活跃的最明显证据，是她虽然在这几个黑暗世纪内经历了许多动荡，却仍旧继续她那和平的进军。北欧和东欧正是在这个时期获得了信仰的光照。

对这项伟大的事业，东西两方的传教士都在教宗的支持之下分担了工作。所以在这章内我们要叙述圣教会由九

世纪至十一世纪发展的情形，无论工作人员属于东方希腊教会或属于西方拉丁教会。

斯堪的纳维亚的居民归正

住在斯堪的纳维亚 (Scandinavians) 的民族——那些骇人的诺蛮海盗——，自第九至十一这三个世纪中，出没无常地不断到奉教的国家去抢劫，现在轮到他们要求受洗了。

天主教很慢地由商人，特别是由奉教的奴隶，开始传入了这些地区，不久传教士也试图前去使这些民族归正。公元八二六年，里姆（或译兰姆 Reims）总主教艾崩 (Ebbon) 带着教宗钦使的权柄进入丹麦。三年以后，法国北部的一位修士安斯卡 (Anschar)，率领着几位传教士深入这个异教地区，并由丹麦进入瑞典；安斯卡被祝圣为汉堡主教后，又去过斯堪的纳维亚几次。但这几位大胆开荒者的努力，归化的教友并不多；只不过把那些外国商人和奴隶，团聚在一起而已。在斯堪的纳维亚，同法兰克人一样，有君长示范，土著才肯归正。丹麦的归化是由国王圣哈拉 (Harald the Saint) 的率领，挪威的归化则由国王奥拉夫 (Olaf) 带头。天主教传入瑞典较慢。大加奴特 (Canute the Great 1018—1036) 所征服的王国，把英吉利，丹麦和挪威都并入版图。他是一名热诚的信徒，曾去罗马朝圣，在那里完成了道德和心灵的陶冶，归国后努力扫除国内的异教氛围。

冰岛是由德人开教的。公元一〇〇〇年，冰岛的居民全体大会决定天主教为该岛惟一的宗教。

天主教由冰岛传入格陵兰。今日格陵兰遍地冰雪，当时气候却比较温和；近来发掘的许多圣堂和修院的遗迹，足以证明当日是教堂林立的。

公元十二世纪初，斯堪的纳维亚的全部居民都信奉了圣教。当然还残存着不少异教的习俗，以后此逐渐绝迹；但那些地区已有了直属罗马的当地主教，且成了传教中心。

斯拉夫民族

来自俄罗斯的斯拉夫 (Slavs) 民族部落，在公元第三和第八世纪，占据着中欧和东欧的大部。他们那骁勇善战，厌恶权力，不愿受羁縻的性格，使他们在第九世纪以前，还没有组成真正的国家；他们以打猎、捕鱼、种田为生，过着半游牧的生活。希腊人对他们的褐发和巨大的身躯，很感惊异，但他很羡慕他们那好客和诚恳的性格。

这些部落的文化水准虽然不高，但也爱好艺术；尤其酷嗜音乐。他们信奉一位至高的神明，万物的主宰，雷电的创造者；但也敬拜其他的神祇；另外是太阳。他们并不是不思进步的民族；反之，他们很明白容纳更高文明的需要。实际上是自从信奉了天主教以后，才日进于文明。

住在多瑙河流域的斯拉夫人，逐渐与西方辣丁和东方希腊的教友相接触，自查理曼时代，便有辣丁和希腊的传教士同修士进入斯拉夫地区；但他们的归化工作，大部得归功于来自拜占庭的二位传教士。

圣济利禄(或泽西里)和圣美多弟

第一归化的斯拉夫地区是摩拉维亚 (Moravia)，在今日的捷克斯拉夫境内。公元八六二年，一位已受洗的君主名叫拉第斯劳 (Ladislav) 者，给拜占庭的皇帝去信说：「有不少的传教士，自意大利，日尔曼和希腊来至此地，带来了各种不同的教义，但他们斯拉夫人头脑简单，没有一个人能指示给我们真理究竟何在。所以请您派遣一位能通晓斯拉夫语言的人来，希望他能按照理智讲话。」

皇帝遂派遣了两位出身贵显的人担任这项使命，即济利禄 (St.Cyril) ⑥和他的哥哥美多弟 (St.Methodius)。他们生于萨罗尼加，自幼常同斯拉夫人往来，所以通晓他们的语言；二人都担任过国家的重要职务。弟弟济利禄更为聪明，是一位卓越的哲学士，通达数国语言。二人本来都响往着修会生活，现在却以全力从事于被委任的工作而成为模范传教士。

他们用心准备出征。斯拉夫没有文字，济利禄乃为他们发明了一种字母以便书写，又将一部份福音翻成了斯拉夫文。他们的听众能以本国语文开始学习教义，而且讲师又熟悉他们的文化，他们真是又惊又喜。在熟思深虑之后，济利禄又将斯拉夫文应用于礼仪祈祷中。这样一来，便招致了辣丁礼主教司铎们的激烈反对，甚至被控为异端邪说；的确在西方礼仪中从来没用过蛮族的语文。事闻于教宗之后，遂被召至罗马。教宗亚德良二世 (Adrian II) 予以热诚的招待，不但未被遣责，且祝圣二人为主教；他们的圣德和对圣座的服从，使一切谣言一扫而空。可惜，数年来的超人劳瘁及长途的跋涉，致使济利禄感觉筋疲力尽。他自知死期已不远，便退入一座隐修院中；在门徒们环绕之下，竟死于他哥哥的怀抱中；临终再三谆嘱其兄，万勿放弃他们所从事的传教工作。美多弟以教宗使节兼总主教的职权返回了传教的基地，他被委管理教区非常广大，几将今日捷克和南斯拉夫都包括在内。他不顾仇敌的反对，又继续工作了十五年；以后又被控至罗马，且被监押，直至教宗传令，始被释放。他的许多门徒在他死后 (八八五年)，带着他的著作和他所写的斯拉夫文礼仪，传入了保加利亚。

波希米亚及波兰的归化

波希米亚 (Bohemia) (在今捷克境内)的传教工作，由济利禄兄弟二人开始，由来自德国的传教士继续完成，其间遭遇了不少的剧烈反对。文思老 (Wenceslas) 大公，受了祖母的良好天主教教育，于公元九二五年入继大统；他以全力卫护圣教，因此被他弟弟残杀而篡位。但致命的血没有白流，凶手日后悔悟。文思老被列入圣品，且尊为本国的主保；圣教在波希米亚也从此根深柢固。福音由此传入波兰 (Poland)，且在公元一〇〇〇年左右传教工作一帆风顺，并建立了教会圣统。

匈牙利归化

此时匈牙利 (Hungary) 民族侵入中欧，他们并非斯拉夫人，乃是由东方来的游牧民族。这个野蛮民族，由于长期的骚扰劫掠，将附近的居民驱走，便在多瑙河的大平原上定居。传教士虽尽力对他们宣教，但成绩不佳，直到他们的国王进了教，民众始相率皈依。公元九九七年，一位青年入承大统，取名斯德望一世 (Stephen I)，他已于前数年受洗，且娶了一位德国奉教的公主为后。他于是以全力设法归化他的百姓，为此请来了许多本笃会会士。他们在匈牙利境内建立了大批农村，同时教以文化和信仰。全国分为十个教区，从此教化大行。斯德望于公元一〇三八年将全国奉献于圣母，不久便与世长辞。他被视为最理想的奉教国王，他的爱德和慈善至今脍炙人口，被尊为圣王。

俄罗斯归化

俄罗斯 (Russians) 的历史自第九世纪才开始；其时斯堪的纳维亚人自瑞典闯入东欧的心脏，于是集合那一带

的斯拉夫人建立了一个国家，建都于基辅 (Kiev)。

从此俄罗斯人得认识天主教，或由于与奉教商人的接触，或由于来自西方及拜占庭的传教士。但教务在女王奥肋夏 (Olga) 皈依 (九四五年) 以前进展得很缓慢。在这广袤的地区上，异教的气氛还异常浓厚；直至公元一〇〇〇年左右，天主教才开始长足地进展；主要的推进者为圣伍拉帝米尔 (St. Vladimir)。他是奥肋夏的孙子，起先反对天主教，即位以后才看出来不信教便不能与奉教的邻国相颉颃。这里有一个有名的故事：相传伍拉帝米尔愿给自己的人民一个最高尚的宗教，便派遣代表去各国考察他们所信奉的宗教。考察员到了德国认为他们的礼节太简单；到了君士坦丁，他们一看那里所行的礼节便惊叹说：「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到了天堂或是仍在尘世；在人世间不能有再美的礼仪了！」这未免有些夸张，但却具有深意；它表示自伍拉帝米尔欲使其全国皈依时，俄罗斯人即偏爱希腊礼仪。他为此与一位拜占庭的公主结婚，将一切偶像销毁，人民也成群结队的到河中去受洗。建造圣堂也仿照东方的式样，有金碧辉煌的圆顶；主教也由拜占庭，带着希腊经典而来。他们也由保加利亚接受了圣济利禄的斯拉夫礼仪。俄罗斯人同拜占庭人一样，爱好壮丽的礼节；可说教义是借礼仪而非借宣讲传授。

俄罗斯这样系恋拜占庭，给他们前途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俄罗斯归化不久，拜占庭便同罗马正式分裂 (一〇五四)；俄国虽未表示背离罗马，但无形中也演成了同样分裂之局。拜占庭可引以为荣的，是使这个民族信奉了基督，而他们的信仰还是那般根深柢固。

这样亘三世纪之久，赖传教士，—那些无名英雄—不

眠不休的努力，使以前只限于西欧和地中海周边的天主教世界，向北欧和东欧发展，以致囊括了欧洲的所有民族。这种广大无比的传教工作，虽多被人忽略而无确切的记载，实在是欧洲和圣教史的重大事件。回教的侵略虽给天主教造成了严重损失，但在这方面的发展，却给了她丰厚的补偿：真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啊！

注解：

- ①「西满罪」之名来自宗徒大事录中西满术士(宗：8·9—24)。他看见借宗徒们的复手赋给圣神，遂想以金钱贿赂此权。
- ②当知教宗所享有的「不能错误」的特恩，按照天主的道理，并非指教宗不能犯罪。教宗一如其他的人，并未摆脱人性的脆弱和犯罪的可能性。当他发表个人的意见时，即关于教义的问题也可能犯错误。教宗祇是以教会最高统治者和训导者的身分发言，在信仰和伦理范围以内，钦定某教义为当信之端，或为全教会所必须遵守者时，始享有不能错误之权。
- ③枢机团由罗马附近各城市的主教，罗马城内各本堂司铎及在罗马负责救济事业的六品等台组而成。他们已成了教宗在治理教会上的顾问和经常的赞助人员。枢机(Cardinal)之名来自拉丁枢纽(Cardo)一字，表示他们职位的重要，他们身负教会的重任，就如门枢负荷大门一样。
- ④国王或其他世俗首长当然不能给主教行祝圣礼，那常由总主教偕同其他主教举行；只有被祝圣的主教才能有效地执行他那种神圣的职务。不过宗主对他们所选择的主教保留授权杖和戒指权，显然也是非法僭越。他们的根本错误是视主教的辖区和物质的财产，同他的神圣使命是分不开的浑然一体。这种混淆不清的观念一时很难完全肃清。

- ⑤额我略七世自称对国君有废立之权，在今日看来恐不免有侵越国家政权之嫌。为明了这一点，当追溯到中古世纪的思想。当时西欧各国都普遍信奉天主教，各民族一致承认教宗为最高的法官，共同拥护他为国君和民族的裁判者。就如今日国际间的争端诉之于联合国一样，毫不足奇。
- ⑥他原名君士坦丁，济利禄是他的(修)会名；但后者更为人所熟悉。

第八章 自第六至十一世纪之间的东方教会

概 观

欧洲自君士坦丁死时(三三七)分裂后，东西教友的命运也不停地向不同的方向演变。当西方帝国零星沦陷于蛮族手中时，东方帝国却在奋力抵抗。希腊罗马的文化不但能在东方保存不失，且能独创一格而变成了拜占庭的文化，冶希腊罗马及亚洲文化于一炉。君士坦丁堡因为地势险峻，又有坚固堡垒的拱卫，竟能延续千年之久，直至公元一四六三年陷于土耳其人手时始归消灭。

西帝国的皇帝自公元四七六年被废后，东帝国的皇帝便成了全帝国的惟一元首，且仍旧保存着君临世界的奢望；国势虽然衰弱，但往日光荣的威望仍震慑着周围的外族。是以仍有人怀着恢复统一罗马帝国的迷梦，那就是自公元五二七至五六五年在君士坦丁堡称帝的儒斯弟年。不过他的企图收效甚微，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公元七世纪，一个惊人的冲打击震撼了天主教世界：因为信奉穆罕默德所创的回教的阿拉伯人，发动了征服世界的战争，使东帝国及希腊文化蒙受着灭亡的威胁；叙利亚、巴力斯坦、埃及、甚至以后西班牙等天主教国家，均相继沦入回教徒手中。

但一致的信仰仍维系着东西方，东方至少在原则上仍承认罗马教宗的权威；然而另一方面，使东西分裂的许多误会因素却也与日俱增。当时的情形已非昔比：当政令统一，「罗马的和平」尚有保障时，人能在全帝国境内自由来

往，宗教的文化完全一致。现在的传教士，已不能象圣保禄那样，自亚细亚至西班牙，在地中海周边的世界内自由畅行无阻了；时代已成过去，那时依来内虽生于叙利亚，却能作高卢里昂城的主教。尤其自回教徒占领了南方沿海一带及地中海的岛屿后，东西的交通已越来越困难。

语言的分歧也是造成新困难的因素之一：在帝国统一时代，受过教育的罗马公民都能说辣丁或希腊语，借这两种语言，能在帝国的各城市内自由来往。现在能通这两种语言的人已逐渐减少，东西的神学家已不能互相了解彼此的著作；因此彼此的冲突也日趋尖锐化。保持古文化最好的东方人，对他们所称的「西方蛮族」甚表轻视；此外还有查理曼所造成的东西帝国政治的对立。

皇帝们对宗教的作风更加深了这种冲突。思想精微的希腊人，对神学问题常有特殊的兴趣；因此异端邪说大都都产生于东方。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对神学争执的激动，不下于赛车的爱好。自君士坦丁以来，皇帝们都自以为是政治的领袖，同时也应是教会的领袖；因此在教义的争执上也想干涉。然而想解决关于信仰的微妙问题，便是侵越主教和教宗所独享的主权，祇有他们才是教会的真正领袖，和传统的权威保护者：那么冲突自然是难免的了。

另一方面呢，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以帝国首都的地位自豪，对罗马教宗的至高无上权只是硬着头皮接受而已；他们认为教宗的显赫地位是由帝国首都的罗马而来，并非由于他是圣伯多禄的继位者。于是东方教会和教宗屡起冲突；甚至有过多次数决裂，不久又重行和解。但终于经过了两次最严重的冲突，一次是宗主教佛西要(Photius 八一五—八九七年)，一次是宗主教弥格尔鲁来(Michel

Cerularius) 抗拒教宗，遂于一〇五四年与罗马正式分裂。

壹 儒斯弟年时的东方教会

儒斯弟年皇帝

儒斯弟年(Justinian 五二七—五七五)在位时，东方帝国还算繁荣，他是最末的一位伟大皇帝。他本来有诚意辅助教会，可惜他也跟大多数的拜占庭皇帝一样想控制教会：结果还是弊多于利。

儒斯弟年在位的漫长岁月中，在全国各处展开了惊人的活动，而且还是躬亲领导。

他在豪华的宫殿中度的的是简朴的生活，饮食淡泊，每日只睡三四小时。他最大的嗜好，是由几位主教和修士陪伴着，在宫中的图书馆内，消磨一段夜间的时光。他在即位前即与一名出身微贱的舞女，名戴奥道拉(Theodora)者结婚；此人意志坚强，百折不挠，是她激起了他的野心。

儒斯弟年即位后，即决心向两种目标迈进：一是恢复罗马帝国的完整，二是尽力与异教，犹太及异端人，展开不眠不休的奋斗，以重建信仰的一致。

收复失地

儒斯弟年赖几位英武的将帅，部分地实现了第一项计划，收复了(Reconquista)蛮族所侵占的省分。

他先攻击非洲北部，因为汪达尔人在那里迫害天主教甚残，焚烧教堂，放逐主教而代之以亚略党徒。儒斯弟年在保障公教信仰的口号下兴师。在非洲登陆的一支军队，很快地便把汪达尔的王国推翻，并将战败投降的敌将押解

君士坦丁堡(五三四年)，于是亚略党徒在非洲的统治完全消灭。此后一世纪，北非在拜占庭统治之下，颇称繁荣；天主教的传播远及撒哈拉。可惜也世纪后，阿拉伯人侵入，使此项进展又陷于停顿。

儒斯弟年的军队在意大利也消灭了东哥德的王国；不过这项成功的确得之不易，战争持续了二十年，留下了一片瓦砾。意大利被拜占庭统治了一世纪之久，由驻在拉文那的一位太守镇守。但在五六八年，新的一股日尔曼族——伦巴人，也属亚略派，又侵入意大利。

西班牙的土著民族，不堪亚略派西哥德人的迫害，求救于儒斯弟年，他派遣军队占领了西班牙南。

这样儒斯弟年把地中海周边的失地又划归拜占庭的版图，不过终未能将帝国完全统一，而这种恢复的大业也未能持久。

儒斯弟年与圣教会

儒斯弟年在恢复信仰一致上的努力更属不幸。儒斯弟年和戴奥道拉二人无疑都有信德，也诚心谋求教会的利益；但儒斯弟年起初本信仰公教，但因戴奥道拉袒护一性论的异端(主张耶稣基督只有天主性)，儒斯年便受了她的影响。当时皇帝的政权和教会神权之间的界限，还没有象今日这样划清；从君士坦丁起，皇帝常在教会的问题内插足，而儒斯弟年较其前任更甚。他不但以法律恢复国家的秩序为己任，连教会的秩序也想揽在自己肩上。他虽然原则上承认教宗的权威，却不断在委任主教和废黜主教上染指；他还自负明了神学，竟以他个人的权力裁定道德的问题，干涉教会的领导权；甚至如果有人敢反对他的裁决，无论他的地位多么高，他也视之为叛逆。象这样的冒昧自

然不能不和教宗冲突。他的狂妄真是骇人听闻：一位自负卫护信仰的奉教皇帝，竟声言罢黜教宗圣西而未 (St. Silverius)，而将之放逐，甚至使他贫困地死于放逐之地。他对教宗维日肋 (Vigilius) 及其他拒绝姑息他的教宗，也同样施以无礼的待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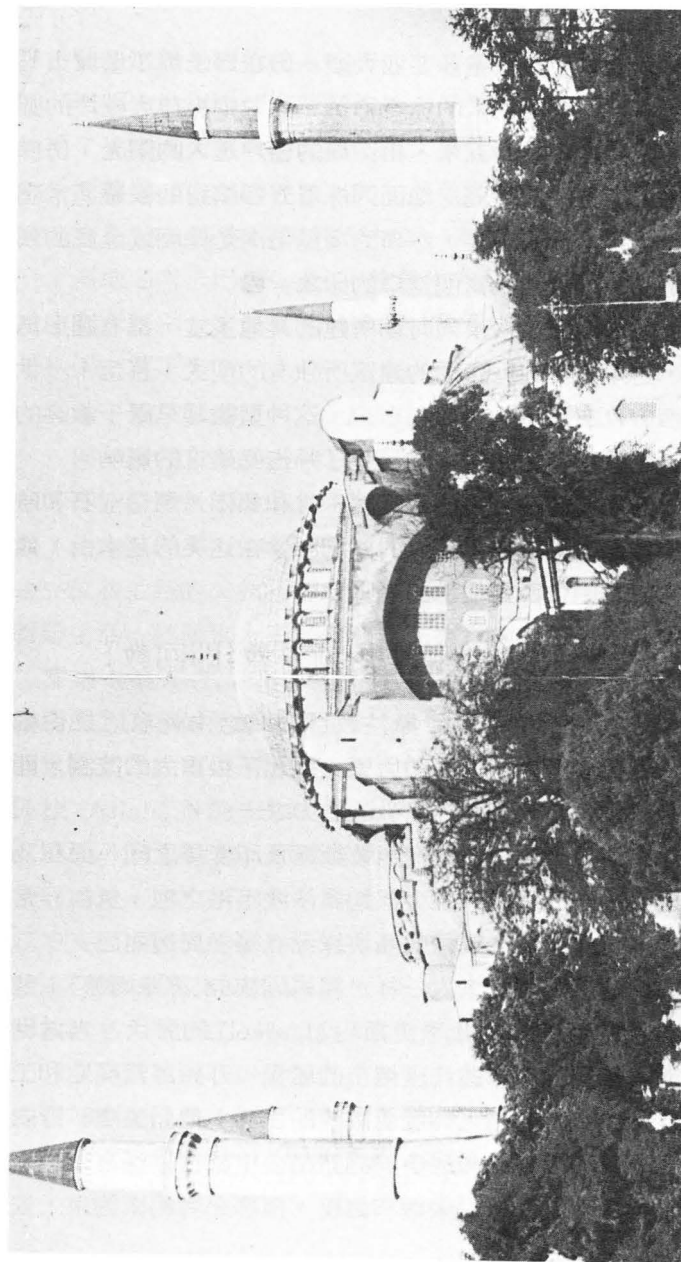
然而这些残暴的行径，并未能照他所想的，使异端人返回信仰的一致，反而在宗教的争执上埋下了更恶毒的种子；致使教会在儒斯弟年逝世时，比他即位时更加紊乱。他胆大妄为的结果，反而使西方民族同他离心离德，而依附罗马教宗更力，视教宗为信仰惟一的安全领导者；从此东西方的怨毒更加尖锐化，最后竟演成东方的裂教。

两项不朽的功绩：儒斯弟年法典和圣莎斐亚大殿

儒斯弟年虽然对圣教会的行政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在历史上却能名垂不朽，特别是由于他在立法上的成就，即著名的一部罗马法，是在他手下编辑成的。^①

从艺术方面着眼，他这一朝的重要也不亚于法律，因为在君士坦丁堡及国内其他重要城市内，有不少庄严的教会建筑，是儒斯弟年朝兴建的，而且都带拜占庭艺术的特色；最足以表现拜占庭艺术的杰作，是君士坦丁堡的圣莎斐亚大殿。

原来君士坦丁曾在他的首都为圣莎斐亚(意即天主的上智)建过一座圣殿，不幸于公元五三二年毁于大火。于是儒斯弟年计划在它的遗址上，建一超越世界一切建筑的庄严大殿，庶几稍称天主的尊荣。他动员了一万工人，从各处搜集珍贵的材料，甚至把异教庙宇的石柱拆来利用；在五年内竣工。当儒斯弟年初次迈进这圣殿时曾喊道：「撒罗满，我胜过你啦！」实在他真可以自豪。在十四世纪



君士坦丁堡的圣莎斐亚大殿
犹斯定皇帝于五三二至五三七年建成

之后的今日，这座圣莎斐亚大殿，仍在君士坦丁堡城市雄视着一切，唤起世人的惊奇称赞。该殿中央伟大庄严的圆顶，距离地面六十五米，由四周的窗户透入的阳光，仿佛悬在天空的一顶金冠。地面闪烁着五彩缤纷的嵌罐艺术图案，两行珍贵的玉柱，四周的墙壁上满是壁画或金底的嵌罐杰作，处处给人富丽堂皇的印象。②

圣莎斐亚大殿及同时期所建的其他圣堂，都有圆形穹窿，这不是拜占庭帝国的建筑所独有的型式，直至十一世纪西方也有采用的。但在东方，这种型式却只限于教会的建筑。俄罗斯的一切圣堂都受了拜占庭建筑的影响。

拜占庭的技师也擅长雕刻木材和象牙，制造宝石和珐琅的作品，并绘制手抄本的微细画。在这类的艺术上，他们实在是中古西方技术的老师。

貳 穆罕默德与伊斯兰教(即回教)

公元第七世纪，伊斯兰教(即回教)由近东阿拉伯崛起，在天主教以及世界的历史上掀起了极重大的波澜，即在今日它也不失为强大宗教的势力之一。

阿拉伯半岛位于红海，波斯湾及印度洋之间，面积几等于中国五分之一，但大部均属沙漠不毛之地，气候异常炎热，只有少数生草木的几块绿洲点缀于周边而已。

阿拉伯人同犹太人一样，同属闪族(或称塞姆族)；他们自称是亚巴郎的儿子伊斯玛(Ismael)的后代。当六世纪时，西部红海岸边几座城市的居民，开始经营商业和工业，但绝大多数的人却度着游牧的生活。他们酷嗜旷野的自由生活，爱抢劫和战争的掳获品，但极恨以谎言或诈骗达成的偷竊，且极爱荣耀和信用，憎恶一切羁縻约束，爱

好诗歌：这就是阿拉伯人的特性。

当第六世纪时，有些阿拉伯人保持着一神的信仰；有的受了犹太或天主教的影响；但大多数却是崇拜偶像的。每一部落敬礼自己的神祇，和一些鬼怪精灵，善的或是恶的。在阿拉伯宗教和朝圣的中心——麦加 (Mecca) 寺中有一个圣地名叫卡巴 (Kaaba 其意为方)，即一方形石屋，屋中有三百六十个民族的偶像和一块黑石，据说那块黑石是从天上落下来的。

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 (Mahomet) 在五七〇和五八〇之间生于麦加，是一位宗教的改革者，他将阿拉伯的多神教改为一神教，为今日世界大宗教之一。约在他出生时父亲便故去，由一位叔伯行的父执抚养成人。他起先过的是阿拉伯人的冒险生活，随同别人去经营商业，旅行的地方不少。后在一富孀卡第查 (Kadida) 家中佣工，因他面目姣好，竟为富孀所恋而和她结婚，且生一女。穆氏赋性好默思独居。他自言某次在山中退思时，蒙天使嘉俾厄尔显现，受命作阿拉 (Allah) 神的先知。所以伊斯兰教主要的信条是「除阿拉以外别无他神，而穆罕默德是祂的先知。」不久他便公开宣道。这个新创的宗教要人弃绝一切偶像的崇拜，激起了麦加城居民的激烈反对。他为保全性命，同自己的信徒逃至麦地那 (Medina) 城 (公元六二二年)。这次逃亡 (回教徒名为黑蚩拉 Hegira) 便成为回教的纪元。

穆罕默德决心以麦加为这新宗教的中心，但除以武力攫取外更无他法；于是他便建立了一支军队向麦加进攻，竟一举而将它占领；他便把卡巴方屋内所有的偶像全部捣毁，只留下了那块黑石。穆氏于六三二年去世，去世时阿

拉伯全部已信奉回教。他的信徒谨遵他以剑传教的遗训，遂逐渐把阿拉伯所有的部落一一征服，勒令信奉伊斯兰教。

关于穆罕默德的人格，至今仍是一个谜；对于他所说的「异象」，聚讼纷纭：是些精神病态的结果？抑是自我暗示？莫衷一是。但至少最初他似乎深信自己受了神的指示，并无意骗人；于是便毅然去实现他的使命。

可 兰 经

回教的教义载在可兰经 (Koran) 内。穆罕默德是一个文盲，不会书写，但他天赋的口才很大，且富有诗意。当他口授那些「神示」时，门人便立即写在手下所有的一切物件上，象什么棕榈树叶啦，羊骨啦等等，或者把他们牢牢地记住；在他死后加以整理，用富有比喻和诗意的当时口语编辑成书，那就是可兰经，回教徒尊之为圣经；所以他是宗教的经典，同时又是国家的法典。

可兰经上的道理，一部抄袭自犹太教，一部则采自基督教的一性论：基本的教义是严格的一神论，就是信仰全能而又慈悲的惟一真神阿拉 (Allah)。阿拉先借犹太的先知诺厄、亚巴郎、梅瑟、达味等和童贞玛利亚的儿子耶稣教训了人类。穆罕默德是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位先知。善人在来世接受天堂的赏报，恶人将受地狱的酷刑。不过穆氏所描述的天堂为一个乐园，善人在其中能与永远青春的天女结为夫妇；这种诗意浓厚兼具肉感的描写，适足以引诱庸俗的信徒，为高尚的人他也许给了能享见阿拉的幸福。

可兰经在简明的教义外，也载有严格的诫命和道德：每日当祈祷五次，并行规定的沐浴，每年禁食一月，即自日出至日落不得进食；禁止猪肉和发过酵的饮料(酒)。它

也命令赈济贫穷，教徒当彼此互助；禁止奸淫，却准许多妻制，但妻不得超过四名，妾不在内。为宣传伊斯兰教，以武力攻击不信从的人，视为宗教的一种手段：他们称之为「圣战」；为圣战而死的人必升天堂。

伊斯兰教的出征

在这新创的宗教中，一切都适合阿拉伯人的风俗传统：信条简单，道德也不严格；这是穆罕默德治政治和宗教于一炉的技术。圣战的诫命，也与他们好战和劫掠的嗜好相适应。基督背负了十字架，伊斯兰教却带来战争。阿拉伯人以宗教的狂热从事圣战，骑上快马，便去出征；以闪电的速度组成了阿拉伯帝国。

他们最先所面对的敌人，是波斯和拜占廷帝国；这两个帝国正因宗教的争执和内战而积弱不堪。首当其锋的是叙利亚；被围的耶路撒冷经过长期的抵抗后，终于六三八年投降。穆罕默德死后十年，阿拉伯将波斯，叙利亚及埃及一一征服，国境东面展至印度；四十年后复驱军西进占领北非。公元七一一年，渡过直布罗陀海峡，二年之间便消灭西哥德王国，占领了西班牙半岛；只有少数教友逃入西北山中，未向阿拉伯人称臣。公元七一七年他们以庞大的舰队围攻君士坦丁堡帝都，但该城在英勇的皇帝良三世指挥之下，顽强抵抗，使其蒙受重大损失而退。在西部的一股跨过比里牛斯山，进至法兰克中部；公元七三二年——正是穆罕默德逝世的百年，在波亚迭(Poitiers)城附近，与法兰克王的宫中执政查理玛特尔(Charles Martel)大战，结果战败，被迫退却：这是一次决定性的战争，使伊斯兰教之发展自此被遏止于比里牛斯山之南。

战争的后果

凡阿拉伯人所占领之地，如叙利亚、波斯、埃及以及北非等，基督教均逐渐消灭，并非由于全数被杀，乃因阶级降低，被迫交纳特种赋税，亦不得任政府官职之故，公元第八世纪，非洲的教友如不改奉回教，便被放逐；于是主教区大部消灭，教友的生活也渐被窒息。

只有西班牙例外；一方面因为教友们的处境尚不甚悲惨，一方面他们常保持着被解救的希望；逃往北部的教友始终未被阿拉伯人征服。公元第九世纪，西班牙人开始所谓「反攻」(Reconquista)，逐渐收复被侵略者所占领的失地，最重要的是争取宗教的自由。这项收复失地的斗争，直至一四九二年哥伦布寻获美洲时始告全部成功。

然而回教的侵略对教会所造成的恶劣后果，比使她丧失奉教的国家更惨；那就是给教会树立了一道铁栅，阻止她发展。自此以后，地中海以东和以南，自君士坦丁堡至西班牙，均被回教徒占领而成其势力范围；不但回教徒归化甚难，天主教的传教士也不能穿过其铁栅而向非亚二洲发展。直至十六世纪，航海术进步，寻获新地，始得绕过此铁栅去传教：圣教会的传播被阻遏了八世纪之久。

叁 对敬礼圣象的争执

自第七世纪起，东方教会渐与西方分道扬镳。他们对截至第六世纪所传给他们的信条，敬礼以至宗教的情感，皆坚持保守主义。虽然神学上的争辩多次使他们分歧而与教宗冲突，但最使他们动摇的，莫过于「对敬礼圣象的争执」，致使他们同罗马分裂达一世纪之久。

我们都知道，梅瑟鉴于犹太人对敬拜偶像的倾向甚

巨，因而禁止他们绘画或雕刻表现天主的图象。但教友自隐居地窟时代起，对于绘画或雕刻足以代表吾主耶稣，童贞圣母以及圣人们的图象，从来未有过任何顾虑；他们认为借此可以培养自己的热心。

这种对圣象的敬礼，在东方特别发达；不但在圣堂和修院内，即使私人的住室内，也到处皆是。这种敬礼本身虽不违法，但未免有些过甚而近于滥；对教义知识不足的教友，逐渐对焚香燃蜡所敬礼的圣象，和它所代表的圣人分辨不清了。

公元七一七年，一位莽将军在君士坦丁堡即位皇位，取名良三世，他在保卫君士坦丁堡抵抗回教徒时，曾得过光荣的胜利。他当然对于神学一无所知，但他和前任的皇帝一样，认为自己有权处理信仰的问题，一如其他政治的问题一样。他认为敬礼圣象等于敬拜邪神偶像，一连出了几道上谕禁止。他先禁止敬礼圣人天神和殉道者的象；继而连圣母和基督的象也严加禁止。装饰圣堂的许多立体象和嵌罐的象，均被捣毁破坏人称反对此敬礼者为「破坏圣象者」(Iconoclastes)。信友对这种褻渎的愤慨是不难想象的。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因此触怒皇帝而被革职。教宗额我略二世及额我略三世也都惩罚了破坏圣象的人。一位教会尊为圣师的神学家名圣若望达玛色者，也声明拥护圣象的敬礼；皇帝仍不肯让步。

在良三世之子君士坦丁五世朝(七四一—七七五)，对付维护圣象敬礼者的迫害更变本加厉：拘捕、放逐、杀戮等事件日益增多。直至女皇依来纳(Irene)始将此公案结束。她征得教宗亚德良一世(Adrian I)的同意，召开尼西亚(或译尼西亚)(Nicaea)二届大公会议(七八七年)。公

会议清晰地解释了敬礼圣象的真正意义，说明并非敬礼圣象的本身，乃敬礼其所代表之神人。它对敬礼 (Veneration) 和崇拜 (Adoration) 二词也详加分析，说明敬礼系施之于圣人，而崇拜则只能施之于天主。

敬礼圣象之争，不幸于第九世纪死灰复燃。拥护此敬礼者为圣戴奥道尔·斯都弟德 (St. Theodore Studite 七五九—八二六)。这次重建和平 (八四三年) 恢复圣象敬礼的又是一位妇人—女皇戴奥道拉 (Theodora)；然而这次争执的后果却一时未能泯灭。东方主教大部分都是袒护皇帝反对圣象敬礼的，教宗既然卫护教会传统的习惯声明这项敬礼合法，该主教等始终芥蒂于心，反对罗马的情绪日益加深，这种对立的形势延长了一世纪之久。因此日后宗主教佛西要和弥格尔·塞鲁来揭橥叛旗时，在东方引起了那末大的同情，终至演成东西的正式分裂。

肆 东方的大分裂

佛 西 要

敬礼圣象的争执结束刚及四年，东方与圣座的冲突不幸又起。自公元八四七年作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依纳爵，道德虽然不凡，赋性未免太刚；因此指责皇帝的过失时，惹起朝廷的不满；于是被迫退位，且遭受放逐。继位的人选佛西要，曾任政府重职，不但出身贵显，而且学问渊博，不过当时只是一名世俗教友。对这一层皇帝认为无关重要；于是在短短的数日之间便赋给了他全部圣秩，且在八五八年的圣诞节祝圣为主教后，立即升任宗主教。即在君士坦丁堡，也有多人认为这样的提升为不合法；且一位无圣秩的普通教友，这样一步升天也与教会的惯例不合；

何况依纳爵的被黜是否合法，尚属疑问。

此时罗马教宗为尼各老一世；他立即采取行动：一方面声明依纳爵的废黜为不合法，另一面开除佛西要的教籍，时在公元八六三年。佛西要则散布攻击辣丁教会的文件，责她擅行改革，特别是对信经的修改。^③他甚至在君士坦丁堡擅自召开会议(八六七年)，开除教宗教籍；这真是千古未有的奇闻。

双方紧张的情势已达高潮，不料数星期后支持佛西要的皇帝被人残杀，凶手自立为皇帝，取名为巴西略一世；他将前任的一切措施完全推翻，废黜佛西要，恢复了依纳爵的原职。同年尼各老一世逝世，继任教宗亚德良二世(八六七——八七二)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大公会议(八六九年这是第八大会议)，恢复统一。佛西要被罚，依纳爵的复职也经大会确认，东方主教也承认罗马教宗的首席地位。

④

佛西要的裂教虽只延长了几年，但后果却留存了很久。罗马的首席以前从无人怀疑，此次竟成了问题，教宗甚至被告为改窜教义者。佛西要的著作继续传播，竟变成罗马仇敌的军火制造局，他们随时可去寻觅攻击的武器。

弥格尔·塞鲁来一〇五四年的分裂

东西的正式破裂，终于在佛西要去世后一百五十年左右实现。这次破裂的主要原因是弥格尔·塞鲁来的野心，他决心要作东方的教宗，因此处心积虑要造成不可挽救的分裂。公元一〇五三年，他把在君士坦丁堡的辣丁礼圣堂全数封闭，同时致函罗马，极尽诋毁之能事。他指责罗马教会否认圣经，擅改基督和宗徒们的道理。究竟构成他指控的罪名是什么呢？是因罗马教会在弥撒中用未发酵的面

饼，星期六守大斋，准许教友吃未出血的肉，封斋期内不唱啊来路亚等。谁也看出来，这与道理毫无关系，只是几点无关重要的外表礼规而已；可是拜占庭的教友对此却特别重视。教宗良九世（一〇四九——一〇五四）愿避免破裂，因此为解决这些争执的问题，派遣了一个使节团以亨拜枢机（Humbert）为首，前往君士坦丁堡。可惜该枢机性情急躁，缺乏外交的圆滑手腕，不是适当的人选。弥格尔·塞鲁来为使节团傲慢的态度所激怒，鼓动民众反对辣丁教会人员，不准使节团举行弥撒圣祭。面对着这种敌视的态度，亨拜和他的同伴于一〇五四年七月十四日，在唱大日课时进入圣莎斐亚大殿；对宗主教的固执表示抗议后，将开除教籍的判词放置祭坛上，然后在出堂时，将鞋上的尘土跺下大声喊说：「愿天主鉴临，评判我辈！」

弥格尔不肯低头，将开除教籍的诏书当众焚毁，并为争取东方教会领袖们的同情，把枢机的措施尽力予以曲解，以激怒他们。他居然以基督真教会的惟一代表自居，东方的一切教会都随他而去；裂教的局势便这样形成了。这时希腊教会的传教士正向异教的俄罗斯宣传福音；因此她也于无意中被拖入裂教的集团。

东正教的命运

公元一〇五四年是教会史上一个最悲痛的时节；以前罗马同拜占庭虽有过破裂，但每次不久都重归于好；这次却成了一成不变的分裂之局。罗马公教并非忍心让她分裂不顾；她曾为合一作过多次的尝试。公元一二七四年，在里昂大公会议中，双方的代表都曾在合一的宣言上签了字，结果未能持久。一四三九年佛伦萨会议中也曾表现过接近，但也没有下文。

东方分裂的教会自称「东正教」，这种称谓已被普遍接受；也有称他们为「希腊教」的，但认真地说，那只适用于由东正教分裂的一部分；也有称他们为「东方教会」的，这个名称也不相宜，因为还有东方礼的教会，那是属罗马天主教会的。

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自与罗马分裂而独掌整个东正教后，又因建立了各国独立的教会 (Autocephalous Churches)，而权力日减了；(因为各国的教会都各自为政，不相隶属，)这样便形成了俄罗斯教会，以后又分为塞尔维亚教会，罗马尼亚教会，保加利亚教会等……。

某日教宗十一世说：「从金矿石上剥下来的碎块也含有金子；东方的古老教会所保存的真正圣德，不但值得尊重，且值得我们同情。」实在，东正教和罗马公教有同样的信条，那都是前七个大公会议所断定的。他们信三位一体，圣子降生，救赎等道理；他们有七件圣事；他们的神父主教都有妥善的圣秩；他们敬礼圣母和圣人圣女；隐修的生活产生于东方，曾盛极一时，现在在某些地方仍很活跃。

道理并没有多大的分歧；在讲解圣神被发的方式上有些不同；主要的对立还是在东方拒绝接受教宗对全教会的首席地位。

礼制的分别只是表面的，不过东方的教友看得比较重要而已；其实本身往往无关宏旨。因为圣教会认为在礼节上，在所用的语文上，在外表的规律上，以及法典上，稍有不同，并不足怪。所以真正的公教徒也有随东方礼的，有准许神职人员结婚的，但他们同罗马仍忠实地联合在一起。

实际使东正教和罗马分离的，还是彼此的不谅解，成见和互不信任，这是由九世纪的分裂所累积的。希望按照基督的圣意重建统一的信友们，首先当努力避免不必要的对立，达成彼此间的谅解，尊重和友爱。我们知道前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一九六一年召开华蒂岗第二届大公会议的目的之一，正是放下偏见，给承认基督为建立者和领袖的一切教会，准备合一的途径。

注解：

- ① 罗马人心思精密，长于组织，对法律有特殊的天才。罗马的法律，散见于无数的律例，皇帝的诏书敕谕，以及法律家的解释中，而未有集大成的专书。君士坦丁朝，曾作过初次的汇集合订；戴奥陶西二世在位时，也编订过「戴奥陶西法典」，将一切曾经公布的法律，从君士坦丁起，汇为一编。儒斯弟年即位后，成立一个法律委员会，将过去的一切法律条文，分门别类，加以调和整理，确定了罗马法的原则。这部浸渍了天主教精神的罗马法典，对教会法典以及近代许多国家的法律，也有不少的影响。
- ② 公元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回教徒占领后，圣莎斐亚大殿改为清真寺，嵌罐的图画均以金色油漆涂盖。四个尖塔便于此时增建。公元一九三四年，又改为拜占庭艺术博物馆，嵌罐的美丽图案得以重见天日。该建筑内部长七十五米，宽七十一米；中央圆顶直径三十一米。
- ③ 佛西要攻击西方教会的主要借口，是说她在信经中擅自增加「及子」(Filioque) 一词，意即「父及子共发圣神」。此词首先在西班牙加入尼西君士坦丁堡信经中(就是现在弥撒中所念的信经)；查理曼在照兰克也已仿行，在罗马直至教宗本笃八世始行加入。东方坚持「圣神由父借子而发」。东西的说法虽不相同，但非不能调和。
- ④ 依纳爵死后，佛西要又继任为宗主教，且终于获得教宗若望八世的承认。但又被皇帝良六世废黜，且遭放逐，他享年很高，在死前已同罗马言归于好。以前人多相信佛西要曾与罗马有过二次分裂，此说且留传很久，不过近代的历史家对此说已不复承认。

第九章 中古文化的全盛时代

概 观

经过了由于罗马帝国的衰落和蛮族的进侵而来的一切动乱，一种新的文化逐渐酝酿而成，其中的因素则有下列几种：一、希腊罗马文化的残余，二、日尔曼民族的传统，三、渗透一切基督教精神。

自第十一世纪以来，历任教宗便从事清除玷辱教会的弊端，尤其赖教宗额我略七世的坚强奋斗，终于挣脱了日尔曼皇帝们的干扰，恢复了她所应有的独立自主。

圣教会从此重新奋起；中世纪的文化，在十一世纪末叶和十三世纪末叶之间，达到了最高峰，并实现了历史上仅有的一种社会状态：即欧洲各民族，虽然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政治，和各种不同的习俗，却形成了一个清一色的社会；联系他们的不是共同隶属的一个国家元首，乃是一个共同的信仰，一个共同的理想。他们都晓得自己是一个在天大父的子女，耶稣基督的弟兄；都承认教宗是基督在世的代表，连武力也得面对神权低头。教友在教宗的鼓励下组成了十字军，去解放回教徒所占领的圣地。强度的宗教生活，在和平事业上的表现，比在军事上更大：例如创立大学，建筑美仑美奂的大堂……在在都显示了宗教生活的新貌。传教士第一次赴远东传教也是在这时，且在北京（元朝的大都）建立了一个主教区。欧洲的新兴国家，在共同信仰的联系和教宗的领导下，处处表现了活泼的生气。

壹 基督教信仰的一致

环 境

当时的环境有利于文化的发展。蹂躏欧洲达六世纪之久的蛮族入侵已经中止，无政府的状态也随之消失，封建的制度逐渐形成，欧洲的民族因此异常兴盛。确实的数目虽然无法得到(因为当时还没有象今日的统计方式)，但自第十一世纪中叶，欧洲的居民确在不停地增进；估计三世纪之中已增加了三倍。工业方兴未艾，商业自然也随之发展；在蛮族入侵时人多逃亡乡野，现在城市的生活却活跃起来：不但商人多聚集城内，即读书的士子，建筑，雕刻及金银细工等匠人也都在城市工作，而作为文化中心的圣堂学校和高等学府也纷纷建设起来。

德意志、英吉利、法兰西、西班牙等，也于此时组成了现代的国家。(意大利已为几个公侯和独立的都市所瓜分而成割据之局，中央为教宗的领土。)这些国家有时和平相处，有时爆发战争，当时的欧洲似乎和十九世纪表面无多大分别。最奇特的是：战争多起于国王、公侯和军队之间的冲突，而民族则甚少敌对；比如交战国的首长从未想过拘留敌国的人民而囚于集中营。人民由此国到彼国都可自由出入，毫无限制；朝圣者也可随意往任何国家去朝圣；圣伯多禄的宝座由意国人，德国人或法国人继承，一位意籍主教掌理英国教区，或英籍主教管理法国教区，都无人惊奇。德国的教授例如圣大亚尔伯，或意国教授如圣多玛斯和圣文都辣，在巴黎大学教授来自英国或斯堪的纳维亚的生徒，都是常事；而且辣丁文是当时知识界共通的语文，也是著述和国际间外交的语文，几乎人人都懂。在艺术的领域内也是一样，建筑圣堂的工程师、建筑师、雕刻师、以及其他技术人等，都自由去各国工作。欧洲的民

族不管国籍的分别，都有意形成一体，分享同一文化。

信仰是合一的基础

当时欧洲这种合一的情形，并非建筑在土地，种族或言语的一致上，乃是因各民族都有一致的宗教信仰；人民团结的意识都是来自圣教会，是教会教训他们：一切领受圣洗的人都是耶稣的宝血所救赎的，同为一个在天大父的子女，大家都相信自己是一个基督妙身的肢体。

这种信仰是普遍的，怀疑天主的存在或冷漠不关心的人很少，更无所谓无神派了。教友虽然已受洗，当然还是人类，言行与信仰不符之处在所难免；习俗或行为有时也很粗野，但行为不检的人晓得自己是犯罪，也知道必须悔改才能得宽赦；甚至他们作补赎的热情，比犯罪时的欲情更加热烈。

信仰浸透社会或个人的全部生活。可说天主教的气氛弥漫了整个儿欧洲；教堂的钟声成了日间的节奏，教会的日历也成了年中的指南：主日(星期日)是公共的休息日(假日)，节日都是纪念救主一生事迹的纪念日：如耶稣的圣诞，蒙难，复活及圣神降临等；此外也有救主的母亲—圣母以及圣人圣女的瞻礼。

圣 事

教友一生的重要阶段都为圣事(Sacrament)①所圣化。婴儿生后不久便受洗，普通也同时领坚振，教友一年办好几次告解，也多次领圣体②。除了很少的特殊情形外，听告解司铎所加给的补赎不是公开的，不过比现在重多了：多半是长久的祈祷，守大斋，行哀矜等；有时也命去某地朝圣，或参加十字军。主教给那些愿献身事主的人付圣秩圣事。举行婚礼的人当在神父面前表明双方的同

意，并接受神父的祝福。最后，当人要脱离尘世时，神父给病人傅油，减轻他的神形困苦。

中古时代几种热心事迹的素描

由上所述，可知教友一生的重要阶段均行圣化，但每日的生活也为祈祷所浸润。当时念什么经文呢？天主教和信经自然很早就通行；但今日教友们所最爱念的敬礼圣母经文，如万福玛利亚和恭贺母皇等，也是当时所流行的。这足以证明中古世纪已热心敬礼圣母了。

对圣人圣女的敬礼也已通行，并爱读他们美妙的行实，请他们在天主台前代祷，奉他们为模范为卫护者，将他们的圣象雕刻在石头上，或制成彩色玻璃以为圣堂的装饰；此外对他们的遗骸也特别敬礼，每年在指定的日期或天灾流行时，抬出游行。

中古世纪的信友无疑是倾向信仰的；为相信圣人行传上所记载的奇迹，不需要象近代历史家所要求的证明，以致在敬礼圣人遗骸上往往掺上了些迷信的色彩；甚至有人为获得珍贵的遗骸，不惜采取不甚正当的手段，连隐修士也不免；还有假造遗骸渔利的，真是可耻！圣教会有时必须起而纠正，不过那敬礼的本身倒无可厚非，只是提醒他们勿忘基督才是一切圣德的完美模范和根源而已。

对这一点，十二和十三世纪已与以前不同，直至那时，教友们都更注意救主的天主性；大概是因为亚略异端只看耶稣为一名受造的人，因此教友特别尊敬祂的天主性。中古世纪特别欣赏降生成人的天主——卧于马槽的圣婴，以及为我人受苦受难的事迹。圣五伤方济各发起圣诞节布置马槽的习俗也是在这时期，这在今日各处已普遍仿行。

中古世纪的教友，感觉在圣堂内如同在家中一样，主日和瞻礼日喜欢在那里消磨很长的时间。在广阔的圣堂穹窿下，彩色的玻璃映射着美丽的阳光，礼节的庄严，祭衣的富丽，音乐的和谐，合唱的韵致，在在都吸引着他们的心灵；何况此时既无报纸，又无收音机和电影等消遣，因此很能安心听讲。讲道员或讲解圣经，或阐明当日庆祝的事迹，有时为使道德的讲劝更清晰动人，便加述比喻或有趣的故事；听众也可当场提出问题，要求解答，无怪乎他们能静听两小时而不感厌烦了。且不只在于堂中讲道，即在公共聚会时，在市场广场及婚丧筵席前，也常有人讲道。

此外在各种不同的时日，尤其圣诞和复活二节，有时在圣堂内表演圣经的事迹；演员都是司铎或其他神职人员，穿着稍微改变了一些的圣礼服，表演牧童和贤士朝拜耶稣圣婴，受难的悲剧或巴斯卦清早圣妇去谒圣墓等故事。开始先念几节圣经，随后用方言代替拉丁文来加以渲染，因此这类表演就象礼仪的延续一样。但关于戏剧的部分不在堂内，而是在外面表演；情节不限于圣经的记载，也穿插上些圣人的行实和拟想的动人情节。中古世纪末年便演变成了宗教性的戏剧。

朝 圣

还有另外一种信仰的表现，在中古世纪的教友生活中也占着重要的地位，就是朝圣。在最初几世纪，即有大批的旅客赴罗马宗徒墓前祈祷，或往巴力斯坦朝谒救主生死的圣地；蛮族入侵的战乱，并未使此热潮完全中止；战乱稍戢以后，往来朝圣者便更加频繁了，但究竟为什么举行这样的朝圣呢？都是为了向天主请求某种恩惠，例如请求病愈，或恳求赦宥某种罪过或实行神父所加的补赎，或者

只是为表现信德，赞美荣耀天主和祂的圣人，或是为了修德立功而去罗马、耶路撒冷，或西班牙的散地牙哥(Compostela)，(据传圣雅各伯的坟墓在此)，或去某处圣母堂。那些旅程其实也真遥远而且危险重重；由巴黎至罗马往返需八个月，去耶路撒冷则需三年；然而前去的人却络绎不绝，只去散地牙哥的每年便有三十万人；一三〇〇年教宗波尼法爵八世建立圣年大赦时，赴罗马朝圣者一年竟达二百万人。

劳工神圣

教会的精神已渗透教友的整个儿生活：工作为他不只是为挣衣食不可少的方法，且是对团体的一种义务，也是圣善的活动和立功的泉源。农人耕田，工人打铁、锯木、制革，都是行善立功，准备升天。以前对劳工的轻视已成过去。圣教会不断重复着圣保禄的话：「谁不工作，不配吃饭」，她也常把大圣若瑟木匠和「工匠之子」纳匝肋的耶稣作劳工的表率。同业组合制定生产的情形和工资，但同时也是互助的机构，以便救助生病和年老的工人；它也是各种善会。每种善会有它自己的主保，特敬主保的祭台和节日，会员以望弥撒聚餐来庆祝；它也照顾会员的丧事并为亡者祈祷，主日瞻礼必须停止工作；这样每个工人一年可有一百来天的假日。

基督爱德的具体表现

中古世纪慈善事业的盛行，也是由于信德的启示。直到那时，政府对鳏寡孤独以及穷困的国民，还不相信自己有何责任。中古时期的天灾人祸的确不少：象什么战争瘟疫饥荒，层出不穷；救济受灾的组织也因此应运而生。

在农村办理这种事业的是本堂神父和隐修院；每座修

院都附设收容病人的医院，和招待行旅及朝圣者的招待所。在城内则有时是主教，有时是修会，有时是一位公侯或富厚的教友创立医院，专门在医院照料病人的修会也是在这时创始的：他们奉事天主的方式，就是在基督受苦的弟兄身上奉事祂。

一种西方以前所未有的病症一麻疯，也在这时流行起来，那是由十字军和朝拜圣地的人从近东传染过来的。人对染了这种病的可怜病人并不放弃不管；甚至有身为国王或王后的以身立表：如法国国王圣路易，匈牙利王后圣依丽莎白都曾亲手去服事过麻疯患者。为了避免传染别人，便把这样的患者隔离在麻疯病院内，有会士牺牲终身在内照料他们。只在法兰西一国，十三世纪就有二千人染患了麻疯。因了这种种防预，麻疯在中古世纪末叶便在欧洲绝迹。

此时最足以表现教会惊人爱德的就是专为赎虏而创立的修会。在西班牙、亚洲，尤其在非洲有许多教友成了回回或战争的俘虏，多次是回教徒海盗在劫掠地中海沿岸时所抓去的俘虏，在市场转卖为奴。为帮助他们重获自由，有一位巴黎大学的教授名叫若望玛达 (John of Matha) 的，创立了一个天主圣三会 (Trinitarians)；还有一个相仿的修会名叫圣母赎虏会 (Mercedarians) 则是两位西班牙人圣伯多禄诺拉斯高 (St. Peter Nolasco) 和圣雷梦伯纳福 (St. Raymond of Penafort) 所创立的。后面这个修会的会士，不但募捐赎虏，还亲赴回教地区救助教友；并且，如果教友有叛教的危险，他们便在天主台前许愿去作人质，把被虏的教友赎回来。这修会的最初会士中之一名圣雷梦诺纳德 (St. Raymond Nonnatus) 的，因他百折不挠

的信德最为著名。阿尔及利亚总督曾以烧红的铁将他的嘴唇穿透，锁以钢锁。在三世纪之中，曾有六十万教友被赎回。

这样，何处有需要救助的灾难，便有教会的人在那儿活动工作。她的收入也很可观，除了教友捐献所得十分之一外，还有自动的捐献和遗赠；但这些财产不只是为维持神职人员的生活和敬礼的花费，教会那时挑起了很大的负担：即公共救济事业和教育，这在今日占着政府的大部预算而由国民纳税来担任。然而这样广泛的慈善事业，并非由关心民瘼的政府以预算规定，乃是福音的精神使信友们视受苦的人为基督的弟兄，因而勇于捐献。许多的修会会士更抛弃家乡，以便完全献身去服事病人，痲疯患者和俘虏。

貳 修 会

教会活力最显著的标志，是在每一时期必有新型的修会生活出现：常有圣人起而给福音全德的理想一种适合当时需要的形式。亘中古世纪，改革和创立修会者真是风起云涌，我们已提过致力慈善事业和赎虏的修会，既不能一一详述，只把教会影响最深而至今仍感人的圣人，介绍几位便了：例如十二世纪的圣布鲁诺，圣伯尔纳多和圣诺尔伯，以及十三世纪创立托钵修会的圣多明我和圣方济各亚西西。

圣布鲁诺

此时有不少的人向往着旷野，且度祈祷和补赎的生活；圣布鲁诺 (St. Bruno) 便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位德国人，在里姆教书，他对总主教的怪吝很是忧伤，因为使他

对改善时局的努力全归无效；于是他便决意退入旷野，在隶属法国的阿尔卑斯山中寻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名叫嘉都西 (Chartreuse)，此即嘉布遣修会之名所由来。公元一〇八四年，他在那儿建立了第一座隐修院。他那会规的特点是溶独修生活和团体生活于一炉。会士的全部时间都在独居中消磨，守着最严格的静默，在环绕着小圈子的隔离斗室内祈祷、读书、作手工；他们只一天两次在圣堂内碰头，就是为作弥撒和念夜课经，共同散心的时候很少。圣布鲁诺留居此修院为时不久；因他被教宗召回去罗马，在意大利南部建立了另一座修院，最后歿于该院。他的修会在他死后很兴盛，遵守着同样严厉的会规，直至今日还保持着最初的热心。

圣伯尔纳多与熙笃会

克吕尼的修士，在第十和十一世纪的教会改革中，曾担任过那样重要的脚色，可惜自身也陷于松弛，原因由于财富太多。修士虽发神贫圣愿，但时间一久，修院的财产日增月累，未免太富了；在事奉天主的事上既然无所谓太好，于是圣堂便建造的格外华美；教友们的捐献和遗赠源源而来，土地随之也扩大起来。修会的精神和谦逊自然不免受损失，因此很多有志之士，便开始向往更贫穷更严厉和更接近本笃会原始的生活了。于是某克吕尼修院的院长圣罗伯尔 (St. Robert) 便离开了他的修院，在勃艮第省熙笃地方 (Citeaux) 另建了一座修院 (一〇九八年)；目的是为恢复圣本笃会规的原始纯洁：修院只能保有修士能自耕的土地，而且手工业也在修士的生活中重新取得了重要的地位；衣服除一件白羊毛长袍外别无长物。熙笃的一切都显得贫寒，连敬礼天主的物品也不例外；土地饶薄，修

士虽拚命工作，收获也不丰，饮食自然淡泊，不吃鱼肉鸡蛋，只吃无盐无油的青菜和黑面包。他们还夜半起身一咏唱夜课。

这样严厉的生活自然不能吸引多人入会，创始的人见修士只死不添，未免有些苦恼气馁。忽于一一一二年，有三十人前来扣门，都心热如焚的愿加入他们的行列，为首的一位青年骑士，容貌俊美，学问深湛而且举止闲雅，那就是年才廿一岁的伯尔纳多 (St. Bernard)。他于公元一〇九〇年生于第戎 (Dijon) 地方，此时立志弃俗精修，在很短的时日内便说服了他五位同胞弟兄和许多其他的亲戚朋友随从他的善表；即此一端已足表现他那感化人的天才。

伯尔纳多选择熙笃修院的理由，就是因为它特别注意贫穷，严格地遵守本笃会规。他对于修会的生活非常热烈而认真，以致甫经三年，虽然年纪尚轻，身体也孱弱多病，长上们竟毫不迟疑地委任他率领十二名会士到明谷 (Clairvaux) 去建立新会院，他毕生掌理该院，至死为止。他在会规所定的苦工严斋外，又自动加工刻苦，致使他的健康宣告破产，几至任何食物不能下咽，一生与病魔搏斗；然而在那孱弱的躯壳内却蕴藏着一颗炽爱天主的心灵，至死保持着控制一切困乏的一股毅力，并展现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力。

新会院热心的名声很快地传开，吸引来了许多新会士，发展异常迅速；截至伯尔纳多去世时，已有会士七百，新建了六十八座修院。

修院更乐于建立在浇漓不毛的地区；经过熙笃会士十一世纪的开垦灌溉，北欧许多沼泽荒凉的地区，已变为肥

沃的良田。

熙笃会又兴创了一种新的管理制度，即最高权威不在熙笃院长而在「大会」，各院院长每年开大会共同商讨会中事宜。这种制度是预防松弛的最好办法，自此以后所创立的一切修会，几乎都采行了这种制度。

圣伯尔纳多——「教会栋梁」

伯尔纳多对管理明谷修院所费的心，连隐修生活最微小的细节也亲身去管理，再加上他为领导熙笃修会所担任的角色。足以使一个常人的精力消耗净尽。但他一心所注意的，是作一位普通修士和努力圣化自己；他最怕出离修院的缘故，就是怕不能全心专务神修和祈祷。然而他的影响力却越过了熙笃会以外很远。三十年之久，这位隐修士，因他特殊伟大的人格，实际上成了奉教各国的领袖。他虽尽力隐晦，人却在一切重大事件上去向他请教；教会和国家的高级人物，对这位简朴修士的精神权威也低头致敬，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一位圣人，他的整个人生都放射着圣德的光辉。他同时的一个人说：「当他讲道时，他那因劳碌和守斋而消瘦的脸，他那苍白的颜色和他的顾盼，都好象已经出神入化，处处使人感动，只他这种外表已能把听众说服，无需乎他再开口讲话了。」只凭他那超凡圣德的光辉，便成了「教会的栋梁」；在有关天主利益的争执中他是无可比拟的仲裁人，他是最卓越神哲学家们的裁判，是教会统一的恢复者，是教宗和皇帝的中间人；经他一号召，保卫圣地的军队便组织起来。

伯尔纳多为人谋幸福的热诚，真是不厌不倦，他的感情还是忠贞不渝；他常怜悯人的困苦，但如果认为有好处时，他也会发怒。当他发觉高级神长不忠于职守时，便提

醒他们勿忘自己的责任，有时态度非常坚决。他也指责过许多现职人员，甚至几座隐修院的修士，责他们生活奢侈；他的指责反应极佳，使不少人改过自新。有些法国主教同国王冲突，对国王侵犯教会的权利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圣人也和他们表同情。

公元一一三〇年，发生了一件严重的事端，几使教会陷于分裂：就是枢机主团分成了两派，相继出了两位教宗，即意诺增爵二世，和阿纳克来二世。两次选举都不完全合法。于是主教君王和教友都陷于混乱，莫知所从。究竟那一位合法？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乃召集会议以谋解决，圣人被召前往参加，俨然天主所派的一位代表，他看出来意诺增爵最没有野心，而又是最先选出的。伯尔纳多便对他表示拥护，大会也赞成他的意见，然已阿纳克来与其同党却不肯让步。伯尔纳多为劝人拥戴意诺增爵二世避免分裂，在欧洲奔走了八年；他先使法国人表示拥护，又与英王，德皇及意大利各城往返磋商。直至教会回复了和平，伯尔纳多始返回明谷修院。

公元一一四四年，法王路易七世想去援救十字军第一次出征后所建立的东方辣丁国，教宗委伯尔纳多去宣传十字军。他走遍了法德两国的各城各省，热烈讲劝，鼓起了人民的兴奋。次年组织了两支军军队，由法王和德皇分别率领起程；但二人彼此嫉妒作战，结果完全失败。

此时伯尔纳多又去法国南部，劝化那一带的异端人归正。一一五三年春他显然筋疲力竭，但仍力疾走上征途去给人调停纷争；不料回至明谷修院即与世长辞。时在公元一一五三年八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三。

圣伯尔纳多对中古世纪神修生活的影响

伯尔纳多在工作和四方奔走的百忙之中，还能找到时间指导向他请教问难的人，回答由各方来的信札，编写神修的著作，并把他那脍炙人口的解释圣经的言论记录下来。他虽是一名普通修士，但应他昔日的门徒——教宗欧日要三世(Eugene III)之请，给他写了一本书，很爽直地提醒他勿忘其所负的重任…许多教宗都拿它作生活的指南而予以珍视。

伯尔纳多对职责虽不稍宽假，但从未表示过铁面无私的严厉；他有诗人的心灵，他那丰富的感情，在他一切的著作中，处处表现无比的温柔可爱，对基督的人性显示着细腻的热情。降生的天主，为他不但是当效法的模范，当追随的导师，而且是灵魂的朋友和净配。他描写了纯洁的灵魂，同天主契合无间的神秘情形。伯尔纳多并不以抽象理论培养自己的热心。他曾声明说：「我最高的哲学是认识耶稣，并且是被钉的耶稣。」他最爱瞻仰教主纡尊降贵以便更感动人心的那两个生活的时期：一是躺在马槽中变成卑小婴儿的天主，一是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他对救主之母的热情也是同样的细腻：他以滔滔不绝的美妙言词，赞美称颂她为罪人之托，仁慈之母，基督和教会之间的中保。伯尔纳多指引人的热心朝向新的方向，教友们随着他的指引，在默观救主的人性和祂的行实上，获得了滋养热心的食粮，而且为各等人都很适宜。

在伯尔纳多身上，身体的病弱和灵魂的活力，最繁忙的外表工作和最高度的神修生活，竟能微妙地融合无间。他真是中古世纪的一颗明星。

一种新型的修会生活：托钵修会

欧洲的封建社会在十二世纪起了重大的变化：以前生

活的经济全靠农业，所谓「富户」便是拥有广大的土地者，生活都靠田地的出产。现在城市大增而且日益发展，银钱流通，商贾日富；东方的各种奢侈品都能以金钱罗致。神职人员甚至隐修院的修士也逐渐富裕起来；这样一来，更加强了贫富之间的距离，引起了嫉妒和仇视。但向往耶稣所亲历所训示的贫穷之情，也反而增长起来；就是抛弃世间的一切财富，一心依恃天主的照顾，象天上的飞鸟田野间的黄花那样去生活。许多教友被这种理想所吸引，果真去沿门求乞，巡回讲道，可惜好多人矫枉过正，致陷于异端邪说。

应付新时代需要的新方式；果然圣多明我和圣方济各同时给世界带来了新的方式。甚么是新方式呢？直到那时止，修会生活的典型还是圣本笃所建立的那一种隐修士生活：修院多建筑在野外，修士在其中祈祷工作，主要的目标是成己；出外讲道只是例外偶发的事件。至于新兴的修会呢，虽然度的还是公共生活，也在圣堂中公诵日课，但出外传教和教书却占去他们生活中的主要部分，此外他们还发愿遵守绝对的神贫；不但个人，连修院也不得拥有财产，修院也多建在城内，生活只是活一天说一天。因此这种修会称为「托钵修会」。(Mendicant Orders)。

圣多明我

公元一二〇五年某日，教宗意诺增爵三世驾临西班牙，一个小教区奥斯马 (Osma) 的主教去晋谒教宗；主教身边有一位三十五岁的青年名叫多明我 (Dominic) 的，学识丰富德行出众，是他选为自己助手的。他们自丹麦回国以后，听说东欧一个民族还未奉教，便想前去给他们宣传福音。教宗不准，认为目下在奉教国中有更迫切的任务：

在意大利北部与法国南部，有自东方传来的卡达尔 (Cathari) 异端，势甚猖獗，正威胁着教会，(详见第九章八节异端)应当先去扑灭。他们在法国南部巡视了一遭，发见异端猖獗的主要原因是教友和神职人员的无知。为救治这种病根，教宗已派遣了使节团带领熙笃会修士前去讲道，无奈收效甚微，他们深感气馁。多明我一看便明了了症结的所在：使节团都是高车驷马，成群的扈从前呼后拥，未免太显威风。有人以为按照当时的风气，这为教宗使节的身分是不可少的。反观那些异端的宣传者，却是徒步往来，衣著褴褛，托钵乞讨度生。两相对照，谁更符合福音的精神，那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为杜绝异端人之口，必须自行检讨，效法基督和宗徒他们的作风。奥斯玛的主教以身示范，将随从人员全数遣归，只留多明我一人。可惜主教不久去世。多明我为展开工作，创立了一个传道会 (Prcachers)；公元一二一五年在土鲁斯 (Toulouse) 建立第一座会院，随即获意诺增爵三世的批准。从此修会进展甚速；多明我也不辞劳苦地巡视各修院，监督着保持神贫和热心的精神。他于是大展长材，发挥了惊人的德性：一方面常透露着由衷喜悦的笑容，对各种人表示着毫不歧视的同情；但另一面对他所看清的目的却极其坚强，一下决心，不达到目的不止，绝不任何困难所屈服。对他的修会，他也计划了坚实的组织，自成立至今，甚少变更。会长皆由选举，任期有定。该修会分为若干会省，各省有省会长。他们以埋头攻读代替了手工，借以储备教育和讲道的人材。该修会进展神速，计在会祖去世之年(一二二一)，在欧洲已有八个会省；一三〇三年已有会院五百五十七座，会士一万余。



圣方济各象

圣多明我象—意大利波仑亚雕象



基督的一帧活象——圣方济各亚西西

方济各(St Francis of Assisi)生于一一八二年，小于多明我十二岁。他是意大利中部一座小城亚西西的一位富商之子，自幼即爱挥霍嬉戏，好斗殴而不喜读书。但在被俘和病倒以后，内心起了重大的变化，改变了他对人生的观念。他开始寻思自己的前途。遇到痲疯患者，他便前去服侍；看见圯毁的圣堂，便下手去修理。一日在望弥撒时听见念福音经，有耶稣派遣门徒去讲道时所说的这几句话：「你们不要在腰带里备下金、银、铜钱，路上也不要带行囊；也不要带两件内衣，也不要穿鞋，也不要带手杖…」这为他是一线光明，他计划要逐字去实行这福音的教训；他要和自己的同伴们去实践贫穷、刻苦和抛弃一切的快乐；为救助自己的急需他们要去行乞；他们要以方言给卑贱的人宣讲福音；无处投宿时，便卧地而眠，随遇而安地时常赞颂天主。

不久便有人来请他收为门徒；方济各因此要请求教宗批准这种生活方式。一二一〇年的一日，教宗意诺增爵三世看见这位身体衰弱眼光熠熠的青年来到自己面前，穿着一件粗布带风帽的长衫(那是当时乡下人的常服)，腰间束着一条绳子，赤着脚；还有十二位和他同样装束的同伴。

这几位看似流浪的人，未读过神学希望去讲道，没得到教宗参谋人员的青睐。他们说：「圣教会历来的确常爱慕穷人，不过当看事实的真相；意大利和法国正由这样的异端人散播邪说，他们到处乞讨，滥用宣道的权利来欺骗民人哩。」意诺增爵三世对此并非不知，然而他们也晓得教会正需要改革，同异端斗争，以前的方式已嫌不够；因此他被方济各的谦逊和服从打动了。再加正在前一天夜间

他(教宗)梦见拉特朗大殿摇摇欲坠，有一个象方济都那样装束的人上前以肩抵住墙壁，又将它竖起而没让它倒下来。方济各难道不是天主派来扶植被贪财和异端侵蚀因而动摇的教会的人吗？于是教宗便批准了方济各的会规。方济各名之为「小兄弟」(Friars Minor)的修会，便这样产生了。

这些最初的方济各会士同他们的会祖，对自己的兴奋和对世物毫无挂虑的自由，感到不可言传的喜乐；于是他们便每两位一组，一边乞讨，一边宣讲痛悔补赎，散布着友爱的喜乐和平。凡愿奉事天主者，无论他是神父或普通教友，都可进入这个修会，会士不系恋富厚的会院，针对着当时的需要，无忧无虑的到处往来；因此会员日增月盛。

但方济各所中心热望的，是给外教人宣传福音；于是便在一二一九年起程赴东方去了。正当他不在时，弟兄们中间起了争论，这使他们的会祖非常痛心。因为有不少的会士认为方济各对贫穷的理想未免太严；当初人少，实行尚不难，现在散居各国的已有数千人，这种理想是否还适宜？也需要有正式的会规、组织和读书的处所呀！方济各便返回意大利，并于一二二一年制定了会规。伍高理诺(Ugolino)枢机(以后作了教宗，取名额我略九世)对方济各始终爱护有加，这次并帮助他制定了会规；但方济各对他放宽贫穷的主张很觉难过；他看不出来有减轻贫穷的必要，因而怀疑这是否耶稣的圣意；然而他终于在教宗的代表前表示低头了。正是因他英豪的服从，方济各才得以成功地改革教会而没有引起反抗。

他于筋疲力竭自认不能继续统治时辞去了总长的职

务；并且因谦逊之故，始终不敢接受司铎的秩位。他于一二二四年卧病不支，乃退居亚味诺山(Alvernia)的旷野。就是在那儿，一日他正在祈祷中出神，忽有一位赛拉芬天使，借苦象的形状来到他的跟前；他从出神中恢复正常后，便在两手两脚和肋傍印上了耶稣被钉的五伤，至死未灭。他虽异常痛苦，但乃利用残喘百般赞颂天主；从他口中所涌出的诗歌，邀请一切受造物同他一齐颂扬天主。他于一二二六年逝世；二年以后，被他以前的保护人教宗额我略九世列入圣品。

他所立的修会有惊人的进展；在十三世纪末叶欧洲已有八千会院，会士十二余万。然而也在此时，内部惨遭分裂；总长圣文都辣虽然安抚有力，但终未能阻止其分裂为二：一派仍保持严格的贫穷，另一派则趋于缓和。

第 三 会

圣多明我我为女子创立了道明修女会，圣方济各也为她们创立了加辣会(The Poor Clares)。加辣之名来自她们的第一任总长圣女加辣(St. Clare)；她是亚西西的一位富家女子，她因在亚西西主教座堂听见圣方济各讲论天主，因而也决心抛弃一切，为在贫穷中找到天主。

然而修会不是人人都能进的。因此方济各和多明我都为向往全德的教友建立了第三会(Third Order)。凡参加第三会的人，无论曾结婚与否，在会士领导之下，都努力实践修会的理想，遵守一种与自己的身分相适合的规矩。第三会在十三世纪，在奉教社会的各阶层，下自最平凡的老百姓，上至王后钜公，都有过广泛的发展；如法王圣路易(St. Louis)和匈后圣伊丽莎白(St. Elisabeth)，都是方济各第三会会员。

叁 教会与政权

圣教会在黑暗时代对文化所作的卓越贡献：信仰的统一，王侯对教权的服从，这一切在中古世纪，都有助于在教会和政权间建立最紧密的关系。这种局势，为教会的自由却不免危险重重。我们曾见在第十世纪教会为政权所控制，幸赖额我略七世的毅力，始得脱险；伏姆斯协定虽结束了锡封的争执，但三十年后，教宗与皇帝之间的斗争又起。不过此次斗争的性质已与以前不同：这次所争执的是谁的权力更高，教宗抑是皇帝。

久已被人忘记而尘封在图书馆的罗马法典，在十一世纪时被人发现，而在保罗涅 (Bologna) 大学又讲授起来。日尔曼的皇帝们在其中搜寻理论，作为争取最高权威的依据。他们自称为君士坦丁，儒斯弟年和查理曼等的承继人，自视高于西方一切国王，甚至连教宗也得隶属于他们权下。他们说皇帝是天主在世间的最高代表，他当委任教宗。教宗意诺增爵三世回答说：「绝不是那末一回事！国君的权柄只能及于地上；教宗的权柄却能及于地上和天上；前者只能管理肉身，后者却能兼管肉身和灵魂。」袒护皇帝的法学家说：「凡皇帝所要求的，都有法律的力量。」教宗反驳说：「不对！皇帝和其他的人一样，都得服从天主所定的道德法律；如果皇帝违反了道德的法律，教宗却有权裁判他；而且，当信仰遭受威胁，而危及教会时，教宗还能废黜皇帝。」^③

双方都这样自命不凡，自然非冲突不可。如果教宗对皇帝的无理要求表示让步，教会便丧失了行动的自由。这种斗争有时缓和有时激烈，延长了一百多年。争执最烈的

有两个皇帝；一是红胡子腓特烈(Frederick Barbarossa 自一一五二至一一九〇年为帝)，一是他的孙子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 自一二二〇至一二五〇年)。

教宗与皇帝斗争的第一阶段

腓特烈一世——号称红胡子，是中古世纪德国最伟大的皇帝，信教也很虔诚。他梦想仿效查理曼；但查理曼是为扩展基督教的文化而工作，腓特烈却是为增加自己的势力。他虽号称「神圣罗马帝国」的元首，其实只是德国的皇帝而已；他所企图收复的意大利，实际上是几个各不相属的小国共同占据的地方，往往彼此攻击。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另组成了一个王国；罗马和半岛的中部始终直属教宗，这是腓特烈所难以容忍的，他常说：「假如我不能统治罗马，罗马帝国之名不是等于虚设吗！」

腓特烈既愿有效地统治意大利，教宗亚德良四世(Adrian IV)不久便清晰地看出，如果不抑制他这份儿野心，他必要成为全欧的主人，连教会势必也要受到他控制。亚德良死后(一一五九年)，枢机团以大多数票选举了一位精通法典而又意志坚强的卓越人物承继大统，就是亚历山三世。选举的合法是不容置辩的，但腓特烈对中选者的坚强力甚感不安，于是命令他的同路人另选了一位迎合他意旨的人，想硬派他去作教宗。

教会的自主感受了严重的威胁；亚历山三世不得不急起应战，先把腓特烈和伪教宗开除了教籍。无奈大军已压境，他不得不放弃罗马前往法国暂避；但他先愿把意大利各大城联合起来为他作战，何况这些城市自身的独立也是不愿他人侵犯的。战争互有胜负，一直拖了十七年；皇军终于一一七六年在莱拿闹惨败，腓特烈不得不认输。教宗

当时在威尼斯；腓特烈前去求饶，在圣玛尔谷大殿前跪伏教宗脚下请求宽恕。教宗把他拉起来，恢复了他的教籍；并予以和平的亲吻，表示宽恕。时在公元一一七七年，正是坎诺萨堡事件后的一百周年。

教宗不为已甚，与德皇言归于好。腓特烈于一一九〇年参加十字军第三次东征，在横越小亚细亚时，不幸渡河溺毙。继位的皇帝亨利六世 (Henry VI) 英武有为，不但德意志，连意大利南部也归其掌握；但他并不满足，梦想把东西帝国都统一在他权下，连教宗也由他任意摆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于一一九七年忽然去世，时只三十三岁。他的继位者腓特烈二世，年方三岁；教宗暂时得以安枕无忧。

教宗权力的最高峰：意诺增爵三世

德皇死后不久，教宗赛来斯丁三世 (Celestine III) 也相继去世。枢机选了一位年仅三十八岁的青年继教宗位，取名意诺增爵三世 (Innocent III)。他出身罗马望族，曾在巴黎读神学，在保罗涅读法律，是当时一位优秀的法学家；并且热心出众，曾写过神修的著作。但最重要的是他那坚强不屈的意志，和以真正爱德所节制的正义精神。他作教宗虽然只十八年，但从来没有一位教宗在这样短短的岁月里作过那么多的事。

意诺增爵三世对自己的职务怀着很高的理想。他曾写道：「天主在天空放置了两个光体：一个照耀白昼，一个照耀黑夜；在人间，祂也同样建立了两个权柄：一个更亮的为灵魂，另一个次亮的为肉身；就如月亮由太阳接受光明，同样国君的地位也是教宗地位的反映。」他虽被迫有时不得已而参加政治，但总未忘记他在一切之先是一位神

父，是宗教国家集团的精神领袖。他之所以希望宗教国家的政治在教宗领导之下统一，首先是为了保卫天主教的信仰和宗教的道德。

意诺增爵三世办理了从整个儿欧洲送到罗马的各种案件；他常表示自己是弱小者的保护者，但对国王们更表示了他爱护正义的伟大精神。他虽明知如果态度更为缓和，能获得更大的政治利益，他却总不肯为了那些利益而牺牲宗教的道德。例如法王斐理伯二世休了他的发妻公然与另一位妇女同居；教宗警告他说：「圣座不能坐视被迫害的妇女毫无保障；国王的地位不能豁免你作教友的责任。」国王虽挣扎了二十年，但终于就范。英王若望号「无地」者(John Lackland)干涉教会的事项，拒绝承认圣座所委任的主教，且将忠于教宗的主教放逐；意诺增爵便把他开除教籍，并解除了属下对他效忠的誓言：国王终于低头，承认了教宗的无上神权。

但教宗特别关怀的是下列二事：解放圣地和改革教会。第一件未能达到目的，因为他所组织的十字军违反着他的意旨，把解放圣地的任务抛之脑后，而去帮助他人争夺权利。但对教会的改革，他却有了很多的成就；他改组了教廷，清除了一切过分的奢侈，保证了选择称职的人担任主教。然而他最大的功勋是承认方济各和多明我的神贫理想，对圣教会的贡献很大；他鼓励托钵修会，便是供给教会最有效的改革。

为完成他的改革事业，意诺增爵三世于一二一五年在罗马召集了拉特朗大公会议；参加者有四百一十二位主教，八百位隐修院院长，还有各奉教国王的代表。既然有教会和国家首长的一切代表，真可说是整个儿奉教国家集

困在教宗四周，讨论改革的方法了。在大会所公布的许多法令中，有一条至今仍奉行有效的是：每年至少一次当妥善告解并领圣体。

教宗与皇帝斗争的第二阶段

在教宗意诺增爵三世死后不多几年，圣教会便同一位最危险的敌人腓特烈二世——红胡子腓特烈一世的孙子——又展开了斗争。他由他的母亲继承了纳波里和西西里的王位。他在西西里，一个受罗马、拜占庭、伊斯兰和犹太各种文化影响的环境内长大。他声称要作一个天主教的皇帝，但他的作风和生活方式，实际上更好说是一位东方的专制君主或一个回教的头目。他可说是一个教友情感和傲慢无比的混合体；他是否有信德，很成问题；在当时信仰那样普遍的环境中，象他那样遇事怀疑的真是很少见。

腓特烈尚为儿童时，曾被其母委托给意诺增爵三世教育他；起初他很受教，但一即皇帝位（一二二〇年），他的意向便清晰地表示出来；把他祖父和父亲的野心计划重新拾起，他不但愿作国家的领袖，还愿作教会的主人。在年老多病的荷诺略三世（Honorius III）为教宗时，他将意大利的一部攫为己有，但额我略九世一即位，事态便改观。额我略虽然年已八十，意志却异常坚强，决不让教会隶属皇帝权下。腓特烈在十一年前已宣誓率十字军东征，总是借词推诿不肯成行，以致对回教徒的战争未能奏效。额我略乃于一二二七年，以伪誓的罪名将他开除教籍。以后他又开始侵略意大利北部，教宗又将他二次开除教籍，并召集会议以便予以审讯。但腓特烈的反应是把载有一百来位主教去开会的船只掳去，把主教们拘禁起来。不幸教

宗于此时逝世，圣座空悬了一年多。公元一二四三年教宗意诺增爵四世膺选，深知腓特烈是不可理喻的，便在里昂召开会议以便进行他的案件；他被控亵圣，伪誓和异端等罪名；结果会议将他废黜，严禁人民对他效忠。果然不出所料他仇倔强不服；但逐渐为众所弃，卒于一二五〇年逝世，死前幸蒙教会赦宥。

德皇的继位人继续同教宗斗争了一个时期，直至该皇族最后一人于一二六八年被杀始止。教宗与世权之争于获得最后胜利，罗马与意大利，也从日尔曼皇帝的高压下解救出来。然而这种胜利又带来了其他的危机：除了外忧，便生内患，各城又继续彼此争战起来；意大利终陷于无政府状态。罗马既因内乱无法安居，教宗便由此城到彼城流浪，最后终于到法国亚未农 (Avignon) 去避难。

奉教君王的模范圣路易

中古世纪的君王，并非都象腓特烈二世一样给圣座找麻烦。今试只举其同时代国王之一以概其余。法王路易九世 (St. Louis 自一二二六至一二七〇)，后世称为圣王，可说具有教友应有的各种德性。他即位时才十二岁，由他那位刚毅而热心的母亲教育，学会了治国和作热心教友的艺术。她尝向他说：「我宁愿看你死而不愿见你犯罪。」路易具有奉教骑士的各种美德：在战阵上的勇敢，甚至使敌人惊奇，正直、文雅、拥护正义，保护弱小者。最稀奇的是他遵守福音的劝谕，甚至要施行在政治上。他的理想是在各处建立正义和平。他常愿摆脱其他一切去批准他人的请求。他习惯每天早上望弥撒以后，站在王宫附近的一棵橡树下，等着接受大小人物前来向他喊冤；连对其他国王，他也努力维持正义和平。他对教宗同腓特烈二世的斗

争总不愿介入，但当腓特烈拘留法国的主教不准去罗马参加会议时，他便立即要求恢复他们的自由。有一件事——恐怕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更十足地证明他爱好和平正义的精神：就是他曾自动把他祖父所攫取的省分交还了英吉利王，因为他认为那种占领有欠公允。因他的小公无私，许多年以来使他作了西方的仲裁者；王侯们都去请他解决纷争。祈祷的生活和近乎隐修士的克苦，是他那些德性的基础；他的爱德是有求必应，他常亲手给穷人洗脚，他们一起用饭，服侍瘟疫和痲疯病者；但这一切并不能使他荒废政务。圣路易朝可视为法国最繁荣的时代之一。除了公益外，他几乎使公侯们的私斗完全绝迹；他废止了决斗的恶风；在他当政时，在各处建筑了不少医院，救济院，教养院，和最美丽的圣堂。巴黎大学在路易朝可称极盛时代。

他最大的希望是收复耶稣的圣墓；因此曾两次率十字军东征，可惜均告失败；但已足以证明他的圣德。他于公元一二七〇年因染疫死于突尼斯。（参阅：陆·见第一四四）。

肆 教会与教育

历经整个中古世纪，国家对教育完全不顾，教会负担了教育的全部责任。在本堂附设的学校内儿童接受初步教育；在隐修院的学校，和主教在其公署附近所开办的校内，授以更完备的教育，几等于现在的中学教育。受教育的利益是人人都可沾润的，任何人不得拒诸门外：本堂和隐修院的学校都是免费的；对主教所开办的学校，富者普通须缴纳学费，穷人则一概豁免。

大 学

教育之发达是第十二世纪特征之一。许多主教所立的学校，实际上已成了高等学府，有终身献身教育的名人，在其中教育青年，许多学生为老师的名誉所吸引，远道负笈前来；这些学校逐渐开始专门化：巴黎的大学以神学著名；意大利的保罗涅 (Bologna) 擅长法律；意大利的撒列诺 (Salerno) 及法国南部的蒙彼利埃 (Montpellier) 则以医药著称；由这些学校逐渐产生了称为中古世纪之光的各个大学，这是西方教育史上的一个特征。

请看巴黎大学是怎样形成的：主教的学校，因为学生大批涌来，渐有人满之患，于是便开办了其他学校。不久神学、哲学、文学、法律、医药等诸科目的教授和学生便汇集成了一种同业组合，即所谓大学 (University)。在第十三世纪初叶，这种教育组合已为国王所正式承认，且予以种种特权，教宗也使它脱离主教的管辖而归自己指导，教授和教材统由教宗指派和规定。

中古世纪的教会教育不分畛域；教授和学生来自基督教世界的各个国家。拉丁已成了公用语文，凡受过教育的都能讲。当时最著名的大学是意大利的撒利诺、保罗涅和巴杜阿 (Padua)，英国的牛津 (Oxford)，西班牙的萨拉曼加 (Salamanca)。但巴黎大学却放射着异彩，可称为宗座及帝国之外的第三势力。当时有一谚语：「意大利有教宗，日尔曼有皇帝，法兰西则有大学。」

士林学派(也称经院派)

人 称 中 古 世 纪 的 大 学 教 育 为 士 林 派 (Scholasticism)，一方面指其教学的方法，一方面指其所教授的道理。

方法是甚么？近代的大学多注重文字，那时则以口头辩论为主；为确定某端道理的真实性，尽量提出一切可能的问难，而予以恰当的解答。为此广泛运用辩证法，尤其是逻辑，学生从事其他科学前，首先须熟习逻辑学。

第十一和第十二世纪的大思想家，业已利用辩证法从事研究启示的真理；例如本笃会会士圣安瑟而莫 (St. Anselm) ——后为坎特伯里 (Canterbury) 总主教——即用此法，但至十三世纪，士林派已臻全盛时代。一种新的事件给了学术界一个大刺激：即西方天主教的学者，把公元前第五世纪的大思想家亚力士多德 (Aristotle) 的杰作，重新揭发出来；那是人类知识的一个广泛的综合：自然的宇宙，人的灵魂，万物的性质和根源，第一原因，人的目的，道德的规律等，都被这位大思想家予以观察，并加以分析综合。亚力士多德的方法，对世界提供了全盘的解释，对人生的道德指示了南针，这一切都是纯由人的理智所研究的结果。当时对哲学真是兴奋，就如文艺复兴时对古典，今日对科学一样。

然而当时也提出了严重的问题：人能坚持亚力士多德的理论同时也无悖于圣教会的道理吗？既然本性的理智对世界能提供全盘的解释，启示还能是必要的吗？如果哲学的结论与信德的教训不相符合，那么应抛弃那一个呢？这些问题引起了热烈的辩论。

使问题更加混乱的是：亚力士多德的著作是由天主教公开的仇敌——阿拉伯的回教徒传过来的；这位希腊哲学家的著作在黑暗时代已在西方遗失，阿拉伯人乃译成他们的文字而不断加以研究，西方对亚力士多德的认识，是由阿拉伯的翻译和阿拉伯的哲学家得来的；但那些注释家，

特别最著明的是亚微瑟那(Avicenna 九八〇至一〇三七)和亚微劳哀(Averroes 一一二六——一一九八),歪曲了亚氏的思想,而且对好多点的解释,同公教的道理格格不入。

这些理论既然危及信德,教会所采的第一个步骤便是禁止人研读亚氏的著作。但对这消极的步骤人能满意吗?把对的好的保留,以使用它来解释和保卫启示的真理不是更好吗?第十三世纪的伟大圣师们便采取了这种办法,其中最卓越的是下列二位:一位是方济各会士圣文都辣(St. Bonaventure)一位是道明会士圣多玛斯,亚奎纳(St. Thomas Aquinas)。

圣文都辣(一二二一——一二七四)出身意国贵族,先至巴黎读书,后进方济各会,并以他的学识、讲演和德性使该会更形光大。三十六岁时,被选为方济各会总长。当时环境艰难,使他不得不放弃讲道而专心治理会务;他的治绩很好,致令人视之为第二会祖。他是好几位教宗的朋友,大人物的参谋,虽然事务繁忙,仍从事写作。他于一二七三年升为枢机,次年参加里昂会议后便逝世。

圣文都辣强调爱情的重要:不爱天主,便不能真认识祂。他虽利用亚力士多多德的若干理论,却对希腊哲学攻击甚力,指出了它许多错谬。

圣多玛斯·亚奎纳(一二二七——一二七四)小于文都辣六岁,却在同年去世;二人尽管对道理的看法不同;但彼此交谊甚笃。多玛斯更重视理智,对亚力士多德的哲学以教会的眼光去解释。他也是意国贵族,但放弃了一切荣耀而进了道明会。他在巴黎、罗马、和纳波里担任教职以前,曾作过当时学问最渊博的圣大亚尔伯(St. Albert the

Great 一二〇六——一二八〇)的学生。这位老师的学问广泛，几于无所不包：对自然科学、物理学、伦理学、哲学、神学等，都有极高深的造诣。多玛斯可说青出于蓝，即便不是就学识的广泛而言，至少就才气说是如此。大亚尔伯已将哲学和神学清晰地分开；多玛斯遵循着这个路线，更明确地标出了二者的领域。有些真理，如创造万物者天主的实有，灵魂不死不灭等，可以由理智证明，这归于哲学的领域；但有些真理，却不是理智可以单独发见的，只能由天主的启示而知，那便是信仰的对象了。所以理智和信仰各有自己的领域，但彼此并不相反，因为一切真理都来自天主。

圣多玛斯的著作真是浩若渊海：如圣经注解、哲学、神学、神修学和神秘学等。他不单思想透辟，而且非常热心；我们现在所唱颂圣体的歌咏如 *Pange Lingua, Lauda Sion* 等，都是他的手译。但他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乃是「神学纲要」(或译超性学要) (*Summa Theologica*)，是他晚年的作品；凡关于天主和人的一切重要问题，都以理智和信德的光明予以清晰的阐明，且条分缕析地加以美妙的综合。人习惯把他这种思想的「建筑」和表明中世纪信仰的许多伟大物质建筑——圣殿——相比拟，不是没有道理；他的「神学纲要」可称学问的府库，而那些大殿也是奇美艺术包罗万象的总合。亚力士多德在地上建造了一座宫殿，多玛斯呢，却建造了一座上达天际的圣殿。

伍 圣 殿

圣殿是信德的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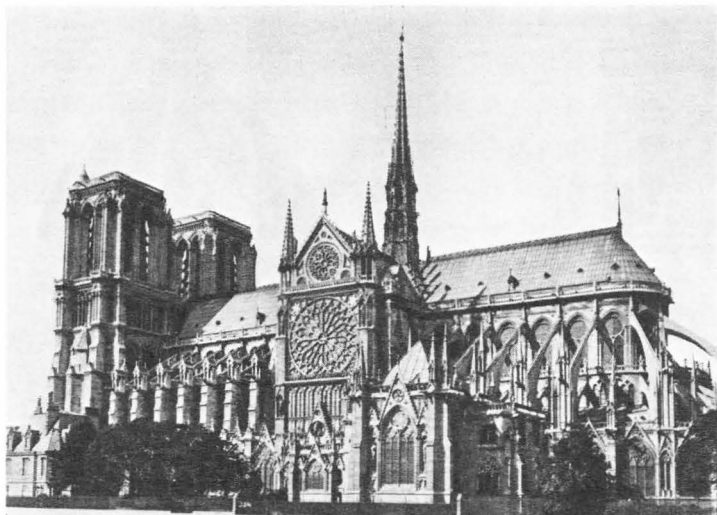
自公元一〇五〇年至一三五〇年左右之三世纪中，各

奉教国中建筑业非常发达；但建筑师的精力几乎全部都消耗在建筑天主的圣殿上了；人住的房舍尚在其次。在建筑圣堂的量 and 质上，各城彼此竞争；多次把原有的圣堂拆毁，并无其他理由，只是为另建更美丽更与天主的尊贵相称的圣堂。真不知当时怎样以居民仅几万的小城，竟能起建那样庄严和谐的巨大工程，直至今日仍雄视着四周各城。同时在各城建筑主教大座堂的现象，实在是历史上奇观之一；几乎今日犹令人不能了解。我们今日建筑港口，大船和工厂；中古世纪的教友，却认为甚么也没有在世上建筑象征天堂的圣堂更为急迫需要了。

表现圣德的圣堂，决非象埃及的金字塔那样，是利用千万奴工在鞭笞之下建造的；也不象北平的皇宫，是皇帝倾国帑之力所造的；乃是全民爱情的工程。人人自动输将：工程师贡献自己的天才，富人贡献金钱，人民贡献力量；有时无论贫富，都不惜胼手胝足去亲身参加工作。当时的一位历史家述说：「曾见许多有势力的人，素日以自己的出身的财富自豪，习惯了娇贵的生活，现在却赶着大车带着皮带绳索，去载运石头、石灰、木料，和一切应用的材料…有时车馱过重时，便有成千的男女，来拖拉车辆。他们默默地工作，听不见任何人大声说话或低声絮聒。赶到达终点时，只听见有认错和祈祷以及祈求天主宽恕罪过的声音。神父们劝勉大家和睦；消除仇恨，摆脱敌视；债务也不追究啦，精神团结一致。如果有人固执于恶，不肯宽恕，便把他的献仪从车上丢掉，视为团体的侮辱，连他本人也被摒之于圣善民众的社会之外。」

罗马式和哥德式的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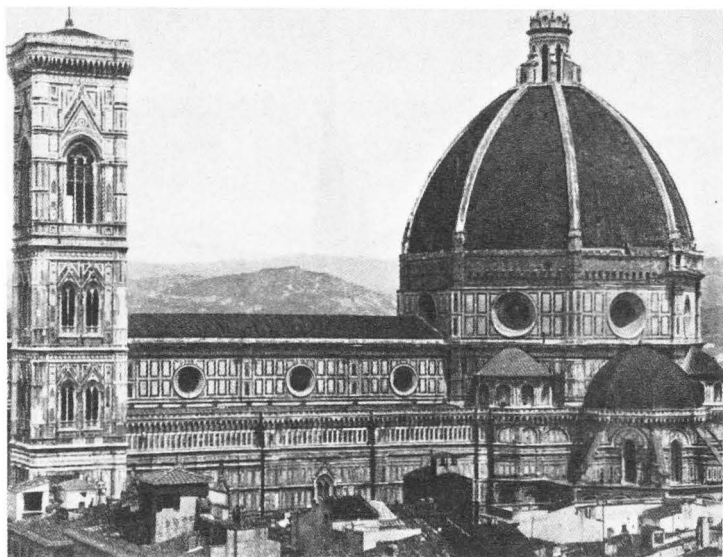
最初的圣堂，房顶都以木架支撑，注定了迟早要毁于



巴黎圣母大殿侧影—十二世纪哥德式建筑



米兰座堂大殿侧影—十四世纪哥德式建筑



翡冷翠大堂：庞乃斯建筑师的大作，罗马式建筑(一四二〇—一四四五)。



罗马式圣堂：诺曼第的圣三大堂，征服者威廉一世的皇后玛蒂大所建。

火。宽大的建筑便计划用石作顶，以免失火被焚。自发明了钢筋水泥，现在为这样的计划已无特别难处；但在古时，却不那么容易；为解决这个问题，第十一世纪的建筑师们或以连串的穹窿，或以半圆的圆拱作顶。但这样的房顶重量很大，必须有坚厚的墙壁始能支持，而且窗户也不能开得很大：这就是所说的「罗马式建筑」(Romanesque Architecture)。墙壁的内部都饰以彩绘的图象，但年深日久，大部都已剥蚀。罗马式特别的美点，则是雕刻与建筑的完美配合。

以后(十二至十五世纪)，建筑师发明尖拱成功，即拱顶已不作半圆式而作尖式，有时高至四十米；它的重点已不在壁上，乃引伸于石柱及拱壁上；这样墙壁已不需要太厚，而且可以开大型的窗户。窗户且嵌罐彩色玻璃而以铅质的网络状窗棂来支持，这样一来射进的光线也美丽悦目了。

人一进入这样的建筑，一见那高向天际的排柱，便觉得心旷神怡。外面那些高的尖塔，也增加了轻松之感。人称这种建筑为「哥德式」(Gothic Style)。其实同哥德人并没有丝毫关系；盖因「哥德」一词代表「野蛮」，人所以如此称呼它，因为那时的人尚不能领略它的优美。其实在今日，全球已公认中古世纪的伟大圣殿为世界艺术的杰作，它那建筑，雕刻和绘画都得列为上乘。

贫穷人的圣经

天住的圣殿也是世人的家，是教友们团聚在天主的四周，举行大礼的处所；它们也是当时所有知识的总合。世间所有绘在壁上或窗上的圣象名画，以及雕刻的艺术杰作，都聚集在其中了。然而中古时代的艺术家首先所寻求

的不是为悦目，乃是一种无言的宣讲：象解圣经，宗教的宇宙观。画师和雕刻家并不能任意使自己的想象力驰骋；他们必须递循着神学家所定的纲目。说圣殿是「贫穷人的圣经」，真是很对；朴实无华和不识字的人，能用眼目学习他们由信德所知道的道理：例如世界已往，现在和将来的历史，原祖的创造和堕落，旧约所预言所象征的默西亚、先知、圣史、耶稣生活的片断，玛利亚的光荣事迹，圣人，他们的奇迹和殉道，公审判，德行与恶习，田野的树木野兽，国家历史上的大事等；神学的一切概念和时代的常识，都可使不学无术的人，借艺术而窥知其梗概。

陆 十 字 军

信仰是中古世纪思想家的响导，圣堂的艺术杰作是一般信友的信仰表现；此外还有一种导源于信仰的思想，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十字军」，也就是自十一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奉教的国家为从回教徒手中夺回圣地所组织的远征军。

十字军的起源

耶路撒冷的圣墓及巴力斯坦经耶稣的生活和受难所圣化的一切地点，自古以来便是教友所敬礼的对象；他们不顾辛苦险阻常去参谒。阿拉伯回教徒征服巴力斯坦以后，前往朝圣的人仍络绎不绝，因为阿拉伯人对教友乃表示相当的宽大；巴格达的回教主曾于公元八〇〇年承认查理曼为圣地教友的保护人，直至十一世纪初，朝圣者仍能去耶路撒冷朝拜圣墓，并无多大留难。

但在十一世纪时情势大变：一个来自土耳其斯坦(新强)的游牧民族击败了阿拉伯人，侵入小亚细亚，并于一

○七八年占领耶路撒冷；他们对天主教教友却不友善，对朝圣的人百般留难骚扰，劫掠，甚至强迫为奴。这时朝圣者日增，因此在奉教的国家内引起了很大的激动。教宗额我略八世本来早有心组织远征军去解救东方教友于回教徒的压迫，但因对教会的改革及对皇帝的斗争，已使他筋疲力尽，未能把他的计划付诸实行，只好留给教宗乌尔班二世 (Urban II) 去实现了。

推动乌尔班二世组织十字军的首要理由，固然是为收复吾主的圣墓以便教友去自由礼拜；但教宗的眼光所见更远，他已看出来，土耳其回教徒的进展为天主教是很大的威胁。拜占庭帝国，当时虽然很衰弱，但仍可作防止进侵的第一道防线。正巧拜占庭皇帝向西方求助；响应他的呼吁，去援救东正教徒，不但是教友应尽的职务，也是预防威胁整个天主教的危险的一种办法；而且这对历代教宗所劳心焦思的重大计划——使君士坦丁堡的教会停止分裂，再与罗马言归于好——，不也有很大的裨益吗？

此外还有其他动机：自数世纪以来，圣教会为限制暴力，消弭奉教国家彼此的战争所作的努力，只达到了部分的成功；现在大家联合起来同仇敌忾，把武力指向共同的敌人，不是戡止同室操戈的最好办法吗？

当然那些向耶路撒冷进发的人，除宗教的目标外也有怀着不很高尚的企图的：例如由于爱好冒险，想到东方去发财或定居等。如果说这是他们从军的主要理由，那就未免冤枉他们了。十字军实在是由于精神的兴奋，是教友响应天主在世的代表——教宗——的信德表现。

第一次十字军

第一次号召发自公元一〇九五年；当时教宗乌尔班正

在法国主持为改革教会在克勒蒙 (Clermont) 所召开的会议。在会议结束时，教宗起立向民众致词，提起了他所最关心的问题：说那曾埋葬过救主的圣墓落于无信者之手，惨遭亵渎，最后结论说：「教友们，把你们的力量联合起来，后收复圣墓吧！在天国定有不朽的赏报等待着你们。人该抛弃自己，背起十字架来！」

全体民众都满怀着兴奋攘臂而起，一致呼号着「这是天主的圣意！」凡决心从军出征的，都在右肩上缝上了一个布制红十字，这便是十字军名称的由来。

这种运动逐渐传开，由法兰西而意大利，而比利时，而英吉利；教宗既发起了运动，也决不愿轻率从事：于是演讲啦，募捐啦，颁发大赦啦，为保护从军人的财产家庭谋取保障啦，任命钦使领导出征啦，指定行程啦，采办粮响啦，为保证成功的一切准备，都如火如荼地展开。当这些准备工作进行时，也有人去分头对民众演讲；于是穷人、工匠、农民便变卖了他们所有的一切，召集了成千成万的人。教会对这些兴奋的乌合之众无法领导。这个前锋（包括妇女儿童）便由一位「隐士伯多禄」(Peter the Hermit) 与一名名叫「穷汉瓦尔特」的 (Walter the Pennyless) 率领着向小亚细亚进发。他们几乎没有甚么武器，乘坐着牛车，不顾可遭遇的危险，贸然前行，路经德意志，匈牙利，巴尔干半岛，沿途强征抢劫，死亡枕藉。当他们望见任何一座城堡时，便问道：「那就是耶路撒冷吗？」象这种乌合之众，是注定要惨遭失败的。这队沿途死亡了很多的十字军，终于到达了小亚细亚；在那里或因饥渴，或因土耳其人的打击，又死去了大半；残余的几千人终于编入了贵族军。

这支所谓贵族军队也于一〇九六年秋准备出发，他们分为四股，分路向君士丁坦堡迈进；在到达目的地以前，须经过小亚细亚及叙利亚炎热炙人的原野，沿途与土耳其人作战；六月七日耶路撒冷城已遥遥在望，七月十五日便将该城占领。

东方的辣丁王国

占领耶路撒冷以后，许多十字军人便返回了欧洲；其他留居在巴力斯坦和叙利亚的建立了许多辣丁国。天主教人的统治维持了两个世纪(直至一二九一年)，不过总未能确保安定。公元一一八七年耶路撒冷又告失陷，四十年之后重新被教友收复，也只保持了十五年(自一二二九至一二四四年)。

这种衰弱的原因很多：第一是这些辣丁国占领着沿海狭窄的一带走廊，内地的城市仍在土耳其人之手，庆幸回教徒彼此不和，势力还不甚强大；及至一位能统一全部的领袖出现，教友的国家便危殆了。十字军也不能仰仗拜占庭帝国的支持；东方的皇帝请求西方的武力援助，但不希望他们在收复的土地上滞留不去。自第一次拜占庭与十字军的接触时便时起龃龉：十字军埋怨拜占庭诡诈不实，拜占庭谴责十字军的野蛮粗暴；结果西方的君主困守着自己的习惯和封建的治国方式，损伤了最重要的团结。

军人修会

为了确保东方天主教国不受侵略，并为保护朝圣人员的自由完全，有人计划了中古世纪最新颖的一种组织——仿照修会的组织，会员大部份都不是神父，而是军人；在神贫、贞洁、服从三愿之外，并矢愿以武力保卫基督，甚至牺牲性命不辞。最著名的是圣殿防卫会或称圣殿武士团

(Knights of the Temple, Templars)，如此命名，是因为第一座会院距离古教耶路撒冷撒落满的圣殿不远；还有招待武士团(Knights Hospitallers)，起初建立在耶路撒冷；是为收容朝圣人员之患病者，并款待旅客而立的；朝圣者遇有危险时，他们也是保卫的军人。这两种组织是当时东方的常备军，他们的修院同时也是军营；他们建筑了惊人的堡垒，那些堡垒的废墟，在巴力斯坦和叙利亚小山上至今犹可凭吊。

条顿武士团(Teutonic Order)最初建立于耶路撒冷，专为保护德国朝圣人员，后迁移至德意志，从事归化尚未奉教的普鲁士和芬兰人；但对此逐渐采用武力，未免与福音的精神不合。

其他十字军

为对付回教徒的不断攻击和拜占庭帝国的野心，东方辣丁国不得不求助于西方的武力，以至演成了连续不断的十字军。历史家统计在八次主要的十字军中，参加的有法兰西国王三，英吉利国王一，日尔曼皇帝三，此外还有由欧洲各国来的骑士和水手；实际上求救与派遣援军的事可以说从未间断。亘二世纪之久，几乎没有一年没有佩上十字徽章而去为圣地而战的战士。

十字军的产生本来是由于(宗教)恢复圣地的热诚(的运动)，但八次东征，只在第一次收复了耶路撒冷；在以后的战争中，王侯的政治企图和商业利益往往比宗教的企图更占优势，尤其在第四次十字军时更为显著。因了教宗意诺增爵三世的号召，十字军在威尼斯聚齐。威尼斯的船只是当时世界最优良者中之一，本当将十字军运往埃及，直捣回教势力的中心；无奈威尼斯人别有阴谋，竟服了十

十字军去攻击君士坦丁堡。此次的出征，本是为同异教人作战而组织的，结果竟变成了奉教国家的同室操戈，攻陷了君士坦丁堡而大事抢劫；反把收复耶路撒冷的事，弃置不顾了。

十字军的真精神又在法王圣路易身上复活。他愿把一切奉教的民族团结在一起，去攻打异教人。英吉利王与日尔曼皇帝中途退出，圣王路易乃带领法国骑士单独去埃及。这支由圣王亲身率领的军队，非常勇敢，竟在埃及军前登陆成功，可惜未能继续胜利；竟至被围而投降；为了赎回他自己和军队的自由，不得不把战利品完全交出。但他仍不死心，虽然在埃及失败；仍转往巴力斯坦，在彼居留了四年，虽未能战胜敌人，至少使地方能以自卫，致使敌人对他的正直公平感觉惊奇。然而他那收复耶路撒冷圣城的美梦，终究未能实现。以后因国事被召回法国，但他始终没有把十字军的理想抛开。十五年后又组成了十字军，此次在非洲突尼斯登陆；又是始胜后败，加之不久瘟疫大作，兵士死亡枕藉，一名王子也变成了牺牲品，不久国王也染疫。当其自觉死期已近时，便为其王储口授了美妙的遗训；然后命人将其舁至一铺灰的床上备死，真是至死不忘谦卑贫穷。时在公元一二七〇年八月廿五日。

十字军的结果

圣路易的十字军是天主教世界收复圣地的末次出征。公元一二九一年，辣丁国的最后据点散让达克 (Saint-Jean-d'Arc) 陷于土耳其人之手；历两世纪之久所征服的土地，只剩了一个塞浦路斯岛。

十字军表面的结果是失败：圣地既未收复，教会也未统一。然而如此重大的冒险也不是全没好处；第一对回教

徒采取攻势，迫使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自卫，至少阻止了土耳其在两世纪内继续前进，假令当时欧洲国家单独被攻，势必要各个击破，势难抵御：所以算拯救了天主教文化。

中古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十字军使奉教国家认清了自身的一致。这种一致建基在甚么上面？不是种族的一致，也不是政治的一致；因为政治的对立竞争，不只一次招致了十字军的失败；然而西方的人民终于认清了在不同的民族之上，有一件更高尚的事实，就是以教宗为惟一领袖的奉教团体。是教宗命令组织了十字军，他使奉教的国君们团结起来，也是他派遣使节去领导十字军。所以十字军是教宗的工程，结果使教宗的权威也更为强大了。

另外一种结果就是增加了东方和西方，回教和天主教的接触。在这些战争中双方面各显所长，彼此因而越加认识也越加重视；移往东方的西方人也受了一种更细致的文明的影响。彼此的贸易也更加频繁；意大利、法兰西、德意志等国的商业更形发展；因此也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就是所谓中产阶级；因为当贵族举债以便从(十字)军东征时，往往当把他们的土地变卖；这样一来，便加速准备了社会的改革，逐渐产生了近代的社会。

由宗教的观点说，十字军也有了重要的效果，就是传教精神的发展。由于十字军的东征，西方人便不再故步自封，认为世界只限于天主教的欧洲了；也发见了许多梦想不到的民族，也引起了他们对受迫害的教友的注意，那些已不在基督的法律下生活的教友，和那些摒弃了十字架的地方，也激起了教友们对这些民族的怜悯和同情，另外还唤起了持久的皈依。因为不要忘记，在十字军的军事行动

旁边，随军去的传教士们正作着归化人灵的和平工作，他们认为这比军事的成绩更重要呢。

西班牙的十字军

一说十字军，普通只联想到东征的十字军。不要忘记还有一支更成功的十字军哪；那就是西班牙人为攻击占领他们地区的回教徒所发动的十字军。

上面已经提过：在第八世纪回教徒已占领了整个儿西班牙，只有少数的教友逃到半岛的西北山中去避难。他们逐渐乘回教徒的分裂，开始发动驱逐侵略者的激烈战斗。这种战斗，自第十一世纪开始，延长了好几个世纪。第十三世纪初叶，所有西班牙的教友都团结起来，同心合力地攻击回教徒。这是一个真正的十字军，教宗曾向全欧呼吁。援军自法国、德国、意国源源而来；战败的回教徒不得不撤退。自公元一二四八年，西班牙全境完全收复，只剩下南部格兰纳大 (Granada) 一个小邦，维持到一四九二年始被征服。

第十三和十四世纪的传教事业

圣方济各亚西西与传教

十三世纪初叶，当十字军一再违反他们宗教的目的时，出现了一个人，认为征服回教徒武力未必是最好的方法；那就是使天主教回复到她原始的纯洁的大圣方济各·亚西西。天主教与回教徒，当时只想彼此残杀，而方济各却赤手空拳向他们走去，他没有别的计划，只想对他们宣传福音，引他们自动受洗而不愿加以勉强。

公元一二一九年在埃及围攻达米耶特 (Damietta) 的十字军，一日见方济各跟几位同伴来到；听他说要往异教

人那里去，战士们给他说，那样接近回教徒是疯狂，他们的头目已许给他们：谁砍一个奉教人的首级，便可得一金币。无奈不能说服方济各。教宗的钦使枢机也试行劝阻他，仍是无效，他和一位同伴便口唱着圣咏前去，竟蒙回教徒君王予以接见；这位苏丹还不嫌辞费地同他辩论宗教的真伪。方济各为给苏丹证明自己的宗教远胜回教，提议来一个考验，说：「你燃起一场大火来，让你的司祭和我走进火里去；请你由这事的结果自己判断那一个宗教是最神圣的。」——苏丹答说：「我很怀疑我的司祭们有走进烈火中的兴趣。」——「那么让我单独进去。如果我被烧死，那是我的罪过；如果天主的全能保护我不死，你得发誓承认基督是真天主和救世者。」苏丹说一位回教领袖，决不能不信奉天主教而不背弃自己的人民。至少他对方济各未加陷害，反予以优礼，遣他回了十字军的营垒。

同时有五位方济各的门徒被派往摩洛哥，毅然向回回宣讲基督；虽未能使他们皈依却获得了殉教的荣冠。

这种传教的初步试探虽未能成功，但却非常重要：就是证明了一种新的精神：随着方济各和道明这两座托钵新修会的产生，使那几乎熄灭的向异教人宣传福音的热火，又重新燃烧起来。

道明会士初次出外传教

道明会士固然以智识的活动大放异采，但也不可忘记他们自立会之初便发显了热烈的传教活动。圣多明我本人虽未能参加对异教人的传教工作，他却愿教自己的门徒们参加：他们到突尼西亚、摩洛哥、北欧、小亚细亚和波斯等地去工作。去匈牙利的道明会传教士，曾深入俄罗斯平原而抵达伏尔加河流域，但在那一带的工作不久便归消

灭。

蒙古人的入侵

正在这时，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就是成吉思汗 (Gengis Khan) 的蒙古帝国造成了惊人的扩展。成吉思汗歿于一二二七年，其子窝阔台 (一作谔格德依即太宗 Ogodai) 有自中国海至大西洋征服全世界之志。他先灭金，占领中国北部；在中东侵入波斯，予以极残酷的劫掠，致使它的元气始终未能完全恢复。亚而美尼亚也被克服。于是分兵，一路攻南宋，一路攻高丽，一路在拔都 (一作巴图) 指挥之下侵入俄罗斯，横行于波兰及匈牙利平原。公元一二四一年布达佩斯陷落；蒙古的铁骑真是所向无敌；奉教的欧洲，眼看就要全部沦陷，提心吊胆地在等待大浩劫中喘息。是时太宗窝阔台忽然在蒙古平原逝世，欧洲于是得以保全。拔都听见这个噩耗，立即从波兰和匈牙利班师回蒙古；不过他们随时能再出现，因也那些蹂躏西方的铁骑，真如由地狱出世的魔鬼一样，他们的军事组织比一切所谓文明国的军队都强得多。

传教士赴亚洲传教

针对这可怕的灾祸，教宗意诺增爵四世起初想组织一支十字军，实际上他采取了另外的步骤；因为他接得报告，说在那骇人的游牧民族中，甚至在他们的王侯的左右已经有教友。我们知道聂斯多略派自第七世纪以来在中亚很兴盛。成吉思汗曾征服过大部信奉聂斯多略的怯烈和畏吾儿，但他们比蒙古人的文化更高，因此蒙古可汗便把他们的书记、长官、医生、甚至聂斯多略的教士，留帐中任用。所以在大汗的幕府内，掌理文书，宣布命令，制订赋税等的文官，多为信奉聂斯多略教派的人；没有他们蒙古

人恐不能建立一个有组织的国家。大汗的王后也有信奉聂斯多略教派的，这也是引起他们奉天主教的一种先导。所以聂斯多略教派对蒙古民族的影响，关系他们的前途至钜。他们虽然不隶属罗马教会，但仍是基督教徒。因此教宗思量：不能利用聂斯多略派的影响，引领蒙古王侯和他们的人民信奉真教吗？最低限度，不能和他们联盟以抵制近东的回教徒吗？于是教宗便决意派遣使节去晋谒大可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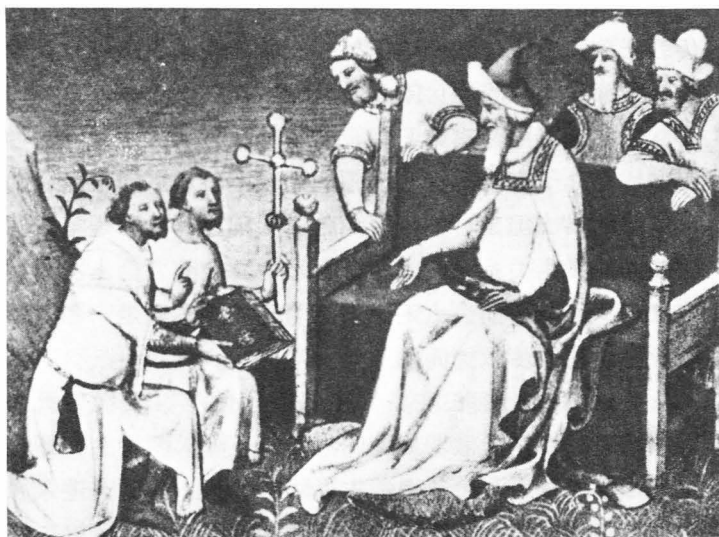
他选了圣方济各的一位基本会士，也是一名富有经验的传教士，名若望柏郎嘉赛 (John Pian del Carpine) 的担任这份儿艰钜的任务。这位方济各会士虽已六十三岁，毅然接受了这项危险的使命；带着教宗的国书和一位同伴，走上了征途。书中劝蒙古人勿再攻击其他国家，并望他们皈依正教。他们骑马走了五千公里的路程，于公元一二四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到达蒙古中部喀喇和林（简称和林 Karakorum）大汗的驻驿地；其时贵由（定宗）正继太宗而立，有各民族及亚细亚各部落的代表四千余人齐来朝贺。

定宗对聂斯多略教派优礼有加，他们能在他大帐前举行弥撒，他主要的大臣和讲师都是信奉聂斯多略教派的人。但他对教宗的复书却非常傲慢，大意说：如果你愿和平，便当来朝；我看不出我们当奉教的理由。我们惩罚信教的国家，是因为他们不服从上帝和成吉思汗的命令；上帝的权能显然和我们同在，否则我们不能有此胜利。^④

柏郎嘉赛于冬季起程回欧，于一二四七年到达。他所负的使命显然失败，不过并非毫无益处。他对蒙古人所写的记录，能使西方人对蒙古及其势力更加认识，因而计划如何自卫。另外柏氏还搜集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情报，欧洲



元世祖接见欧西使节



马可波罗兄弟向元世祖呈献圣象和十字架

开始认识了这个远东的国家。(当时欧洲称中国为 Cathay 即震旦)

根据柏氏的报告：「震旦人仍属异教；他们有自己的文字，据说还拥有新旧约圣经。他们有记载历史和祖先行传的书籍，有修士和类似我们圣堂的庙宇。他们自称有圣贤并崇拜惟一真神——上帝。他们也崇拜敬礼耶稣基督，且相信永生，不过并未受洗…他们对教友很爱护并给以大量的布施。真是一个文雅而可爱的民族…有人类所爱好的各种技艺，可说全世界没有比他们更优良的技工。真是一个天府之国，富有小麦、酒、金、丝及其他物产。」^⑤。

这些报告，虽然很模糊，却激起了欧洲人对这辽远而不认识的世界的好奇心；这位勇敢的会士给探险家指示了当遵循的路途。

罗伯鲁威廉的行程

在以后的十年中，欧洲的奉教国派遣了不少的使节和传教士到东方来。我们这里只提一位最著名的比利时人罗伯鲁威廉 (William of Rubruquis)，以概其余便了。

当法国圣路易率第七次十字军东征时，听说一位蒙古王侯拔都之子名撒里答者已领洗进教。心想：他不能成为一位新的君士坦丁，率领亚洲各民族归正吗？于是圣王便设法同他发生关系。他为此号召另一位方济各会士罗伯鲁威廉和一位同伴前去，无正式使节的名义，只是一名携带国王介绍信的传教士而已。

两位传教士细心准备好了路线，便从君士坦丁堡起程，经过黑海到了俄罗斯境内。他们正深入广大的旷野，一望无际的草原时，忽遇蒙古马队的哨兵，他们有进入另一世界之感。罗伯鲁在伏而加河附近帐内一见撒里答，便

觉失望；无法知道他是否教友，撒命人领他们去晋謁大汗蒙哥(宪宗)。在十个月的行程后到达帐幕城和林；这显然是亚洲各民族的集合地。他们在那儿很惊奇地见有许多匈牙利，法兰西和英吉利的教友，他们自被掳以后便从未领过圣事，因为除非他们重新受洗，聂斯多略教徒拒绝他们进入圣堂。在他们居留在那儿的八个月中，威廉便在这些教友中尽司铎的职务。以后二位会士曾被邀去在回教，佛教及聂斯多略教士前演讲天主教教义。结果他们很被王侯们重视，不过他们理会阻碍天主教传教士活动的重要困难中之一，是聂斯多略派教士贪财酗酒的生活不足为人师表；因此引起蒙古首长们对基督徒不分皂白的普遍轻视。一日大汗宪宗向二位传教士说：「天主给了你们法律，你们却不遵守哇！」最后二位传教士带着宪宗致法兰西国王复书被遣回国，书中邀请法王向大汗称臣。威廉的同伴怵于旅途的乏累和危险，拒绝同行；威廉便一人起程，于一二五五年到达巴力斯坦。

这次试将天主教传入亚洲，就全部来说，没有达成目的；然而西方的天主教和蒙古地接触也不能说全无益处；他们带来的报告在欧洲激起了对东方的兴趣；这些来往证明自从中亚全部隶属了一个政权以后，便能由陆路自西欧赴远东，而亚洲也给天主教的传教士们开了方便之门。

中国同西方天主教徒第一次直接接触

公元一二六九年两名威尼斯商人波罗氏自东方归来，传教的远景便更加显然有望了。原来他们是横越亚洲大陆而到达北京的。他们带来大汗致教宗的信，请求派遣「百名精于教义且嫺习七艺者前来。」此大汗正是统一中国建立元朝而刚即天子位的元世祖忽必烈。

圣座了解这种请求的全部意趣吗？恐怕未必，因为教宗只遣派了两名道明会士偕同波罗兄弟前往中国；这次兄弟中有一位带了自己的儿子马可波罗 (Marco Polo)，这个小波罗因他日后的游记竟致名垂不朽。可惜那两位传教士不久放弃了原来的计划，于是波罗氏父子三人便自行起程。他们于公元一二七五年抵达中国，很得元世祖的宠幸。他们在中国居住了十七年，从北至南遍历中国各地，曾到过福建云南，马可波罗且任过中国官职。他们三人于公元一二九二年，带着许多财富回了欧洲。

马可波罗的游记在欧洲传开，无异一种启示：欧洲好似发见了一个新世界；原来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人口众多，富庶无比，建筑华美，商业繁盛。方济各会士以前根据听闻所说中国有教友的话，马可波罗已亲眼目睹，证实并非虚传。

自唐武宗出谕禁止外来宗教(公元八四五年)，聂斯多略教派在中国本土盖已绝迹，但在边疆的民族中，如蒙古内部的畏吾儿，克烈及乃蛮等，仍能存在且很发达；在蒙古军队中也有许多聂斯多略教徒；及至侵占中国时，由于人民的迁徙，便有些教徒随至中国定居。当时不仅边僻省分有聂斯多略派教堂和修院，即在内部城中，即扬州杭州也有。皇族中人有不少与聂斯多略教徒结婚者，世祖的太后即其一例。⑥

元朝皇帝既对儒释道等采取宽容态度，对聂斯多略派自然也不刻薄。据马可波罗说，在基督教的大庆节，聂斯多略司祭往往把福音经呈献皇帝面前，皇帝虔敬地向它上香，并以口亲吻。公元一二八九年曾设专署以司基督教宗教事宜。

皇帝优礼各种宗教，当然也有政治作用；这也说明一个敬畏一切超自然能力的心情状况。一日世祖向马可波罗声明说：「有人敬耶稣，有人拜佛，其他的人敬穆罕默德；我不晓得那位最大，我便都敬他们，求他们庇佑我。」

观察聂斯多略派两位隐修士，一名拉邦扫玛 (Raban Sauma) 一名马而谷 (Marcos)，足以给我们证明聂斯多略派教徒，并非都象罗伯鲁所遇到的那样坏。拉邦扫玛生于北京附近，马而谷生于绥远，他们于一二七五年，在离北京不远处度着隐修的生活。一日这两位修士决心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许多人认为这事太冒险，试图劝阻他们，说：「我们为罗致西方的主教修士们来这里那样困难，你们为什么反而要到西方去呢？」既而见他们去志坚决，无法挽留，便供给他们马匹及为通过中亚所需要的行装。公元一二七八年他们到达波斯，混乱的时局不允许他们继续向耶路撒冷前行。马而谷便被选为聂斯多略的宗主教(教长)；至于拉邦扫玛呢，住在波斯的可汗于一二八七年派他充任使节前往欧洲，以便设法使十字军与蒙古连盟，共同对付回教徒。他在法国蒙国王接见，又到罗马也蒙教宗尼各老四世接见，并由教宗使他归化，重归罗马教会圣栈。他的圣伯多禄大殿举行了弥撒圣祭，民众还欢呼说：「语言虽不同，礼节却一样。」

这位可敬的司祭，从神秘的东方而来，跪在宗徒的墓前，向伯多禄的继任人请求赦罪；这种奇异的出现，给西方基督教世界多么深的印象，那是不难想象的。方济各会传教士带来的报告，已经把奄奄一息的传教热火重新燃起；可是拉邦扫玛所带来的和平消息，使它更冒起了熊熊

的火焰。已不能再怀疑，在东方有一个急待给基督争取的世界，一个已多少接受了福音的世界。

若望孟高维诺在中国

教宗尼各老四世 (Nicolas IV) 既知在中国已有许多教友，便于一二八九年派遣一个使节团带着教宗致元朝皇帝的书札前往，领袖是一四十二岁的意籍方济各会士，名若望孟高维诺 (John of Montecorvino)。他先由陆路经过波斯，再从波斯湾乘船抵达印度；在印度留住了些时，然后再乘船直达中国。他是踏上中国领土的第一名天主教传教士。他当时只是孤身一人，他那位同伴道明会士已在印度逝世。他到达北京时，元世祖刚去世 (公元一二九四)。继位的皇帝是成宗，若望向他呈递教宗的书札，颇蒙优礼，并准他在京中建堂居住。自他到达以后，便有一位聂斯多略教徒，畏吾儿的王侯，名佐治，跟他很要好，并由若望的开导皈依了天主教。他这番皈依很宝贵，因他将大部畏吾儿民族引归了正教；他还在畏吾儿境内 (Olon-Sume) 盖一圣堂，二十世纪曾发现其遗迹。佐治对传教很热心，他是皇帝的驸马，在朝廷地位很高，能保护传教士。可惜他于一二九九年去世，这为聂斯多略派是一个反动的信号。若望不能远离京城，因此未能去协助被迫害的教友，以致大部又返回了聂斯多略异端。

即在北京的若望也时遭聂斯多略派的反对，不过仍有不少的人信教；一三〇五年 (即成宗大德九年) 他已授洗六千人。一位自印度伴他来到中国的意大利富商，在皇宫附近为他购买了一块地皮；若望在那里建造了第二座圣堂。他召集了许多儿童，教给他们咏唱日课，有时在御前咏唱，皇帝很为欣赏。

若望曾获得一名助手，即德籍会士名阿尔奴特 (Arnold of Cologne) 者，但为传教救灵终嫌工人太少；何况若望已渐感衰老，他于是上书本会总长给他派遣助手。这位孤独的传教士所获得意外成绩的消息传至欧洲，唤起了教廷的注意。⑦教宗格来孟五世 (Clement V) 决意给北京祝圣一位总主教；于是命令方济各会总长遴选七位热心而有才学的司铎，祝圣他们为主教，派往中国，负责祝圣若望为主教的使命，并扩展若望的权限及于全中国。七位主教中，三位因旅途的劳顿及什物的缺乏死于印度途中，一位返回意国，只有三位于一三〇八年抵达北京。

传教工作从此兴盛起来。一位亚尔买尼亚的贵妇捐资在泉州城内建一圣堂(福建泉州为当时华南最大的商港)。若望派一位主教前往，并在该地建一修院，有修士二十二人。

若望·孟高维诺除使中国人及蒙古人归化外，尚能引阿速人 (Alains) 返回罗马公教。那是高加索一带的东正教徒，由蒙古入迁至中国，共有一万五千人。

以后有不少的方济各及道明会士自欧洲乘船来帮助若望传教，但总未到达目的地。若望享寿至八十一岁，因此得见著名的方济各会士真福和德理 (Odoric of Pordenone)。真福先至印度，在那儿收集了四位致命方济各会士的遗骸，然后前来中国。他也巡视了泉州，杭州及扬州的修院；他在北京居留了三年，然后由陆路回欧。

真福起程不久，若望·孟高维诺便于北京去世，无论教内教外，都尊之为圣人。当时东西的交通非常困难，致使五年之后教宗若望二十二世始接得他逝世的噩耗，继任人偕同廿六位会士首途，但从未到达。

此时由若望归化的阿速人已八年无牧，乃请元顺帝遣使去晋见教宗，请求他们补充一位总主教。这个自远处发出的呼声终于达到，使者带着教宗本笃十二世的回信返回；随即有大批传教士前来，计有十九位司铎或会士，由若望马黎诺里 (John Marignolli) 率领。他们于一三三八年由陆路起程，三年之后始到达北京；元顺帝盛礼接见，他们在中国留居三年，巡视了方济各会各会院，最后留下几位会士，其他由海路回欧；他们往返历十四年之久。

天主教在中国之湮灭

教宗的使节回国以后，孟高维诺在中国所建立之教会即湮没无闻，对她的演变几乎一无所知；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在三世纪以后的明朝，天主教的传教士又得进入中国时，对以前的天主教竟连一点儿痕迹也未发现。怎么开始时那样生气勃勃，现在竟完全消灭了呢？是怎样消灭的？文献既不足征，我们只有猜测了。一般相信传教的事业，是在元朝复亡明朝继起的战乱中烟消雾散了。蒙古的皇帝对天主教表示宽容，而教会又在蒙古所征服的外国民族中收录了不少的教友；因此明朝在仇视元朝所宠信的一切外国教的原则下，天主教便联带被波及了。

但天主教的传教事业坍台也有其他原因；在第十四世纪中叶，蒙古民族纷纷加入回教，而中亚狂热的回教君主遂将横贯大陆的孔道重行关闭。当明太祖即位时，北京的教友对孟高维诺的继承人已等待了四十年；并不是圣座已把他们放弃，而是教宗所任命的北京主教，始终无法到任；大批的传教士也首途来华，无奈都在广漠的亚洲中部途中消散无踪了。何况明朝又采闭关自守的政策，禁止对外的一切往来。所以孤立无援的中国教会，长期缺乏牧人

的领导，便自然逐渐被窒息而消灭了。

亚洲其他的传教活动

传教的活动并不限于中国。黑海和里海附近一带，即今日苏联的南部，在沦陷于回教的掌握以前，有方济各和道明会士在那里传教，而且成绩可与孟高维诺在中国所获得的相埒；也曾建立了主教区；这里也同样因回教的发展，传教的工作被窒息；当帖木儿在亚洲心脏区建国时，传教的事业便渐完全绝迹。

在波斯(今日的伊朗和伊拉克)道明会士特别努力使分离的教友重回罗马的怀抱，他们的活动也及于印度的聂斯多略教派。

我们看十三和十四两世纪，少数大无畏的传教士作了偌大的工作，不能不感觉钦佩。他们利用由成吉思汗造成的有利环境，在一世纪多一点儿的时间内，在极广大的地区，自亚洲西陲，竟建立了那么多繁盛的传教区；可惜被帖木儿所建的第二蒙古帝国所摧毁。在回教的围墙开了一百五十年的通路再度关闭，还须等三个世纪，直到开辟了由好望角的新航路，才能重新把福音传到远东。

捌 异端 裁判法庭

圣教应在各个时代都得面临异端，连中古世纪信仰最盛的时期也不例外；教义和风俗，在好多处都遭过严重的危害。中古时代的两种较大的异端；华尔图(Waldenses)和亚尔比(Albigenses)，起源完全不同：一个起源象于教会本身，是改革运动走入了歧途；一个起源于数世纪以来产生于东方的异教思想的蠢动，而传到了西方；但二者的共同点则都是对封建制度和神职界财富的反抗。

华尔图异端

华尔图彼得 (Waldo 或 Waldes) 是里昂的一名商人。他因希望度一种完美的生活，潜心研究圣经，将自己的财富尽数施给穷人后，便开始宣传刻苦补赎。有人请他收为门徒，他便派他们每二人一组去讲道。教宗亚历山三世批准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但因他们未曾读神学，无本地主教的许可不准他们讲道。假如他们跟圣方济各亚西西一样，遵守这项规定，便不至与圣教会分裂；然而华尔图和他的同伴们不顾这项禁令，对神职人员和他们的财产大事攻击谩骂，甚至不久宣传与圣教会的道理相抵触的邪说；虽然未领圣秩圣事，却擅自给人授洗，赋坚振，举行弥撒圣祭。华尔图的邪说与日后贾尔文所讲者相近；他们收了不少的信徒；特别在法国东部。

反社会的邪说：亚尔比异端派

亚尔比派的邪说比华尔图的更具危险性。因为他们开始在法国南部亚尔比 (Albi) 一带传播，遂得亚尔比之称。(也有人称之为加达尔 Cathari，希腊字义为「纯洁」。) 亚尔比邪说是摩尼异端的再版(参阅第四章第五节)，以为万物出于二元：一善一恶。灵魂创自善元。但它所结合的肉躯却来自恶化。为救灵魂，必须以守斋刻苦抑制肉躯，延续肉躯的生命便是延续罪恶。所以婚配、家庭、子女，都当摒绝；自杀是圣德的理想，因此实行此理想者不少，最盛行的自杀方式是饿死。

这样严厉的修行决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承当的；因此他们的会员分为两等：一等是完人 (the Perfect)，严格奉行这种教训——独身、贫穷、刻苦；一等是信者 (Believers)，他们的责任是供养完人，借此可以按照自己

的嗜好度舒适的生活；因为在临死时可以获得罪赦，只需完人给他们行复手礼便够了。他们称这种礼节叫「慰借」(Consolamentum)。

这样的主张不但明显地相反教义，也反对社会呀。假如他们吸引了大批信徒，岂不使欧洲回返原始的野蛮时代吗！它不只背叛教会，简直是违反人性，自绝于人类。

亚尔比异端传播得非常迅速，尤其是在法国南部；不但信奉的人多，甚至有取代天主教的趋势。他们利用各种方法传播，无孔不入。商人巡行各个集市，一边贩卖货物一边宣讲教义；作坊学校都渗入了这种邪说，甚至大领主们也公开支持他们。

圣教会面对着这种严重的危机，半世纪之久只用了宣讲的和平武器。圣伯尔纳多也曾加以利用，但收效甚微。五十年以后，教宗意诺增爵三世为异端之进展所震惊，乃派遣使节去督导讲道。不料一二一八年教宗的一位钦使竟遭残杀，教宗于是号召奉教的王侯组织十字军去围剿。但想以宗教的精神约束那些领主们的粗野战士，不使他们任意残杀则甚难；因双方都使出了残酷的手段。教宗虽愿禁止屠杀，也属徒然；战争竟断续相持了二十年之久。那些交战的领主，与其说是卫护信仰，勿宁说是为了争城略地。最后异端归崩溃。

裁判法庭

这种毫不留情的屠杀之后，又成立了一种新机构：「裁判法庭」(Inquisition)，就是负责稽捕及惩治罪犯的教会裁判法庭。

在教会定惩罚以前，民众对异端教徒先采取了一意敌视的态度；多次忿怒的群众抓住异端人，不加审讯便予以

屠杀。法兰西国王和德意志皇帝对他们采取了严厉的手段：即放逐和死刑；教会只不过加以宗教性的补赎而已。圣教会和国家起先是分头进行，各司其事；以后便合力去根除这威胁奉教社会生存的邪说。这种联合的行动是教宗露西三世 (Lucius III) 于一一八四年所组织的。稽捕异教徒的事起先归主教们办理，随后归教宗的使节，最后归修会，经常是道明会士。

稽捕人的责任是证明是否有异端或叛教罪；然后劝令罪犯悔改。如果他愿反正，便加给他一些教会当时的普通惩罚：即罚金，朝圣及幽囚等；如果怙恶不悛，教会法庭便把他交付「世俗手」(Secular arm) 即政府去处理，那便是施以火刑。拘捕，依法裁判和执行等手续都归政府办理；这是舆论所支持的，因为民众都视异端人为治安的扰乱者。

对异端人施以刑罚，甚至施以死刑，在今日看来未免令人骇怪，尤其是惨遭焚死。我们对裁判法庭有时为得口供竟加以刑讯，也觉得是骇人听闻的事；巴不得教会从未纠缠其中才好！不过这是因不明当时社会背景所致。当时的社会风气确实野蛮粗暴，决不是教会单独的力量所可纠正的。裁判法庭和火刑，日后宗教革命时，同样被所谓「革命者」予以采用。为明了这些事实，必须追溯到当时的人心状态才成。崇拜客观的真理当时视为非常严重的事，异端邪说被目为最大的罪恶：谁也不能相信会有出于盲从的异端人。何况当时的教会和国家关系非常密切，他们在一切事上的彼此合作当时视为正常。为保卫信仰，人认为教会理应向政府呼吁，而政府也认为保卫天主教在世间的权利是自己应尽的一种义务。⑧

注解：

- ① 圣事是耶稣所亲定圣化人灵的礼节，例如圣洗，圣体等。教会自始便给人付圣事，那是一定的，但关圣事的道理却在中古时代始正式确定；并清楚地说明圣事与圣教会所定的礼节完全不同，也非具有同样的效力。至于付圣事的方式，自那时至今可说没有改变。只是为方便起见，授洗礼改为注水礼，给教友送圣体也由饼酒两形，改为单用来发酵这饼形而已。
- ② 中古世纪频领圣体之风尚未通行，热心的教友也只一年四次。一二一五年拉特朗第四届大公会议始规定教友当办告解并领圣体每年至少一次。
- ③ 中古世纪的教宗自称有废黜国王之权，在今日听来未免觉得惊奇。在教宗的著作内中要分清那些是教宗个人的意见或说是当时民意的反映，那些是声明全体信友所当信仰的道理。说世俗的权柄除非获得教宗的承认便不算合法的理理论，是与当时的民意相符合的；因为当时欧洲的各民族都奉教，而这全体信友都拿天主在世的代表教宗为他们最高的保障；不过教宗并未把这种理论定为信条。这与教宗为全教会元首的道理，不可混为一谈。教宗良十三世在「天主的永生」(Immortale Dei 一八九五年)通牒中，这两种权柄已清楚地分开，说教会和国家在自己的领域内都是无上权威，而且各有其界限。
- ④ 此信的原文于一九二〇年在梵蒂岗档案室发现；正文系波斯文，附有一段土耳其文的说白，盖有蒙古大汗的印玺。
- ⑤ 在他这篇报告里，显然把基督徒同佛教徒混为一谈；当时在中国固然有聂斯多略教派；可能对聂斯多略同摩尼教他也分辨不清。
- ⑥ 马可波罗称：在中国南部有「某种民族七十多万户，谁也不晓得他们信奉何教。」他以为是基督教徒；今日人都猜

测系摩尼教徒。

⑦这里我们提前叙述中国传教史，下列事迹都是教宗在亚味农时期所发生的。

⑧在十四世纪及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国君逐渐倾向专制，设法统制裁判法庭，作为支持他们政权的工具。这在西班牙于一四八一年，由于国王斐尔弟南 (Ferdinand) 和王后依丽莎白 (Isabella) 的请求，为搜查犹太人和回教徒而重组的裁判法庭更为显著；因为他们伪装皈依天主教，暗中却仍保持着犹太教或回教的信仰。这种西班牙裁判法庭的作风非常严酷，历任教宗屡次予以谴责。

第十章 中古文化的衰落

——自教宗波尼法爵八世(一二九四年)

至君士坦丁堡沦陷(一四五三年)

概 观

在十二世纪中叶和十三世纪中叶之间，中古时期的教会达到了最高峰；然而以后在奉教的社会中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欧洲的面目已非昔比；已显示出这个时期将要结束的朕兆。以前奉教的国家被一种共同的文化所联系着，人和思想都自由地彼此交流，而今各国却逐渐意识到他们的差别，都渴望着独立自主，君主也渐渐趋向专制独裁：现代的国家已在酝酿产生。

在圣教会内，宗教的生活也不象以前那样浓厚热烈。贪财的心——那是时代的通病——也渗入了神职界，连修会也不象以前那样热心。反之，教会却遭受了一次极严重的打击：西方的大分裂结束了中古教会，教宗在一切奉教国家之上的崇高地位也被推翻。

壹 教宗波尼法爵八世和「漂亮的斐理」的冲突

显然表示教会的历史已步上一个新的阶段的先声，就是各国的君主都想摆脱教宗对他们的监护。

法兰西的国王，直到那时，可说是教宗无上神权的最坚强的支持者。然而在十三世纪末叶，教宗波尼法爵八世(Boniface V III)同法国「漂亮的斐理」(Philip the Fair)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结果严重地损害了教宗的尊严。

教宗波尼法爵八世当时寿数已高，智能很大，且是一位优秀的法律著作家。他同已的前任们一样，对教宗的神

权看得很高，自视为教会的领袖，十字军的赞助人，君王们的仲裁人；但他那热烈和爱发号施令的性格，缺乏轻快温和的态度，致令他兴办的一切事业均告失败；最大的失败是他在同斐理的冲突中所遭受的。

法兰西国王斐理是一个神秘人物，当代历史家对他的评判互相矛盾。但最确实的一点，是他对拥护古罗马原则的法学家们最为宠信，而那些人对他的政治也最有影响。但罗马法的基本原则，是国王的权柄不受任何限制；国王的意志就是法律。这种思想自然同宗教的思想不能相容。

第一次冲突

第一次冲突起于赋税之争。法国因多次战争，需财孔急。一二九六年他要向神职人员征税、神职人员当然要反对；因为多年以来便有一种习惯：即无教会同意，国王不能向教会人员征税。教宗致信斐理，表示强硬的反对，但终于忍辱屈服。

一三〇〇年，教宗为庆祝基督降生的第十三届百年纪念，给年中去罗马宗徒圣墓巡礼的人，颁赐了一项全大赦；因此去罗马朝圣的人很多。这是第一次「如彼来翁」(Jubilee) 大赦(也称圣年大赦)。教宗并规定每百年举行一次。

第二次冲突

第一次冲突平息后不久，第二次远较第一次为大的冲突便于一三〇一年爆发。冲突的起因，是法王将教宗派去的代表予以拘留。教宗波尼法爵对这种侵越权限，以「吾子，请听！」(*Ausculata, Fili !*) 诏书提出了强硬的抗议；教宗除要求释放他的代表外，还严词指责国王的横征暴敛，并说国王的基本原则很成问题：「那些劝诱你说你没有上

司，并说你不隶属于教会最高领袖权下的人，是在欺骗你，他们不是善牧羊栈以内的人。」教宗并且特意声明他之所以干预国王们的事情，是因他关心他们的救灵大事。

斐理对这些谴责不但不肯屈服，且将教宗的诏书当场焚毁，而他的法学家且以带侮辱性的伪造诏书揭示于众，意欲刺激法国民众对教宗的反感。国王任凭他们散播攻击教宗的谰言，并计划召开会议以审讯教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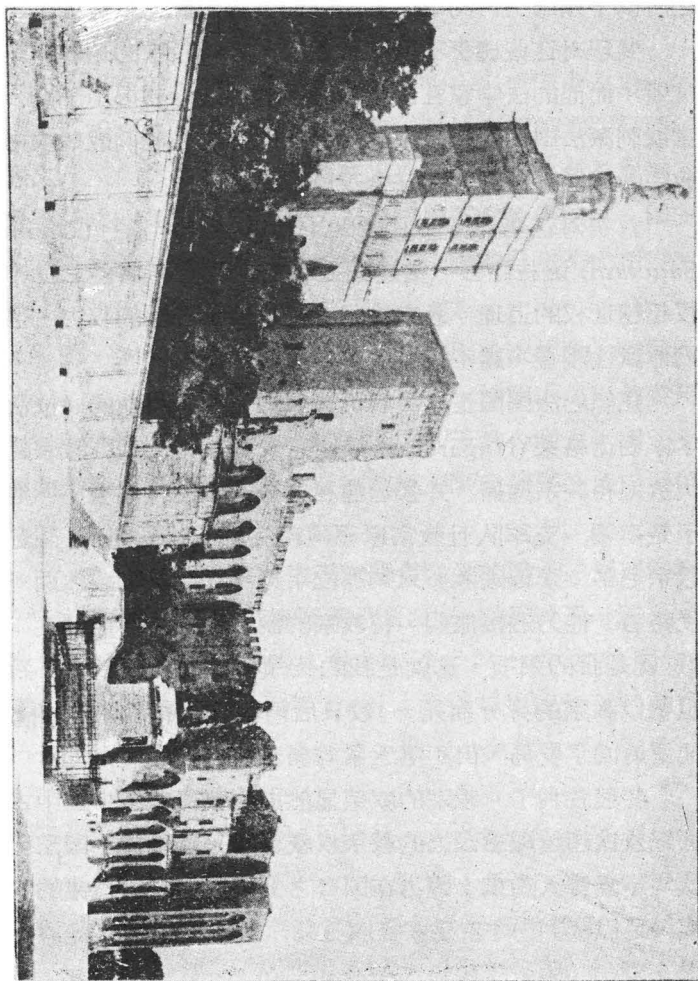
教宗对这些侮辱不甘缄默，乃以「至一至圣」(*Unam Sanctam*) 诏书作答，重述额我略七世及意诺增爵三世神权超越世权的道理。教宗决无意侵越国王合法的权力，但因他赋性刚直，遂不免有些刺伤他的词句。

狂怒的法国国王遂决心诉诸武力；于是将他的一位法学家名诺格莱 (Nogaret) 者派往意大利。诺氏勾结教宗的仇敌拟将教宗拘捕，并强迫他召集会议以便将他罢免。他于是率领一支军队赴教宗原籍阿南宜城 (Anagni)，闯进教宗宅第；众皆逃散，只剩那位手无寸铁的长者毅然面对侵略者。他为迎接他们，将教宗的制服穿好，向他们说：「这就是我的颈项，这就是我的头颅，然而我是教宗，我也要教宗的身分而死。」数日后阿南宜人将教宗救出，他便返回了罗马，但不堪乏累与痛苦，一月后便去世。

斐理胜利了。教宗的威望显然由此衰落；至少亘中世纪公认超越国王以上的教宗权威从此一落千丈。国家已认为不复受人约束；因为在国君之上再没有任何道德的权威，足以裁判纷争并卫护正义了。

貳 教宗寄居亚味农

教宗迁居亚味农



亚味农教宗行宫

在其他有损教宗威望的事件中，圣座由罗马迁居到法国南部的小城亚味农(Avignon)一事应占首位。①

波尼法爵八世的继任人在位不久便去世；之后，选了一位法国人为教宗，取名格来孟五世(Clement V 一三〇五——一三一四)。他最初本无意在罗马境外正式定居，惟因当时意大利正值混乱状态，而他又因有要事需同法王面谈，因此便滞留于出生地；最后索性在亚味农道明会修院内建筑了行宫。这事本极平常。有许多在罗马以外所选举的教宗，虽仍旧是罗马的主教，却在别处统治着奉教的世界；不过事无前例的，是在意大利境外久居不归：七位教宗相继在亚味农寄居了七十年之久。因此意大利人称此段时期为「巴比伦流亡期」或「被俘于巴比伦时期」。(盖因希伯来人被俘于巴比伦恰为七十年，遂以之比拟教宗。)实际上教宗并非被俘，不过法国人对教廷的影响显然比重较大，而此时所任命的枢机又大部都属法籍。亚味农的第一任教宗格来孟五世对法王表示和善易与，此在圣殿武士团的诉讼中更为显著。

圣殿武士团的诉讼

前在第九章已述及，圣殿武士团原为保卫圣地而立；自巴力斯坦再陷于回教徒手中后，他们便献身于其他事业。以后该会传布全欧，以善理财著名。许多王公大人为稳妥计，常把自己的大量财产委托他们经营。武士团的财富便逐渐引起了他人的嫉妒和贪心。十四世纪初叶，法国流言甚盛，竟控告他们种种秽褻不端。事实究竟如何，很难判断；不过谁也不能加以证实。然而「漂亮的斐理」因贪婪他们的财富对他们提起了诉讼；一日之间将法国境内所有的武士团全部加以逮捕。在刑讯之后，便承认了刑役要

他们所招供的一切。教宗试图查明真相；于是该会的会长全部翻供。虽然如此，教宗仍将维也纳会议(一三一——一三一二)所议决取缔该修会的案件予以批准。斐理对该会会长仍行穷鞫。终于一三一四年将该会总长雅格穆来(Jacques Molay)判处火刑。穆氏临刑时犹高呼冤枉。

亚味农时期教宗的治绩

格来孟五世的继位人，表示更为独立的精神，对圣座的主要权利尚知保持。其中不乏热心和才智之士。亚味农教宗们的光荣，是他们曾致力推展对近东的传教事业。中国第一位主教的委任，便是亚味农教宗格来孟五世的政绩(请参阅第八章)。他们对中国人未免过分袒护，且选了太多的法国人充当枢机，这是不能避免令人啧有烦言的。

意大利境内的战乱延续不停；于是教宗遂在亚味农建筑了宫殿以为久居之所，是半宫殿半堡垒式的一座伟大建筑，至今犹存；这样一来，他们更加乐不思蜀了。然而掌教会统治权者迁往国外的一个城中，为罗马城却有重大的不便，而教廷也就陷于无政府状态了，何况教宗距离自己的国土很远，财政状况必感困难，因为已缺乏来源。教廷领土的收入既不解往亚味农，另一方面教宗的花费又日益增加；教会也和国家的政府一样，治权日益集中，机关、办公厅和职员都日益增多。为平定意大利的战争，计划攻打土耳其人的十字军，艺术的进展，在在都需要经费；教宗除另辟财源外，别无办法。为此向教会任实职的人员如主教，隐修院院长，本堂神父等所征收的赋税也日益加重…这些额外的征收最后惹起了教友和神职人员的反感，纷纷提出抗议，驯至使教友对圣座丧失了爱戴；于是要求整顿教会之声各方纷起。

教宗返罗马

罗马一再向亚味农呼吁，请求教宗返回教会的首都。第一次试图满足教友们愿望的是教宗乌尔班五世 (Urban V)；他本是一位隐修士，被选任教宗后，仍继续度他那祈祷补赎的圣善生活。他一表示回銮之意，法王、枢机、及教廷人员便尽力阻止他启行。但乌尔班意志坚决，便于一三六七年十月十一日只身回罗马；但二年之后，罗马变乱又起，迫使他又回了亚味农，不幸两月以后便逝世。继位的额我略十一世仍想继续实现前任的素志，无奈阻难横生，以致屡试屡辍。最后由罗马来一妇人，人都以圣女目之，她是道明第三会会员，名叫加大利纳瑟纳 (Catherine of Siena)；她那热烈的苦劝终于感动了教宗，决意断然返罗马；受到了罗马民众凯旋式的欢迎(一三七八年)。

叁 西方教会的大分裂(一三七八—一四一七)

教宗额我略十一世回罗马不久便去世，以致对教会的整顿未能有所作为；而他的死亡却给教会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危机，就是历史上所称的「西方教会的大分裂」(Great Western Schism)。^②

教宗死后，枢机团一大部为法籍——仍愿选举一位法国人继任。这却与意国人民希望大相径庭。当众位枢机去华蒂冈参加选举时，须由激动的群众中经过，他们遂高呼：「我们要一位罗马人作教宗，最低限度当是一位意大利人！」群众甚至威吓说，假如他们不能满足人民的希望，便要教他们死无完尸。为恐怖所震慑的枢机团便选举了一位意大利人，取名乌尔班六世。他是一位生活非常严肃的人，可惜温良不足，驭下太严，重伤了枢机们的感情；以

致数月之后，枢机等以受威胁为词，声言乌尔班六世的选举无效，重行选举了另一位教宗，取名格来孟七世。乌尔班既有他的拥护者而安居罗马，格来孟七世便去亚味农。这样一来，产生了两位教宗，很难分辨谁是圣伯多禄的合法继任人。③于是奉教的世界便分裂为二，两方面都具有真诚和善意，这由双方都拥有真正的圣人一事足为证明。往往两位主教，一为罗马所任命，一为亚味农所任命，彼此争夺教区。政治的野心也不免搀杂其间。法兰西和西班牙支持格来孟七世，意大利及其他国家则拥护罗马的教宗；甚至两位教宗死后，双方的枢机都各自选举了他们的继位人：可见他们的情绪是如何激动了。

第三位教宗

谨慎持重的人，深知分裂对教会为害甚大，遂思有以制止之。不料弄巧反拙，试行和解反而使事态更加恶化。枢机们有意劝两位教宗退位，以便另行选举一位为全体所接受的教宗。他们于是集会，罢免了那两位在职的教宗，另选了亚历山五世来代替，他们认为他是惟一的教宗，可以使大家团结一致。他们想得太高了，认为那二位在职的教宗已超然无累，不复有人性的情感了：不料他们竟拒绝逊位。于是自一四〇九年，竟出现了了鼎足而立的三位教宗。

公斯当思会议

不难想象当时的教友们眼看着教宗，主教以及司铎们各树壁垒，互相对立，陷于如何不知所从的混乱状态。他们对神权的尊敬已完全丧失，在这样的情形下希望教会改革，自然是不可能的事。

德皇西日斯猛(Sigismund)乃出头召集会议，主教们

齐集于德国公斯当思城 (Constance) 。额我略十二世一可能是惟一合法的教宗—毅然自动退位；其他两位被罢免也渐为其拥护者所弃。于是枢机们再行开会，选举了一位罗马世家高劳纳枢机 (Colonna) 为教宗，取名玛而定五世 (Martin V) ；教会始得重新拥戴单独一位领袖。教会一统的恢复赢得了热烈的欢腾；教会自有史以来所遭的最大内部危机始告解除：屈指一算，已历三十九年。一位德籍誓反教历史家格高路维 (Gregorovius) 曾说：「如果是一个世俗王国，早已复亡；然而精神的王国，组织是这样地奥秘，教宗地位的观念又是这般牢不可破，这种最严重的分裂不但未使教会复亡，反适足以证明她的不能摧毁性。」

分裂的后果

这次西方的大分裂，在中古的社会中产生了大动荡；教宗凌驾奉教国家之上的威望和优越权也大形减低。

根据教会一致的传统，教会的无上权力常属于教宗；但在大分裂时期，好似出现了一端新道理，认为大公会议已凌驾教宗之上，教宗对它也得服从。这种理论，为公斯当思大会的议员们所坚持，也特别获得了巴黎大学教授们的支持。但他们情有可原，因为在不知谁为真教宗的混乱情形下，大公会议总算恢复了教会的和平。不过他们想定为普遍的原则，那就错了；因为任何会议，除非由教会有形领袖—教宗召开，并由其本人或代表主持，决不能代表整个教会。④大会高于教宗这种错误的观念，许多年后始能从人心中祛除。

异 端

其他的人走得更远了；他们固然是些热心而品行端方

的司铎，用意是整顿教会，却反对教宗的权威，结果却是破坏教会组织的基础。第一是英籍司铎，牛津大学教授威克里夫(John Wyclif 一三二四——一三八四)。他一如许多同时的人，首先起而攻击神职界的财富；随后否认一切圣传，坚持在宗教的问题上，只有根据圣经的道理方为确实；他否认教宗的领袖权；对他来说，教宗就是「反基督者」，枢机主教修士司铎都是魔鬼的助手；告解、大赦、坚振、病人傅油礼以及对圣人的敬礼，都是人的发明，故此都应抛弃；人升天堂或下地狱都是注定的。这都是日后马丁路得和贾尔文所标榜的。

这些言论由英伦传至波希米亚(即今日的捷克斯拉夫)，该处由胡司(John Huss 一三六九——一四一五)传播。胡氏被圣座开除教籍后，愿在公斯当思大会中为自己辩护。结果证实了他传播异端，于是被判焚死。这个被认为一国领袖的悲惨结果，激怒了波希米亚的爱国情绪，终至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教会。

肆 中古世纪的结束

中古世纪不但在教会内制造了如许的变乱，而且给整个西方社会酿成了许多灾难：如经济的危机、饥谨、战争、最重要的战争是历史上有名的英法「百年战争」(一三三七——一四五三)，⑤意大利各城间的内战，中欧的教友和土耳其人的战争，政党和社会阶级的内战。各处随战争而来的破坏，劫掠和强暴事件；地方不被战争蹂躏便被逃兵抢劫。此外还有十四世纪中叶(一三四七——一三五〇)蹂躏全欧的骇人传染病—黑死症(The Black Death)；当时对此病无法救治，凡被传染者数小时内即死；甚至整个村

庄被消灭，有时一城居民死去十分之八九：几年中欧洲居民便丧失了三分之一。

中古世纪末叶的信仰

不难明了这样的灾难在宗教的情绪上所留下的特征。信仰仍然很活跃，且继续影响着人的生活，然而是一种痛苦的信仰，往往有过激的表现；痛苦和死亡的思潮常萦绕着人心。布道人员巡行各城，使人追想耶稣的苦难痛苦，用通俗而有力的言词宣讲罪过、死亡、补赎和最后的审判。最感人的讲员是圣味曾爵斐里耶 (St. Vincent Ferrer)。这位西班牙道明会士走遍了欧洲，教训民众，使无数的人回头改过，连不懂他的话的地方也是如此。谢纳的圣伯尔纳定 (St. Bernardine of Siena) 也有同样的成绩。又有所谓补赎团巡行各城，为平息天主的义怒公开以苦鞭自责，甚且鞭至流血。这些作补赎的人起初很受欢迎，不久弊端丛生，教宗格来孟六世遂受命予以解散。

这种宗教情绪上的改变也反映到艺术上：十三世纪时，人爱表现胜利的基督在末日审判生死者的情形，中古世纪末叶的艺术家却专心表现基督苦难最悲痛最感人的悲剧。他们爱表现的题目之一是「痛苦之母」(Pietà) 就是悲痛欲裂的耶稣的母亲，把圣子遍体鳞伤的尸身接抱在膝上之象。

神 职 界

遭受「黑死症」最惨的莫过于神职人员，而它不可避免的后果不但是司铎大感缺乏，而且补充的人选大半是对司铎和会士的生活没有充分准备的。不要忘记，修道院在当时还没有成立，神职班的修生都是在大学中读神学的，有许多司铎并没读过大学，为教导教友实在学识不足；不少

的司铎，连主教也不例外——对他们职务上所连带的收入，比对尽职拯救人灵更为关心。连几个大修会，虽然有部分的改革，他们所表现的活力和热心，已经不如前几个世纪了。象圣多玛斯·亚奎纳和圣文都辣那样光耀前世纪的神学家已经绝迹。反之，在意大利，德国西部以及荷兰，神秘学家的写作却很盛，描述人灵因轻视世物专心祈祷，在结合天主上所有的极高造诣。那部有名的金书「师主篇」(The Following of Christ)，常被称为「出自人手最美的一本」，便出于这个时代生活于荷兰某修院的一位隐名的作家之手；那是表现中古世纪的热心的一部最好的摘要。从那时起，一切专务内修的人，无论其为最单纯的或具有高度神修工功的，都能从中取出得培养自己热心的食粮。⑥

各处为教会的灾难所苦恼的热诚而忠实的人，都呼吁教会要来一次「彻底的改革」。这也是大分裂结束后所选的教宗，玛尔定五世(一四一七——一四四七)和欧日尼四世(一四三一——一四四七)的希望；然而时代的灾祸和教会的混乱状态，都不准他们实现全部的愿望；至少他们的生活真堪为人师表，他们也任命了优秀的枢机。

土耳其的危机

除了整顿教会以外，教宗们最大的心事便是对土耳其的斗争。自十四世纪中叶以来，土耳其鄂斯曼便在欧洲插足。巴尔干和匈牙利时常被轮流袭击；这些凶猛的回教徒，如不可抗拒的海潮一样，冲击西方；整个奉教世界都感受威胁。拜占庭帝国，已因内战削弱，无力抵抗；君士坦丁堡已陷于四面楚歌之中。

拜占庭面对着这种危机，屡向罗马求援。教宗欧日尼四世想到利用这个机会试图使希腊教会再度与罗马教会合

一。于是在翡冷翠 (Florence) 召开会议；希腊神学家及君士坦丁堡皇帝若望八世均出席。经过冗长的辩论后，签署了一种协议：东方教会的代表承认罗马主教的领袖地位；统一已在原则上成立，只等东方的裂教一朝结束便成；罗马方面也应许了派军增援。

无奈西方的新兴国家，不思共同的危机，只顾自己的私利，对君士坦丁堡的命运不感兴趣；除自身感受威胁的匈牙利及巴尔干外，所去的援军微不足道。另一方面在翡冷翠所接受的合一也未能持久；为政治的理由而签署的协议，也未能吸引拜占庭人民和神职界的归附；君士坦丁堡反罗马的芥蒂和仇视依然很强烈；群众在市衢内高呼：「在君士坦丁堡看见回教徒的头巾，比比会见罗马的三层冠更好。」

他们的愿望真可怕地实现了。公元一三五三年，回教主穆罕默得二世向君士坦丁堡围攻；经过了两个多月的抵抗而沦陷；最末的皇帝与创建者同名——君士坦丁——阵亡；居民被土耳其人残杀或被掳为奴的成千累万。

君士坦丁堡沦陷的消息震动了欧洲，教友特别沮丧。拜占庭国民虽然是裂教，虽然有他们的错处，毕竟还是教友，因此对他们的悲惨的命运不能不伤感；尤其是对将来感到恐惧；土耳其人对欧洲和罗马的威胁，已展现目前。

结 论

君士坦丁堡的悲惨命运，能将由于正成长的褊狭国家主义而四分五裂的欧洲唤醒吗？教宗当然希望能如此；不过奉教国家响应领袖的号召，同仇敌忾去同进攻的回回作战的时间已成过去，继「基督教的中古」而来的是近代的欧

洲。各国固然还有宗教的联系，但已为不同的语言、利益、精神和习俗所分化而各个独立。西方的民族已逐渐成长，在中古期间，是在教宗们的领导下接受了智慧道德和宗教等教育；现在已臻成年，正想摆脱他们的监护人而独立；在一切领域内，这时期都正在酝酿的阶段；也是资本主义产生的时期，科学和技术进展的时期；此时欧洲正发明了印刷术，航海家也正在寻觅新地，文学和艺术也正在古典中寻求它们的模范。君士坦丁堡沦陷前一年，一许多历史家都认为那是中古世纪结束的朕兆(一四五三)——诞生了一位英杰名得芬奇(或达文齐)(Leonardo da Vinci)，他对于初生的各种近代科学和艺术无所不通。这可象征：一个新型的文化要在基督教中古时代的废墟上产生。这个文化将来还是不是是基督教的？那还是疑问。

公正的历史家要常惊叹基督教的中古时代是一个盛大的成就，不过那只是人的工作，产生于特殊的历史环境而已。教会虽产生于罗马帝国，也使他基督化了，但在帝国灭亡之后她依然生存；那么她虽然是「基督教中古时代」的启发者，基督教中古时代消失后，她仍然要生存下去；她要在世界的一切兴衰变化中继续她的救世事业，要继续散播她由神圣的创立者所接受的教训。然而她已被其所经历的严重危机弄得衰弱不堪，是否还有足够的活力使这新文化基督化呢？她自身必先须先加整顿；然而那只得留待后日了！因为她不久要再遭受的惊人骚扰(耶稣教的改革)，要把她最心爱的好些肢体割去，使她几乎变成残废了！

注解：

- ① 此时亚味农并非法国领土，实乃位于隶属圣座的土地之内
的一个袋地。该城于一三四八年为教宗格来孟六世(Cle-

ment VI) 所购买，直至法国大革命时始为圣座所有。

- ②当知这种分裂，性质与东方的分裂完全不同，东方教会与罗马分裂，是因他们不承认罗马主教为普世元首；这次西方的分裂，对承认教宗为元首无问题；问题是在谁为真教宗，即伯多禄的合法继任人。
- ③历史家今日都普遍认为乌尔班六世的选举合法，但教会对此问题从未表示过自己的意见。
- ④公斯当思会议固然算为第十六次大公会议，但必须注意的是：它只能在最后开会期中自教宗马尔定五世被选出之后，始成为大公。
- ⑤百年战争中出了一位女杰名贞德 (Joan of Arc)，她于一四一二年生于洛林省的一个农家。当时法国几乎全部被英国人及其同路人占领，地方被战争蹂躏，法兰西王也已丧胆，毫无斗志。贞得听见一个神秘的呼声，命她出去「拯救祖国」。一四二九年她被人引去面见国王，使人认识她的使命。她被派去领导军队鼓励他们的士气，起初获得了对英人未能预其的战果，并使人在里姆(或兰姆) (Reims) 大堂为查理七世加冕为王，可惜她不久被俘，被交付于英人手中；而同情英国的诺尔曼法庭；竟判她为异端且有巫术；于一四三一年在卢昂 (Rouen) 被焚死，死时抗呼无罪。

公元一四五六年教宗出令重阅案件，为贞德昭雪。她于一九〇九年被封为真福，并于一九二〇年被教宗本笃十五世纪列入圣品。

- ⑥师主篇的作者，虽没有确实的证据，人多以为是玛耿稗斯 (Thomas à Kempis 一三七九——一四七一) 的作品；他是「团体生活兄弟会」的一员，他们遵守圣奥斯定的会规。

天主教史

(卷一)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编著者：穆启蒙

译者：光启出版社

出版者：生命意义出版社

通讯处：香港西营盘

邮政信箱50384号

Cum approbatione ecclesiastica

封面图片：罗马圣伯多禄大典侧影